目录

[《連城訣》金庸 1](#_Toc69887169)

[第一章 鄉下人進城 1](#_Toc69887170)

[第二章 牢獄 13](#_Toc69887171)

[第三章 人淡如菊 27](#_Toc69887172)

[第四章 空心菜 41](#_Toc69887173)

[第五章 老鼠湯 50](#_Toc69887174)

[第六章 血刀老祖 64](#_Toc69887175)

[第七章 落花流水 77](#_Toc69887176)

[第八章 羽衣 90](#_Toc69887177)

[第九章 「梁山伯‧祝英台」 106](#_Toc69887178)

[第十章 「唐詩選輯」 119](#_Toc69887179)

[第十一章 砌牆 129](#_Toc69887180)

[第十二章 大寶藏 142](#_Toc69887181)

[後 記 148](#_Toc69887182)

# 《連城訣》金庸

《二○一七年九月一日版》

《好讀書櫃》典藏版

# 第一章 鄉下人進城

托！托托托！托！托托！

兩柄木劍揮舞交鬥，相互撞擊，發出托托之聲。有時相隔良久而無聲息，有時撞擊之聲密如聯珠，連綿不絕。

那是在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鋪鄉下，三間小小瓦屋之前，晒穀場上，一對青年男女手持木劍，正在比試。

屋前矮凳上坐著一個老頭兒，嘴裏咬著一根短短的旱煙袋，手中正在打草鞋，偶而抬起頭來，向這對青年男女瞧上一眼，嘴角邊微微含笑，意示嘉許。淡淡陽光穿過他口中噴出來的一縷縷青煙，照在他滿頭白髮、滿臉皺紋之上，但他向吞吐伸縮的兩柄木劍瞥上一眼之時，眼中神光炯然，凜凜有威，看來他年紀其實也並不很老，似乎五十歲也還不到。

那少女十七八歲年紀，圓圓的臉蛋，一雙大眼黑溜溜地，這時累得額頭見汗，左頰上一條汗水流了下來，直流到頸中。她伸左手衣袖擦了擦，臉上紅得像屋簷下掛著的一串串紅辣椒。那青年比她大著兩三歲，長身黝黑，顴骨微高，粗手大腳，那是湘西鄉下常見的莊稼少年漢子，手中一柄木劍倒使得頗為靈動。

突然間那青年手中木劍自左上方斜劈向下，跟著向後挺劍刺出，更不回頭。那少女低頭避過，木劍連刺，來勢勁急。那青年退了兩步，木劍大開大闔，一聲吆喝，橫削三劍。那少女抵擋不住，突然收劍站住，竟不招架，嬌嗔道：「算你厲害，成不成？把我砍死了罷！」

那青年沒料到她竟會突然收劍不架，這第三劍眼見便要削上她腰間，一驚之下，急忙收招，只是去勢太強，噗的一聲，劍身竟打中了自己左手手背，「啊喲」一聲，叫了出來。那少女拍手叫好，笑道：「羞也不羞？你手中拿的若是真劍，這隻手還在嗎？」

那青年一張黑臉黑裏泛紅，說道：「我怕削到你身上，這才不小心碰到自己。若是真的拚鬥，人家肯讓你麼？師父，你倒評評這個理看。」說到最後這句話時，面向老者。

那老者提著半截草鞋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你兩個先前五十幾招拆得還可以，後面這幾招，可簡直不成話了。」從少女手中接過木劍，揮劍作斜劈之勢，說道：「這一招『哥翁喊上來』，跟著一招『是橫不敢過』，那就應當橫削，不可直刺。阿芳，你這兩招是『忽聽噴驚風，連山若布逃』，劍勢該像一疋布那樣逃了開去。阿雲這兩招『落泥招大姐，馬命風小小』倒使得不錯。不過招法既然叫做『風小小』，你出力的使劍，那就不對了。咱們這一套劍法，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『躺屍劍法』，每一招出去，都要敵人躺下成為一具死屍。自己人比劃餵招雖不能這麼當真，但『躺屍』二字，總是要時時刻刻記在心裏的。」

那少女道：「爹，咱們的劍法很好，可是這名字實在不大……不大好聽，躺屍劍法，聽著就叫人害怕。」

那老者道：「聽著叫人害怕，那才威風哪。敵人還沒動手，先就心驚膽戰，便已輸了三分。」他手持木劍，將適才這六招重新演了一遍。只見他劍招凝重，輕重進退，俱是狠辣異常，那一雙青年男女瞧得心下佩服，拍起手來。那老者將木劍還給少女，說道：「你兩個再練一遍。阿芳別鬧著玩，剛才師哥若不是讓你，你小命兒還在麼？」

那少女伸了伸舌頭，突然間一劍刺出，迅捷之極。那青年不及防備，急忙迴劍招架，但被那少女佔了機先，連連搶攻，那青年一時之間竟沒法扳回。眼見敗局已成，忽然東北角上馬蹄聲響，一乘馬快奔而來。

那青年回頭道：「是誰來啦？」那少女喝道：「打敗了，別賴皮！誰來了跟你有甚相干？」刷刷刷又是連攻三劍。那青年奮力抵擋，怒道：「你道我怕了你不成？」那少女笑道：「你嘴上不怕心裏怕。」左刺一劍，右刺一劍，兩招去勢極是靈動。

其時馬上乘客已勒住了馬，大聲叫道：「『天花落不盡，處處鳥啣飛！』妙啊！」

那少女「咦」的一聲，向後跳開，向那乘客打量，只見他約莫二十三四歲年紀，服飾考究，是城裏有錢人家子弟的打扮，不禁臉上一紅，輕聲道：「爹，他……他怎麼知道？」

那老者聽得馬上乘客說出女兒這兩招劍法的名稱，心下也感詫異，正待相詢。那乘客已滾鞍下馬，上前抱拳說道：「請問老丈，麻溪鋪有一位劍術名家，『鐵索橫江』戚長發戚老爺子，他住在那裏？」那老者道：「我便是戚長發。甚麼『劍術名家』，那可是萬萬不敢當了。大爺尋我作甚？」

那青年壯士拜倒在地，說道：「晚輩卜垣，跟戚師叔磕頭。晚輩奉家師之命，特來叩見。」戚長發道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！」伸手扶起，雙臂微運內勁。卜垣只感半身酸麻，臉上一紅，道：「戚師叔考較晚輩起來啦，一見面便叫晚輩出醜。」

戚長發笑道：「你內功還差著點兒。你是萬師哥的第幾弟子？」卜垣臉上又是一紅，道：「晚輩是師父第五個不成材的弟子。師父他老人家日常稱道戚師叔內功深厚，怎麼拿晚輩餵起招來啦！」戚長發哈哈大笑，道：「萬師哥好？我們老兄弟十幾年不見啦。」卜垣道：「託你老人家福，師父安好。這兩位師哥師姊，是你老人家高足罷？劍法真高！」

戚長發招招手，道：「阿芳，阿芳，過來見過卜師哥。這是我的光桿兒徒弟狄雲，這是我的光桿兒女兒阿芳。嘿，鄉下姑娘，便這麼不大方，都是自己一家人，怕甚麼醜了？」

戚芳躲在狄雲背後，也不見禮，只點頭笑了笑。狄雲道：「卜師兄，你練的劍法跟我們的都是一路，是嗎？不然怎麼一見便認出了師妹劍招。」

戚長發「呸」的一聲，在地下吐了口痰，說道：「你師父跟他師父同門學藝，學的自然是一路劍法了，那還用問？」

卜垣打開馬鞍旁的布囊，取出一個包袱，雙手奉上，說道：「戚師叔，師父說一點兒薄禮，請師叔賞面收下。」戚長發謝了一聲，便叫女兒收了。

戚芳拿到房中，打開包袱，見是一件錦緞面羊皮袍子，一隻漢玉腕鐲，一頂氈帽，一件黑呢馬褂。戚芳捧了出來，笑嘻嘻的叫道：「爹，爹，你從來沒穿過這麼漂亮的衣衫，穿了起來，那還像個莊稼人？這可不是發了財、做了官麼？」

戚長發一看，也不禁怔住了，隔了好一會，才忸忸怩怩的道：「萬師哥……這個……嘿嘿，真是的……」

※※※

狄雲到前村去打了三斤白酒。戚芳殺了一隻肥雞，摘了園中的大白菜和空心菜，滿滿煮了一大盤，另有一大碗紅辣椒浸在鹽水之中。四人團團一桌，坐著吃飯。

席上戚長發問起來意。卜垣說道：「師父說跟師叔十多年不見，好生記掛，早就想到湖南來探訪，只是師父他老人家每日裏要練『連城劍法』，沒法走動……」戚長發正端起酒碗放在唇邊，將剛喝進嘴的一口酒吐回碗裏，忙問：「甚麼？你師父在練『連城劍法』？」卜垣神情很是得意，道：「上個月初五，師父已把『連城劍法』練成了。」

戚長發更是一驚，將酒碗重重往桌上一放，小半碗酒都潑了出來，濺得桌上和胸前衣襟都是酒水。他呆了一陣，突然哈哈大笑，伸手在卜垣的肩頭重重一拍，說道：「他媽的，好小子，你師父從小就愛吹牛。這『連城劍法』連你師祖都沒練成，你師父的玩藝兒又不見得如何高明，別來騙你師叔啦，喝酒，喝酒……」說著仰脖子把半碗白酒都喝乾了，左手抓了一隻紅辣椒，大嚼起來。

卜垣臉上卻沒絲毫笑意，說道：「師父知道師叔定是不信，下月十六，是師父他老人家五十歲壽辰，請師叔帶同師弟師妹，同去荊州喝杯水酒。師父命晚輩專誠前來相邀，無論如何要請師叔光臨。師父說道，他的『連城劍法』只怕還有練得不到之處，要跟師叔一起來琢磨琢磨，師父常說師叔劍法了得，我們師兄弟如得師叔指點幾招，大夥兒一定大有進益。」

戚長發道：「你那二師叔言達平，已去請過了麼？」卜垣道：「言二師叔行蹤無定，師父曾派二師哥、三師哥、四師哥三位，分別到河朔、江南、雲貴三處尋訪，都說找不到。戚師叔可曾聽到言二師叔的訊息麼？」

戚長發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我們師兄弟三人之中，二師哥武功最強，若說是他練成了『連城劍法』，我倒還有三分相信。你師父嘛，嘿嘿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」

他左手抓住酒壺，滿滿倒了一碗酒，右手拿著酒碗，卻不便喝，忽然大聲道：「好！下月十六，我準到荊州，給你師父拜壽，倒要瞧瞧他的『連城劍法』是怎麼練成的。」

他將酒碗重重在桌上一頓，又是半碗酒潑了出來，濺得桌上、衣襟上都是酒水。

※※※

「爹爹，你把大黃拿去賣了，來年咱們耕田怎麼算啊？」

「來年到來年再說，那管得這許多？」

「爹爹，咱們在這兒不是好好的麼？到荊州去幹甚麼？甚麼萬師伯做生日，賣了大黃做盤纏，我說犯不著。」

「爹爹答應了卜垣的，一定得去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怎能反悔？帶了你和阿雲到大地方見見世面，別一輩子做鄉下人。」

「做鄉下人有甚麼不好？我不要見甚麼世面。大黃是我從小養大的。我帶著牠去吃草，帶著牠回家。爹爹，你瞧瞧大黃在流眼淚，牠不肯去。」

「傻姑娘！牛是畜生，知道甚麼？快放開手。」

「我不放手。人家買了大黃去，要宰來吃了，我不捨得。」

「不會宰的，人家買了去耕田。」

「昨天王屠戶來跟你說甚麼？一定是買大黃去殺了。你騙我，你騙我。你瞧，大黃在流眼淚。大黃，大黃，我不放你去。雲哥，雲哥！快來，爹爹要賣了大黃……」

「阿芳！爹爹也捨不得大黃。可是咱們空手上人家去拜壽，那成麼？咱們三個滿身破破爛爛的，總得縫三套新衣，免得讓人家看輕了。」

「萬師伯不是送了你新衣新帽麼？穿起來挺神氣的。」

「唉，天氣這麼熱，老羊皮袍子怎麼背得上身？再說，你師伯誇口說練成了『連城劍法』，我就是不信，非得親眼去瞧瞧不可。乖孩子，放開了手。」

「大黃，人家要宰你，你就用角撞他，自己逃回來，不！人家會追來的，你逃得遠遠的，逃到山裏……」

※※※

半個月之後，戚長發帶同徒兒狄雲、女兒戚芳，來到了荊州。三人都穿了新衣，初來大城，土頭土腦，都有點兒心虛膽怯，手足無措。打聽「五雲手」萬震山的住處。途人說道：「萬老英雄的家還用問？那邊最大的屋子便是了。」

狄雲和戚芳一走到萬家大宅之前，瞧見那高牆朱門、掛燈結綵的氣派，心中都是暗自嘀咕。戚芳緊緊拉住了父親的衣袖。戚長發正待向門公詢問，忽見卜垣從門裏出來，心中一喜，叫道：「卜賢姪，我來啦。」

卜垣忙迎將出來，喜道：「戚師叔到了。狄師弟好，師妹好。師父正牽記著師叔呢。這幾天老是說：『戚師弟怎麼還不到？』請罷！」

戚長發等三人走進大門，鼓樂手吹起迎賓的樂曲。嗩吶突響，狄雲吃了一驚。

大廳上一個身形魁梧的老者正在和眾賓客周旋。戚長發叫道：「大師哥，我來啦！」那老者一怔，似乎認不出他，呆了一呆，這才滿臉笑容的搶將出來，呵呵笑道：「老三，你可老得很了，我幾乎不認得你啦！」

師兄弟正要拉手敘舊，忽然鼻中聞到一股奇臭，接著聽得一個破鑼似的聲音喝道：「萬震山，你十年前欠了我一文錢，今日該還了罷？」戚長發一轉頭，只見廳口一人提起一隻木桶，雙手一揚，滿桶糞水，疾向他和萬震山二人潑將過來。

戚長發眼見女兒和徒弟站在身後，自己若是側身閃避，這一桶糞水勢須兜頭潑在女兒身上，他應變奇速，雙手抓住長袍，運勁一崩，拍拍拍拍一陣迅速輕響，扣子崩斷，左手抓住衣襟向外一崩，長袍已然離身，內勁貫處，一件長袍便如船帆鼓風，將潑來的糞水盡行兜在其中。他順手一送，兜滿糞水的長袍向來人疾飛過去。

那人擲出糞桶，便即躍在一旁，砰嘭，拍啦，糞桶和長袍先後著地，滿廳臭氣瀰漫。

只見那人滿腮虬髯，身形魁梧，威風凜凜的站在當地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萬震山，兄弟千里迢迢的來給你拜壽，少了禮物，送上黃金萬兩，恭喜你金玉滿堂啊！」

萬震山的八名弟子見此人如此前來搗亂，將一座燈燭輝煌的壽堂弄得污穢不堪，無不大怒。八個人一擁而上，要揪住他打個半死。

萬震山喝道：「都給我站住了。」八名弟子當即停步。二弟子周圻向那大漢破口大罵：「操你奶奶的雄，你是甚麼東西？今天是萬老爺的好日子，卻來攪局，不揍你個好的，你王八羔子，也不知道五雲手萬家的厲害。」

萬震山已認出這虬髯漢子的來歷，說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太行山呂大寨主到了。呂大寨主這幾年發了大財哪，家裏堆滿了黃金萬兩使不完，隨身還帶著這許多。」

眾賓客聽到「太行山呂大寨主」這七個字，許多人紛紛交頭接耳地議論：「原來是太行山的呂通，不知他如何跟萬老爺子結下了樑子。」「這呂通是北五省中黑道上極厲害的人物，一手六合刀六合拳，黃河南北可是大大的有名。」「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！今日有一番熱鬧瞧的了。」

呂通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十年之前，我兄弟在太原府做案，暗中有人通風報訊，壞了我們的買賣。那也不打緊，卻累得我兄弟呂威壞在鷹爪子手裏，死於非命。直到三年之前，才查到原來是你萬震山這狗賊幹的好事。這件事你說怎麼了結？」

萬震山道：「不錯，那是我姓萬的通風報訊。在江湖上吃飯，做沒本錢買賣，那也沒甚麼，可是你兄弟呂威強姦人家黃花閨女，連壞四條人命。這等傷天害理之事，我姓萬的遇上了可不能不管。」

眾人一聽，都大聲叫嚷起來：「這種惡事也幹，不知羞恥！」「賊強盜，綁了他起來送官。」「採花大盜，竟敢到江陵府來撒野！」

呂通突然一個箭步，從庭院中竄到廳前，橫過手臂，便向楹柱上擊了過去。連擊數下，只聽得喀喇喇一響，一條碗口粗細的楹柱登時斷為兩截，屋瓦紛紛墮下，院中廳前，一片煙塵瀰漫。許多人逃出了廳外。眾人見他露了這手鐵臂功，無不凜然，均想：「若是身上給他手臂這麼橫掃一記，那裏還有命在？」

呂通反身躍回庭院，大聲叫道：「萬震山，你當真是俠義道，就該明刀明槍的出來打抱不平，我倒服你是條好漢。為甚麼偷偷的去向官府通風？又為甚麼吞沒了我兄弟已經到手了的六千兩銀子？他媽的，你卑鄙無恥！有種的就來拚個死活！」

萬震山冷笑道：「呂大寨主，十年不見，你功夫果然大大長進了。只可惜似你這等人物，武功越強，害人越多。姓萬的年紀雖老，只得來領教領教。」說著緩步而出。

忽然間人叢中竄出一個粗眉大眼的少年，悄沒聲的欺近身去，雙臂一翻，已勾住了呂通的兩條手臂，大聲叫道：「你弄髒了我師父的新衣服，快快賠來！」正是戚長發的弟子狄雲。

呂通雙臂一振，要將這少年震開，不料手臂給狄雲死命勾住了，無法掙脫。呂通這鐵臂功須得橫掃直擊，方能發揮威力，冷不防被他勾住了，臂上勁力使不出來。他大怒之下，右膝一舉，撞在狄雲的小腹之上，喝道：「快放手！」狄雲吃痛，臂力一鬆。呂通一招「風雲乍起」，掙脫了他雙臂，呼的一拳擊出，正是「六合拳」中的一招「烏龍探海」。

狄雲急竄讓開，叫道：「我不跟你打架。我師父這件新袍子，花了三兩銀子縫的，咱們賣了大牯牛大黃，才縫了三套衣服，今兒第一次上身……」呂通怒道：「楞小子，胡說八道甚麼？」狄雲衝上三步，叫道：「你快賠來！」他是農家子弟，最是愛惜物力，眼見師父賣去心愛的大牯牛縫了三套新衣，第一次穿出來便讓人給蹧蹋了，教他如何不深感痛惜？他也不理呂通跟萬震山之間有甚麼江湖過節，師父這件袍子總之是非賠不可。

萬震山道：「狄賢姪退下，你師父的袍子由我來賠便是。」狄雲道：「要他賠，他要是走了，你又不認帳那便糟了。」說著又去扭呂通的衣襟。呂通一閃，砰的一拳，擊在狄雲胸口，只打得他身子連幌，險些摔倒。萬震山喝道：「狄賢姪退下！」語氣已頗嚴峻。

狄雲紅了雙眼，喝道：「你不賠衣服還打人，不講理麼！」呂通笑道：「我打你這渾小子便怎樣？」狄雲道：「我也打你！」身形一挫，左掌斜劈，右掌已從左掌底穿出。呂通使招「打虎式」，左腿虛坐，右拳揮擊出去。

兩人這一搭上手，霎時之間拆了十餘招。狄雲自幼跟著戚長發練武，與師妹戚芳過招比劍，從沒一天間斷。呂通雖是晉中大盜，黑道中的成名人物，一時之間卻也打他不倒，幾次要使鐵臂功，都被他乖巧避開，在他肩頭打中了兩拳，狄雲肉厚骨壯，也沒受傷。

再拆數招，呂通焦躁起來，突然間拳法一變，自「六合拳」變為「赤尻連拳」。這套拳法亦是「六合拳」中一路，只是雜以猴拳，講究摟、打、騰、封、踢、潭、掃、掛，又加上「貓竄、狗閃、兔滾、鷹翻、松子靈、細胸巧、鷂子翻身、跺子腳」八式，式中套式，變幻多端。狄雲沒見過這路拳法，心中一慌，左腿上接連給他踹了兩腳。

萬震山瞧出他不是敵手，喝道：「狄賢姪退下，你打他不過。」

狄雲叫道：「打不過也要打。」砰的一響，胸口又被呂通打了一拳。

戚芳在旁瞧著，一直為師哥擔心，這時忍不住也叫：「師哥，不用打了，讓萬師伯打發他。」但狄雲雙臂直上直下，不顧性命的前衝，不住吆喝：「我不怕你，我不怕你。」砰的一聲，鼻子又中了一拳，登時鮮血淋漓。

萬震山皺起了眉頭，向戚長發道：「師弟，他不聽我話，你叫他下來罷。」戚長發哼了一聲，道：「讓他吃點兒苦頭，待會讓我去鬥鬥這採花大盜。」

便在此時，大門外走進一個蓬頭垢面的老乞丐，左手拿著隻破碗，右手拄著一根竹棒，嘶啞著嗓子叫道：「老爺今日做喜事，施捨老化子一碗冷飯。」

眾人都正全神貫注的瞧著呂通與狄雲打鬥，誰也沒去理會。那乞丐呻吟叫喚：「啊唷，餓死了，餓死了。」突然左足踏在地下的糞便之中，腳下一滑，俯身摔將下來，大叫一聲：「啊喲，跌死了！」手中的破碗和竹棒同時摔出。說也真巧，那破碗正好擲在呂通後背「志堂穴」上，竹棒一端卻在呂通膝彎的「曲泉穴」中一碰。

呂通膝間一軟，左足跪倒，同時全身酸麻，似乎突然虛脫。狄雲雙拳齊出，砰砰兩聲，將呂通龐大的身子打得飛了起來，拍的一響，臭水四濺，正摔在他攜來的糞便之中。

這一下變故人人大出意料之外，只見呂通狼狽萬狀地爬起身來，抱頭鼠竄而出。眾賀客哈哈大笑，齊聲呼喝：「拿住他，拿住他！」「別讓這賊子跑了。」

狄雲兀自大叫：「賠我師父的袍子。」待要趕出，突覺左臂被人握住，動彈不得，側頭一看，正是師父。戚長發道：「你僥倖得勝，還追甚麼？」戚芳抽出手帕，給狄雲擦去臉上鮮血。狄雲一低頭，只見自己新衫的衣襟上點點滴滴的都是鮮血，不禁大急，道：「糟糕，糟糕！我……我這件新衣也弄髒了。」

只見那老乞丐蹣跚著走出大門，喃喃自語：「飯沒討著，反賠了一隻飯碗。」狄雲知道適才取勝，全靠這乞丐碰巧一跌，從懷裏掏出二十枚大錢，那是師父給他來城裏零花的，追出去塞在他的手裏。那老乞丐連聲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！」

※※※

當晚萬震山大張筵席，款待前來賀壽的賀客。他是荊州的大紳士，壽堂中懸了荊州府凌知府、江陵縣尚知縣送的壽幛，金字閃閃，好不風光。

席上自是人人談論日間這一件趣事，大家都說狄雲福氣好，眼見不敵，剛好這老乞丐進來摔了一交，擾亂了呂通的心神。大家也不免稱讚狄雲小小年紀，居然有這等膽識，和這黑道上的成名人物纏鬥到數十招，那也已極不容易。自然也有人說這是壽星公洪福齊天，否則那有這麼巧，老乞丐摔個仰八叉，竟然就此退了強敵，若是萬震山自己出手，當然兩三下便打發了這惡客，不過要勞動壽星公的大駕，便不這麼有趣了。

眾賓客這一稱讚狄雲，萬震山手下的八名弟子均感臉上黯然無光。這呂通本是衝著萬震山而來，萬門弟子不出手，卻教師叔一個獃頭獃腦的鄉下弟子強行出頭，打退了敵人。八名弟子個個心中氣憤，可又不便發作。

萬震山親自敬過酒後，大弟子魯坤、二弟子周圻、三弟子萬圭、四弟子孫均、五弟子卜垣、六弟子吳坎、七弟子馮坦、八弟子沈城一席席過來敬酒。萬門八弟子都以「土」字傍為名，其中第三弟子萬圭是萬震山的獨子，他長身玉立，臉型微見瘦削，俊美瀟灑，倒像是個富家公子，不似大師兄魯坤、二師兄周圻那麼赳赳昂昂。

八人向來賓中有功名的舉人、秀才、武林尊長敬過了酒，敬了師叔戚長發一杯，便向狄雲敬酒。萬圭說道：「今日狄師兄給家父掙了好大的面子，我們師兄弟八人，每個都非敬狄師兄一大杯不可。」狄雲素來不會喝酒，雙手亂搖，說道：「我不會喝，我不會喝。」

萬圭道：「日間家父連叫三次，要狄師兄退下，狄師兄置之不理，把家父的話當作耳邊風一般。我們此刻敬酒，狄師兄又是不喝，那把我們萬家門可忒也小看了。」狄雲愕然道：「我……我沒有啊。」

戚長發聽得萬圭的語氣不對，說道：「雲兒，你喝了酒。」狄雲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我不會喝酒的啊。」戚長發沉聲道：「喝了！」狄雲無奈，只得一人一杯，接連喝了八杯，登時滿臉通紅，耳中嗡嗡作響，腦子裏胡裏胡塗的一團。

※※※

這一晚狄雲睡上了床，心頭兀自迷糊，只感胸間、肩頭、腿上，被呂通拳打腳踢過之處都是熱辣辣的疼痛。睡到半夜，睡夢中聽得窗上有人伸指彈擊，有人不住叫喚：「狄師兄，狄雲，狄雲！」狄雲一驚而醒，問道：「是誰？」

窗外那人說道：「小弟萬圭，有事相商，請狄師兄出來。」狄雲一呆，下得床來，披衣穿鞋，推開窗子。只見窗外八個人一字排開，每人手中都持一柄長劍，便是那萬門八弟子。

狄雲奇道：「叫我幹甚麼？」萬圭道：「咱們要領教領教狄師兄的劍招。」狄雲搖頭道：「師父吩咐過的，不可跟萬師伯門下的師兄們比試武藝。」萬圭冷笑道：「原來戚師叔倒有自知之明。」狄雲怒道：「甚麼自知之明？」突然間嗤嗤嗤三聲，萬圭隔窗向他連刺三劍，劍刃都在他臉頰邊掠過，相差不過寸許。狄雲只感臉頰邊涼颼颼地，大吃一驚，急忙倒退，左腳在櫈上一絆，一個踉蹌，十分狼狽。萬門八弟子都大聲笑了起來。

狄雲大怒，返身抽出枕頭底下的長劍，躍出窗去，見萬門八弟子人人臉色不善，不禁心下暗自嘀咕，雖是有氣，但念及師父曾一再叮囑，千萬不可和師伯門人失和，說道：「你們要怎樣？」

萬圭長劍虛擊，在空中嗡嗡作響，說道：「狄師兄，你今日逞強出頭，只道我荊州萬家門中人人都死光了，是不是？還是說我萬家門中，沒一個及得上你狄大哥的身手？」

狄雲搖頭道：「那人弄髒了我師父衣服，我自然要他賠，這關你甚麼事？」

萬圭冷冷的道：「你在眾賓客之前成名立萬，露了好大的臉，卻教我師兄弟八人全鬧得灰頭土臉。別說再到江湖上混，便是這荊州城中，我們師兄弟也無立足之地了。你今日的所作所為，不也太過份了麼？」狄雲愕然道：「我……我不知道啊。」

萬門大弟子魯坤道：「三師弟，這小子裝蒜，跟他多說甚麼？伸量伸量他。」

萬圭長劍遞出，指向狄雲左肩。狄雲識得這一劍乃是虛招，身形不動，亦不伸劍擋架。萬圭斜劍收回，被他識破劍招，更是著惱，說道：「好哇，你是不屑跟我動手！」狄雲道：「師父吩咐過的，千萬不可跟師伯的門人比試。」

突然間嗤的一聲，萬圭長劍刺出，在他右手衣袖上刺破了一條長縫。

狄雲對這件新衣甚是寶愛，平白無端的給他刺破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喝道：「你刺破我衣服，要你賠。」萬圭冷冷一笑，挺劍又刺向他的左袖。狄雲迴劍斜削，噹的一聲，格開來劍，乘勢還擊。兩人這一交上手，便即越鬥越快。兩人所學劍法一脈相承，鬥到十餘招後，狄雲興發，一劍劍竟往萬圭要害處刺去。

周圻叫道：「嘿！這小子當真要人性命麼？三師弟，手下別容情了。」

狄雲一驚，暗想：「我若是一個失手，真的刺傷了他，那可不好。」手上攻勢登緩。萬圭還道他劍法不及自己，劍招的綿綿不絕，來勢甚是凌厲。狄雲連連倒退，喝道：「我又不跟你真打。你這是幹甚麼了？」萬圭道：「幹甚麼？要刺你幾個透明窟窿！」嗤的一劍，踏中宮直刺。狄雲斜身閃在左側，眼見他右肩處露出破綻，長劍倒翻上去，這一劍若是直削，萬圭肩頭非受重傷不可，狄雲手腕略翻，劍刃平轉，拍的一聲，在他肩上拍了一下。

他只道這一來勝負已分，萬圭該當知難而退，他平日和師妹比劍，一到這個地步便即罷手，不料萬圭俊臉一紅，反而挺劍直刺。狄雲猝不及防，左腿上一陣劇痛，已然中劍。

魯坤、周圻等拍手歡呼，說道：「小子，躺下罷！」「認輸便饒了你！」「戚師叔調教出來的鄉巴佬門徒，原不過是這幾下三腳貓把式！」

狄雲腿上中劍後本已大怒，聽這些人出言辱及師父，更是怒發如狂，一咬牙，長劍如疾風驟雨般攻了過去。萬圭見對方勢如瘋虎，不禁心有怯意，他自幼嬌生慣養，劍法雖練得不錯，這般拚命的惡鬥究竟從未經歷過，心中一怕，劍招便見散亂。

卜垣見三師兄堪堪要敗，拾起一塊磚頭，用力投向狄雲後心。

狄雲全神貫注的正和萬圭鬥劍，突然間背心上一痛，被磚頭重重擲中。他回頭罵道：「不要臉，兩個打一個麼？」卜垣叫道：「甚麼，你說甚麼？」

狄雲心道：「今日你們便是八人齊上，我也不能丟了師父的臉面。」不顧腿上和背心的疼痛，一劍劍向萬圭刺去。這時他劍招已不成章法，破綻百出，但漏洞雖多，氣勢卻盛，萬圭狼狽閃架，已不敢進攻。

卜垣向六師弟吳坎使個眼色，說道：「三師兄劍法高明，這小子招架不住，倘若傷了他性命，戚師叔臉上須不好看，咱倆上前掠掠陣罷。」吳坎會意，點頭道：「不錯。咱哥兒倆留點兒神，別讓三師兄劍下傷人。」兩人一左一右，颼颼兩劍，齊往狄雲脅下刺去。

狄雲的劍法本來也沒比萬圭高明多少，全仗一鼓作氣的猛攻，這才佔得了上風。卜垣和吳坎上前一夾攻，他以一敵三，登時手忙足亂，刷的一聲，左腿上又已中劍。這一劍傷得不輕，他再也站立不定，一交坐倒，手上長劍卻並不摔脫，仍是不住擋格三人刺來的劍招。魯坤冷哼一聲，搶上來右足飛出，踢中他的手腕，狄雲拿捏不住，長劍脫手飛出，跌入樹叢之中。萬圭長劍直出，劍尖抵住了他咽喉。卜垣和吳坎哈哈一笑，躍後退開。

萬圭得意洋洋的笑道：「鄉下佬，服了麼？」狄雲喝道：「服你個屁！你們四個打我一個，算甚麼好漢子？」萬圭劍尖微微向前一送，陷入他咽喉的軟肉數分，喝道：「你還敢嘴硬！我再使一點力，立時割斷了你喉管。」狄雲罵道：「你使力啊，你有種便割斷我喉管。不使力的是烏龜王八蛋。」萬圭目露兇光，左足疾出，在他肚子上重重踢了一腳，罵道：「臭賊，你嘴巴還硬不硬？」

這一腳只踢得狄雲五臟六腑猶如倒轉了一般，險些呻吟出聲，但咬牙強自忍住，罵道：「臭雜種，王八蛋！」萬圭又是一腳，這一次踢在他的面門。狄雲但覺眼前金星亂冒，幾欲暈去，欲待張口再罵，卻罵不出聲了。

萬圭冷笑道：「今日便饒了你。你快向師父師妹哭訴去，說我們人多勢眾，打了你啦！料你這膿包貨定要去哭哭啼啼。」狄雲怒道：「哭訴甚麼？大丈夫報仇，只自己一個兒動手。」萬圭正要他說這句話，更激他道：「給你臉上留些記認，好教你師父開口來問。」說著在他左眼右臉重重的各踢一腳。狄雲登時半邊臉腫了起來，左眼淚水模糊。

卜垣拍手笑道：「嘿嘿，大丈夫哭啦！英雄變成狗熊啦！」

狄雲氣得肚子真要炸了開來，心想你到我師父家裏來，我好好的招待於你，買酒殺雞，那一點對你不起，此刻卻如此損我。

萬圭道：「你打不過我，不妨去向我爹爹哭訴，要我爹爹責罰我，代你出了這口鳥氣。『嗚嗚嗚，萬師伯，你的八個弟子，打得我爬在地下痛哭求饒。嗚嗚嗚，萬師伯，你不主持公道嗎？』」狄雲道：「你這沒骨頭的胚子，才向大人哭訴！」

萬圭和魯坤、卜垣相視一笑，心想今日的悶氣已出，當即回劍入鞘，說道：「好小子！你有種的明天再來打過，少爺可要失陪了！」八個人嘻嘻哈哈的揚長而去。

※※※

狄雲瞧著這八個人的背影，心中又是氣惱，又是不解，自忖：「我既沒得罪他們，更沒得罪他們師父，為甚麼平白無端的來打我一頓？難道城裏人都這般蠻不講理麼？」勉強支撐著站起身來，頭腦一暈，又坐倒在地。

忽聽得身後一人唉聲嘆氣的說道：「唉，打不過人家，就該磕頭求饒啊，這麼白白地挨了一頓揍，這不冤麼？」狄雲怒道：「寧可給人家打死，也不磕頭！」回過頭來，只見一人弓身曲背，拖著鞋皮，慢吞吞的走來，但見他蓬頭垢面，便是日間所見的那個老丐。

那老丐說：「唉，人老了，背上風濕痛得厲害。小伙子，你給我背上搥搥。」狄雲正一肚子火，哼了一聲，沒去理他。那老丐嘆道：「誰教我絕子絕孫，人到老來，沒一個親人照顧，哎唷，哎唷……」撐著竹棒，一步步的走遠。

狄雲見那老丐背影顫抖得厲害，自己剛給人狠狠打了一頓，不由得起了同病相憐之心，叫道：「喂，我這裏還有幾十文錢，你拿去買饅頭吃罷！」

那老丐一步步的挨了回來，接過銅錢，說道：「我背上風濕痛得厲害，你給我搥搥！」狄雲道：「好！我包了腿上的傷口再說。」那老丐道：「你就只顧自己，不顧人家，算甚麼英雄好漢？」狄雲給他一激，便道：「好！我給你搥！」坐倒在地，伸拳給他搥背。

搥得兩拳，那老丐道：「好舒服，好舒服，再用力些！」狄雲加了些力道。那老丐道：「可惜力道太輕。」狄雲又加重了些。老丐道：「唉，不中用的小夥子啊，挨了一頓揍，便死樣活氣，連給老人家搥搥背的力道也沒有了。你這種人活在世上有甚麼用？」

狄雲怒道：「我一使力，只怕打斷了你的老骨頭。」老丐笑道：「你要是打得斷我的老骨頭，就不會躺在地下又給人家踢、又給人家揍了。」狄雲大怒，手上加力。那老丐道：「嗯，這樣才有些意思，不過還是太輕。」狄雲砰的一拳，使勁擊出。老丐笑道：「太輕，太輕，不管用。」

狄雲道：「老頭兒，你別開玩笑，我可不想打傷你。」那老丐冷笑道：「憑你也打得傷我？你使足全力，打我一拳試試。」

狄雲右臂運勁，待要揮拳往他背上擊去，月光下見到他老態龍鍾的模樣，心中一軟，放鬆了勁力，說道：「誰來跟你一般見識！」輕輕在他背上搥了一下。

突然之間，只覺腰間給人一托一摔，身子便如騰雲駕霧般飛了起來，砰的一聲，摔入草叢之中，只跌得頭暈眼花，老半天才爬起身。他慢慢掙扎著站起，並不發怒，只是說不出的驚奇，怔怔的瞧著老丐，道：「是你……是你摔我的麼？」

那老丐道：「這裏還有別人沒有？不是我還有誰？」狄雲道：「你用甚麼法子摔我的？」那老丐道：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」狄雲奇道：「這是師父教我的劍法啊，你……你怎麼知道？」那老丐道：「拳招劍法，都是一樣。再說，你師父也沒教對。」

狄雲怒道：「我師父教得怎麼不對了？憑你這老叫化也敢說我師父的不是？」那老丐道：「要是你師父教得對了，為甚麼你打不過人家？」狄雲道：「他們三四個打我一個，我自然打不過，若是一個對一個，你瞧我輸不輸？」老丐笑道：「哈哈，打架嘛，講甚麼一個打一個？你要單打獨鬥，人家不幹，那怎麼辦？要不是跪下磕頭，就得認命挨打。一個人打得贏十個八個，那才是好漢子。」狄雲心想這話倒也不錯，說道：「他們是我師伯的弟子，劍法跟我差不多，我一個怎鬥得過他們八個？」

那老丐道：「我教你幾手功夫，讓你一個打贏他們八個，你學不學？」

狄雲大喜，道：「我學，我學！」但轉念一想，世上未必有這種本領，而這年紀老邁的乞丐更加不似身有上乘武功之人，正自躊躇不定，突然背心給人一抓，身子又飛了起來，這次在空中身不由主的連翻了兩個觔斗，飛得高，落下來時跌得更重，手臂在地下一撐，關節險些折斷，爬起身來時，痛得話也說不出來，心中卻是歡喜無比，叫道：「老……老伯伯，我……我跟你學。」

那老丐道：「我今天教你幾招，明兒晚上，你再跟他們到這裏來打過，你敢不敢？」

狄雲心想：「你武功雖高，我在一天之內又如何學得會？」但想到要跟萬圭、魯坤這干人再打，不由得豪氣勃發，說道：「我敢！最多再挨一頓揍，有甚麼大不了！」

那老丐左手倏出，抓住他後頸，將他重重往地下一擲，罵道：「臭小子，我既教了你武功，你怎麼還會挨他們的揍？你信不過我麼？」狄雲雖然摔得甚痛，心中只有更加歡喜，忙道：「對，對！是我說錯了，請你老人家快教罷。」

那老丐道：「你把學過的劍法使給我瞧，一面使，一面唸劍招的名稱！」

狄雲應道：「是！」見腿上傷處不斷流血，便草草裹好傷口，到草叢中找到自己長劍，依著師父所授，一招招的使動，口中唸著劍招名稱，到後來越使越順，嘴裏也越唸越快。

他正練到酣處，忽聽那老丐哈哈大笑，不禁愕然收劍，問道：「我練得不對麼？」那老丐不答，兀自捧住肚子，笑彎了腰，站不直身子。狄雲微有怒意，道：「就算我練得不對，也沒甚麼好笑。」

那老丐突然止笑，嘆道：「戚長發啊戚長發，你這一番狠勁，當真了得。」搖了搖頭，道：「把劍給我。」狄雲倒轉劍柄，遞了過去。那老丐接過長劍，輕輕唸道：「孤鴻海上來，池潢不敢顧。」將長劍舞了開來。他一劍在手，霎時之間便如換了一個人一般，身形沉穩，劍勢飄逸，那裏還是適才這般龍鍾委瑣？

狄雲看了幾招，忽有所悟，說道：「老伯，日裏我跟那呂通相鬥，是你故意擲那飯碗幫我的麼？」那老丐怒道：「那還用說？六合手呂通的武功比你傻小子強得太多，憑你這點兒道行，真能打發他了？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繼續使劍。狄雲聽他所唸口訣和師父所授並無分別，只字音偶有差異，但劍招卻大不相同，越看越感奇怪。

那老丐左手捏個劍訣，右手長劍陡然遞出，猛地裏劍交左手，右手反過來拍的一聲，重重打了他一個耳光。狄雲嚇了一跳，撫著面頰怒道：「你……你為甚麼打人？」老丐笑道：「我教你劍招，你卻在胡思亂想，這不該打麼？」

狄雲心想原是自己的不是，當即心平氣和，說道：「不錯，是我不好。我瞧你說的招數和我師父一樣，劍法可全然不同，覺得很是奇怪。」

那老丐問道：「是你師父教的好，還是我使的好？」狄雲搖頭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老丐將長劍拋還給他，道：「咱們比劃比劃。」狄雲道：「我本事跟你老人家差得太遠，比你不過。」老丐冷笑道：「嘿，傻小子還沒傻得到家。這樣罷，咱們只比招式，不比功力。」手中竹棒一抖，以棒作劍，向狄雲刺來。狄雲橫劍擋格，見老丐竹棒停滯不前，當即振劍反刺。那知他劍尖只一抖間，老丐的竹棒如毒蛇暴起，向前一探，已點中了他肩頭。

狄雲心悅誠服，大叫：「妙極，妙極。」橫劍前削。那老丐翻過竹棒，平靠他劍身，狄雲運勁反推，那老丐的竹棒連轉幾個圈子，將他勁力全引到了相反的方向。狄雲拿捏不住，長劍脫手飛出。他呆了一呆，說道：「老伯，你的劍招真高。」

那老丐竹棒一伸，搭住空中落下的長劍，棒端如有膠水，竟將長劍黏了回來，說道：「你師父一身好武功，就只教了你這些嗎？嘿嘿，希奇古怪。」搖搖頭又道：「你門中這套『唐詩劍法』，每一招都是從一句唐詩中化出來的……」

狄雲道：「甚麼『唐詩劍法』？師父說是『躺屍劍法』，幾劍出去，敵人便躺下變成了屍首。」

那老丐嘿嘿笑了幾聲，說道：「是『唐詩』，不是『躺屍』！你師父跟你說是『躺屍』嗎？可笑，可笑！這兩招『孤鴻海上來，池潢不敢顧』，是說一隻孤孤單單的鴻鳥，從海上飛來，見到陸地上的小小池沼，並不棲息。這兩句詩是唐朝的宰相張九齡做的，他比擬自己身份清高，不喜跟人爭權奪利。將之化成劍法，顧盼之際要有一股飄逸自豪的氣息。他所謂『不敢顧』，是『不屑瞧它一眼』的意思。你師父卻教你讀作甚麼『哥翁喊上來，是橫不敢過』，結果前一句變成大聲疾呼，後一句成為畏首畏尾。劍法的原意是蕩然無存了。你師父當真了不起，『鐵鎖橫江』，教徒弟這樣教法，嘿嘿，厲害，厲害！」說著連連冷笑。

狄雲怔怔的聽著，聽得他話中咬文嚼字，雖然不大懂，卻也知他說得很對，狄雲向來敬愛師父，聽他將師父說得一無是處，到後來更肆意譏嘲，心下難過，忽地轉身，說道：「我要去睡了！不學了。」

那老丐奇道：「為甚麼？我說得不對麼？」狄雲道：「你或許說得很對。但你說我師父的不是，我寧可不學。我師父是莊稼人，不識字，不懂你說的那一套也是有的……」那老丐笑道：「你師父不識字？哈哈，這可奇了。」狄雲氣憤憤的道：「莊稼人不識字，有甚麼好笑？」那老丐哈哈一笑，伸手撫他頭頂，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你這小子心地厚道，我就是喜歡你這種人。我向你認錯，從此不再說你師父半句不是，行不行？」狄雲轉怒為喜，笑道：「你只要不說我師父，我向你磕頭也成。」說著跪倒在地，咚咚咚的磕了幾個響頭。

那老丐笑吟吟的受了他這幾拜，隨即解釋劍招，如何「忽聽噴驚風，連山石布逃」，其實是「俯聽聞驚風，連山若波濤」；如何「落泥招大姐，馬命風小小」，乃是「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」。在湘西土音中，這「泥」字和「日」字卻也差不多。那老丐言語之中，當真再也不提戚長發半句，單是糾正狄雲劍法中的錯失。

那老丐道：「你劍法中莫名其妙的東西太多，一時也說不完。我教你三招功夫，明兒你再跟這八個不成器的小子打過，用心記住了。」

狄雲精神一振，用心瞧那老丐使竹棒比劃。第一招是「刺肩式」，敵人若是一味防守，那是永遠刺他不著，但只要一出劍相攻，立時便可後發先至，刺中他的肩頭。第二招「耳光式」，便是那老丐適才劍交左手、右手反打他耳光的這一招。這一招古怪無比，就算敵人明知自己要劍交左手，反手打他耳光，但閃左打左，閃右打右，越是閃避，越打得重。第三招是「去劍式」，適才老丐用竹棒令他長劍脫手，便是這一招。

這三記招式，那老丐都曾在狄雲身上用過，本來各有一個典雅的唐詩名稱。但那老丐知道他西瓜大的字識不上幾擔，教他詩句，徒亂心神，於是改用了三個一聽便懂的名稱。

狄雲並不如何聰明，性子卻極堅毅。這三招足足學了一個多時辰，方始純熟。

那老丐笑道：「好啦！你得答應我一件事，今晚我教你劍法之事，不得跟誰說起，連你師父和師妹也不能說，否則……」狄雲敬師如父，對這位嬌憨美貌的師妹又是私戀已久，說有甚麼事要瞞住師父、師妹，那可比甚麼都難，一時躊躇不答。

那老丐嘆道：「此中緣由，一時不便細說，你若洩露了今晚之事，我性命難保，定要死在五雲手萬震山的劍底。」狄雲吃了一驚，奇道：「老伯伯，你武功這麼高強，怎會怕我師伯？」那老丐不答，揚長便去，說道：「你是否有心害我，那全瞧你自己了。」

狄雲忙追了上去，說道：「我多謝老伯伯，還來不及，怎會害你性命？我要是洩漏一字半句，教我天誅地滅。」那老丐嘆了口氣，足不停步的走了。

狄雲呆了一陣，忽然想起沒問那老丐的姓名，叫道：「老伯伯，老伯伯！」但那老丐沒入樹叢之中，已然影蹤不見了。

※※※

次日清晨，戚長發見狄雲目青鼻腫，好生奇怪，問道：「跟誰打架了，怎麼傷成這個樣子？」狄雲不善說謊，支吾難答。戚芳笑道：「還不是昨天給那個甚麼大盜呂通打的麼？」戚長發決計想不到昨晚之事，也不再問。

戚芳拉了拉狄雲的衣襟，兩人從邊門出去，來到一口井邊，見四下無人，便在井欄圈上坐了下來。戚芳問說道：「師哥，你昨晚跟誰打架了？」狄雲囁嚅未答。戚芳道：「你不用瞞我，昨天你跟呂通相鬥，他一拳一腳打在你身上甚麼地方，我全瞧得清清楚楚，他可沒打中你的眼睛。」狄雲料知瞞她不過，心想：「我只要不說那老伯伯的事，就不要緊。」於是將萬門八弟子如何半夜裏前來尋釁、如何比劍、如何落敗受辱的事一一都說了。

戚芳越聽越怒，一張俏臉漲得通紅，氣憤憤的道：「他們八個人打你一個，算甚麼好漢？」狄雲道：「倒不是八個人一齊出手，是三四個打我一個。」戚芳怒道：「哼，他們三四個聯手打你，已經贏了，其餘的就不必動手，倘若三四個打不過，還不是五六個、七八個一起下場。」狄雲點頭道：「那多半會這樣。」

戚芳霍地站起，道：「咱們跟爹爹說去，教萬震山評評這個理看。」她盛怒之下，連「萬師伯」也不稱了，竟是直呼其名。

狄雲忙道：「不，我打架打輸了，向師父訴苦，那不是教人瞧不起嗎？」

戚芳哼了一聲，見他衣衫破損甚多，心下痛惜，從懷中取出針線包，就在他身上縫補。她頭髮擦在狄雲下巴，狄雲只覺癢癢的，鼻中聞到她少女的淡淡肌膚之香，不由得心神蕩漾，低聲道：「師妹！」戚芳道：「空心菜，別說話！別讓人冤枉你作賊。」

江南三湘一帶民間迷信，穿著衣衫讓人縫補或釘綴鈕扣之時，若是說了話，就會給人冤賴偷東西。「空心菜」卻是戚芳給狄雲取的綽號，笑他直肚直腸，沒半點機心。

※※※

這日晚間，萬震山在廳上設了筵席宴請師弟，八個萬門弟子在下首相陪，十二人團團坐了一張圓桌。

酒過三巡，萬震山見狄雲嘴唇高高腫起，飲食不便，說道：「狄賢姪，昨兒辛苦了你，來來來，多吃一點。」挾了一隻雞腿，放在他碟中。周圻鼻中突然哼的一聲。

戚芳早已滿肚是火，這時再也忍耐不住，大聲道：「萬師伯，我師哥這些傷，不是呂通打的，是你八個高徒聯手打的。」萬震山和戚長發同時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甚麼？」

萬門第八弟子沈城年紀最小，卻十分伶牙俐齒，搶著說道：「狄師哥打贏了呂通，說師父你老人家膽小怕事，不敢和呂通動手，全靠他狄師哥出馬，才趕走了他，沒讓你老人家出醜。我們氣不過……」萬震山臉上變色，但隨即笑道：「是啊，這原是全仗狄賢姪替我們挽回了顏面。」沈城道：「萬師哥聽他口出狂言，實在氣不過，這才約狄師哥比劍，好像是萬師哥佔了先。」

狄雲怒道：「你……你胡說八道……我……我幾時……」他本就不善言辭，聽得沈城撒謊誣衊，又急又怒之下，更是結結巴巴的說不出話來。

萬震山道：「怎麼是圭兒像佔了先？」沈城道：「昨晚萬師哥和狄師哥怎麼比劍，我們都沒瞧見。今天早晨萬師哥跟大夥說起，好像是萬師哥是用一招……用一招……」他轉頭問萬圭道：「萬師哥，你用一招甚麼招數勝了狄師哥的？」萬圭道：「是『長安一片月，萬戶擣衣聲』！」他二人一搭一擋，將「八人聯手」之事推了個一乾二淨。萬圭怎樣勝了狄雲，旁人見都沒見到，自然談不上聯手相攻了。沈城不過十五六歲年紀，一副天真爛漫的樣子，誰都不信他會撒謊。

萬震山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戚長發氣得滿臉通紅，伸手一拍桌子，喝道：「雲兒，我千叮萬囑，叫你不可和萬師伯門下眾師兄失了和氣，怎地打起架來了。」

狄雲聽得連師父也信了沈城的話，只氣得渾身發抖，道：「師父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沒有……」戚長發劈頭劈臉一記耳光打了過去，喝道：「做錯了的事，還要抵賴！」狄雲不敢閃避，戚長發這一掌打得好重，狄雲臉頰本就青腫，登時腫上加腫。戚芳急叫：「爹，你也不問問清楚。」

狄雲狂怒之下，牛脾氣發作，突然縱身跳起，搶過放在身後几上的長劍，拔劍出鞘，躍在廳心，叫道：「師父，這萬……萬圭說打敗了我，教他再打打看。」戚長發大怒，喝道：「你回不回來？」離座出去，又要揮拳毆擊。戚芳一把拉住，叫道：「爹爹！」

狄雲大叫：「你們八個人再來打我，有種的就一齊來。那一個不來，便是烏龜兒子狗雜種。」他急怒之下，口不擇言，亂罵起來。

萬震山眉頭一皺，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們去領教領教狄師哥的劍法也是好的。」

八名弟子巴不得師父有這句話，各人提起長劍，分佔八方，將狄雲圍在垓心。

狄雲大聲叫道：「昨兒晚上是八個狗雜種打我一人，今日又是八個狗雜種……」

戚長發喝道：「雲兒，你胡說些甚麼？比劍就比劍，是比嘴上伶俐麼？」

萬震山聽他左一句「狗雜種」，右一句「狗雜種」，心下也動了真怒，這八人中的萬圭是他親生兒子，狄雲如此亂罵，口口聲聲便是罵在他的頭上。他見八個弟子分站八方，隱然有分進合擊之勢，喝道：「狄師兄瞧不起咱們，要以一個鬥八個，難道咱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？」

大弟子魯坤道：「是，眾位師弟退開，讓我先領教狄師哥的高招。」

五弟子卜垣極工心計，昨晚見到狄雲與萬圭動手，這鄉下佬武功不弱，這時情急拚命，大師兄未必能勝，如被他先贏得一仗，縱然再有人將他打敗，也已折了萬門銳氣，同門中劍術以四師兄孫均為第一，最好讓孫均一上手便將他打敗，令他再也說嘴不得，便道：「大師哥是咱們同門表率，何必親自出馬？讓四師哥教訓教訓他也就是了。」

魯坤一聽，已明其意，微笑道：「好，四師弟，咱們瞧你的了。」左手一揮，七人一齊退開，只賸孫均一人和狄雲相對。

孫均沉默寡言，常常整天不說一句話，是以能潛心向學，劍法在八同門中最強。他見師兄弟推己出馬，當即長劍一立，低頭躬身，這一招叫做「萬國仰宗周，衣冠拜冕旒」，乃是極具禮敬的起手劍招。但當年戚長發向狄雲說劍之時，卻將這招的名稱說做「飯角讓粽臭，一官拜馬猴」。意思是說：「我是好好的大米飯，你是一隻臭粽子，外表上讓你一下，恭敬你一下，我心裏可在罵你！我是官，你是猴子，我拜你，是官拜畜生。」狄雲見他施出這一招，心下更怒，當下也是長劍一立，低頭躬身，還了他一招「飯角讓粽臭，一官拜馬猴」，針鋒相對，毫不示弱。

他只這麼一躬身，身子尚未站直，長劍劍尖已向孫均小腹上刺了過去。萬門群弟子齊聲驚呼。孫均迴劍格擋，錚的一聲，雙劍相擊，兩人手臂上各是一麻。

魯坤道：「師父，你瞧這小子下手狠不狠？他簡直是要孫師弟的命啊。」萬震山心下暗暗驚異：「這鄉下小子幹麼如此憤激，一上來就是拚命？」

但聽得錚錚錚錚數聲連響，狄雲和孫均快劍相搏，拆到十餘招後，孫均長劍一斜，小腹間露出破綻。狄雲大喝一聲，挺劍直進，孫均迴過長劍，已將他長劍壓住，拍的一掌，正擊在他胸口。萬門群弟子齊聲喝采，有人叫了起來：「一個也打不過，還吹大氣打八個麼？」狄雲身子一幌，抽起長劍，猶如疾風驟雨般一陣猛攻。孫均擋得幾招，發劍回攻，狄雲突然間長劍抖動，噗的一聲輕響，已刺入了孫均的肩頭，正是那老丐所授的「刺肩式」。

這一招「刺肩式」突如其來，誰也料想不到。但見孫均肩頭鮮血長流，身子搖幌，萬門群弟子齊聲呼喝。魯坤和周圻雙劍齊出，向狄雲攻了上去。狄雲長劍左一刺，右一戳，噗噗兩聲，魯坤和周圻右肩分別中劍，手中長劍先後落地。

萬震山沉著臉，叫了聲：「很好！」

萬圭提起長劍，凝目瞪著狄雲，突然間一聲暴喝，颼颼颼連刺三劍。狄雲一一擋開，劍交左手，右手反將過來，拍的一聲響，重重打了他一記耳光。這一招更是來得突然，萬圭一怔之間，狄雲已飛起左腿，踹在他胸口。萬圭抵受不住，坐倒在地。卜垣搶上相扶，狄雲不讓他走近，挺劍刺出，卜垣只得舉劍招架。

吳坎、馮坦、沈城三人見狄雲如此兇猛，而萬圭坐在地下，一時站不起身，驚怒之下，各操兵刃圍了上來。這時萬家的家丁婢僕聽得廳上兵刃相交的聲音，紛紛奔來觀看。

戚長發雙目瞪視，臉色茫然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戚芳叫道：「爹爹，他們大夥兒打師哥一人，快，快救他啊。」

# 第二章 牢獄

叮叮噹噹兵刃相交聲中，白光閃耀，一柄柄長劍飛了起來。一柄跌入了人叢，眾婢僕登時亂作一團，一柄摔上了席面，更有一柄直插入頭頂橫樑之中。頃刻之間，卜垣、吳坎、馮坦、沈城四人手中的長劍，都被狄雲以「去劍式」絞奪脫手。

萬震山雙掌一擊，笑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戚師弟，難為你練成了『連城劍法』！恭喜，恭喜！」聲音中卻滿是淒涼之意。

戚長發一呆，問道：「甚麼『連城劍法』？」

萬震山道：「狄世兄這幾招，不是『連城劍法』是甚麼？坤兒、圻兒、圭兒，大夥都回來。你們狄師兄學的是戚師叔的『連城劍法』，你們如何是他敵手？」又向戚長發冷笑道：「師弟，你裝得真像，當真是大智若愚！『鐵鎖橫江』，委實了不起。」

狄雲連使「刺肩式」、「耳光式」、「去劍式」三路劍招，片刻之間便將萬門八弟子打得大敗虧輸，自是得意，只是勝來如此容易，心中反而胡塗了，不由得手足無措，瞧瞧師父，瞧瞧師妹，又瞧瞧師伯，不知說甚麼話才好。

戚長發走近身去，接過他手中長劍，突然間劍尖一抖，指向他的咽喉，喝道：「這些劍招，你是跟誰學的？」

狄雲大吃一驚，他本來凡事不敢瞞騙師父，但那老丐說得清清楚楚，倘若洩漏了傳劍之事，定要送了那老丐的性命，自己因此而立下重誓，決不吐露一字半句，便道：「師……師父，是弟子……弟子自己想出來的。」

戚長發喝道：「你自己想得出這般巧妙的劍招？你……你竟膽敢對我胡說八道！再不實說，我一劍要了你的小命。」手腕向前略送，劍尖刺入他咽喉數分，劍尖上已滲出鮮血。

戚芳奔了過來，抱住父親手臂，叫道：「爹！師哥跟咱們寸步不離，又有誰能教他武功了？這些劍招，不都是你老人家教他的麼？」

萬震山冷笑道：「戚師弟，你何必再裝腔作勢？令愛都已說得明明白白了。『鐵鎖橫江』的高明手段，不必使在自己師哥身上。來來來！老哥哥賀你三杯！」說著滿滿斟了兩杯酒，仰脖子先喝了一杯，說道：「做哥哥的先乾為敬！你不能不給我這個面子。」

戚長發哼的一聲，拋劍在地，回身接過酒杯，連喝了三杯，側過了頭沉思，滿臉疑雲，喃喃說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！」

萬震山道：「戚師弟，我有一件事，想跟你談談，咱們到書房中去說。」戚長發點了點頭。萬震山攜著他手，師兄弟倆並肩走向書房。

萬門八弟子面面相覷。有的臉色鐵青，有的喃喃咒罵。

沈城道：「我小便去！給狄雲這小子這麼一下子，嚇得我屎尿齊流。」魯坤沉臉喝道：「八師弟，你丟的醜還不夠麼？」

沈城伸了伸舌頭，匆匆離席。他走出廳門，到廁所去轉了轉，躡手躡腳地便走到書房門外，側耳傾聽。

只聽得師父的聲音說道：「戚師弟，二十年來揭不破的謎，到今日才算真相大白。」

聽得戚長發的聲音道：「小弟不懂，甚麼叫做真相大白。」

「那還用我多說麼？師父他老人家是怎麼死的？」

「師父失落了一本練武功的書，找來找去找不到，鬱鬱不樂，就此逝世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何必問我？」

「是啊。這本練武的書，叫做甚麼名字？」

「我怎麼知道？你問我幹甚麼？」

「我卻聽師父說過，叫做『連城訣』。」

「甚麼練成、練不成的，我半點也不懂。」

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甚麼？」

「不如樂之者！」

「嘿嘿，哈哈，呵呵！」

「有甚麼好笑？」

「你明明滿腹詩書，卻裝作粗魯不文。咱們同門學藝十幾年，誰還不知道誰的底？你不懂『連城訣』三字，又怎背得出『論語』、『孟子』？」

「你是考較我來了，是不是？」

「拿來！」

「拿甚麼來？」

「你自己知道，還裝甚麼蒜？」

「我戚長發向來就不怕你。」

沈城聽師父和師叔越吵越大聲，心中害怕起來，急奔回廳，走到魯坤身邊低聲道：「大師兄，師父跟師叔吵了起來，只怕要打架！」

魯坤一怔，站起身來道：「咱們瞧瞧去！」周圻、萬圭、孫均等都急步跟去。

戚芳拉拉狄雲的衣袖，道：「咱們也去！」狄雲點點頭，剛走出兩步，戚芳將一柄長劍塞在他手中。狄雲一回頭，只見戚芳左手中提著兩把長劍。狄雲道：「兩把？」戚芳道：「爹沒帶兵刃！」

萬門八弟子都是臉色沉重，站在書房門外。狄雲和戚芳站得稍遠。十個人屏息凝氣，聽著書房中兩人的爭吵。

「戚師弟，師父他老人家的性命，明明是你害死的。」那是萬震山的聲音。

「放屁，放你媽的屁，萬師哥，你話說得明白些，師父怎麼會是我害死的？」戚長發盛怒之下，聲音大異，變得十分嘶啞。

「師父他那本『連城訣』，難道不是你戚師弟偷去的？」

「我知道甚麼連人、連鬼的？萬師哥，你想誣賴我姓戚的，可沒這麼容易。」

「你徒兒剛才使的劍招，難道不是連城劍法？為甚麼這般輕靈巧妙？」

「我徒兒生來聰明，是他自己悟出來的，連我也不會。那裏是甚麼連城劍法了？你叫卜垣來請我，說你已練成了連城劍法，你說過這話沒有？咱們叫卜垣來對證啊！」

門外各人的眼光一齊向卜垣瞧去，只見他神色極是難看，顯然戚長發的話不假。狄雲和戚芳對視了一眼，都點了點頭，心想：「卜垣這話我也聽見的，要想抵賴那可不成。」

只聽萬震山哈哈笑道：「我自然說過這話。若不是這麼說，如何能騙得你來。戚長發，我來問你，你說從來沒聽見過『連城劍法』的名字，為甚麼卜垣一說我已練成連城劍法，你就巴巴的趕來？你還想賴嗎？」

「啊哈，姓萬的，你是誆我到荊州來的？」

「不錯，你將劍訣交出來，再到師父墳上磕頭謝罪。」

「為甚麼要交給你？」

「哼，我是大師兄。」

房中沉寂了半晌，只聽戚長發嘶啞的聲音道：「好，我交給你。」

門外眾人一聽到「好，我交給你」這五個字，都不由自主的全身一震。狄雲和戚芳恨不得有個地洞可以鑽將下去。魯坤等八人向狄戚二人投以鄙夷之色。戚芳又是氣惱，又感到萬分屈辱，真想不到爹爹竟會做出這等不要臉的事來。

突然之間，房中傳出萬震山長聲慘呼，極是悽厲。

萬圭驚叫：「爹！」飛腿踢開房門，搶了進去。只見萬震山倒在地下，胸口插著一柄明晃晃的匕首，身邊都是鮮血。

窗子大開，兀自搖幌，戚長發卻已不知去向。

萬圭哭叫：「爹，爹！」撲到萬震山身邊。

戚芳口中低聲也叫：「爹，爹！」身子顫抖，握住了狄雲的手。

魯坤叫道：「快，快追兇手！」和周圻、孫均諸師弟紛紛躍出窗去，大叫：「捉兇手，捉兇手啊！」

狄雲見萬門八弟子紛紛出去追趕師父，這一下變故，當真嚇得他六神無主，不知如何才好。戚芳又叫了一聲：「爹爹！」身子幌了兩幌，站立不定。狄雲忙伸手扶住，一低頭，只見萬震山雙目緊閉，臉上神情猙獰可怖，想是臨死時受到極大痛苦。

狄雲不敢再看，低聲道：「師妹，咱們走不走？」戚芳尚未回答，只聽得身後一個聲音說道：「你們是謀殺我師父的同犯，可不能走！」

狄雲和戚芳回過頭來，只見一柄長劍的劍尖指著戚芳後心，劍柄抓在卜垣的手裏。狄雲大怒，待欲反唇相稽，但話到口邊，想到師父手刃師兄，那還有甚麼話可說？不由得低下了頭，一言不發。

卜垣冷冷的道：「兩位請回到自己房去，待咱們拿到戚長發後，一起送官治罪。」狄雲道：「此事全由我一人身上而起，跟師妹毫不相干。你們要殺要剮，找我一人便了。」卜垣猛力推他背心，喝道：「走罷，這可不是你逞好漢的時候。」狄雲只聽到外面「捉兇手啊，捉兇手啊！」的聲音，跟著街上嘡、嘡、嘡的鑼聲響了起來，奔走呼號之聲，亂成一片，心下實是說不出的羞愧難當，咬了咬牙，走向自己房去。

戚芳哭道：「師哥，那……那怎麼得了？」狄雲哽咽道：「我……我不知道。我去跟師父抵罪好了。」戚芳哭道：「爹爹，他……他到那裏去了？」

※※※

狄雲坐在房中，其時距萬震山被殺已有兩個多時辰，他兀自呆呆坐在桌前，望著燒得只賸半寸的殘燭，心亂如麻。

這時追趕戚長發的眾人都已回來了。「兇手逃出城去了，追不到啦！」「明兒咱們追到湖南去，無論如何要捉到兇手，給師父報仇！」「只怕兇手亡命江湖，再也尋他不著。」「哼！便是追到天涯海角，也要捉到他碎屍萬段。」「明日大撒江湖帖子，要請武林英雄主持公道，共同追殺這卑鄙無恥的兇手。」「對，對！咱們把兇手的女兒和姓狄的小狗先宰了，用來拜祭師父的英靈。」「不！待明天縣太爺來驗過了屍首再說。」萬門家人弟子這些紛紛議論，也早已停息了。

狄雲想叫師妹獨自逃走，但想：「她年紀輕輕一個女子，流落江湖，有誰來照顧？我帶著她一同逃走罷？不，不！這件禍事都是由我身上而起，若不是我逞強出頭，跟萬家眾師兄打架生事，萬師伯怎會疑心我師父盜了甚麼『連城劍』的劍訣？我師父是個最老實不過的好人，怎會去偷甚麼劍訣？這三招劍法是那個老乞丐教我的啊。可是師父已殺了人，我這時再說出來，旁人也決不相信，就算相信了，又有甚麼用？我實在罪大惡極，都是我一個人不好。我明天要當眾言明，為師父辯白。可是……可是萬師伯明明是師父殺的，師父的惡名怎能洗刷得了？不，我決不能逃走，我留著給師父抵罪，讓他們殺了我好了！」

正自思潮起伏，忽聽得外面屋頂上喀喇一聲輕響，一抬頭，只見一條黑影自西而東，從屋頂上縱躍而過，他險些叫出「師父」來，但凝目一看，那人身形又高又瘦，決不是師父。跟著又有一個人影緊接著躍過，這次更看明白那人手握單刀。

他心想：「他們是在搜尋師父麼？難道師父還在附近，並未走遠？」正思疑間，忽聽得東邊屋中傳來一聲女子的驚呼。

他大吃一驚，握住劍柄，一躍而起，首先想到的便是：「他們在欺侮師妹？」跟著又聽得一聲女子的呼喊：「救命！」

這聲音似乎並非戚芳，但他關心太切，那等得及分辨是否戚芳遇險，縱身便從窗口躍了出去，剛站上屋簷，又聽得那女子驚叫：「救命！救命！」

他循聲奔去，只見東邊樓上透出燈光，一扇窗子兀自搖動。他縱到窗邊，往裏張去，只見一個女子手足被綁，橫臥在床，兩條漢子伸出手去摸她臉頰，另一個卻要解她衣衫。狄雲不認得這女子是誰，但見她已嚇得臉無人色，在床上滾動掙扎，大聲呼救。

他自己雖在難中，但見此情景，不能置之不理，當即連劍帶人從窗中撲將進去，挺劍刺向左邊那漢子的後心。右邊的漢子舉起一張椅子一格，左邊的漢子已拔出單刀，砍了過來。狄雲見這兩人臉上都蒙了黑布，只露出一對眼睛，喝道：「大膽惡賊，留下命來！」刷刷刷連刺三劍。

兩條漢子不聲不響，各使單刀格打。一名漢子叫道：「呂兄弟，扯呼！」另一人道：「算他萬震山運氣，下次再來報仇！」雙刀齊舉，往狄雲頭上砍將過來。

狄雲見來勢兇猛，閃身避過。一條漢子飛足踢翻了桌子，燭台摔下，房中登時黑漆一團。只聽得呼呼聲響，兩人躍出窗子，跟著乒乓連響，幾塊瓦片擲將過來。黑暗中狄雲看不清楚，而這高來高去的輕身功夫他原也不擅長，不敢追出。

他心想：「其中一個賊子姓呂，多半是呂通的一夥，是報仇來了。他們還不知萬師伯已死。」

忽聽床上那女子叫道：「啊喲，痛死了，我胸口有一把小刀！快給我拔出來。」狄雲吃了一驚，道：「賊人刺中了你？」那女子呻吟道：「刺中了！刺中了！」

狄雲道：「我點亮蠟燭給你瞧瞧。」那女子道：「你過來，快，快過來！」狄雲聽她說得驚慌，走近一步，道：「甚麼？」

突然之間，那女子張開手臂，將他攔腰抱住，大聲叫道：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」

狄雲這一驚比適才更是厲害，明明見她手足都被綁住，怎地會將自己抱住？忙伸手去推，想脫開她的摟抱，不料這女子死命的抱住他腰，一時之間竟然推她不開。

忽然間眼前一亮，窗口伸進兩個火把，照得房中明如白晝，好幾個人同時問道：「甚麼事？甚麼事？」那女子叫道：「採花賊，採花賊！謀財害命啊，救命，救命！」

狄雲大急，叫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怎麼不識好歹？」伸手往她身上亂推。那女子本來抱著他腰，這時卻全力撐拒，叫道：「別碰我，別碰我！」

狄雲正待逃開，忽覺後頸中一陣冰冷，一柄長劍已架在頸中。他正待分辯，驀地裏白光一閃，只覺右掌一陣劇痛，噹啷一聲，自己手中的長劍跌在地板之上。他俯眼一看，嚇得幾乎暈了過去，只見自己右手的五根手指已被人削落，鮮血如泉水般噴將出來，慌亂中斜眼看時，但見吳坎手持帶血長劍，站在一旁。

他只說得一聲：「你！」飛起右足便往吳坎踢去，突然間後心被人猛力一拳，一個踉蹌，撲跌在那女人身上。那女人又叫：「救命啊，採花賊啊！」只聽得魯坤的聲音說道：「將這小賊綁了！」

狄雲雖是個從沒見過世面的鄉下少年，此刻也明白是落入了人家布置的陰毒陷阱之中。他急躍而起，翻過身來，正要向魯坤撲去，忽然見到一張蒼白的臉，卻是戚芳。

狄雲一呆，只見戚芳臉上的神色又是傷心，又是卑夷，又是憤怒。他叫道：「師妹！」戚芳突然滿臉漲得通紅，道：「你為甚麼……為甚麼這樣？」狄雲滿腹冤屈，這時如何說得出口？

戚芳「啊」的一聲，哭了出來，道：「我……我還是死了的好。」見到狄雲右手五指全被削落，心中又是一痛，咬一咬牙，撕下自己布衫上一塊衣襟，走近身來，替他包紮傷口。這時她臉色卻又變得雪白。

狄雲痛得幾次便欲暈去，但強自支持不倒，只咬得嘴唇出血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。

魯坤道：「小師娘，這狗賊膽敢對你無禮，咱們定然宰了他給你出氣。」原來這女子是萬震山的小妾。她雙手掩臉，嗚嗚哭喊，說道：「他……他說了好多不三不四的話。他說你們師父已經死了，叫我跟從他。他說戚姑娘的父親殺了人，要連累到他。他……他又說已得了好多金銀珠寶，發了大財，叫我立刻跟他遠走高飛，一生吃著不完……」

狄雲腦海中混亂一片，只是喃喃的道：「假的……假的……」

周圻大聲道：「去，去！去搜這小賊的房！」

眾人將狄雲推推拉拉，擁向他的房中。戚芳茫然跟在後面。

萬圭卻道：「大家不可難為狄師哥，事情沒弄明白，可不能冤枉了好人！」周圻怒道：「還有甚麼不明白的？這小子是屁好人！」萬圭道：「我瞧他倒不是為非作歹之人。」周圻道：「剛才你沒親耳聽見麼？沒親眼瞧見麼？」萬圭道：「我瞧他是多飲了幾杯，不過是酒後亂性。」

這許多事紛至沓來，戚芳早已沒了主意，聽萬圭這麼替狄雲分辯，心下暗暗感激，低聲道：「萬師兄，我師哥……的確不是那樣的人。」

萬圭道：「是啊，我說他只是喝醉了酒，偷錢是一定不會的。」

說話之間，眾人已推著狄雲，來到他房中。沈城雙眼骨碌碌的在房中轉了轉，一矮身，伸手在床底下拉出一個重甸甸的包裹來，但聽得叮叮噹噹，金屬撞擊之聲亂響。狄雲更加驚得呆了，只見沈城解開包裹，滿眼都是壓扁了的金器銀器，酒壺酒杯，不一而足，都是萬府中酒筵上的物事。

戚芳一聲驚呼，伸手扶住了桌子。

萬圭安慰道：「戚師妹，你別驚慌，咱們慢慢想法子。」

馮坦揭起被褥，又是兩個包裹。沈城和馮坦分別解開，一包是銀錠元寶，另一包卻是女子的首飾，珠花項鍊、金鐲金戒的一大堆。

戚芳此時更無懷疑，怨憤欲絕，恨不得立時便橫劍自刎。她自幼和狄雲一同長大，心目中早便當他是日後的夫郎，那料到這個自己一向愛重的情侶，竟會在自己遭逢橫禍之時，要和別的女人遠走高飛。難道這個妖妖嬈嬈的女子，便當真迷住了他麼？還是他害怕受爹爹連累，想獨自逃走？

魯坤大聲喝罵：「臭小賊，贓物俱在，還想抵賴麼？」左右開弓，重重打了狄雲兩記耳光。狄雲雙臂被孫均、吳坎分別抓住了，無法擋格，兩邊臉頰登時高高腫脹起來。魯坤打發了性，一拳拳擊向他胸口。

戚芳叫道：「別打，別打，有話好說。」

周圻道：「打死這小賊，再報官！」說著也是一拳。狄雲口一張，噴出一大口血來。馮坦挺劍上前，道：「將他左手也割下了，瞧他能不能再幹壞事？」孫均提起狄雲的左臂，馮坦舉劍便要砍下。戚芳「啊」的一聲急叫。萬圭道：「大夥瞧我面上，別難為他了，咱們立刻就送官。」

戚芳見馮坦緩緩收劍，兩行珠淚順著臉頰滾了下來，向萬圭望了一眼，眼色中充滿感激之情。

※※※

「一五，一十，十五，二十……」

差役口中數著，板子著力往狄雲的後腿上打去。狄雲身子被另外兩個差役按著，竹板子一下又一下的落下來。和他心中痛楚相比，這些擊打根本算不了甚麼，甚至他右掌上的痛楚也算不了甚麼。

他心中只是想：「連芳妹也當我是賊，連她也當我是賊。」

「二十五……三十……三十五……四十……」板子在落，肌膚腫了，破裂了，鮮血沾到了板子上，濺在四周地下。

狄雲在監獄的牢房中醒來時，兀自昏昏沉沉，不知自己身處何地，也不知時候已過了多久。漸漸的，他感到了右手五根手指斷截處的疼痛，又感到了背上、腿上、臀上被板子笞打處的疼痛。他想翻過身來，好讓創痛處不壓在地上，突然之間，兩處肩頭一陣難以形容的劇烈疼痛，又使他暈了過去。

待得再次醒來，他首先聽到了自己聲嘶力竭的呻吟，接著感到全身各處的劇痛。可是為甚麼肩頭卻痛得這麼厲害？為甚麼這疼痛竟是如此的難以忍受？他只感到說不出的害怕，良久良久，竟不敢低下頭去看。「難道我兩個肩膀都給人削去了嗎？」隔了一陣，忽然聽到鐵器的輕輕撞擊之聲，一低頭，只見兩條鐵鍊從自己雙肩垂了下來。他驚駭之下，側頭看時，只嚇得全身發顫。

這一顫抖，兩肩處更痛得兇了。原來這兩條鐵鍊竟是從他肩胛的琵琶骨處穿過，和他雙手的鐵鐐、腳踝上的鐵鍊鎖在一起。穿琵琶骨，他曾聽師父說過的，那是官府對付最兇惡的江洋大盜的法子，任你武功再強，琵琶骨被鐵鍊穿過，半點功夫也使不出來了。霎時之間，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：「為甚麼要這樣對付我？難道他們真的以為我是大盜？我這樣受冤枉，難道官老爺查不出麼？」

在知縣的大堂之上，他曾斷斷續續的訴說經過，但萬震山的小妾桃紅一力指證，意圖強姦的是他而不是別人。萬家八個弟子和許多家人都證實，親眼看到他抱住了桃紅，看到那些賊贓從他床底下、被褥底下搜出來。衙門裏的差役又都說，荊州萬家威名遠震，那有甚麼盜賊敢去打主意。

狄雲記得知縣相貌清秀，面目很是慈祥。他想知縣大老爺一時聽信人言，冤枉了好人，但終究會查得出來。可是，右手五根手指給削斷了，以後怎麼再能使劍？

他滿腔憤怒，滿腹悲恨，不顧疼痛的站起身來，大聲叫喊：「冤枉，冤枉！」忽然腿上一陣酸軟，俯身向地直摔了下去。他掙扎著又想爬起，剛剛站直，腿膝酸軟，沒向前摔倒。他爬在地下，仍是大叫：「冤枉，冤枉。」

屋角中忽有一個聲音冷冷的說道：「給人穿了琵琶骨，一身功夫都廢了，嘿嘿，嘿嘿！下的本錢可真不小！」狄雲也不理說話的是誰，更不去理會這幾句話是甚麼意思，仍是大叫：「冤枉，冤枉！」

一名獄卒走了過來，喝道：「大呼小叫的幹甚麼？還不給我閉嘴！」狄雲叫道：「冤枉，冤枉！我要見知縣大老爺，要求他伸冤。」那獄卒喝道：「你閉不閉嘴？」狄雲反而叫得更響了。

那獄卒獰笑一聲，轉身提了一隻木桶，隔著鐵欄，兜頭便將木桶向他身上倒了下去。狄雲只感一陣臭氣刺鼻，已不及閃避，全身登時濕透，這一桶竟是尿水。尿水淋上他身上各處破損的創口，疼痛更是加倍的厲害。他眼前一黑，暈了過去。

他迷迷糊糊的發著高燒，一時喚著：「師父，師父！」一時又叫：「師妹，師妹！」接連三天之中，獄卒送了糙米飯來，他一直神智不清，沒吃過一口。

※※※

到得第四日上，身上的燒終於漸漸退了。各處創口痛得麻木了，已不如前幾日那麼劇烈難忍。他記起了自己的冤屈，張口又叫：「冤枉！」但這時叫出來的聲音微弱之極，只是斷斷續續的幾下呻吟。

他坐了一陣，茫然打量這間牢房。那是約莫兩丈見方的一間大石屋，牆壁都是一塊塊粗糙的大石所砌，地下也是大石塊鋪成，牆角落裏放著一隻糞桶，鼻中聞到的盡是臭氣和霉氣。

他緩緩轉過頭來，只見西首屋角之中，一對眼睛狠狠的瞪視著他。狄雲身子一顫，沒想到這牢房中居然還有別人。只見這人滿臉虬髯，頭髮長長的直垂至頸，衣衫破爛不堪，簡直如同荒山中的野人。他手上手銬，足上足鐐，和自己一模一樣，甚至琵琶骨中也穿著兩條鐵鍊。

狄雲心中第一個念頭竟是歡喜，嘴角邊閃過了一絲微笑，心中想：「原來世界上還有如我一般不幸的人。」但隨即轉念：「這人如此兇惡，想必真是個殺人放火、無惡不作的江洋大盜。他是罪有應得，我卻是冤枉！」想到這裏，不禁眼淚一連串的掉了下來。

他受審被笞，瑯璫入獄，雖然吃盡了苦楚，卻一直咬緊牙關強忍，從沒流過半滴眼淚，到這時再也抑制不住，索性放聲大哭起來。

那虬髯犯人冷笑道：「裝得真像，好本事！你是個戲子麼？」

狄雲不去理他，自管自的大聲哭喊。只聽得腳步聲響，那獄卒又提了一桶尿水過來。狄雲性子再硬，卻也不敢跟他頂撞，只得慢慢收住了哭聲。那獄卒側頭向他打量，忽然說道：「小賊，有人瞧你來著。」

狄雲又驚又喜，忙道：「是……是誰？」那獄卒又側頭向他打量了一會，從身邊掏出一枚大鐵匙，開了外邊的鐵門。只聽得腳步聲響，那獄卒走過一條長長的甬道，又是開鐵門的聲音，接著是關鐵門、鎖鐵門的聲音，甬道中三個人的腳步聲音，向著這邊走來。

狄雲大喜，當即躍起，腿上一軟，便要摔倒，忙靠住身旁的牆壁，這一牽動肩頭的琵琶骨，又是一陣大痛。但他滿懷欣喜，把疼痛全都忘了，大聲叫道：「師父，師妹！」他在世上只有師父和師妹兩個親人，甬道中除了獄卒之外尚有兩人，自然是師父和師妹了。

突然之間，他口中喊出一個「師」字，下面這個「父」字卻縮在喉頭，張大了嘴，閉不攏來。從鐵門中進來的，第一個是獄卒，第二個是個衣飾華麗的英俊少年，卻是萬圭，第三個便是戚芳。

她大叫：「師哥，師哥！」撲到了鐵柵欄旁。

狄雲走上一步，見到她一身綢衫，並不是從鄉間穿出來的那套新衣，第二步便不再跨了出去。但見她雙目紅腫，只叫：「師哥，師哥，你……你……」

狄雲問道：「師父呢？可……可找到了他老人家麼？」戚芳搖了搖頭，眼淚撲簌簌的掉了下來。狄雲又問：「你……你可好？住在那裏？」戚芳抽抽噎噎的道：「我沒地方去，暫且住在萬師哥家裏……」狄雲大聲叫道：「這是害人的地方，千萬住不得，快……快搬了出去。」戚芳低下了頭，輕聲道：「我……我又沒錢。萬師哥……待我很好，他這幾天……天天上衙門，花錢打點……搭救你。」

狄雲更是惱怒，大聲道：「我又沒犯罪，要他花甚麼錢？將來咱們怎生還他？知縣大老爺查明了我的冤枉，自會放我出去。」

戚芳「啊」的一聲，又哭了出來，恨恨的道：「你……你為甚麼要做這種事？為……為甚麼要撇下我？」

狄雲一怔，登時明白了，到這時候，師妹還是以為桃紅的話是真的，相信這幾包金銀珠寶確是自己偷的。他一生對戚芳又敬又愛，又憐又畏，甚麼事都跟她說，甚麼事都跟她商量，那知道一遇上這等大事，她竟和旁人絲毫沒有分別，一般的也認為自己去逼姦女子，偷盜金銀，以為自己能做這種壞事。

這瞬息之間，他心中感到的痛楚，比之肉體上所受的種種疼痛更勝百倍。他張口結舌，有千言萬語要向戚芳辯白，可是喉嚨忽然啞了，半句話也說不出來。他拚命用力，漲得面紅耳赤，但喉嚨舌頭總是不聽使喚，發不出絲毫聲音。

戚芳見到他這等可怖的神情，害怕起來，轉過了頭不敢瞧他。

狄雲使了半天勁，始終說不出一個字，忽見戚芳轉頭避開自己，不由得心中大慟：「她在恨我，恨我拋棄了她去找別個女子，恨我偷盜別人的金銀珠寶，恨我在師門有難之時想偷偷一人遠走高飛。師妹，師妹，你這麼不相信我，又何必來看我？」他再也不敢去瞧戚芳，慢慢轉過頭來，向著牆壁。

戚芳回過臉來，說道：「師哥，過去的事，也不用再說了，只盼早日……早日得到爹爹訊息。萬師哥他……他在想法子保你出去……」

狄雲心中想說：「我不要他保。」又想說：「你別住在他家裏。」但越是用力，全身肌肉越是緊張抽搐，說不出一個字來。他身子不住抖動，鐵鍊錚錚作響。

那獄卒催道：「時候到啦。這是死囚牢，專囚殺人重犯，原是不許人探監的。上面要是知道了，我們可吃罪不起。姑娘，這人便活著出去，也是個廢人。你乘早忘了他，嫁個有錢的漂亮少爺罷！」說著向萬圭瞧了一眼，色迷迷的笑了起來。

戚芳求道：「大叔，我還有幾句話跟我師哥說。」伸手到鐵柵欄內，去拉狄雲的衣袖，柔聲說道：「師哥，你放心好啦，我一定求萬師哥救你出去，咱們一塊去找爹爹。」將一隻小竹籃遞了進去，道：「那是些臘肉、臘魚、熟雞蛋，還有二兩銀子。師哥，我明天再來瞧你……」

那獄卒不耐煩了，喝道：「大姑娘，你再不走，我可要不客氣啦！」

萬圭這時才開口道：「狄師兄，你放心罷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小弟自會盡力向縣太爺求情，將你的罪定得越輕越好。」

那獄卒連聲催促，戚芳無可奈何，只得委委屈屈的走了出去，一步一回頭的瞧著狄雲，但見他便如一尊石像一般，始終一動不動的向著牆壁。

狄雲眼中所見的，只是石壁上的凹凸起伏，他真想轉過頭來，望一眼戚芳的背影，想叫她一聲「師妹」，可是不但口中說不出話，連頭頸也僵直了。他聽到甬道中三個人的腳步聲漸漸遠去，聽到開鎖、開鐵門的聲音，聽到甬道中獄卒一個人回來的腳步聲，心想：「她說明天再來看我。唉，可得再等長長的一天，我才能再見到她。」

他伸手到竹籃中去取食物。忽然一隻毛茸茸的大手伸將過來，將竹籃搶了過去，正是那個兇惡的犯人。只見他抓起籃中一塊臘肉，放入口中嚼了起來。

狄雲怒道：「這是我的！」他突然能開口說話了，自己覺得十分奇怪。他走上一步，想去搶奪。那犯人伸手一推，狄雲站立不定，一交向後摔出，砰的一聲，後腦撞在石牆之上。這時候他才明白「穿琵琶骨，成了廢人」的真正意思。

※※※

第二天戚芳卻沒來看他。第三天沒來，第四天也沒有。

狄雲一天又一天的盼望、失望，等到第十天上，他幾乎要發瘋了。他叫喚，吵鬧，將頭在牆上碰撞，但戚芳始終沒有來，換來的只有獄卒淋來的尿水、那兇徒的毆擊。

過得半個月，他終於漸漸安靜下來，變成一句話也不說。

一天晚上，忽然有四名獄卒走進牢來，手中都執著鋼刀，押了那兇徒出去。

狄雲心想：「是押他出去處決斬首罷？那對他倒好，以後不用再挨這種苦日子了，我也不用再受他欺侮。」

他正睡得朦朦朧朧，忽然聽得鐵鍊曳地的聲音，四名獄卒架了那兇徒回來。狄雲睜開眼來，只見那兇徒全身都是鮮血，顯然是給人狠狠的拷打了一頓。

那囚徒一倒在地下，便即昏迷不醒。狄雲待四個獄卒去後，借著照進牢房來的月光，打量他時，只見他臉上、臂上、腿上，都是酷遭鞭打的血痕。狄雲雖然連日受他的欺侮，見了這等慘狀，不由得心有不忍，從水缽中倒了些水，餵著他喝。

那囚徒緩緩轉醒，睜眼見是狄雲，突然舉起鐵銬，猛力往他頭上砸落。狄雲力氣雖失，應變的機靈尚在，急忙閃身相避，不料那囚犯雙手力道並不使足，半途中迴將過來，砰的一聲，重重砸在他腰間。狄雲立足不定，向左直跌出去。他手足都有鐵鍊與琵琶骨相連，登時劇痛難當，不禁又驚又怒，罵道：「瘋子！」

那囚徒狂笑道：「你這苦肉計，如何瞞得過我，乘早別來打我的主意。」

狄雲只覺脅間肋骨幾乎斷折，痛得話也說不出來，過得半晌，才道：「瘋子，你自身難保，有甚麼主意給人好打？」

那囚徒一躍而前，左足踏住狄雲背心，右足在他身上重重踢了幾腳，喝道：「我看你這小賊年紀還輕，作惡不多，不過是受人指使，否則我不一腳踢死你才怪。」

狄雲氣得身上的痛楚也自忘了，心想無辜受這牢獄之災，已是不幸，而與這不可理喻的瘋漢同處一室，更是不幸之中再加不幸。

到了第二個月圓之夜，那囚犯又被四名帶刀獄卒帶了出去，拷打一頓，送回牢房。這一次狄雲學了乖，任他模樣如何慘不忍睹，始終不去理會。不料不理也是不成，那囚徒一口氣沒處出，儘管遍體鱗傷，還是來找他的晦氣，不住吆喝：「你奶奶的，你再臥底十年八年，老子也不上你的當。」「人家打你祖宗，你祖宗就打你這孫子！」「咱們就是這麼耗著，瞧是誰受的罪多。」似乎他身受拷打，全是狄雲的不是，又打又踢，鬧了半天。

此後每到月亮將圓，狄雲就愁眉不展，知道慘受荼毒的日子近了。果然每月十五，那囚犯總是給拉出去經受一頓拷打，回來後就轉而對付狄雲。總算狄雲年紀甚輕，身強力壯，每個月挨一頓打，倒也經受得起，有時不免奇怪：「我琵琶骨被鐵鍊穿後，力氣全無。這瘋漢一般的給鐵鍊穿了琵琶骨，怎地仍有一身蠻力？」幾次鼓起勇氣詢問，但只須一開口，那瘋漢便拳足交加，此後只好半句話也不向他說。

※※※

如此匆匆過了數月，冬盡春來，屈指在獄中將近一年。狄雲慢慢慣了，心中的怨憤、身上的痛楚，倒也漸漸麻木了。這些時日之中，他為了避開那瘋漢的毆辱，始終正眼也不瞧他一下。只要不跟他說話，目光不與他相對，除了月圓之夕，那瘋漢平時倒也不來招惹。

這一日清晨，狄雲眼未睜開，聽得牢房外燕語呢喃，突然間想起從前常和戚芳在一起觀看燕子築巢的情景，心中驀地一酸，向燕語處望去，只見一對燕子漸飛漸遠，從數十丈外高樓畔的窗下掠過。他長日無聊，常自遙眺紗窗，猜想這樓中有何人居住，但窗子老是緊緊的關著，窗檻上卻終年不斷的供著一盆鮮花，其時春光爛漫，窗檻上放的是一盆茉莉。

正在胡思亂想，忽聽得那瘋漢輕輕一聲嘆息。這一年來，那瘋漢不是狂笑，便是罵人，從來沒聽見他嘆過甚麼氣，何況這聲嘆息之中，竟頗有憂傷、溫柔之意。狄雲忍不住轉過頭去，只見那瘋漢嘴角邊帶著一絲微笑，臉上神色誠摯，不再是那副兇悍惡毒的模樣，眼睛正望著那盆茉莉。狄雲唯恐他覺察自己在偷窺他的臉色，當即轉過了頭不敢再看。

自從發現了這秘密後，狄雲每天早晨都偷看這瘋漢的神情，但見他總是臉色溫柔的凝望著那盆鮮花，從春天的茉莉、玫瑰，望到夏天的丁香、鳳仙。這半年之中，兩個人幾乎沒說上十句話。月圓之夜的毆打，也變成了一個悶打，一個悶挨。狄雲早已覺察到，只要自己一句話不說，這瘋漢的怒氣就小得多，拳腳落下時也輕得多。他心想：「再過得幾年，恐怕我連怎麼說話也要忘了。」

這瘋漢雖然橫蠻無理，卻也有一樣好處，嚇得獄卒輕易不敢到牢房中囉嗦。有時獄卒給他罵得狠了，不送飯給他，他就奪狄雲的飯吃。若是兩人的飯都不送，那瘋漢餓上幾天也漫不在乎。

那一年十一月十五，那瘋漢給苦打一頓之後，忽然發起燒來，昏迷中儘說胡話，前言不對後語，狄雲依稀只聽得他常常呼喚著兩個字，似乎是「雙花」，又似是「傷懷」。

狄雲初時不敢理會，但到得次日午間，聽他不斷呻吟的說：「水，水，給我水喝！」忍不住在瓦缽中倒了些水，湊到他嘴邊，嚴神戒備，防他又雙手毆擊過來。幸好這一次他乖乖的喝了水，便即睡倒。

當天晚上，竟然又來了四個獄卒，架著他出去又拷打了一頓。這次回來，那瘋漢的呻吟聲已是若斷若續。一名獄卒狠狠的道：「他倔強不說，明兒再打。」另一名獄卒道：「乘著他神智不清，咱們趕緊得逼他說出來。說不定他這一次要見閻王，那可不美。」

狄雲和他在獄中同處已久，雖苦受他欺凌折磨，可也真不願他這麼便死在獄卒的手下。十七那一天，狄雲服侍他喝了四五次水。最後一次，那瘋漢點了點頭示謝。自從同獄以來，狄雲首次見到他的友善之意，突然之間，心中感到了無比的歡喜。

這天二更過後，那四名獄卒果然又來了，打開了牢門。狄雲心想這一次那瘋漢若再經拷打，那是非死不可，忽然將心一橫，跳起來攔在牢門前，喝道：「不許進來！」一名高大的獄卒邁步過來，罵道：「賊囚犯，滾開。」狄雲手上無力，猛地裏低頭一口咬去，將他右手食中兩指咬得鮮血淋漓，牙齒深及指骨，兩根手指幾乎都咬斷了。那獄卒大吃一驚，反身跳出牢房，嗆啷一聲，一柄單刀掉在地下。

狄雲俯身搶起，呼呼呼連劈三刀，他手上雖無勁力，但以刀代劍，招數仍是頗為精妙。一名肥胖的獄卒仗刀直進，狄雲身子一側，一招「大母哥鹽失，長鵝鹵翼圓」（其實是「大漠孤煙直，長河落日圓」），單刀轉了個圓圈，刷的一刀，砍在他腿上。那獄卒嚇得連滾帶爬的退了出去。

這一來血濺牢門，四名獄卒見他勢若瘋虎，形同拚命，倒也不敢輕易搶進，在牢門外將狄雲的十八代祖宗都罵了個臭死，甚麼污言穢語都罵了出來。狄雲一言不發，只是守住獄門。那四名獄卒居然沒去頒求援軍，眼看攻不進來，罵了一會，也就去了。

接連四天之中，獄卒既不送飯，也不送水。狄雲到第五天時，渴得再也難以忍耐。那瘋漢更是嘴唇也焦了，忽道：「你假裝要砍死我，這狗娘養的非拿水來不可。」狄雲不明其理，但想：「不管有沒有用，試試也好！」當下大聲叫道：「再不拿水來，我將這瘋漢先砍死再說。」反過刀背，在鐵柵欄上碰得噹噹噹的直響。

只見那獄卒匆匆趕來，大聲吆喝：「你傷了他一根毫毛，老子用刀尖在你身上戮一千一萬個窟窿。」跟著便拿了清水和冷飯來。

狄雲餵著那瘋漢吃喝已畢，問道：「他要折磨你，可又怕我殺了你，那是甚麼道理？」

那瘋漢雙目圓睜，舉起手中的瓦缽，劈頭向他砸去，罵道：「你這番假惺惺的買好，我就上了你的當麼？」乒乓一聲，瓦缽破碎，狄雲額頭鮮血涔涔而下。他茫然退開，心想：「這人狂性又發作了！」

但此後逢到月圓之後，那些獄卒雖一般的將那瘋漢提出去拷打，他回來卻不再在狄雲身上找補。兩人仍然並不交談，狄雲要是向他多瞧上幾眼，醋缽大的拳頭還是一般招呼過來。那瘋漢只有在望著對面高樓窗檻上的鮮花之時，臉上目中，才露出一絲溫柔的神色。

※※※

到得第四年的春天，狄雲心中已無出獄之念，雖然夢魂之中，仍是不斷的想到師父和師妹，但師父的影子終於慢慢淡了。師妹那壯健婀娜的身子，紅紅的臉蛋，黑溜溜的大眼睛，在他心底卻仍和三年多前一般的清晰。

他已不敢盼望能出獄去再和師妹相會，每天可總不忘了暗暗向觀世音菩薩祝禱，只要師妹能再到獄中來探望他一次，便是天天受那瘋漢的毆打，也所甘願。

戚芳始終沒有來。

有一天，卻有一個人來探望他。那是個身穿綢面皮袍的英俊少年，笑嘻嘻的道：「狄師兄，你還認得我麼？我是沈城。」隔了三年多，他身材已長高，狄雲幾乎已認他不出。

狄雲心中怦怦亂跳，只盼能聽到師妹的一些訊息，問道：「我師妹呢？」

沈城隔著柵欄，遞了一隻籃子進來，笑道：「這是我萬師嫂送給你的。人家可沒忘了舊相好，大喜的日子，巴巴的叫我送兩隻雞、四隻豬蹄、十六塊喜糕來給你。」

狄雲茫然問道：「那一個萬師嫂？甚麼大喜的日子？」

沈城哈哈一笑，滿臉狡譎的神色，說道：「萬師嫂嘛，就是你的師妹戚姑娘了。今天是她和我萬師哥拜堂成親的好日子。她叫我送喜糕雞肉給你，那不是挺夠交情麼？」

狄雲身子一幌，雙手抓住鐵柵，顫聲怒道：「你……你胡說八道！我師妹怎能……怎能嫁給那姓萬的？」

沈城笑道：「我恩師給你師父刺了一刀，幸好沒死，後來養好了傷，過去的事，既往不咎。你師妹住在我萬師哥家裏，這三年來卿卿我我，說不定……說不定……哈哈，明年擔保給生個白白胖胖的娃娃。」他年紀大了，說話更是油腔滑調，流氣十足。

狄雲耳中嗡嗡作響，似乎聽到自己口中問道：「我師父呢？」似乎聽到沈城笑道：「誰知道呢？他只道自己殺了人，還不高飛遠走？那裏還敢回來？」又似乎聽到沈城笑道：「萬師嫂說道：你在牢裏安心住下去罷，待她生得三男四女，說不定會來瞧瞧你。」

狄雲突然大吼：「你胡說，胡說！你……你……你放甚麼狗屁……」提起籃子用力擲出，喜糕、豬蹄、熟雞，滾了一地。

但見每一塊粉紅色的喜糕上，都印著「萬戚聯姻，百年好合」八個深紅的小字。

狄雲拚命要不信沈城的話，可又怎能不信？迷迷糊糊中只聽沈城笑道：「萬師嫂說，可惜你不能去喝一杯喜酒……」

狄雲雙手連著鐵銬，突然從柵欄中疾伸出去，一把捏住沈城的脖子。沈城大驚想逃。狄雲不知從那裏突然生出來一股勁力，竟越捏越緊。沈城的臉從紅變紫，雙手亂舞，始終掙扎不脫。

那獄卒急忙趕來，抱著沈城的身子猛拉，費盡了力氣，才救了他性命。

狄雲坐在地下，不言不動。那獄卒嘻嘻哈哈的將雞肉和喜糕都撿了去。狄雲瞪著眼睛，可就全沒瞧見。

這天晚上三更時分，他將衣衫撕成了一條條布條，搓成了一根繩子，打一個活結，兩端縛在鐵柵欄高處的橫檔上，將頭伸進活結之中。

他並不悲哀，也不再感到憤恨。人世已無可戀之處，這是最爽快的解脫痛苦的法子。只覺脖子中的繩索越來越緊，一絲絲的氣息也吸不進了。過得片刻，甚麼也不知道了。

※※※

可是他終於漸漸有了知覺，好像有一隻大手在重重壓他胸口，那隻手一鬆一壓，鼻子中就有一陣陣涼氣透了進來。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，他才慢慢睜開眼來。

眼前是一張滿腮虬髯的臉，那張臉裂開了嘴在笑。

狄雲不由得滿腹氣惱，心道：「你事事跟我作對，我便是尋死，你也不許我死。」有心要起來和他廝拚，實是太過衰弱，力不從心。那瘋漢笑道：「你已氣絕了小半個時辰，若不是我用獨門功夫相救，天下再沒第二個人救得。」狄雲怒道：「誰要你救？我又不想活了。」那瘋漢得意洋洋的道：「我不許你死，你便死不了。」

那瘋漢只是笑吟吟的瞧著他，過了一會，忽然湊到他的身邊，低聲道：「我這門功夫叫作『神照經』，你聽見過沒有？」

狄雲怒道：「我只知道你有神經病，甚麼神照經不神照經，從來沒聽見過。」

說也奇怪，那瘋漢這一次竟絲毫沒有發怒，反而輕輕的哼起小曲來，伸手壓住狄雲的胸口，一壓一放，便如扯風箱一般，將氣息壓入他肺中，低聲又道：「也是你命大，我這『神照經』已練了一十二年，直到兩個月前方才練成。倘若你在兩個月之前尋死，我就救你不得了。」

狄雲胸口鬱悶難當，想起戚芳嫁了萬圭，真覺還是死了的乾淨，向那瘋漢瞪了一眼，恨恨的道：「我前生不知作了甚麼孽，今世要撞到你這惡賊。」

那瘋漢笑道：「我很開心，小兄弟，這三年來我真錯怪了你。我丁典向你賠不是啦！」說著爬在地下，咚咚咚的向他磕了三個響頭。

狄雲嘆了口氣，低聲說了聲：「瘋子！」也就沒再去理他，慢慢側過身來，突然想起：「他自稱丁典，那是姓丁名典麼？我和他在獄中同處三年，一直不知他的姓名。」好奇心起，問道：「你叫甚麼？」那瘋漢道：「我姓丁，目不識丁的丁，三墳五典的典。我疑心病太重，一直當你是歹人，這三年多來當真將你害得苦了，實在太對你不起。」狄雲覺得他說話有條有理，並無半點瘋態，問道：「你到底是不是瘋子？」

丁典黯然不語，隔得半晌，長長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到底瘋不瘋，那也難說得很。我是在求心之所安，旁人看來，卻不免覺得我太過傻得莫名其妙。」過了一會，又安慰他道：「狄兄弟，你心中的委屈，我已猜到了十之八九。人家既然對你無情無義，你又何必將這女子苦苦放在心上？大丈夫何患無妻？將來娶一個勝你師妹十倍的女子，又有何難？」

狄雲聽了這番說話，三年多來鬱在心中的委屈，忍不住便如山洪般奔瀉了出來，但覺胸口一酸，淚珠滾滾而下，到後來，更伏在丁典懷中大哭起來。

丁典摟住他上身，輕輕撫摸他的長髮。

過得三天，狄雲精神稍振。丁典低低的跟他有說有笑，講些江湖上的掌故趣事，跟他解悶。但當獄吏送飯來時，丁典卻仍對狄雲大聲呼叱，穢語辱罵，神情與前毫無異樣。

一個折磨得他苦惱不堪的對頭，突然間成為良朋好友，若不是戚芳嫁了人這件事不斷像毒蟲般咬噬著他的心，這時的獄中生涯，和三年來的情形相比，簡直算得是天堂了。

狄雲曾向丁典問起，為甚麼以前當他是歹人，為甚麼突然察覺了真相。丁典道：「你若真是歹人，決不會上吊自殺。我等你氣絕好久，死得透了，身子都快僵了，這才施救。普天下除了我自己之外，沒人知道我已練成『神照經』的上乘功夫。若不是我會得這門功夫，無論如何救你不轉。你自殺既是真的，那便不是向我施苦肉計的歹人了。」狄雲又問：「你疑心我向你施苦肉計？那為甚麼？」丁典微笑不答。

第二次狄雲又問到這件事時，丁典仍是不答，狄雲便不再問了。

一日晚上，丁典在他耳邊低聲道：「我這『神照經』功夫，是天下內功中威力最強、最奧妙的法門。今日起我傳授給你，你小心記住了。」狄雲搖頭道：「我不學。」丁典奇道：「這等機緣曠世難逢，你為甚麼不要學？」狄雲道：「這種日子生不如死。咱二人此生看來也無出獄的時候，再高強的武功學了也是毫無用處。」丁典笑道：「要出獄去，那還不容易？我將初步口訣傳你，你好好記著。」

狄雲甚是執拗，尋死的念頭兀自未消，說甚麼也不肯學。丁典又好氣又好笑，卻也束手無策，恨不得再像從前這般打他一頓。

又過數日，月亮又要圓了。狄雲不禁暗暗替丁典擔心。丁典猜到他心意，說道：「狄兄弟，我每個月該當有這番折磨，我受了拷打後，回來仍要打你出氣，你我千萬不可顯得和好，否則於你我都是大大的不利。」狄雲問道：「那為甚麼？」丁典道：「他們倘若疑心你我交了朋友，便會對你使用毒刑，逼你向我套問一件事。我打你罵你，就可免得你身遭惡毒慘酷的刑罰。」

狄雲點頭道：「不錯。這件事既如此重要，你千萬不可說與我知道，免得我一個不小心，走漏了風聲。丁大哥，我是個毫無見識的鄉下小子，倘若胡裏胡塗誤了你的大事，如何對得你起？」

丁典道：「他們把你和我關在一起，初時我只道他們派你前來臥底，假意討好於我，從中設法套問我的口風，因此我對你十分惱怒，大加折磨。現下我知道你不是臥底的奸細了，可是他們將你和我關在一起，這般三年四年的不放，用意仍在盼你做奸細。只望你討得我的歡心，我向你吐露了機密，他們便可拷打逼問於你。他們情知對付我很難，對付你這個年輕小夥子，那便容易之極。你是知縣衙門的犯人，卻送到知府衙門的囚牢來監禁，自然便是這個緣故。」

十五晚上，四名帶刀獄卒提了丁典出去。狄雲心緒不寧，等候他回轉。到得四更天時，丁典又是目青鼻腫、滿身鮮血的回到牢房。

待四名獄卒走後，丁典臉色鄭重，低聲道：「狄兄弟，今天事情很是糟糕，當真不巧之極，給仇人認出了我。」狄雲道：「怎麼？」丁典道：「每月十五，知府提我去拷打一頓，那是例行公事。可是今天有人來行刺知府，眼見他性命不保，我便出手相救，只因我身有銬鐐，四名刺客中只殺了三個，第四個給他跑了，這可留下了禍胎。」

狄雲越聽越奇怪，連問：「知府到底為甚麼這般拷打你？這知府這等殘暴，有人行刺，你又何必救他？逃走的刺客是誰？」丁典搖搖頭，嘆道：「一時也說不清楚這許多事。狄兄弟，你武功不濟，又沒了力氣，以後不論見到甚麼事，千萬不可出手助我。」

狄雲並不答話，心想：「我姓狄的豈是貪生怕死之徒？你拿我當朋友，你若有危難，我怎能不出手？」

此後數日之中，丁典只是默默沉思，除了望著遠處高樓窗檻上的花朵，臉上偶爾露出一絲微笑之外，整日仰起了頭呆想。

到了十九那一天深夜，狄雲睡得正熟，忽聽得喀喀兩聲。他睜開眼來，月光下只見兩名勁裝大漢使利器砍斷了牢房外的鐵柵欄，手中各執一柄單刀，湧身而入。狄雲驚得呆了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但見丁典倚牆而立，嘿嘿冷笑。

那身材較矮的大漢說道：「姓丁的，咱兄弟倆踏遍了天涯海角，到處找你，那想得到你竟是躲入荊州府的牢房，做那縮頭烏龜。總算老天有眼，尋到了你。」另一名大漢道：「咱們真人面前不說假話，你將那本書取出來，三份對分，咱兄弟非但不會難為你，還立刻將你救出牢獄。」丁典搖頭道：「不在我這裏。十三年前，早就給言達平偷了去啦。」

狄雲聽到「言達平」三字，心中一動：「那是我二師伯啊，怎地跟此事生了關連？」

那矮大漢喝道：「你故布疑陣，休想瞞得過我。去你的罷！」揮刀上前，刀尖刺向丁典的咽喉。丁典不閃不避，讓那刀尖將及喉頭數寸之處，突然一矮身，欺向身材較高的大漢左側，手肘撞處，正中他上腹。那大漢一聲沒哼，便即委倒。

那矮大漢驚怒交集，呼呼兩刀，向丁典疾劈過去。丁典雙臂一舉，臂間的鐵鍊將單刀架開，便在同時，膝蓋猛地上挺，撞在矮大漢身上。那人猛噴鮮血，倒斃於地。

丁典霎息間空手連斃二人，狄雲不由得瞧得呆了。他武功雖失，眼光卻在，知道自己縱然功力如舊，長劍在手，也未必及得上這矮漢子，另外那名漢子未及出手，便已身亡，功夫如何雖瞧不出端倪，但既與那矮漢聯手，想來也必不弱。丁典琵琶骨中仍是穿著鐵鍊，竟然在舉手投足之間便連殺兩名好手，實令他驚佩無已。

丁典將兩具屍首從鐵柵間擲了出去，倚牆便睡。此刻鐵柵已斷，他二人若要越獄，實是大有機會，但丁典既一言不發，狄雲也不覺得外面的世界比獄中更好。

第二日早晨，獄卒進來見了兩具屍體，登時大驚小怪的吵嚷起來。丁典怒目相向，狄雲聽而不聞。那獄卒除了將屍首搬去，一點也問不出甚麼緣故來。

又過兩日，狄雲半夜裏又被異聲驚醒。朦朧之中，只見丁典雙臂平舉，正和一名道人四掌相抵。兩人站著動也不動。這道人何時進來，如何和丁典比拚內力，狄雲竟然半點不知。他曾聽師父說過，比武角鬥之中，以比拚內力最為凶險，不但毫無旋迴閃避的餘地，而且往往是必分生死，說不上甚麼點到為止。

星月微光之下，但見那道人極緩極慢的向前跨了一步，丁典也慢慢的退了一步。過了好一會，那道人又邁出一步，丁典跟著退了一步。

狄雲見那道人步步進逼，顯然頗佔上風，焦急起來，突然搶步上前，舉起手上鐵銬，往那道人頭頂擊了下去。鐵銬剛碰到道人的頂門，驀地裏不知從何處湧來一股暗勁，猛力在他身上一推。他站立不定，直摔了出去，砰的一聲，重重在牆上一撞，一屁股坐將下來，伸手撐地欲起，黑暗中卻撐在一隻瓦碗邊上，喀的一聲，瓦碗被他按破了一邊，但覺滿手是水。他更不多想，抓起瓦碗，將半碗冷水逕往那道人後腦潑去。

丁典這時的內力其實早已遠在那道人之上，只是要試試自己新練成的神功，收發之際到底有何等威力，才將他作為試招的靶子。那道人本已累得筋疲力竭，油盡燈枯，這半碗冷水潑到後腦，一驚之下，但覺對方的內勁洶湧而至，格格格格爆聲不絕，肋骨、臂骨、腿骨寸寸斷折。他眼望丁典，說道：「你……你已練成了『神照經』的……大法……那……是……天下……天下……無敵手……」慢慢縮成一個肉團，氣絕而死。

狄雲心中怦怦亂跳，道：「丁大哥，你這『神照經』的大法原來……原來這等厲害。當真是天下無敵手麼？」

丁典臉色凝重，道：「單打獨鬥，頗足以稱雄江湖，但敵人若是群起而攻，仍怕寡不敵眾。這梟道人受我內力壓擊之後，尚能開口說話。顯然我功力未至爐火純青的境地。三日之內，必有真正勁敵到來。狄兄弟，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嗎？」

狄雲豪興勃發，說道：「但憑大哥吩咐，只是我……我武功全失，就算不失，那也是太過低微。」丁典微微一笑，從草墊下抽出一柄單刀來，便是日前那兩名大漢所遺下的，說道：「你將我的鬍子剃去，咱們使一點詭計。」

狄雲接過單刀，便去剃他的滿腮虬髯。那柄單刀極為鋒銳，貼肉剃去，丁典腮上虬髯紛紛而落。丁典將剃下來的一根根鬍子都放在手掌之中。

狄雲笑道：「你捨不得這些跟隨你多年的鬍子麼？」丁典道：「那倒不是。我要你扮一扮我。」狄雲奇道：「我扮你？」丁典道：「不錯，三日之內，將有勁敵到來。那五個人單打獨鬥都不是我對手，但一齊出手，那就十分厲害。我要他們將你錯認為我，全神貫注的想對付你時，我就出其不意的從旁襲擊，攻他們個措手不及。」

狄雲囁嚅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只怕有點……不夠光明正大。」丁典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光明正大，光明正大！江湖上人心多少險詐，個個都以鬼蜮伎倆對你，你待人光明正大，那不是自尋死路麼？」狄雲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不過……不過……」

丁典道：「我問你：當初進牢之時，你大叫冤枉。我信得過你定然清白無辜。可是怎會在牢裏一關三年多，始終沒法洗雪？」狄雲道：「嗯，這個，我就是難以明白。」丁典微笑道：「是誰送了你進牢來，自然是誰使了手腳，一直使你不能出去。」狄雲道：「我總是想不通，那萬震山的小妾桃紅和我素不相識，無冤無仇，為甚麼要陷害我，使我身敗名裂，受盡這許多苦楚？」丁典問道：「他們怎麼陷害於你，說給我聽聽。」

狄雲一面給他剃鬚，一面將如何來荊州拜壽、如何打退大盜呂通、如何與萬門八弟子比劍打架、如何師父刺傷師伯逃走、如何有人向萬震山的妾侍非禮、自己出手相救反被陷害等情一一說了，只是那老丐夜中教劍一節，卻略去了不說。只因他曾向老丐立誓，決不洩漏此事，再者也覺此事乃是旁枝末節，無甚要緊。

他從頭至尾的說完，丁典臉上的鬍子也差不多剃完了。狄雲嘆了口氣道：「丁大哥，我受這潑天的冤屈，那不是好沒來由麼？那定是他們恨我師父殺了萬師伯。可是萬師伯只是受了點傷，並沒有死，將我關了這許多年，也該放我出去了。要說將我忘了，卻又不對。那姓沈的小師弟不是探我來著嗎？」

丁典側過頭，向他這邊瞧瞧，又向他那邊瞧瞧，只是嘿嘿冷笑。

狄雲摸不著頭腦，問道：「丁大哥，我說得甚麼不對了？」丁典冷笑道：「對，對，完全對，那又有甚麼地方不對頭的？倘若不是這樣，那才不對頭了。」狄雲奇道：「甚……甚麼？」

丁典道：「喏！你自己想想。有一個傻小子，帶了一個美貌妞兒到我家來。我見到這妞兒便動了心，可是這妞兒對那傻小子實在不錯。我想佔這妞兒，便非得除去這傻小子不可。你想得使甚麼法子才好？」

狄雲心中暗暗感到一陣涼意，隨口道：「使甚麼法子才好？」

丁典道：「若是用毒藥或是動刀子殺了那傻小子，身上擔了人命，總是多一層干係，何況那美貌妞兒說不定是個烈性女子，不免要尋死覓活，說不定更要給那傻小子報仇，那不是糟了？依我說啊，還是將那傻子送到官裏，關將起來的好。要令那妞兒死心塌地的跟我，須得使她心中惱恨這傻小子，那怎麼辦？第一、須得使那小子移情別戀；第二、須得令那小子顯得是自己撇開這個妞兒；第三、最好是讓那小子幹些見不得人的無恥勾當，讓那妞兒一想起來便噁心。」

狄雲全身發顫，道：「你……你說這一切，全是那姓萬的……是萬圭安排的？」

丁典微笑道：「我沒親眼瞧見，怎麼知道？你師妹生得很俊，是不是？」

狄雲腦中一片迷惘，點了點頭。

丁典道：「嗯，為了討好那個姑娘，我自然要忙忙碌碌哪，一筆筆白花花的銀子拿將出來，送到衙門裏來打點，說是在設法救那個小子。最好是跟那姑娘一起來送銀子，那姑娘甚麼都親眼瞧見了，心中自是好生感激。這些銀子確是送了給府台大人，知縣大人，送了給衙門裏的師爺，那倒一點不錯。」

狄雲道：「他使了這許多銀子，總該有點功效罷？」丁典道：「自然有啊，有錢能使鬼推磨，怎麼會沒功效？」狄雲道：「那怎……怎麼一直關著我，不放我出去？」

丁典笑道：「你犯了甚麼罪？他們陷害你的罪名，也不過是強姦未遂，偷盜一些錢財。既不是犯上作亂，又不是殺人放火，那又是甚麼重罪了？那也用不著穿了你的琵琶骨，將你在死囚牢裏關一輩子啊。這便是那許多白花花銀子的功效了。妙得很，這條計策天衣無縫。這個姑娘住在我家裏，她心中對那傻小子倒還是念念不忘的，可是等了一年又一年，難道能一輩子不嫁人嗎？」

狄雲提起單刀，噹的一聲，砍在地下，說道：「丁大哥，原來我一直不能放出去，都是萬圭使了銀子的緣故。」

丁典不答，仰起了頭沉吟，忽然皺起眉頭，說道：「不對，這條計策中有一個老大破綻，大大的不對。」

狄雲怒道：「還有甚麼破綻？我師妹終於嫁給他啦。若不是蒙你相救，我自縊身死，那不是萬事順遂，一切都稱了他的心？」

丁典在獄室中走來走去，不住搖頭，說道：「其中有一個大大的破綻，他們如此工於心計，怎能見不到？」狄雲道：「你說有甚麼破綻？」

丁典道：「你師父啊。你師父傷了你師伯後，逃了出去。荊州五雲手萬震山在武林中大大有名，他受傷不死的訊息沒幾天便傳了出去，你師父就算沒臉再見師兄，難道就不派人來接你師妹回家？你師妹這一回家，那萬圭苦心籌劃的陰謀毒計，豈不是全盤落了空？」

狄雲伸手連連拍擊大腿，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」他手上帶著手銬，這一拍腿，鐵鍊子登時噹噹的直響。他見丁典形貌粗魯，心思竟恁地周密，不禁極是欽佩。

丁典側過了頭，低聲道：「你師父為甚麼不來接女兒回去，這其中定是大有蹊蹺。萬圭他們事先一定已料到了這一節，否則這計策不會如此安排。這中間的古怪，一時之間我實是猜想不透。」

狄雲直到今日，才從頭至尾的明白了自己陷身牢獄的關鍵。他不斷伸手擊打自己頭頂，大罵自己真是蠢才，別人一想就通的事，自己三年多來始終莫名其妙。

他自怨自艾了一會，見丁典兀自苦苦思索，便道：「丁大哥，你不用多想啦。我師父是個鄉下老實人，想是他傷了萬師伯，一嚇之下，遠遠逃到了蠻荒邊地，再也聽不到江湖上的訊息，那也是有的。」

丁典睜大了眼睛，瞪視著他，臉上充滿了好奇，道：「甚麼？你……你師父是個鄉下老實人？他殺了人會害怕逃走？」

狄雲道：「是啊，我師父再忠厚老實也沒有了，萬師伯冤枉他偷盜太師父的甚麼劍訣，他一怒之下，忍不住動手，其實他心地再好也沒有了。」

丁典嘿的一聲冷笑，自去坐在屋角，嘴裏輕哼小曲。狄雲奇道：「你為甚麼冷笑？」丁典道：「不為甚麼。」狄雲道：「一定有原因的。丁大哥，你儘管說好了。」

丁典道：「好罷！你師父外號叫作甚麼？」狄雲道：「叫作『鐵鎖橫江』。」丁典道：「那是甚麼意思？」狄雲遲疑半晌，道：「這種文縐縐的話，我原本不大懂。猜想起來，那是說他老人家武功了得，善於守禦，敵人攻不進他門戶的意思。」

丁典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小兄弟，你自己才忠厚老實得可以。鐵鎖橫江，那是叫人上也上不得，下也下不得。老一輩的武林人物，誰不知道這個外號的含意？你師父聰明機變，厲害之極，只要是誰惹上了他，他一定挖空心思的報復，叫人好似一艘船在江心渦漩中亂轉，上也上不得，下也下不得。你如不信，將來出獄之後，儘可到外面打聽打聽。」

狄雲兀自不信，道：「我師父教我劍法，將招法都解錯了，甚麼『孤鴻海上來，池潢不敢顧』，他解作『哥翁喊上來，是橫不敢過』；甚麼『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』，他解作『老泥招大姐，馬命風小小』。他字也不大識，怎說得上聰明機變？」

丁典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你師父博學多才，怎會解錯詩句？他城府極深，定有別意。為甚麼連自己徒兒也要瞞住，外人可猜測不透了。嘿嘿，倘若你不是這般……這般忠厚老實，他也未必肯收你為徒。咱們別說這件事了，來罷，我給你黏成個大鬍子。」

他提起單刀，在梟道人屍體的手臂上斫了一刀。梟道人新死未久，刀傷處流出血來。丁典將一根根又粗又硬的鬍子蘸了血，黏在狄雲的兩腮和下顎。

狄雲聞到一陣血腥之氣，頗有懼意，但想到萬圭的毒計、師父這個外號，以及許許多多自己不明白的事端，只覺得這世上最平安的，反而是在這牢獄之中。

# 第三章 人淡如菊

第二日中午，獄中連續不斷的關了十七個犯人進來。高矮老少，模樣一瞧即知都是江湖人物，將一間獄室擠得滿滿地，都只有抱膝而坐。狄雲見越來越多，不由得暗自心驚，情知這些人都是為對付丁典而來。他本說有五個勁敵，那知竟來了一十七個。

丁典卻一直朝著牆壁而臥，毫不理會。

這些犯人大呼小叫，高聲談笑，片刻間便吵起嘴來。狄雲低下了頭，聽他們的說話。原來這一十七人分作三派，都在想得甚麼寶貴的物事。狄雲偶爾眼光一斜，與這干人兇暴的目光相觸，嚇得不禁便轉過頭去，只想：「我扮作了丁大哥，可是我武功全失，待會動手，那便如何是好？丁大哥本領再高，也不能將這些人都打死啊。」

眼見天色黑了下來。一個魁梧的大漢大聲道：「咱們把話說明在先，這正主兒，是我們洞庭幫要了的。誰要是不服，乘早手底下見真章，免得待會拉拉扯扯，多惹麻煩。」他這洞庭幫在獄中共有九人，最是人多勢眾。一個頭髮灰白的中年漢子陰陽怪氣的道：「手底下見真章，那也好啊。大夥兒在這裏群毆呢，還是到院子中打個明白？」那大漢道：「院子就院子，誰還怕了你不成？」伸手抓住一條鐵柵，向左一推，鐵條登時彎了。他隨手又扭彎右邊一條鐵柵，膂力實是驚人。

這大漢正想從兩條扭彎了的鐵柵間鑽出去，突然間眼前人影一幌，一個人擋住了空隙，正是丁典。他一言不發，一伸手便抓住了那大漢的胸口。這大漢比丁典還高出半個頭，但被他一把抓住，竟立即軟垂垂的毫不動彈。丁典將他龐大的身子從鐵柵間塞了出去，拋在院子中。這大漢蜷縮在地下，再也不動一動，顯是死了。

獄中諸人見到這般奇狀，都嚇得呆了。丁典隨手抓了一人，從鐵柵投擲出去，跟著又抓一人，接連的又抓又擲，先後共有七人被他投了出去。凡經他雙手一抓，無不立時斃命，連哼也不哼一聲。

餘下的十人盡皆大驚，三人退縮到獄室角落，其餘七人同時出手，拳打腳踢，向丁典攻去。丁典既不拆架，亦不閃避，只是伸手一抓，一抓之下，必定抓到一人，而被他抓到的必定死於頃刻，到底如何受了致命之傷，狄雲全然瞧不出來。

躲在獄室角落裏的三人只嚇得心膽俱裂，一齊屈膝跪地，磕頭求饒。丁典便似沒有瞧見，又是一手一個，都抓死了投擲出去。

狄雲只瞧得目瞪口呆，恍在夢中。

丁典拍了拍雙手，冷笑道：「這一點兒微末道行，也想來搶奪連城訣！」狄雲一呆，道：「丁大哥，甚麼連城訣？」丁典似乎自悔失言，但也不願捏造些言語來騙他，又冷笑了幾下，並不回答。

狄雲眼見這一十七人適才還都是生龍活虎一般，但片刻之間，個個屍橫就地，他一生中從未見過這許多死人堆在一起，嘆道：「丁大哥，這些人都是死有餘辜麼？」

丁典道：「死有餘辜，倒也不見得。只是這些人個個不存好心。我若不是練成了『神照經』上的武功，被這批人逼供起來，那才是慘不堪言呢。」

狄雲知他所言非虛，說道：「你隨手一抓，便傷人性命，這種功夫我聽也沒聽說過。我若是跟師妹說，她也不會相信……」這句話剛說出口，立即省悟，不由得胸頭一酸，心口似乎被人重重打了一拳。

丁典卻並不笑他，嘆了口長氣，自言自語：「其實呢，縱然練成了絕世武功，也不能事事盡如人意……」

狄雲忽然「咦」的一聲，伸手指著庭中的一具死屍。

丁典道：「怎麼？」狄雲道：「這人沒死透，他的腳動了幾動。」丁典大吃一驚，道：「當真？」說這兩個字時，聲音也發顫了。狄雲道：「剛才我見他動了兩下。」心想：「一個人受傷不死，那也沒甚麼大不了，決不能再起來動手。」

丁典皺起了眉頭，竟似遇上了重大難題，從鐵柵間鑽了出去，俯身察看。

突然間嗤嗤兩聲，兩件細微的暗器分向他雙眼急射，正是那並未死透之人所發。丁典向後急仰，兩枝袖箭從他面上掠了過去，鼻中隱隱聞到一陣腥臭，顯然箭上餵有劇毒。那人一發出袖箭，立即挺躍而起，向屋簷上竄去。

丁典見他輕身功夫了得，自己身有銬鐐，行動不便，只怕追他不上，隨手提起一具屍體向上擲出，去勢奇急。砰的一下，屍體的腦袋重重撞在那人腰間。那人左足剛踏上屋簷，被這屍體一撞，站立不定，倒摔下來。丁典搶上幾步，一把抓住他後頸，提到牢房之中，伸手探他鼻息時，這次是真的死了。

丁典坐在地下，雙手支頤，苦苦思索：「為甚麼先前這一下竟沒能抓死他？我的功力之中，到底出了甚麼毛病？難道這『神照功』畢竟沒練成？」半天想不出個所以然，惱起上來，伸手又往那屍體的胸口插落，突然一股又韌又軟的力道將他手指彈了回來，丁典驚喜交集，叫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」撕開那人外衣，只見他貼身穿著一件漆黑發亮的裏衣，喜道：「是了，原來如此，倒嚇得我大吃一驚。」

狄雲奇道：「怎麼？」丁典剝去那漢子的外衣，又將他這件黑色裏衣剝了下來，然後將屍體擲出牢房，笑嘻嘻的道：「狄兄弟，你把這件衣服穿在身上。」

狄雲料到這件黑衣甚是珍貴，道：「這是大哥之物，兄弟不敢貪圖。」丁典道：「不是你的物事，你便不貪圖麼？」語音甚是嚴厲。狄雲一怔，怕他生氣，道：「大哥定要我穿，我穿上就是。」

丁典正色道：「我問你，不是你的物事，你要不要？」狄雲道：「除非物主一定要給我，我非受不可，否則……否則……不是我的東西，我自然不能要。若是貪圖別人的東西，那不是變成強盜小偷麼？」說到後來，神色昂然，道：「丁大哥，你明白，我是受人陷害，才給關在這裏。我一生清白，可從來沒做過甚麼壞事。」

丁典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不枉我丁某交了你這個朋友。你把這件衣服貼肉穿著。」

狄雲不便違拗，便除下衣衫，把這件黑色裏衣貼肉穿了，外面再罩上那件三年多沒洗的臭衣。他雙手戴著手銬鐵鍊，要更換衣衫，直是難上加難，全仗丁典替他撕破舊衫的衣袖，方能除下穿上。那件黑色裏衣其實是前後兩片，腋下用扣子扣起，穿上倒半點不難。

丁典待他穿好了，才道：「這一件刀槍不入的寶衣，是用大雪山上的烏蠶蠶絲織成的。你瞧，這只是兩塊料子，剪刀也剪不爛，只得前一塊、後一塊的扣在一起。這傢伙是雪山派中的要緊人物，才有這件『烏蠶衣』。他想來取寶，沒料到竟是送寶來了！」

狄雲聽說這件黑衣如此珍異，忙道：「大哥，你仇人甚多，該當自己穿了護身才是。再說，每個月十五……」丁典連連搖手，道：「我有神照功護身，用不著這烏蠶衣。每月十五的拷打嘛，我是甘心情願受的，用這寶甲護身，反而其意不誠了。一些皮肉之苦，又傷不了筋骨，有甚麼相干？」

狄雲好生奇怪，欲待再問。丁典道：「我叫你黏上鬍子，扮作我的模樣，我雖在旁保護，總是擔心有甚麼疏虞，現下這可好了。我現下傳你內功的心法，你好好聽著。」

以前丁典要傳他功夫，狄雲萬念俱灰，決意不學，此刻明白了受人陷害的前因後果，一股復仇之火在胸中熊熊燃起，恨不得立時便出獄去找萬圭算帳。他親眼見到丁典赤手空拳，連斃這許多江湖高手，心想自己只須學得他兩三成功夫，越獄報仇便有指望，霎時間心亂如麻，熱血上湧，滿臉通紅。

丁典只道他仍是執意不肯學這內功，正欲設法開導，狄雲突然雙膝跪下，放聲大哭，叫道：「丁大哥，求你教我。我要報仇！我要報仇！」

丁典縱聲長笑，聲震屋瓦，說道：「要報仇，那還不容易？」

待狄雲激情過去，丁典便即傳授他入門練功的口訣和行功之法。

狄雲一得傳授，毫不停留的便即依法修習。丁典見他練得起勁，笑道：「練成神照經，天下無敵手。難道是這般容易練成的麼？我各種機緣巧合，內功的底子又好，這才十二年而得大成。狄兄弟，練武功要勤，那是很要緊的，可是欲速則不達，須得循序漸進才是，尤須心平氣和，沒半點雜念。你好好記著我這幾句話。」

狄雲此時口中稱他為「大哥」，心中其實已當他為「師父」，他說甚麼便聽甚麼。但胸中仇恨洶湧如波濤，又如何能心平氣和？

※※※

次日那獄吏大驚小怪的吵嚷一番。衙役、捕快、仵作騷擾半天，到得傍晚，才將那一十七具屍首抬了出去。丁典和狄雲只說是這伙人自相鬥毆而死。做公的卻也沒有多問。

這一日之中，狄雲只是照著丁典所授的口訣用功。這「神照功」入門的法子甚是簡易，但要心中沒絲毫妄念，卻艱難之極。狄雲一忽兒想到師妹，一忽兒想到萬圭，一忽兒又想到師父，練到晚間，這才心念稍斂，突然之間，前胸後背同時受了重重一擊。

這兩下便如兩個大鐵錘前後齊撞一般。狄雲眼前一黑，幾乎便欲暈去，待得疼痛稍止，睜開眼來，只見身前左右各站著一個和尚，一轉頭，見身後和兩側還有三個，一共五僧，將他圍在中間。

狄雲心道：「丁大哥所說的五個勁敵到了，我須得勉強支撐，不能露出破綻。」當下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五位大師父，找我丁某有何貴幹？」

左首那僧人道：「快將『連城訣』交了出來！咦，你……你……你是……」突然之間，他背上拍的一聲，中了一拳，他身子搖了幾搖，險些摔倒。跟著第二名僧人又已中拳，哇的一聲，吐出一口鮮血。

狄雲大奇，忍不住向丁典瞧去，只見他倏然躍近，擊出一拳，這一拳無聲無影，去勢快極，正中第三名僧人胸口。那僧人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倒退幾步，撞在牆上。

另外兩名僧人順著狄雲的目光，向蜷縮在黑角落中的丁典望去，齊聲驚叫：「神照功，無影神拳！」身材極高的那僧兩手各拉一名受傷僧人，從早已扳開的鐵柵間逃出，越牆而去。另一名僧人攔腰抱住吐血的僧人，回手發掌，向丁典擊來。丁典搶上舉拳猛擊。那僧人接了他一拳，倒退一步，再接一拳，又退一步，接到第三拳，已退出鐵柵。

那僧踉踉蹌蹌的走了幾步，又倒退了一步，身子搖幌，似乎喝醉了一般，鬆手將吐血的僧人拋在地下，似欲單身逃命，但每跨一步，腳下都似拖了一塊千斤巨石，腳步沉重之極，掙扎著走出六七步後，呼呼喘氣，雙腿漸漸彎曲，摔倒在地，再也站不起來了。兩名僧人在地下扭曲得幾下，便即不動。

丁典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！狄兄弟，你若不向我看來，那個和尚便逃不了。」狄雲見這兩個僧人死得悽慘，心下不忍，暗想：「讓那三個逃走了也好，丁大哥殺的人實在太多了。」丁典道：「你嫌我出手太辣了，是不是？」狄雲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猛地裏喉頭塞住，一交坐倒，說不出話來。

丁典忙給他推血過宮，按摩了良久，他胸口的氣塞方才舒暢。

丁典道：「你嫌我辣手，可是那兩個惡僧一上來便向你各擊一掌，若不是你身上穿著烏蠶衣，早就一命嗚呼了。哎，這事做哥哥的太過疏忽，那想到他們一上來便會動手。我猜想他們定要先逼問一番。嗯，是了，他們對我十分忌憚，要將我先打得重傷，這才逼問。」

他抹去狄雲腮上的鬍子，笑道：「那賊禿嚇得心膽俱裂，再也不敢來惹咱們了。」他又正色道：「狄兄弟，那逃走了的高個子和尚，叫做寶象。那胖胖的叫做善勇。我第一拳打倒的那個最厲害，叫做勝諦。這五個和尚都是西藏『血刀門』的高手，我若不是暗中伏擊得手，以一敵五，只怕鬥他們不過。善勇和勝諦都已中了我的神拳，就算一時不死，也活不了幾天。賸下的那寶象心狠手辣，日後你如在江湖上遇上了，務須小心在意。」沉吟半晌，又道：「聽說這五僧的師父尚在人世，武功更是厲害之極，將來倒要跟他鬥鬥。」

狄雲雖有寶衣護身，但前胸後背同受夾擊，受傷也頗不輕，在丁典指點下運了十幾天功，又得丁典每日以內力相助，這才痊可。

※※※

此後兩年多的日子過得甚是平靜，偶爾有一兩個江湖人物到獄中來囉唣，丁典不是一抓，便是一拳，頃刻間便送了他們性命。

近幾個月來狄雲修習神照功，進步似是停滯了，練來練去，和幾個月前仍是一樣。好在他悟性雖然不高，生性卻極堅毅，知道這等高深內功決非輕易得能練成，在丁典指點下日夕耐心修習，以期突破難關。

這一日早晨醒來，他側身而臥，臉向牆壁，依法吐納，忽聽得丁典「咦」的一聲，聲音中頗有焦慮之意，過得半晌，又聽他自言自語：「今天是不會謝的，明天再換也不遲。」狄雲有些詫異，轉過身來，只見他抬起了頭，正凝望著遠處窗檻上的那隻花盆。

狄雲自練神照功後，耳目比之往日已遠為靈敏，一瞧之下，便見盆中三朵黃薔薇中，有一朵缺了一片花瓣。他日常總見丁典凝望這盆中的鮮花，呆呆出神，數年如一日，心想獄中無可遣興，唯有這一盆花長保鮮艷，丁典喜愛欣賞，那也不足為奇。只是這花盆中的鮮花若非含苞待放，便是迎日盛開，不等有一瓣殘謝，便即換過。春風茉莉，秋月海棠，日日夜夜，總是有一盆鮮花放在窗檻之上。狄雲記得這盆黃薔薇已放了六七天，平時早就換過了，但這次卻一直沒換。

這一日丁典自早到晚，心緒煩躁不寧。到得次日早晨，那盆黃薔薇仍是沒換，有五六片花瓣已被風吹去。狄雲心下隱隱感到不祥之意，見丁典神色極是難看，便道：「這人這一次忘了換花，想必下午會記得。」

丁典大聲道：「怎麼會忘記？決不會的！難道……難道是生了病？就算是生了病，也會叫人來換花啊！」不停步的走來走去，神色不安已極。

狄雲不敢多問，便即盤膝坐下，入靜練功。

到得傍晚，陰雲四合，不久便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，一陣寒風過去，三朵黃薔薇上的花瓣又飄了數片下來。丁典這幾個時辰之中，一直目不轉睛的望著這盆花，每飄落一片花瓣，他總是臉上肌肉扭動，神色悽楚，便如是在他身上剜去一塊肉那麼難受。

狄雲再也忍耐不住，問道：「丁大哥，你為甚麼這樣不安？」丁典轉過頭來，滿臉怒容，喝道：「關你甚麼事？囉唆甚麼？」自從他傳授狄雲武功以來，從未如此兇狠無禮。狄雲甚感歉仄，待要說幾句甚麼話分解，卻見他臉上漸漸現出淒涼之意，顯然心中甚是悲痛，便住了口。

這一晚丁典竟一息也沒坐下。狄雲聽著他走來走去，銬鐐上不住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響，也是無法入睡。

次日清晨，斜風細雨，兀自未息。曙色朦朧中看那盆花時，只見三朵薔薇的花瓣已然落盡，盆中唯餘幾根花枝，在風雨中不住顫動。

丁典大叫：「死了？死了？你真的死了？」雙手抓住鐵柵，不住搖幌。

狄雲道：「大哥，你若是記掛著誰，咱們便去瞧瞧。」丁典一聲虎吼，喝道：「瞧！能去瞧麼？我若能去，早都去了，用得著在這臭牢房中苦耗？」狄雲不明所以，睜大了眼，只好默不作聲。這一日中，丁典雙手抱住了頭，坐在地下不言不動，不吃不喝。

耳聽得打更聲「的篤，的篤，噹」的打過一更。寂靜中時光流過，於是「的篤，的篤，噹噹」的打過二更。

丁典緩緩站起身來，道：「兄弟，咱們去瞧瞧罷。」話聲甚是平靜。狄雲道：「是。」丁典伸出手去，抓住兩根鐵柵，輕輕往兩旁一分，兩根鐵柵登時便彎了。丁典道：「提住鐵鍊，別發出響聲。」狄雲依言抓起鐵鍊。

丁典走到牆邊，提氣一縱，便即竄上了牆頭，低聲道：「跳上來！」狄雲學著他向上一竄，不料給穿通琵琶骨後，全身勁力半點也使不出來，他這一躍，只不過竄起三尺。丁典伸手一抓，將他帶上了牆頭，兩人同時躍下。

過了這堵牆，牢獄外另有一堵極高的高牆，丁典或能上得，狄雲卻無論如何無法逾越。丁典哼了一聲，將背脊靠在牆上。但聽瑟瑟瑟一陣泥沙散落的輕響過去，磚石紛紛跌落。狄雲雙眼一花，只見牆上現出了一個大洞，丁典已然不見。原來他竟以神照功的絕頂內功，破牆而出。狄雲又驚又喜，忙從牆洞中鑽了出去。

外面是條小巷。丁典向他招招手，從小巷的盡頭走去。出小巷後便是街道。丁典對荊州城中的街巷似乎極是熟悉，過了一條街，穿過兩條巷子，來到一家鐵店門首。

丁典舉手一推，拍的一聲，閂住大門的門閂已然崩斷。店裏的鐵匠吃了一驚，跳起身來，叫道：「有賊！」丁典一把叉住他喉嚨，低聲道：「生火！」

那鐵匠不敢違拗，點亮了燈，眼見二人都是長髮垂肩，滿臉鬍子，模樣兇惡怕人，那裏還敢動彈？丁典道：「把我們的銬鐐鑿開！」

那鐵匠料得二人是衙門中越獄的重犯，若替他們鑿斷銬鐐，官府追究起來，定要嚴辦，不禁遲疑。丁典隨手抓起一根徑寸粗的鐵條，來回拗得幾下，拍的一聲，折為兩截，喝道：「你這頸子，有這般硬麼？」

那鐵匠還道是遇到了鬼神，他要弄斷這鐵條，使用鋼鑿大錘，也得攪上好一會兒，這大漢卻舉手間便將鐵條拗斷，倘若來拗自己頭頸，那可萬萬不妥，當下連聲：「是，是！」取出鋼鑿、鐵錘，先替丁典鑿開了銬鐐，又替狄雲鑿開。

丁典先將自己琵琶骨中的鐵鍊拉出。當他將鐵鍊從狄雲肩頭的琵琶骨中拉出來時，狄雲痛得險些暈去。

終於狄雲雙手捧著那條沾滿鮮血的鐵鍊，站在鐵砧之前，想到在這根鐵鍊的束縛之下，在暗無天日的牢獄中苦渡五年多時光，直至今日，鐵鍊方始離身，不由得又是歡喜，又是傷心，怔怔的掉下淚來。

他隨著丁典走出鐵店。他乍脫銬鐐，走起路來輕飄飄的，十分不慣，幾次頭重腳輕，險些兒摔倒，然見丁典腳步沉穩，越走越快，當下緊緊跟隨，生怕黑暗中和他離得太遠。

片刻之間，兩人已來到那放置花盆的窗下。丁典仰起了頭，猶豫半晌，似乎想要進去，卻又不願。狄雲見窗緊閉，樓中寂然無聲，道：「我先去瞧瞧，好麼？」丁典點點頭。

狄雲繞到小樓門前，伸手推門，發覺門內上了閂。好在圍牆甚低，一株柳樹的枝椏從牆內伸了出來，他微一縱身，便已抓住枝椏，翻身進了圍牆。裏面一扇小門卻是虛掩著的。狄雲推門入內，拾級上樓，黑暗中聽得樓梯發出輕微的吱吱之聲，腳下只覺虛浮浮的，甚不自在。他在這五年多之中，整日整夜便在一間獄室中走動，從未踏過一步梯級。

到得樓頂，側耳靜聽，絕無半點聲息，朦朧微光中見左首有門，便輕輕走了進去，房中連呼吸之聲也無。隱隱約約間見桌上有一燭台，伸手在桌上摸到火刀火石，打火點燃蠟燭，燭光照映之下，突然間感到一陣說不出的寂寞淒涼之意。

室中空空洞洞，除了一桌、一椅、一床之外，甚麼東西也沒有。床上掛著一頂夏布白帳子，一床薄被，一個布枕，床腳邊放著一雙青布女鞋。只是這一雙女鞋，才顯得這房間原為一個女子所住。

他呆了一呆，走到第二間房中去看時，那邊竟連桌椅也沒一張。可是瞧那模樣，卻又不是新近搬走了傢生用具，而是許多年來一直便如此空無所有。拾級來到樓下，每一處都去查看了一遍，竟是一個人也無。

他隱隱覺得不妥，出來告知了丁典。丁典道：「甚麼東西也沒有？」狄雲搖了搖頭。丁典似乎對這情景早在意料之中，毫不驚奇，道：「到另一個地方去瞧瞧。」

※※※

那另一個地方卻是一座大廈，朱紅的大門，門上釘著碗口大的銅釘，門外兩盞大燈籠，一盞寫著「荊州府正堂」，另一盞寫「凌府」。狄雲心中一驚：「這是荊州府凌知府的寓所，丁大哥到來作甚？是要殺他麼？」

丁典握著他手，一言不發的越牆而進。他對凌府中的門戶甚是熟悉，穿廊過戶，便似是在自己家中行走一般。過了兩條走廊，來到花廳門外，見到窗紙中透出光亮，丁典突然發起抖來，顫聲道：「狄兄弟，你進去瞧瞧。」

狄雲伸手推開了廳門，只見燭光耀眼，桌子上點燃著兩根素燭，原來是一座靈堂。他一直在擔心會瞧見靈堂、棺材、或是死人，這時終於見到了，雖然早已料到，還是忍不住打了個寒噤，凝目瞧那靈牌時，見上面寫著「愛女凌霜華之靈位」八個字，突覺身後風聲颯然，丁典搶了進來。

丁典呆了一陣，撲在桌上，放聲大慟，叫道：「霜華，你果然先我而去了。」

霎時之間，狄雲心中想到了許許多多事情，這位丁大哥的種種怪僻行逕，就在這撫桌一哭之際，令他全然明白了。但再一細想，卻又有種種難以索解之處。

丁典全不理會自己是越獄的重犯，不理會身處之地是知府大人的住宅，越哭越悲。狄雲知道無法相勸，只有任其自然。

丁典哭了良久，這才慢慢站直身子，伸手揭開素幃，幃後赫然是一具棺木。他雙手緊緊抱住棺木，將臉貼著棺蓋，抽抽噎噎的道：「霜華，霜華，你為甚麼這樣忍心？你去之前，怎麼不叫我來再見你一面？」

狄雲忽聽得腳步聲響，門外有幾人來到，忙道：「大哥，有人來啦。」

丁典用嘴唇去親那棺材，對有人來到，全沒放在心上。

只見火光明亮，兩個人高舉火把，走了進來，喝道：「是誰在這裏吵鬧？」那兩人之後是四十五六歲的中年漢子，衣飾華貴，一臉精悍之色，他向狄雲瞧了一眼，問道：「你是誰？到這裏幹甚麼？」狄雲滿腔憤激，反問道：「你又是誰？到這裏幹甚麼？」手執火把的一人喝罵道：「小賊，這位是荊州府凌大人，你好大膽子，半夜三更到這裏來，想造反嗎？快跪下！」狄雲冷笑一聲，渾不理會。

丁典擦乾了眼淚，問道：「霜華是那一天去世的？生甚麼病？」語音竟十分平靜。

凌知府向他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啊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丁大俠。小女不幸逝世，有勞弔唁，存歿同感。小女去世已五天了，大夫也說不上是甚麼病症，只說是鬱積難消。」

丁典恨恨的道：「這可遂了你的心願。」凌知府嘆道：「丁大俠，你可忒也固執了，倘若早早說了出來，小女固然不會給你害死，我和你更成了翁婿，那是何等的美事。」

丁典大聲道：「你說霜華是我害死的？不是你害死她的？」說著向凌知府走上一步，眼中兇光暴長。

凌知府卻十分鎮定，搖頭道：「事已如此，還說甚麼？霜華啊，霜華，你九泉之下，定是怪爸爸不體諒你了。」慢慢走到靈位之前，左手扶桌，右手拭淚。

丁典森然的道：「倘若我今日殺了你，霜華在天之靈定然恨我。凌退思，瞧在你女兒的份上，你折磨了我這七年，咱們一筆勾銷。今後你再惹上我，可休怪姓丁的無情。狄兄弟，走罷。」凌知府長嘆一聲，道：「丁大俠，咱們落到今日的結果，你說有甚麼好處？」丁典道：「你清夜撫心自問，也有點慚愧麼？你只貪圖那甚麼『連城訣』，寧可害死自己女兒。」

凌知府道：「丁大俠，你不忙走，還是將那劍訣說了出來，我便給解藥於你，免得枉自送了性命。」

丁典一驚，道：「甚麼解藥？」便在此時，只覺臉頰、嘴唇、手掌各處忽有輕微的麻痺之感，同時又聞到了一陣淡淡的花香，這花香，這花香……他又驚又怒，身子搖幌。

凌知府道：「我生怕有不肖之徒，開棺辱我女兒的清白遺體，因此……」

丁典登時省悟，怒道：「你在棺木上塗了毒藥？凌退思，你好惡毒！」縱身而起，發掌便向他擊去。不料那毒藥當真厲害，剎時間消功蝕骨，神照功竟已使不出來。

凌知府凌退思側身閃避，身手甚是敏捷，門外又搶進四名漢子，執刀持劍，同時向丁典攻去。丁典飛起左足，向左首一人的手腕踢去，本來這一腳方位去得十分巧妙，那人手中的單刀非給踢下不可。豈知他腳到中途，突然間勁力消失，竟然停滯不前，原來毒性已傳到腳上。那人翻轉刀背，拍的一聲，打在他腳骨之上。丁典腳骨碎裂，摔倒在地。

狄雲大驚，惶急中不及細想，縱身就向凌退思撲去，心想只有抓著他作為要脅，才能救得丁典。那知凌退思左掌斜出，呼的一掌，擊在他胸口，手法勁力，均屬上乘。狄雲早豁出了性命不要，不封不架，仍是撲上前去。凌退思這一掌明明擊中對方胸口，卻見狄雲毫不理會，他不知狄雲內穿「烏蠶衣」寶甲護身，還道他武功奇高，一驚之下，已被狄雲左手拿住了胸口「膻中穴」。

狄雲一襲得手，俯身便將丁典負在背上，左手仍是牢牢抓住凌退思胸前要穴。那四個漢子心有顧忌，只是喝罵，卻不敢上前。丁典喝道：「投去火把，吹熄蠟燭。」執火把的漢子不敢不從，靈堂中登時一團漆黑。

狄雲左手抓住凌退思前胸，右手負著丁典，快步搶出。丁典指點途徑，片刻間來到花園門邊，狄雲踢開板門，奮力在凌退思的膻中穴上猛擊一拳，負著丁典便逃了出去。黑暗中一腳高一腳低的狂衝急奔。

他苦修神照經兩年，雖說不上有甚麼重大成就，但內力也已非同泛泛。他擊向凌退思這一拳情急拚命，出力奇重，正好又擊中了對方胸口要穴。凌退思中拳後，悶哼一聲，往後便倒。他手下從人與武師驚惶之下，忙於相救，誰也顧不得來追趕丁狄二人了。

丁典手腳越來越麻木，神智卻仍清醒。他熟悉江陵城中道路，指點狄雲轉左轉右，不久便遠離鬧市，到了一座廢園之中。丁典道：「凌知府定然下令把守城門，嚴加盤查，我中毒已深，是不能出城了。這廢園向來說是有鬼，無人敢來，咱們且躲一陣再說。」

狄雲將他輕輕放在一株梅樹之下，道：「丁大哥，你中了甚麼毒？怎樣施救才是？」

丁典嘆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不中用了。那是『金波旬花』的劇毒，天下無藥可解，挨得一刻是一刻。」狄雲大吃一驚，全身猶如墮入冰窖，顫聲道：「甚麼？你……你是……是說笑罷？」心中卻明知丁典並非說笑。丁典道：「凌退思這『金波旬花』毒性厲害之極，嘿嘿，我以前只是聞得幾下，便暈了過去。這一次是碰到了肌膚，那還了得？」

狄雲急道：「丁大哥，你……你別傷心。留得青山在……唉……女人的事，我……我也是一樣，這叫做沒有法子……你得想法子解了毒再說……我去打點水來給你洗洗。」心中一急，說話全然的語無倫次。

丁典搖搖頭，道：「沒用的。這『金波旬花』之毒用水一洗，肌膚立即發腫腐爛，死得更加慘些。狄兄弟，我有許許多多話要跟你說，你別忙亂，你一亂，只怕我漏了要緊話兒。時候不多了，我得把話說完，你給我安安靜靜的坐著，別打斷我話頭。」

狄雲只得坐在他身旁，可是心中卻如何安靜得下來？

丁典說得很平穩，似乎說的是別人的事，是一個和他毫不相干的旁人。

※※※

「我是荊門人，是武林世家。我爹爹在兩湖也算是頗有名氣的。我學武的資質還不錯，除了家傳之學，又拜了兩位師父。年輕時愛打抱不平，居然也闖出了一點兒小小名頭。後來父母去世，我家財不少，卻也不想結親，只是勤於練武，結交江湖上的朋友。

「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，我乘船從四川下來，出了三峽後，船泊在三斗坪。那天晚上，我在船中聽得岸上有打鬥的聲音。我生性愛武，自是關心，便從窗中向外張望。那晚月光明亮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是三個人在圍攻一個老者。這三個人都是兩湖武林中的出名人物，我倒都認得。一個是五雲手萬震山。（狄雲插口道：「啊，是我師伯！」）另一個是陸地神龍言達平。（狄雲道：「嗯，是我二師伯，不過我沒見過他老人家。」）第三個人使一口長劍，身手甚是矯捷，那是鐵鎖橫江戚長發。（狄雲跳了起來，叫道：「是我師父！」）

「我和萬震山曾有數面之緣，知他武功不弱，我當時遠不及他，見他們師兄弟三人聯手攻敵，想來必操勝算。那老者背上已經受傷，不住的流血，手中又沒兵刃，只是以一雙肉掌和他三人相鬥，但他功夫可比萬震山他們高出太多。那三人不敢逼近他身旁。我越看越是不平，但見萬震山他們使的都是殺著，顯然要置那老者於死地。我一聲也不敢出，生怕給他們發覺，禍事可是不小。這種江湖上的仇殺，倘若給旁人瞧見了，往往便要殺人滅口。

「鬥了半天，那老者背上的血越流越多，實在支持不住了，突然叫道：『好，我交給你們。』伸手到懷中去掏摸甚麼。萬震山他們三人一齊擁上，似乎生怕給旁人爭了先去。突然之間，那老者雙掌呼的推出，三人為掌力所逼，齊向後退。老者轉身便奔，撲通一聲，跳入了江中。三人大聲驚叫，趕到江邊。

「長江從三峽奔瀉下來，三斗坪的江水可有多急？只一霎眼間，那老者自然是無影無蹤了。但你師父還是不肯死心，跳到我船上，拔了竹篙，在江中亂撈一陣。這三人既逼死了那老頭，該當歡喜才是，但三人臉色都極為可怕。我不敢多看，將頭蒙在被中，隱隱約約聽得他們在爭吵甚麼，似乎是互相埋怨。

「我直聽得這三人都走遠了，才敢起身，忽聽得後梢上拍的一聲響，梢公『啊』的一聲，叫道：『有水鬼！』我側頭一看，只見一個人濕淋淋的伏在船板上，正是那個老者。原來他跳入江中後，鑽入船底，用大力鷹爪手法鈎住船底，凝住了呼吸，待敵人退走後這才出來。我忙將他扶入船中，見他氣息奄奄，話也說不出來了。

「我心中想，萬震山他們如不死心，定會趕向下游尋覓這老者的屍體。也是我自居俠義道，要救人性命，便命船家立即開船，溯江而上，回向三峽。船家當然不願，半夜中又沒縴夫，上三峽豈是易事？但總而言之，有錢能使鬼推磨便了。

「我身邊帶得有金創藥，便替那老者治傷。可是他背上那一劍刺得好深，穿通了肺，這傷是治不好的了。我只有盡力而為，甚麼也不問他，一路上買了好酒好肉服侍。我見了他的武功，親眼見他躍入長江，鑽入船底，這份膽識和功夫，便值得我丁典給他賣命。

「這麼治了三天，那老者問了我的姓名，苦笑道：『很好，很好！』從懷中取出一個油紙包來交給我。我道：『老丈的親人在甚麼地方？我必替老丈送到，決不有誤。』那老者道：『你知道我是誰？』我道：『不知。』他道：『我是梅念笙。』

「我這一驚自然是非同小可。甚麼？你不奇怪？梅念笙是誰，你不知道麼？是鐵骨墨萼梅念笙啊。你真的不知道？（狄雲又搖搖頭，說道：「從來沒聽見過這名字。」）嘿嘿，是了，你師父自然不會跟你說。鐵骨墨萼梅念笙，是湘中武林名宿，他有三個弟子，大弟子名叫萬震山，二弟子叫言達平，三弟子叫……（狄雲插口道：「丁……丁大哥，你……你說甚麼？」）他三弟子是戚長發。當時我聽他自承是梅念笙，這份驚奇，跟你此刻是一模一樣。我親眼見到月夜江邊那場惡鬥，見到萬震山師兄弟三人出手的毒辣，只有比你更加震駭。

「梅老先生向我苦笑著搖搖頭，道：『我的第三徒兒最厲害，搶先冷不防的在我背上插了一劍，老頭兒才逼得跳江逃命。』（狄雲顫聲道：「甚麼？真是我師父先動手？」）我不知說些甚麼話來安慰他才是，心想他師徒四人反目成仇，必有重大之極的原因，我是外人，雖是好奇，卻也不便多問。梅老先生道：『我在這世上的親人，就這麼三個徒兒。他們想奪我一部劍譜，不惜行刺師父，嘿嘿，乖徒兒。這部劍譜是給他們奪去了，可是沒有劍訣，那又有甚麼用？連城劍法雖然神奇，又怎及得上神照功了？這部神照經，我送了給你，好好的練罷，此經若然練成，威力奇大，千萬不可誤傳匪人。』我的神照經，就是這樣來的。

「梅老先生說了這番話後，沒挨上兩個時辰便死了。我在巫峽的江邊給他安葬，當時我全不知連城訣是如此事關重大，只道是他本門中所爭奪的一部劍術訣譜，因此沒想到須得嚴守隱秘，便在梅老先生墓前立了一塊碑，寫上『兩湖大俠梅先生念笙之墓』。那知道這塊石碑，竟給我惹來了無窮的煩惱。有人便從這石碑的線索，追查石匠、船夫，查到這碑是我立的，梅老先生是我葬的，那麼梅老先生身上所懷的東西，十之八九是落入了我手中。

「過不了三個月，便有一個江湖豪客尋到我家中來。來人禮貌周到，說話吞吞吐吐的不著邊際，後來終於吐露了來意，他說有一張大寶藏的地圖，是在梅老先生手中，這時想必為我所得，請我取出來，大家參詳參詳，如果找到了寶藏，我得七成，他得三成。

「梅老先生交給我的，乃是一套修習上乘內功的秘經，還說了幾句劍訣，說是甚麼『連城訣』，那不過幾個數目字，此外一無所有，那裏有甚麼寶藏的地圖。我據實以告，那人不信，要我將武功秘訣給他看。梅老先生鄭重叮囑，千萬不可誤傳匪人。我自是不允交出，那人怏怏而去。過不了三天，半夜裏便摸到我家裏來，跟我動上了手，他肩頭帶了彩，這才知難而退。

「風聲一洩漏，來訪的人越來越多。我實在應付不了，到得最後，連萬震山也來了。我在荊門老家耽不下去，只有一走了之，隱姓埋名，走得遠遠地，直到關外牧場去幹買賣牲口的勾當。這麼過得五六年，再也聽不到甚麼風聲了，心中記掛著老家，便改了裝，回到荊門來瞧瞧。那知老屋早給人燒成了一片白地，幸好我也沒甚麼親人，這麼一來，反而乾淨。」

狄雲心中一片迷惘，說要不信罷，這位丁大哥從來不打誑語，何況跟他親如骨肉，何必捏造一番謊言來欺騙自己？要信了他的話罷，難道一向這麼忠厚老實的師父，竟是這麼一個陰險狠毒之人？

只見丁典臉上的肌肉不住跳動，看來毒性正自蔓延，狄雲道：「丁大哥，我師父跟太師父的事，咱們不忙查究。你……還是仔細想想，有甚麼法子，能治你身上中的毒。」

丁典搖頭道：「我說過叫你別打岔子，你就靜靜的聽著。

「那是在九年多之前，九月上旬，我到了漢口，向藥材店出賣從關外帶來的老山人參。藥材店主人倒是個風雅人，做完了生意，邀我去看漢口出名的菊花會。這菊花會中名貴的品種倒真不少，嗯，黃菊有都勝、金芍藥、黃鶴翎、報君知、御袍黃、金孔雀、側金盞、鶯羽黃。白菊有月下白、玉牡丹、玉寶相、玉玲瓏、一團雪、貂蟬拜月、太液蓮。紫菊有碧江霞、雙飛燕、翦霞綃、紫玉蓮、紫霞杯、瑪瑙盤、紫羅繖。紅菊有美人紅、海雲紅、醉貴妃、繡芙蓉、胭脂香、錦荔枝、鶴頂紅。淡紅色的有佛見笑、紅粉團、桃花菊、西施粉、勝緋桃、玉樓春……」

他各種各樣菊花品種的名稱隨口而出，倒似比武功的招式更加熟習。狄雲有些詫異，但隨即想起，丁大哥是愛花之人，因此那位凌小姐的窗檻上鮮花不斷。他熟知諸般菊花的品種名稱，自非奇事。

丁典說到這些花名時，嘴角邊帶著微笑，神色甚是柔和，輕輕的道：「我一面看，一面讚賞，說出這些菊花的名稱，品評優劣。當我觀賞完畢，將出花園時，說道：『這菊花會也算是十分難得了，就可惜沒綠菊。』

「忽聽得一個小姑娘的聲音在我背後說道：『小姐，這人倒知道綠菊花。我們家裏的『春水碧波』、『綠玉如意』，平常人那裏輕易見得？』

「我回過頭來，只見一個清秀絕俗的少女正在觀賞菊花，穿一身嫩黃衫子，當真是人淡如菊，我一生之中，從未見過這般雅緻清麗的姑娘。她身旁跟著一個十四五歲的丫鬟。那位小姐見我注視她，臉上登時紅了，低聲道：『對不起，先生別見怪，小丫頭隨口亂說。』我霎時間呆住了，甚麼話也說不出來。

「我眼望她出了園子，仍是怔怔的不會說話。那藥店主人道：『這一位是武昌凌翰林家的小姐，咱們武漢出名的美人。她家裏的花卉，那是了不起的。』

「我出了園子，和藥店主人分了手，回到客店，心中除了那位凌小姐之外，再沒絲毫別的念頭。到得午後，我便過江到了武昌，問明途徑，到凌翰林府上去。倘若就此進去拜訪，那是太也冒昧，我在府門外踱來踱去，心裏七上八下，又是歡喜，又是害怕，又斥罵自己該死。我那時年紀已不算小了，可是就像初墮情網的小夥子一般，變成了隻沒頭蒼蠅。」

他說到這裏，臉上現出一股奇異的光采，眼中神光湛湛，顯得甚是興奮。

狄雲感到害怕，擔心他突然會體力不支，說道：「丁大哥，你還是安安靜靜的歇一會。我去找個大夫來給你瞧瞧，未必就真的沒法子治。」說著便站起身來。

丁典一把抓住他衣袖，說道：「我們倆這副模樣出去找大夫，那不是自尋死路麼？」頓了一頓，嘆了口氣，道：「狄兄弟，那日你聽到師妹嫁了別人，氣得上吊。你師妹待你無情無義，實在不值得為她尋死。」

狄雲點頭道：「不錯，這些年來，我也已想穿啦。」

丁典道：「倘若你師妹對你一往情深，終於為你而死，那麼，你也該為她死了。」狄雲突然省悟，道：「那位凌小姐，是為你死的？」丁典道：「正是。她為我死了，現下我也就要為她死啦。我……我心裏很快活。她對我情深義重，我……我也待她不錯。狄兄弟，別說我中毒無藥可治，就是醫治得好，我也不治。」

驀然之間，狄雲心中感到一陣難以形容的傷心，那當然是為了痛惜良友將逝，可是在內心深處，反而在羨慕他的幸福，因為在這世界上，有一個女子是真心誠意的愛他，甘願為他而死，而他，也是同樣深摯的報答了這番恩情。可是自己呢？自己呢？

丁典又沉浸在往日的回憶之中，說道：

「凌翰林的府門是朱紅的大門，門口兩隻大石獅子，我是個江湖人，怎能貿然闖進去？我在門外踱了三個時辰，直踱到黃昏，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在盼望甚麼。

「天快黑了，我還是沒想到要離開，忽然間，旁邊小門中出來一個少女，悄步走到我身邊，輕聲說道：『傻瓜，你在這裏還不走？小姐請你回家去罷！』我一看，正是凌小姐身邊的那個丫頭。我心中怦怦亂跳，結結巴巴的道：『你……你說甚麼？』

「她笑嘻嘻的道：『小姐和我賭了東道，賭你甚麼時候才走。我已贏了兩個銀指環啦，你還不走？』我又驚又喜，道：『我在這裏，小姐早知道了麼？』那丫鬟笑道：『我出來瞧了你好幾次，你始終沒見到我，你靈魂兒也不見了，是不是？』她笑了笑，轉身便走。我忙道：『姊姊！』她說：『怎麼？你想甚麼？』我道：『聽姊姊說，府上有幾本名種的綠菊花，我很想瞧瞧。不知行不行？』她點點頭，伸手指著後園的一角紅樓，說道：『我去求求小姐，要是她答允，就會把綠菊花放在那紅樓的窗檻上。』

「那天晚上，我在凌府外的石板上坐了一夜。

「到第二天早晨，狄兄弟，我好福氣，兩盆淡綠的菊花當真出現在那窗檻之上。我知道一盆叫作『春水碧波』，一盆叫作『碧玉如意』，可是我心中想著的，只是放這兩盆花的人。就在那時候，在那簾子後面，那張天下最美麗的臉龐悄悄的露出半面，向我凝望了一眼，忽然間滿臉紅暈，隱到了簾子之後，從此不再出現。

「狄兄弟，你大哥相貌醜陋，非富非貴，只是個流落江湖的草莽之徒，如何敢盼望得佳人垂青？只是從此之後，每天早晨，我總是到凌府的後園之外，向小姐的窗檻瞧上半天。凌小姐倒也記著我，每天總是換一盆鮮花，放在窗檻之上。

「這樣子的六個多月，不論大風大雨，大霜大雪，我天天早晨去賞花。凌小姐也總風雨不改的給我換一盆鮮花。她每天只看我一眼，決不看第二次，每看了這一眼，總是滿臉紅暈的隱到了簾子之後。我只要每天這樣見到一次她的眼波、她臉上的紅暈，那就心滿意足。她從來沒跟我說話，我也從不敢開口說一句。以我的武功，輕輕一縱，便可躍上樓去，到了她身前。但我從來不敢對她有半分輕慢。至於寫一封信來表達敬慕之忱，那更是不敢了。

「那一年三月初五的夜裏，有兩個和尚到我寓所來，忽然向我襲擊。他們得知了消息，想搶神照經和劍訣。這兩個和尚，便是『血刀門』五僧中的二僧，其中一個我已在牢獄中料理了，那日你親眼瞧見的。可是那時我還沒練成神照功，武功及不上他們，給這兩個惡僧打得重傷，險些性命不保，我躲在馬廄的草料堆中，這才脫難。

「這一場傷著實不輕，足足躺了三個多月，才勉強能夠起身。我一起床，撐了拐杖，掙扎著便到凌府的後園門外，只見景物全非，一打聽，原來凌翰林已在三個月前搬了家。搬到甚麼地方，竟是誰也不知。

「狄兄弟，你想想，我這番失望，可比身上這些傷勢厲害得多。我心中奇怪，凌翰林是武昌大名鼎鼎的人物，搬到了甚麼地方，決不至於誰也不知。可是我東查西問，花了不少財物氣力，仍是沒半點頭緒。這中間實在大有蹊蹺。顯然，凌翰林或許為了躲避仇家，或許另有特別原因，這才突然間舉家遷徙，不知去向，湊巧的是，我受傷不久，她家裏就搬了。

「從此我不論做甚麼事都是全無心思，在江湖上東遊西蕩。也是我丁典洪福齊天，這日在長沙茶館之中，無意聽到兩個幫會中人談論，商量著要到荊州去找萬震山，說要他交出那部『連城劍譜』來。我想那日萬震山師兄弟三人大逆弒師，為的就是這本劍譜，到底那劍譜是副甚麼樣子，倒不妨瞧瞧。於是我悄悄跟著二人，到了江陵。這兩個幫會中人委實是不自量力，一到萬家去生事，就給萬震山拿住了，送到荊州府衙門去。我跟著去瞧熱鬧，一見到府衙前貼的大告示，可真喜從天降。原來那知府不是旁人，正是凌小姐的父親凌退思。

「這天晚上，我悄悄捧了一盆薔薇，放在凌小姐後樓的窗檻上，然後在樓下等著。第二天早晨，小姐打開窗子，見到了那盆花，驚呼了一聲，隨即又見到了我。我們一年多不見，都以為今生再無相見之日，此番久別重逢，真是說不出的歡喜。她向我瞧了好一會兒，才紅著臉，輕輕掩上了窗子。第三天，她終於說話了，問：『你生病了麼？可瘦得多了。』

「以後的日子，我不是做人，是在天上做神仙，其實就做神仙，一定也沒我這般快活。每天半夜裏，我到樓上去接凌小姐出來，在江陵各處荒山曠野漫遊。我們從沒半分不規矩的行為，然而是無話不說，比天下最要好朋友還更知己。

「一天晚上，凌小姐向我吐露了一個大秘密。原來她爹爹雖然考中進士，做過翰林，其實是兩湖龍沙幫中的大龍頭，不但文才出眾，武功也十分了得。我對凌小姐既敬若天神，對她父親自然也甚為尊敬，聽了也不以為意。

「又有一天晚上，凌小姐對我說，她父親所以不做清貴的翰林，又使了數萬兩銀子，千方百計的謀幹來做荊州府知府，乃是有一個重大圖謀。原來他從史書之中，探索到荊州城中某地，一定埋藏有一批數量巨大無比的財寶。

「凌小姐說，六朝時梁朝的梁武帝經侯景之亂而死，簡文帝接位，又被侯景害死，湘東王蕭繹接位於江陵，是為梁元帝。梁元帝懦弱無能，性喜積聚財寶，在江陵做了三年皇帝，搜刮的金珠珍寶，不計其數。承聖三年，魏兵攻破江陵，殺了元帝。但他聚斂的財寶藏在何處，卻無人得知。魏兵元帥于謹為了查問這批珍寶，拷打殺掠了數千人，始終追查不到。他怕知道珍寶所在的人日後偷偷發掘，將江陵百姓數萬口盡數驅歸長安。殺的殺，坑的坑，幾乎沒甚麼活口倖存。幾百年來，這秘密始終沒揭破。時候長了，更加誰也不知道了。

「凌小姐說，她爹爹花了多年工夫，翻查荊州府志，以及各種各樣的古書舊錄，斷定梁元帝這批財寶，定是埋藏在江陵城外某地。梁元帝性子殘忍，想必是埋了寶物之後，將得知秘密的人盡數殺了，因此魏兵元帥不論如何的拷掠百姓，終究得不到絲毫線索。」

狄雲聽到這裏，心頭存著的許多疑竇慢慢一個個解明了，說道：「丁大哥，你知道這寶藏的秘密，是不是？這許多人到牢獄中來找你，也必是為了想得這個大寶藏。」

丁典臉露苦笑，繼續說下去：

「凌小姐跟我說了這些話，我只覺她爹爹發財之心忒也厲害，他已這般文武全才，又富又貴，何必再去想甚麼寶藏？後來我跟她談論江湖間的諸般見聞，那晚在江邊見到萬震山三人弒師奪譜的事，自然也不瞞她。我跟她說到神照經、連城訣等等。

「我們這般過了大半年快活日子，那一日是七月十四，凌小姐對我說：『典哥，咱們的事，總得給爹爹說了，請他老人家作主，那就不用這般偷偷摸摸……』她這句話沒說完，羞得將臉藏在我的懷裏。我說：『你是千金小姐，我就怕你爹爹瞧我不起。』她說：『我祖上其實也是武林中人，只不過我爹爹去做了官，我又不會半點武藝。我爹爹是最疼我的，自從我媽死後，我說甚麼他都答允。』

「我聽她這麼說，自然高興得要命。七月十五這一天，在白天該睡覺的時候，也閉不了眼睛。到得半夜，我又到凌小姐樓上去會她，她滿臉通紅的說：『爹爹說，一切聽女兒的話。』我樂得變成了個大傻瓜，兩個兒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只是嘻嘻的直笑。

「我倆手挽手走下樓來，忽然在月光之下，看見花圃中多了幾盆顏色特別嬌艷的黃花。這些花的花瓣黃得像金子一樣，閃閃發亮，花朵的樣子很像荷花，只是沒荷花那麼大。我二人都是最愛花的，立時便過去觀賞。凌小姐嘖嘖稱奇，說從來沒見過這種黃花，我們一齊湊近去聞聞，要知道這花的香氣如何……」

狄雲聽他敘述往事，月光之下，與心上人攜手同遊，觀賞奇花，當真是天上神仙也比不上了。可是丁典述說的語調之中，卻含有一股陰森森的可怖氣息，狄雲聽得幾乎氣也喘不過來，似乎這廢園之中，有許多惡鬼要撲上身來一般，突然之間他想到了一個名字，大聲叫道：「金波旬花！」

丁典嘴角邊露出一絲苦笑，隔了好一會，才道：「兄弟，你不笨了。以後你一人行走江湖，也不會吃虧，我這可放心了。」

狄雲聽他這幾句話中充滿了關切和友愛，忍不住熱淚盈眶，恨恨的道：「凌知府這狗官，他，他，他不肯將女兒許配於你，那也罷了，何必使這毒計害你？」

丁典道：「當時我怎麼猜想得到？更那知道這金色的花朵，便是奇毒無比的金波旬花？『波旬』兩字是梵語，是『惡魔』的意思。這毒花是從天竺傳來的，原來天竺人叫它為『惡魔花』，我一聞到花香，便是一陣暈眩，只見凌小姐身子幌了幾幌，便即摔倒。我忙伸手去扶，自己卻也站立不定。我正運內功調息，與毒性相抗，突然間暗處搶出幾個手執兵刃的漢子來。我只和他們鬥得幾招，眼前已是漆黑一團，接著便甚麼也不知道了。

「待得醒轉，我手足都已上了銬鐐，連琵琶骨也被鐵鍊穿過。凌知府穿了便服，在花廳中審訊，旁邊伺候的也不是衙門中的差役，而是他幫會中的兄弟。我自然十分倔強，破口大罵。凌知府先命人狠狠拷打我一頓，這才逼我交出神照經和劍訣。

「以後的事，你都知道了。每個月十五，凌知府便提我去拷打一頓，勒逼我交出武經劍訣，我始終給他個不理不睬。他的耐心也真好，咱們便這麼耗上了。」

狄雲道：「凌小姐呢？她為甚麼不想法子救你？你後來練成了神照功，來去自如，為甚麼不去瞧瞧她？為甚麼在獄中空等，一直等到她死？」

丁典頭腦中一陣劇烈的暈眩，全身便似在空中飄浮飛舞一般。他伸出手來亂抓亂摸，似想得到甚麼依靠。狄雲伸手過去握住了他手。丁典突然一驚，使力掙脫，說道：「我手上有毒，你別碰。」狄雲心中又是一陣難過。

丁典暈了一會，漸漸定下神來，問道：「你剛才說甚麼？」狄雲忽然想起一事，說道：「丁大哥，你有沒有想過，凌小姐是受她父親囑咐，故意騙你，想要……」丁典一聲大叫，喝道：「放屁！」揮拳便擊了下來。狄雲自知失言，不願伸手招架，甘心受他一拳。

不料丁典的拳頭伸在半空，卻不落下，向狄雲瞪視片刻，緩緩收回拳頭，道：「兄弟，你為女子所負，以致對天下女子都不相信，我也不來怪你。霜華若是受她父親囑咐，想使美人計，要騙我的神照經和連城訣，那是很容易的。她又何必騙？只須說一句：『你那部神照經和連城訣給了我罷！』她甚至不用明說，只須暗示一下，或是表示了這麼一點點意思，我立刻就給了她。她拿去給她父親也好，施捨給街邊的乞丐也好，或是撕爛來玩也好，燒著瞧也好，我都眉頭也不皺一下。狄兄弟，雖然這是武林中的奇書至寶，可是與霜華相比，在我心中，這奇書至寶也不過是糞土而已。凌退思枉自文武雙全，實在是個大大的蠢才。他若叫女兒向我索取，我焉有相拒之理？」

狄雲道：「說不定他曾跟凌小姐說過，凌小姐卻不答允。」

丁典搖頭道：「若有此事，霜華也決不瞞我。」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凌退思這種人，於功名利祿、金銀財寶看得極重，以己度人，以為天下人都如他一般的重財輕義，以為他女兒倘若向我索取，我一定不允，反倒著了形跡，令我起了提防之心。另外還有個原因，他是翰林知府，女兒卻私下裏結識了我這草莽布衣。他痛恨我辱沒了他門楣，非殺我不可。

「他將我擒住後，立時便搜我全身，甚麼東西也找不到，在我的寓所窮搜大索，自然也找不到甚麼。每個月十五，他總是提我出去盤問拷打，把甚麼甜言蜜語都說完了，威嚇脅迫也都使遍了，我只是給他個不理不睬。他從我嘴裏問不到半句真話，但從他盤問的話中，我反而推想到了，原來梅念笙老先生跟我說的那『連城訣』，便是找尋梁元帝大寶藏的秘訣。他又曾派人裝扮了囚犯，和我關在一起，想套問我的口風。那人假裝受了冤屈，大罵凌退思不是好人。可是我一下子就瞧了出來，只可惜那時沒練成神照功，身上沒多少力量，打得他不夠厲害。」

他說到這裏，嘴角邊露出一絲微笑，道：「你運氣不好，給我冤枉打了不少頓。若不是你投繯自盡，到今日說不定給我打也打死了。」狄雲道：「我給人陷害，若不是大哥……」丁典左手搖了搖，要他別說下去，道：「這是機緣。世事都講究一個『緣』字。」

他眼角斜處，月光下見到廢園角落的瓦礫之中，長著一朵小小的紫花，迎風搖曳，頗有孤寂淒涼之意，便道：「你給我採了來。」狄雲過去摘下花朵，遞在他的手裏。

丁典拿著那朵小紫花，神馳往日，緩緩說道：「我給穿了琵琶骨，關在牢裏，一切都已想得清清楚楚，凌退思是非要了我的命不可。我如將經訣早一日交給他，他便早一日殺我。但如我苦挨不說，他瞧在財寶的面上，反而不會害我，便是拷打折磨，也只讓我受些皮肉之苦，還真不捨得傷了我的要害。」

狄雲道：「是了，那日我假意要殺你，那獄卒反而大起忙頭，不敢再強兇霸道。」

丁典拿著那朵小紫花，手指微微顫抖，紫花也微微顫抖，緩緩道：

「我在牢獄中給關了一個多月，又氣又急，幾乎要發瘋了。一天晚上，終於來了一個丫鬟，那便是凌小姐的貼身使婢菊友，我在武昌城裏識得霜華，便因她一言而起。不知霜華使了多少賄賂，才打動獄卒，引得她來見我一面。可是，菊友一句話也沒跟我說，也沒甚麼書柬物事遞給我，只是向我呆望。獄卒手裏拿著一柄尖刀，指住她的背心。我很明白，那獄卒顯是怕極了凌知府，只許她見我一面，可不許說話。

「菊友瞧了我一會，怔怔的流下淚來。那獄卒連打手勢，命她快走。菊友見到鐵檻外的庭院中長得有一朵小雛菊，便去採了來，隔著鐵檻遞了給我，伸手指著遠處高樓上的窗檻。窗檻上放著一盆鮮花。我心中一喜，知道這花是霜華放在那兒的，作為我的伴侶。

「菊友不能多停，轉身走了出去。剛要走出院子的鐵門，高處一箭射了下來，正中她背心，登時便將她射死了。原來凌退思生怕我朋友前來劫獄，連牆頭屋頂都伏得有人。跟著第二箭射下，那獄卒也送了性命。那時我確是十分害怕，只怕凌退思橫了心，連自己女兒竟也加害。我不敢再觸怒他，每次他審問我，我只給他裝聾作啞。

「菊友是為我而死的，若不是她，這幾年我如何熬得過？我怎知道那窗檻上的鮮花，是霜華為我而放？可是霜華始終不露面，始終不在那邊窗子中探出頭來讓我瞧她一眼。我當時一點也不明白，有時不免怪她，為甚麼這樣忍心。

「於是我加緊用功，苦練神照經，要早日功行圓滿，能不受這鐵銬的拘束。我只盼得脫樊籠，帶同霜華出困。只是這神照功講究妙悟自然，並非一味勤修苦練便能奏功。我給穿了琵琶骨，挑斷了腳筋，自然比旁人又加倍艱難。直到你自盡之前的兩個月，這才大功告成。這些日子之中，全憑這一盆鮮花作為我的慰藉。

「凌退思千方百計的想套出我胸中秘密。將你和我關在一起，那也是他的計策。他知道派了親信來騙我，那是不管用的了，於是索性讓一個真正受了大冤屈的少年人來陪我。時候一久，我自能辨別真偽。只要我和你成了患難之交，向你吐露了真情，那麼在我身上逼不出的，多半能在你口中套騙出來。你年幼無知，忠厚老實，別人假裝好人，你容易上當。可是我始終不相信你。我親身的遭受，菊友的慘死，叫我對誰也信不過了。

「事隔多年，凌退思這荊州府知府的官早已任滿，該當他調，或是升官，想來他使了銀子，居然一任一任的做下去。他不想升官，只想得這個大寶藏。

「你以為我沒出過獄去嗎？我練成神照功後，當天便出去了，只是出去之前點了你的昏睡穴，你自然不知道。

「那一晚我越過高牆之時，還道不免一場惡鬥，不料事隔多年，凌退思已無防我之心，外邊的守衛早已撤去。他萬萬料想不到神照功如此奇妙，穿了琵琶骨、挑斷了腳筋的人，居然還能練成了上乘武功。

「我到了高樓的窗下，心中跳得十分厲害，似乎又回到了初次在窗下見到她的心情。終於鼓起了勇氣，輕輕在窗上敲了三下，叫了聲：『霜華！』

「她從夢中驚醒過來，朦朦朧朧的道：『大哥！典哥！是你麼？我是在做夢麼？』我隔了這許多苦日子，終於又再聽到她的聲音，歡喜得真要發狂，顫聲道：『霜妹，是我！我逃出來啦。』我等她來開窗。以前我們每次相會，總是等她推開窗子招了手，我才進去，我從來不自行進她的房。

「不料她並不開窗，將臉貼在窗紙上，低聲道：『謝天謝地，典哥，你仍是好好的活著，爹爹沒騙我。』我的聲音很苦澀，說道：『嗯，你爹爹沒騙你。我還是活著。你開窗罷，我要瞧你。』她急道：『不，不！不行！』我的心沉了下去，問道：『為甚麼不行？』她道：『我答應了爹爹，他不傷你性命，我就永遠不再跟你相見。他要我起了誓，要我起一個毒誓，倘若我再見你，我媽媽在陰世天天受惡鬼欺侮。』她說到這裏，聲音哽咽了。她十三歲那年喪母，對亡母是最敬愛不過的。

「我真恨極了凌退思的惡毒心腸。他不殺我，只不過為了想得經訣，霜華便不起這個毒誓，他也決計捨不得殺我。可是他終於逼得女兒起了這個毒誓。這一個毒誓，將我甚麼指望都化成了泡影。但我仍不死心，說道：『霜華，你跟我走。你把眼睛用布蒙了起來，永不見我就是。』她哭道：『那不成的。我也不願你再見我。』

「我胸中積了許多年的怨憤突然迸發出來，叫道：『為甚麼？我非見你不可！』

「她聽到我的聲音有異，柔聲道：『典哥，我知道你給爹爹擒獲後，一再求他放你。他卻將我另行許配別人，要我死了對你的心。我說甚麼也不答允，他用強逼迫，於是……於是……我用刀子劃破了自己的臉。』」

狄雲聽到這裏，不禁「啊」的一聲叫了出來。

丁典道：「我又是感激，又是憐惜，一掌打破了窗子。她驚呼一聲，閉起了眼睛，伸手蒙住了自己的臉，可是我已經瞧見了。她那天下最美麗的臉龐上，已又橫又豎的劃上了十七八刀，肌肉翻了出來，一條條都是鮮紅的疤痕。她美麗的眼睛，美麗的鼻子，美麗的嘴巴，都是歪歪扭扭，變得像妖魔一樣。我伸手將她摟在懷裏。她平時多麼愛惜自己的容顏，若不是為了我這不祥之人，她怎肯讓自己的臉蛋受半點損傷？我說：『霜妹，容貌及得上心麼？你為我而毀容，在我心中，你比從前更加美上十倍，百倍。』她哭道：『到了這地步，咱倆怎麼還能廝守？我答允了爹爹，永遠不再見你。典哥，你……你去罷！』我知道這是無可挽回的了，說道：『霜妹，我回到牢獄中去，天天瞧著你這窗邊的鮮花。』她卻摟住我的脖子，說道：『你……你別走！』

「我和她相偎相倚，不再說甚麼話。她不敢看我，我也不敢再瞧她。我當然不是嫌她醜陋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她的臉實在毀損得厲害。隔了很久很久，遠處的雞啼了。她說：『典哥，我不能害我死了的媽媽。你……你以後別再來看我。』我說：『咱倆從此不再相見？』她哭道：『不再相見！我只盼咱倆死了之後，能夠葬在一起。只盼有那一位好心人，能夠遂了我這心願，我在陰間天天唸佛保祐他。』

「我道：『我已推想到，我所知道的那「連城訣」，便是找尋梁元帝那大寶藏的秘訣。我跟你說，你好好記住了。』她道：『我不記，我記著幹甚麼？爹爹為了這個秘密，才害得你這樣，典哥，我不想聽。』我道：『你尋一個誠實可靠之人，要他答允幫咱們成全這個合葬的心願，就將這劍訣對他說。』

「她道：『我這一生是決不下這樓的了，我這副樣子，怎能見人？』可是她想了一想之後，又道：『好，你跟我說。典哥，我無論如何要跟你葬在一起。就是這副樣子去求人，我也不怕。』於是我將劍訣說了給她聽。她用心記住了。

「東方漸漸亮了，我和她分了手，回到了獄中。那時我雖可自由出獄，但我每天要看她窗上的花，我是永遠永遠不會走的……有人行刺凌退思，我反而救他，因為……因為如果凌退思給人殺了，霜華一個人孤苦伶仃，在這世上再也沒有依靠……」

他說到這裏，聲音漸漸低了下去。

狄雲道：「大哥你放心，要是你真的好不了，我定要將你和凌小姐合葬。我可不希罕你的甚麼秘訣，你就是說了，我也決計不聽。」

丁典臉露歡笑，說道：「好兄弟，不枉我結識你一場。你答允給我們合葬，我死得瞑目，我好歡喜……」他話聲越來越低，說道：「你如找到這個寶藏，也不必是為了自己發財，可以用來打救天下的苦人，像我，像你這樣的苦人，天下多的是。這連城訣，你若是不聽，我一死之後便失傳了，豈不可惜？」狄雲點了點頭。

丁典深深吸一口氣，道：「你聽著，這都是些數字，可弄錯不得。」狄雲打叠精神，凝神傾聽。丁典道：「第一字是『四』，第二字是『五十一』，第三字是，『三十三』，第四字『五十三』……」

狄雲正感莫名其妙，忽聽得廢園外腳步聲響，有人說道：「到園子裏去搜搜。」

丁典臉上變色，一躍而起。狄雲跟著跳了起來。只見廢園後門中搶進三條大漢來。

# 第四章 空心菜

丁典向這三人橫了一眼，問道：「兄弟，適才我說的那四個字，你已記住了麼？」

狄雲見三名敵人已逼近身前，圍成了弧形，其中一人持刀，一人持劍，另一人雖是空手，但滿臉陰鷙之色，神情極是可怖。他凝神視敵，未答丁典的問話。

丁典大聲叫道：「兄弟，你記住了沒有？」狄雲一凜，道：「第一字是……」他本想說出個「四」字來，但立時想起：「我若說出口來，豈不教敵人聽去了？」當即將左手伸到背後，四根手指一豎。丁典道：「好！」

那使刀的漢子冷笑道：「姓丁的，你總算也是條漢子，怎麼到了這地步，還在婆婆媽媽的囉唆不休？快跟咱兄弟們乖乖的回去，大家免傷和氣。」那使劍的漢子卻道：「狄大哥，多年不見，你好啊？牢獄中住得挺舒服罷？」

狄雲一怔，聽這口音好熟，凝神看去，登時記起，此人便是萬震山的二弟子周圻，相隔多年，他在上唇留了一片小鬍子，兼之衣飾華麗，竟然不識得他了。狄雲這幾年來慘被陷害的悲憤，霎時間湧向心頭，不由得滿臉漲得通紅，喝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周……周……周二哥！」他本欲直斥其名，但終於在「周」字之下，加上了「二哥」兩字。

丁典猜到了他的心情，喝道：「好！」轉眼間便是一決生死的搏鬥，狄雲能抑制憤怒，叫他一聲「周二哥」，那便不是爛打狂拚的一勇之夫了，隨即說道：「這位周二爺，想必是萬老爺子門下的高弟。很好，很好，你幾時到了凌知府手下當差？狄兄弟，我給你引見引見。這位是『萬勝刀』門中的馬大鳴馬爺。那位是山西太行門外家好手，『雙刀』耿天霸耿爺。據說他一對鐵掌鋒利如刀，因此外號『雙刀』，其實他是從來不使兵刃的。」狄雲道：「這兩位的武功算得怎樣？」丁典道：「第三流中的好手。要想攀到第二流，卻是終生無望。」狄雲道：「為甚麼？」丁典道：「不是那一塊材料，資質既差，又無名師傳授。」

他二人一問一答，當真是旁若無人。耿天霸當下便忍耐不住，喝道：「直娘賊，死到臨頭，還在亂嚼舌根。吃我一刀！」他所說的「一刀」，其實乃是一掌，喝聲未停，右掌已然劈出。

丁典中毒後一直難以運氣使勁，不敢硬接，斜身避過。耿天霸右掌落空，左掌隨至。丁典識得這是「變勢掌」，急忙翻手化解。可是一掌伸將出去，勁力勢道全不是那回事，拍的一聲，腋下已被耿天霸的右掌打實。丁典身子一幌，哇的一聲，吐出了一口鮮血。耿天霸笑道：「怎麼樣？我是第三流，你是第幾流？」

丁典吸一口氣，突覺內息暢通，原來那「金波旬花」的劇毒深入血管，使血液漸漸凝結，越流越慢。他適才吐出一大口鮮血，所受內傷雖是不輕，毒性卻已暫時消減。他心頭一喜，立時上前挺掌向耿天霸按出。耿天霸舉掌橫擋，丁典左手迴圈，拍的一聲，重重打了他一個嘴巴，跟著右手圈轉，反掌擊在他頭頂。耿天霸大叫一聲「啊喲！」急躍退後。丁典右掌倏地伸出，擊中了他胸口。耿天霸又是一聲「啊喲！」再退了兩步。

丁典這三掌只須有神照功相濟，任何一掌都能送了當今一流高手的性命。耿天霸只外功厲害，內力卻並不如何了得，居然連受三掌仍能挺立不倒。丁典自知死期已近，雖然生性豁達，且已決意殉情，但此刻一股無可奈何、英雄末路的心情，卻也令他不禁黯然神傷。

然而耿天霸連中三掌，大驚失色，但覺臉上、頭頂、胸口隱隱作痛，心想三處都是致命的要害，不知傷勢如何，不由得怯意大生。

馬大鳴向周圻使個眼色，道：「周兄弟，並肩子上！」周圻道：「是啊！」他自忖不是狄雲對手，但想自己手中有劍，對方卻是赤手空拳，再加右手手指被削，琵琶骨穿破，就算他功夫再強，也是使不出的了，當下挺劍便向狄雲刺去。

丁典知道狄雲神照功未曾練成，此刻武功尚遠不及入獄之前，要空手對抗周圻，不過枉自送了性命，當下身形斜幌，左手便去奪周圻長劍。這一招去勢奇快，招式又十分特異，周圻尚未察覺，丁典左手三根手指已搭上了他右手脈門。周圻大吃一驚，只道這一回兵刃非脫手不可，那可性命休矣，豈知自己脈門上穴道居然並不受制，當即順手一甩，長劍迴轉，疾刺丁典左胸。丁典側身避過，長嘆一聲。

馬大鳴見丁典和耿天霸、周圻動手，兩次都已穩佔上風，卻兩次均不能取勝，心中微一琢磨，已知其理：「凌知府說他身中劇毒，想必是毒性發作，功力大減。」耿天霸見丁典奪劍功敗垂成，也知他內力已不足以濟，心道：「這姓丁的招數厲害，卻是虎落平陽……呸，他媽的！虎落平陽被犬欺，我將這賊囚犯比作老虎，豈不是將老子比作狗了？」兩人是一般的心思，同時向丁典撲去。

狄雲搶上擋架。丁典在他肩頭上一推，喝道：「狄兄弟，退下。」右手探出，已抓中了馬大鳴喉頭。這一抓只須有尋常內功，手指抓到了這等要緊的部位，那也非要了對方的性命不可。馬大鳴嚇得魂飛天外，就地急滾，逃了開去。

丁典暗自歎氣，自己內力越來越弱，只是仗著招數高出敵人甚多，尚可支持片刻，若這「連城訣」不說與狄雲知道，一件大秘密從此湮沒無聞，未免太也可惜，說道：「狄兄弟，你聽我的話。你躲在我身後，不必去理會敵人，只管記我的口訣。這事非同小可，咱們說甚麼也得辦成功了。你丁大哥落到今日這步田地，便是為此。」狄雲道：「是！」縮到了丁典身後。丁典道：「第五個字是『十八』……」

馬大鳴知道凌知府下令大搜，追捕丁典，主旨是在追查一套武功秘密；而周圻到凌退思手下當差，既非為名，亦非為利，乃是奉了師父之命，暗中查訪連城訣。這時兩人聽到丁典說出第五個字是『十八』這一句話，都是心中一凜，牢牢記住。只聽丁典又道：「第六個字是『七』。」馬大鳴、周圻和狄雲三人又一齊用心暗記。

耿天霸卻只奉命來捉要犯，不知其餘，但見丁典口中唸唸有辭，甚麼「十七、十八」，馬大鳴和周圻兩人便即心不在焉，也是「十七、十八」的喃喃自語，只道丁典在唸甚麼迷人心魄的咒語，當下大喝：「喂，別著了他道兒！」揮掌向丁典直劈過去，只是忌憚對手了得，一掌擊過，不敢再施後著，立即退開。

丁典一讓，腳下站立不穩，向前撲出。馬大鳴瞧出便宜，揮刀砍向他左肩。丁典只覺眼前一黑，竟不知閃避。狄雲大驚，危急中無法解救，搶將上來，一頭撞入馬大鳴懷中。

丁典一陣頭暈過去，睜開眼來，見狄雲和馬大鳴糾纏在一起，周圻挺劍正要往狄雲背心上刺去，當即左手揮出，兩根手指戳向周圻雙眼。他自知力氣微弱已極，只有攻向這等柔軟的部位，方能收退敵之功。

周圻不暇傷人，疾向左閃，便在此時，馬大鳴一刀柄已擊在狄雲頭上，將他打倒在地。丁典叫道：「狄兄弟，記住第七字，那是……」只覺胸口氣息一窒，耿天霸一掌又到。

丁典搖了搖頭，眼前白光連閃，馬大鳴和周圻同時攻來，丁典身子一幌，猛向一刀一劍迎了上去，噗噗兩聲，刀劍同時刺中他身子。狄雲大叫一聲，搶上救援。丁典乘著鮮血外流、毒性稍弱這一瞬間，運勁雙掌，順手一掌打在馬大鳴右頰，反手一掌打向周圻。

這一掌本來非打中周圻不可，不料耿天霸恰好於這時撲將上來，衝勢極猛，喀喇一聲響，將胸口撞在丁典的掌上，肋骨全斷，當時便暈死過去。

丁典這兩掌使盡了全身剩餘的精力。馬大鳴當場身死。耿天霸氣息奄奄，也已命在頃刻。只有周圻卻沒受傷，右手抓住劍柄，要從丁典身上拔出長劍，再來回刺狄雲。丁典身子向前一挺，雙手緊緊抱住周圻的腰，叫道：「狄兄弟，快走，快走！」他身子這麼一挺，長劍又深入體內數寸。

狄雲卻那肯自行逃生，撲向周圻背心，扠住他咽喉，叫道：「放開丁大哥！」他可不知其實是丁典抓住了對手，卻不是周圻不放他丁大哥。

丁典自覺氣力漸漸衰竭，快將拉不住敵人，只要給他一拔出長劍，擺脫了自己的糾纏，狄雲非送命不可，大叫：「狄兄弟，快走，你別顧我，我……我總是不活的了！」狄雲叫道：「要死，大家死在一起！」使勁狠扠周圻的喉嚨，可是他琵琶骨被穿通後，肩臂上筋骨肌肉大受損傷，不論如何使勁，總是無法使敵人窒息。

丁典顫聲道：「好兄弟，你義氣深重……不枉我……交了你這朋友……那劍訣……可惜說不全了……我……我很快活……春水碧波……那盆綠色的菊花……嗯！她放在窗口，你瞧多美啊……菊花……」聲音漸漸低沉，臉上神采煥發，抓著周圻的雙手卻慢慢鬆開了。

周圻使力一掙，將長劍從丁典身上拔了出來，劍刃上全是鮮血，急忙轉身，和狄雲臉對著臉，相距不過尺許，一聲獰笑，手上使勁，挺劍便向狄雲胸口猛刺過去。

狄雲大叫：「丁大哥，丁大哥！」驀然間胸口感到一陣劇痛，一垂眼，只見周圻的長劍正刺在自己胸膛之上，耳中但聽得他得意之極的獰笑：「哈哈，哈哈！」

在這一瞬之間，狄雲腦海中轉過了無數往事，在師父家中學藝，與戚師妹兩好無間，在萬震山家中苦受冤屈，獄中五年的淒楚生涯……種種事端，一齊湧向心頭，悲憤充塞胸臆，大呼：「我……我……和你同歸於盡。」伸臂抱住了周圻背心。

他練神照功雖未成功，但也已有兩年根基，這時自知性命將盡，全身力氣都凝聚於雙臂之上，緊緊抱住敵人，有如一雙鐵箍。周圻只感呼吸急促，用力掙扎，卻無法脫身。

狄雲但覺胸口越來越痛，此時更無思索餘暇，雙臂只是用力擠壓周圻。是不是想就此擠死了敵人，心中也沒這個念頭，就是說甚麼也不放鬆手臂。但長劍竟不再刺進，似乎遇上了甚麼穿不透的阻力，劍身竟爾漸成弧形，慢慢彎曲。周圻又驚又奇，右臂使勁挺刺，要將長劍穿通狄雲身子，可是便要再向前刺進半寸，也已不能。

狄雲紅了雙眼，凝視著周圻的臉，初時見他臉上盡是得意和殘忍之色，但漸漸的變為驚訝和詫異，又過一會，詫異之中混入了恐懼，害怕的神色越來越強，變成了震駭莫名。

周圻的長劍明明早刺中了狄雲，卻只令他皮肉陷入數寸，難以穿破肌膚。他怯意越來越盛，右臂內勁連催三次，始終不能將劍刃刺入敵身，驚懼之下，再也顧不得傷敵，只想脫身逃走，但被狄雲牢牢抱住了，始終擺脫不開。

周圻感到自己右臂慢慢內彎，跟著長劍的劍柄抵到了自己的胸口，劍刃越來越彎，彎成了個半圓。驀地裏拍的一聲響，劍身折斷。周圻大叫一聲，向後便倒。兩截鋒利的斷劍，一齊刺入了他小腹。

周圻一摔倒，狄雲被帶著跌下，壓在他身上，雙臂仍是牢牢抱住他不放。狄雲聞到一陣濃烈的血腥氣，見周圻眼中忽然流下淚來，跟著口邊流出鮮血，頭一側，一動也不動了。

狄雲大奇，還怕他是詐死，不敢放開雙手，跟著覺得自己胸口的疼痛已止，又見周圻口中流血不止，他迷迷惘惘的鬆開手，站起身來，只見兩截斷劍插在周圻腹中，只有劍柄和劍尖露出在外。再低頭看自己胸口時，見外衫破了寸許一道口子，露出黑色的內衣。

他瞧瞧周圻身上的兩截斷劍，再瞧瞧自己衣衫上的裂口，突然間省悟，原來，是貼身穿著的烏蠶衣救了自己性命，更因此而殺了仇人。

狄雲驚魂稍定，立即轉身，奔到丁典身旁，叫道：「丁大哥，丁大哥。你……你……怎麼樣？」丁典慢慢睜開眼來，向他瞧著，只是眼色中沒半分神氣，似乎視而不見，或者不認得他是誰。狄雲叫道：「丁大哥，我……我說甚麼也要救你出去。」丁典緩緩的道：「可惜……可惜那劍訣，從此……從此失傳了，合葬……霜華……」狄雲大聲道：「你放心！我記得的……定要將你和凌小姐合葬，完了你二人的心願。」

丁典慢慢合上了眼睛，呼吸越來越弱，但口唇微動，還在說話。狄雲將耳朵湊到他的唇邊，依稀聽到他在說：「那第十一個字……」但隨即沒有聲音了。狄雲的耳朵上感到已無呼氣，伸手到他胸口一摸，只覺一顆心也已停止了跳動。

狄雲早就知道丁典性命難保，但此刻才真正領會到這位數年來情若骨肉的義兄終於捨己而去。他跪在丁典身旁，拚命往他口中吹氣，心中不住的許願：「老天爺，老天爺，你讓丁大哥再活轉來，我寧可再回到牢獄之中，永遠不再出來。我寧可不去報仇，寧可一生一世受萬門弟子的欺侮折辱，老天爺，你……你千萬得讓丁大哥活轉來……」

然而他抱著丁典身子的雙手，卻覺到丁典的肌膚越來越僵硬，越來越冷，知道自己這許多許願都落了空。頃刻之間，感到了無比的寂寞，無比的孤單，只覺得外邊這自由自在的世界，比那小小的獄室是更加可怕，以後的日子更加難過。他寧可和丁典再回到那獄室中去。

他橫抱著丁典的屍身，站了起來，忽然間，無窮無盡的痛苦和悲傷都襲向心頭。

他放聲大哭，沒有任何顧忌的號啕大哭。全沒想到這哭聲或許會召來追兵，也沒想到一個大男人這般哭泣太也可羞。只是心中抑制不住的悲傷，便這般不加抑制的大哭。

當眼淚漸漸乾了，大聲的號啕變為低低的抽噎時，難以忍受的悲傷在心中仍是一般的難以忍受，可是頭腦比較清楚些了，開始尋思：「丁大哥的屍身怎麼辦？我怎麼帶著他去和凌姑娘的棺木葬在一起？」此時心中更無別念，這件事是世上唯一的大事。

忽然間，馬蹄聲從遠處響起，越奔越近，一共有十餘匹之多。只聽得有人在呼叫：「馬大爺、耿大爺、周二爺，見到了逃犯沒有？」十餘匹馬奔到廢園外，一齊止住。有人叫道：「進去瞧瞧！」又有一人道：「不會躲在這地方的。」先一人道：「你怎知道？」拍的一聲響，靴子著地，那人跳下了馬背。

狄雲更不多想，抱著丁典的屍身，從廢園的側門中奔了出去，剛一出側門，便聽得廢園中幾個人大聲驚呼，發現了馬大鳴、耿天霸、周圻三人的屍身。

※※※

狄雲在江陵城中狂奔。他知道這般抱著丁典的屍身，既跑不快，又隨時隨刻會給人發見。但他寧可重行被逮入獄，寧可身受酷刑，寧可立被處決，卻決不肯丟棄丁大哥。

奔出數十丈，見左首有一扇小門斜掩，當即衝入，反足將門踢上。只見裏面是一座極大的菜園，種滿了油菜、蘿蔔、茄子、絲瓜之類。狄雲自幼務農，和這些瓜菜闋隔了五年，此時乍然重見，心頭不禁生出一股溫暖親切之感。四下打量，見東北角上是間柴房，從窗中可以見到松柴稻草堆得滿滿的。他俯身拔了幾枚蘿蔔，抱了丁典的屍身，衝入柴房。

側耳聽得四下並無人聲，於是搬開柴草，將屍身放好，輕輕用稻草蓋了。在他心中，還是存著指望：「說不定，丁大哥會突然醒轉。」

剝了蘿蔔皮，大大咬了一口。生蘿蔔甜美而辛辣的汁液流入咽喉。五年多沒嚐到了，想到了湖南的鄉下，不知有多少次，曾和戚師妹一起拔了生蘿蔔，在田野間漫步剝食……

他吃了一個又一個，眼眶又有點潮濕了，驀地裏，聽到了一個聲音。他全身劇烈震動，手中的半個蘿蔔掉在地下。雪白的蘿蔔上沾滿泥沙和稻草碎屑。

他聽到那清脆溫柔的聲音叫道：「空心菜，空心菜，你在那裏？」

他登時便想大聲答應：「我在這裏！」但這個「我」字只吐出一半，便在喉頭哽住了。他伸手按住了嘴，全身禁不住的簌簌戰抖。

因為「空心菜」是他的外號，世上只有他和戚芳兩人知道，連師父也不知。戚芳說他沒腦筋，老實得一點心思也沒有，除了練武之外，甚麼事情也不想，甚麼事情也不懂，說他的心就像空心菜一般，是空的。

狄雲笑著也不辯白，他歡喜師妹這般「空心菜，空心菜」的呼叫自己。每次聽到「空心菜」這名字，心中總是感到說不出的溫柔甜蜜。因為當有第三個人在場的時候，師妹決不這樣叫他。要是叫到了「空心菜」，總是只有他和她兩人單獨在一起。

當他單獨和她在一起的時候，她高興也好，生氣也好，狄雲總是感到說不出的歡喜。他是個不會說話的傻小子，有時那傻頭傻腦的神氣惹得戚芳很生氣，但幾聲「空心菜，空心菜」一叫，往往兩個人都裂開嘴笑了。

記得卜垣到師父家來投書那一次，師妹燒了菜招待客人，有雞有魚，有蘿蔔豆腐，也有一大碗空心菜。那一晚，卜垣和師父喝著酒，談論著兩湖武林中的近事，他怔怔的聽著，無意中和戚芳的目光相對，只見她挾了一筷空心菜，放在嘴邊，卻不送入嘴裏。她用紅紅的柔軟的嘴唇，輕輕觸著那幾條空心菜，眼光中滿是笑意。她不是在吃菜，而是在吻那幾條菜。那時候，狄雲只知道：「師妹在笑我是空心菜。」

這時在這柴房之中，腦海中靈光一閃，忽然間體會到了她紅唇輕吻的含意。

現下呼叫著「空心菜」的，明明是師妹戚芳的聲音，那是一點也不錯的，決不是自己神智失常而誤聽了。

「空心菜，空心菜，你在那裏？」這幾聲呼叫之中，一般的包含著溫柔體貼無數，輕憐蜜愛無數。不，還不止這樣，從前和她一起在故鄉的時候，師妹的呼叫中有友善，有親切，有關懷，但也有任性，有惱怒，有責備，今日的幾聲「空心菜」中，卻全是深切的愛憐。「她知道我這幾年來的冤枉苦楚，對我更加好了，是不是呢？」

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「我是在做夢。師妹怎麼會到這裏來？她早已嫁給了萬圭，又怎能再來找我？」

可是，那聲音又響了，這一次是近了一些：「空心菜，你躲在那裏？你瞧我捉不捉到你？」聲音中是那麼多的喜歡和憐惜。

狄雲只覺身上每一根血管都在脹大，忍不住氣喘起來，雙手手心中都是汗水，悄悄站起身來，躲在稻草之後，從窗格中向外望去，只見一個女子的背影向著自己，正在找人。不錯，削削的肩頭，細細的腰身，高而微瘦的身材，正是師妹。

只聽她笑著叫道：「空心菜，你還不出來？」

突然之間，她轉過身來。

狄雲眼前一花，腦中感到一陣暈眩，眼前這女子正是戚芳。烏黑而光溜溜的眼珠，微微上翹的鼻尖，臉色白了些，不像湖南鄉下時那麼紅潤，然而確是師妹，確是他在獄室中記掛了千遍萬遍，愛了千遍萬遍，又惱了千遍萬遍的師妹。

她臉上仍是那麼笑嘻嘻地，叫道：「空心菜，你還不出來？」

聽得她如此深情款款的呼叫自己，大喜若狂之下，便要應聲而出，和這個心中無時不在思念的師妹相見，但他剛跨出一步，猛地想起：「丁大哥常說我太過忠厚老實，極易上別人的當。師妹已嫁給了萬家的兒子，今日周圻死在我的手下，怎知道她不是故意騙我出去？」想到此處，立即停步。

只聽得戚芳又叫了幾聲「空心菜，空心菜！」狄雲心旌動搖，尋思：「她這麼叫我，情深意真，決然不假。再說，若是她要我性命，我就死在她手下便了。」心中一酸，突然間起了自暴自棄的念頭，第二次舉步又欲出去。

忽聽得一個小女孩的笑聲，清脆的響了起來，跟著說道：「媽，媽，我在這兒！」

狄雲心念一動，再從窗格中向外望去，只見一個身穿大紅衣衫的女孩從東邊快步奔來。她年紀太小，奔跑時跌跌撞撞，腳步不穩。只聽戚芳帶笑的柔和聲音說道：「空心菜，你躲到那兒啦？媽到處找你不著。」那小女孩得意的道：「空心菜在花園！空心菜看螞蟻！」

狄雲耳中嗡的一聲響，心口猶如被人猛力打了一拳。難道師妹已生了女兒？難道她女兒就叫做「空心菜」？她叫「空心菜」，是叫她女兒，並不是叫我？難道自己誤衝誤撞，又來到了萬震山家裏？

這幾年來，他心底隱隱存著個指望，總盼忽然有一天會發現，師妹其實並沒嫁給萬圭，沈城那番話原來都是撒謊。他這個念頭從來沒敢對丁典說起，只是深深的藏在心底，有時午夜夢迴，忽然會歡喜得跳了起來。可是這時候，他終於親眼見到、親耳聽到，有一個小女孩在叫她「媽媽」。

他淚水湧到了眼中，從柴房的窗格中模模糊糊的瞧出去，只見戚芳蹲在地下，張開了雙臂，那小女孩笑著撲在她懷裏。戚芳連連親吻那小女孩的臉頰，柔聲笑道：「空心菜自己會玩，真乖！」

狄雲只看到戚芳的側面，看到她細細的長眉，彎彎的嘴角，臉蛋比幾年前豐滿了些，更加的白嫩和艷麗。他心中又是一酸：「這幾年來做萬家的少奶奶，不用在田裏耕作，不用受日晒雨淋，身子自然養得好了。」

只聽戚芳道：「空心菜別在這裏玩，跟媽媽回房去。」那女孩道：「這裏好玩，空心菜要看螞蟻。」戚芳道：「不，今天外面有壞人，要捉小孩子。空心菜還是回房裏去罷。」那女孩道：「甚麼壞人？捉小孩子做甚麼？」戚芳站起身來，拉著女兒的手，道：「監牢裏逃走了兩個很兇很兇的壞人。爸爸去捉壞人去啦。壞人到了這裏，就捉空心菜去。空心菜聽媽媽的話，回房去玩。媽給你做個布娃娃，好不好？」那女孩卻甚執拗，道：「不要布娃娃。空心菜幫爸爸捉壞人。」

狄雲聽戚芳口口聲聲稱自己為「壞人」，一顆心越來越沉了下去。

便在這時，菜園外蹄聲得得，有數騎馬奔過。戚芳從腰間抽出長劍，搶到後園門口。

狄雲站在窗邊不敢稍動，生怕發出些微聲響，便驚動了戚芳。他無論如何不願再和師妹相見，胸間的悲憤漸漸的難以抑制，自己沒做過半點壞事，無端端的受了世間最慘酷的苦楚，她竟說自己是──「壞人」。

他見小女孩走近了柴房門口，只盼她別進來，可是那女孩不知存著甚麼念頭，竟然跨步便進了柴房。狄雲將臉藏在稻草堆後面，暗道：「出去，出去！」

突然之間，小女孩見到了他，見到這蓬頭散髮、滿臉鬍子的可怕樣子，驚得呆了，睜著圓圓的大眼，要想哭出聲來，卻又不敢。

狄雲知道要糟，只要這女孩一哭，自己蹤跡立時便會給戚芳發覺，當即搶步而上，左手將她抱起，右手按住了她的嘴巴。可是終於慢了片刻，小女孩已然「啊」的一聲，哭了出來。只是這哭聲斗然而止，後半截給狄雲按住了。

戚芳眼觀園外，一顆心始終繫在女兒身上，猛聽得她出聲有異，一轉頭，已不見了她人影，跟著聽得柴房中稻草發出簌簌響聲，急忙兩個箭步，搶到柴房門口，只見一個鬍子蓬鬆、滿身血污的漢子抱住了她女兒，一隻手按在她口上。戚芳這一驚當真是魂飛天外，長劍挺出，便向狄雲臉上刺去，喝道：「快放下孩子！」

狄雲心中一酸，自暴自棄的念頭又起：「你要殺我，這便殺罷！」見她長劍刺到，竟是不閃不避。戚芳一呆，生怕傷了女兒，疾收長劍，又喝：「放下我孩子！」

狄雲聽她口口聲聲只是叫自己放下她孩子，全無半分故舊的情誼，怒氣大盛，偏不放下她孩子，右手順手在柴堆中抽了一條木柴，在她長劍上一格，倒退了一步。

戚芳見這兇惡漢子仍是抱著女兒不放，心中越來越驚，雙膝忽感酸軟，吸一口氣，挺劍向狄雲右肩急刺。狄雲側身讓過，右手中的木柴當作劍使，自左肩處斜劈向下，跟著向後刺出。戚芳驚噫一聲，只覺這劍法極熟，正是她父親所傳的一招「哥翁喊上來」，當下不及思索，低頭躲過，手中長劍便是兩招「虎踢奔驚風，連山若布逃」。

這柴房本就狹隘，堆滿了柴草之後，餘下的地位不過剛可夠兩人容身迴旋，這一拆上了招，處處礙手礙腳。

狄雲自幼和戚芳同師學藝，沒一日不是拆招練劍，相互間的劍招都是爛熟於胸，這時見她使出這兩招劍法，自然而然便依師父所授的招數拆了下去，堪堪使到「老泥招大姐，馬鳴風小小」，手中木柴大開大闔，口中一聲長嘯，橫削三招。

當年師兄妹練劍，拆到此處時戚芳便已招架不住，但這時狄雲將木柴第三次橫削過去時，忽然間手腕一酸，拍的一聲，木柴竟爾掉在地下。他一驚之下，隨即省悟：「我右手手指被削，已終身不能使劍，我這可忘了。」

一抬頭，只見戚芳手中的長劍劍尖離自己胸口不及一寸，劍身顫動不已，她臉上驚愕之情，實是難以形容。

兩人怔怔地你望著我，我望著你，誰都說不出話來。隔了好半晌，戚芳才道：「是……是你麼？」喉音乾澀，嘶啞幾不成聲。

狄雲點了點頭，將左臂中抱著的小女孩遞了過去。戚芳拋下長劍，忙將女兒接過，不知說甚麼才好。那女孩已嚇得連哭也哭不出來，將小臉蛋藏在母親懷裏，再也不敢向狄雲多瞧一眼。戚芳道：「我……我不知道是你。這許多年來……」

忽然外面一個男子的聲音叫道：「芳妹，芳妹！你在那裏？」正是萬圭，呼聲越來越近，正尋向菜園中來。戚芳臉上陡然變色，低聲在女兒耳邊說：「空心菜，這伯伯不是壞人，你別跟爹爹說。知道麼？」小女孩抬起頭來，向狄雲瞧了一眼，見到他這副可怖的神情模樣，突然哇的一聲，大哭起來。

外面那男子聽到了女孩的哭聲，循聲而至，叫道：「空心菜，別哭。爹爹在這兒！」

戚芳向狄雲望了一眼，轉身便出，反手帶上了柴門，抱著女兒，向丈夫迎了上去。

狄雲呆呆的站著，似乎有個聲音不住的在耳邊響著：「我還是死了的好，我還是死了的好！」只聽那男子聲音笑問：「空心菜為甚麼哭？」狄雲很想到窗口去瞧瞧，萬圭這時候是怎麼一副模樣，可是一雙腳便如是在地下釘住了，再也移動不得。

聽得戚芳笑道：「我和空心菜在後門口玩，兩騎馬奔過，馬上的人拿了兵刃，長相挺兇的。空心菜說是壞人，要捉了她去，嚇得大哭。」萬圭笑道：「那是府衙門裏追拿逃犯。來，爹爹抱空心菜。爹爹打死壞人。空心菜不怕壞人。爹爹把壞人一個個都打死了。」

狄雲心中一涼：「女人撒謊的本領真不小，這麼一說，那女孩就算說見到了壞人，她丈夫也不會起疑。哼，我為甚麼要你包瞞？你們只管來捉我去，打死我好了。」

兩步搶到窗邊，向外望去，只見萬圭衣飾華麗，抱著那女孩正向內走，戚芳倚偎在他身旁，並肩而行，神態極是親熱。

師妹已嫁了萬圭，這件事以往狄雲雖曾幾千幾萬次的想過，但總盼是假的，此刻活生生的情景終於出現在眼前了。他張口大叫：「我……」俯身便想去拾戚芳拋在地下的長劍，衝出去和萬圭拚命。自己身入牢獄，受了這許許多多苦楚，都是出於眼前這人的陷害，而自己愛逾性命的情侶，卻成了這人的妻室。這時候心中更無別念，不是去殺了這人，便是死在他的手下。

但就這麼一俯身，看到了柴草中丁典的屍身，見到丁典雙眼閉上，臉上神色安詳，驀地想起：「丁大哥臨死時諄諄叮囑，求我將他與凌小姐合葬。我這時出去和萬圭這賊子相拚，送了性命半點也不打緊，丁大哥的心願卻完成不了啦。」轉念又想：「我求師妹成全此事，只怕也能辦到……呸，呸！狄雲你這小子，你自己也不肯承擔的事，如何去轉託別人？你死在地下，有何臉面和丁大哥相見？師妹這等沒良心，豈肯為你辦甚麼大事？」一想通了這一節，終於慢慢抑制了憤激之心。

但他這一聲「我」字，已驚動了萬圭，只聽他道：「好像柴房裏有人。」戚芳笑道：「是嗎？剛才我見老王進去搬柴。圭哥，我給你燉了燕窩，快去吃了罷。空心菜老是哭個不休，得讓她好好睡上一覺。」萬圭「嗯」了一聲，道：「柴房裏是廚子老王？」抱著女兒，兩夫妻並肩去遠了。

狄雲一時腦海中空空洞洞，無法思索，過了好半晌，伸手搥了搥自己腦袋，尋思：「這柴房終究不能久躲，那個廚子老王真的來搬柴燒飯，那怎麼辦？我還是將丁大哥密密藏起，自己溜將出去，到得晚間，再來搬取丁大哥的屍身。嗯，就是這樣。」

可是，只跨得一步，心中便有個聲音在拉住他：「師妹一定會再來瞧我。我這一走，便永遠見她不著了。」「再見她一面，又有甚麼好？她有丈夫、女兒，一家人歡歡喜喜的，那會將我這個殺人逃犯放在心上？我再見她，豈不是徒然的自討沒趣？」「唉，我在獄中等了這許多年，日思夜想，只盼再見她一面，今日豈可錯過了這機會？我難道又有甚麼別的指望了？只不過是要問問，師父他老人家有訊息麼？我要問她，為甚麼這麼喜新棄舊，我一遭災禍，立時就對我毫不顧念？」「問這些又有甚麼意思？她不是說謊，便是照實而答。謊話，有甚麼可聽的？她如照實說了，我只有更加傷心。」

這麼思前想後，一會兒決意立刻離開，但跟著又拿不定主意。他向來爽快，原不是這般遲疑不決、三心兩意之人，可是今日面臨一生中最大的難題，竟不知如何決斷才好。留著，明知不妥，就此一走，卻又是萬分的不捨。

正自這般思潮翻湧，栗六不安，忽聽得菜園中腳步輕響，一個人躡手躡腳的悄悄走來。那人走幾步，便停一下，又走幾走，顯然是嚴神戒備，唯恐有人知覺。

那人越來越近，狄雲一顆心怦怦亂跳：「師妹終於找我來了。她要跟我說甚麼？是求我原恕麼？她還有一些念舊之意麼？」又想：「我還有甚麼話要跟她說的？唉，算了，算了！她有好丈夫，好女兒，過得挺開心的。我永遠不要再見她了。」

突然之間，滿腔復仇之心，化作冰涼：「我本來是個鄉下窮小子，就算不受這場冤屈，師妹和我成了夫妻，我固然快樂，師妹卻勢必要辛苦勞碌一輩子，於她又有甚麼好處？我要復仇，是將萬圭殺了麼？師妹成了寡婦，難道還能嫁我，嫁給她的殺夫仇人？她心中早就沒了我這個人，從前我就比不上萬圭，現下我跟他更是天差地遠了。這場冤仇，就此一筆勾銷，讓她夫妻母女快快樂樂的過日子罷。」

想到此處，決意不再和戚芳多說甚麼，俯身便去柴草堆中抱丁典的屍身，猛聽得砰的一聲，柴房門板給人一腳踢開。狄雲吃一驚，轉過身來，只見一個高瘦男子手中長劍光芒閃爍，站在門口，卻是萬圭。狄雲輕噫一聲，不假思索，便俯身拾起戚芳遺下的長劍。

萬圭滿臉煞氣，他早已得知狄雲越獄的消息，整日便心神不定，這時一眼看到狄雲手中長劍是戚芳之物，更是又妒又恨，冷冷的道：「好啊，在柴房裏相會，她連自己的兵刃也給了你，想謀殺親夫麼？只怕也沒這麼容易！」

狄雲腦中一片混亂，一時也不懂萬圭在說些甚麼，心中只想：「怎麼是他來了？他怎會知道我在這裏？自然是師妹說的，叫她丈夫來捉我去請功領賞。她怎麼會這般無情無義？」

萬圭見狄雲不答，只道他情怯害怕，挺劍便向他胸口疾刺過去。狄雲揮劍擋過，自然而然的使出了昔年老乞丐所授的那招「刺肩式」，長劍斜轉，已指向萬圭肩頭。這招劍法怪異之極，萬圭當年招架不住，事隔五年，雖然武功已大有長進，卻仍是招架不住。

萬圭一驚之下，手中長劍不知如何運使才好，收劍抵擋已然不及，發劍攻敵也已落了後手，便這樣微一遲疑，一條性命已全然交在對方手中，心下憤怒已極，卻絲毫不敢動彈，瞧著狄雲一張滿臉鬍子的污穢臉孔，憤怒之情漸漸變為恐懼。

狄雲這一劍卻也不刺過去，心中轉念：「我殺他不殺？」

萬圭在萬分危急之際，忽然見到對方眼神中流露出惶惑之色，而持劍的手腕卻又微微顫抖，靈機一動，大聲叫道：「戚芳，你來看！」

狄雲聽他大叫「戚芳」，心中一驚，微微側頭去看。不料萬圭這是用計使詐，乘他略一轉頭，立即長劍挺上，奮力上格。狄雲右手手指被削，持劍不牢，長劍脫手飛出。萬圭大喜，立即挺劍刺出。狄雲連閃兩閃，躲在柴堆之後，順手抽起一條硬柴，以柴當劍，奮力打去。萬圭刷刷兩劍，將他那段硬柴削短了一截。狄雲將手中半截硬柴用力擲出，待他躍身閃避，又抽了一段硬柴，再度攻去。

萬圭見他失了兵刃，自己已操必勝，就算他以柴作劍，戳中自己一下兩下，也無大礙，定了定神，展開劍法緩緩進攻。數招之後，狄雲一聲怒吼，右腕中劍，登時血如泉湧，手指無力，拋下了硬柴。萬圭跟著又是一劍刺中他大腿，飛起左足，將他踢倒。狄雲掙扎著還待爬起，萬圭又是一腳踢在他顴骨之上，狄雲登時暈了過去。

萬圭罵道：「裝死嗎？」在他右肩上砍了一劍，見他並不動彈，才知是真的昏暈，心想：「凌知府許下五千兩銀子的重賞，捉拿這兩名囚犯，自然是捉活的好。反正這一次送將官裏去，這人自是難以活命，我何必親手殺他？」一瞥眼，見到柴草堆中露出一隻腳來，不由得又驚又喜：「這裏還有一人！」他不知丁典已死，急忙揮劍，砍在屍體腳上。

狄雲雖被踢暈，腦子中卻有個聲音在大叫大喊：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！我答應過丁大哥的，要將他屍身和凌小姐合葬。」這念頭強烈之極，很快便醒了過來。迷迷糊糊的想起：「許多年之前的一天晚上，我也曾被他打倒，也曾被他在頭上重重踢了幾下。」緩緩睜開眼來，只見萬圭正揮劍向丁典的屍身上砍了下去。他初時還未十分清醒，不知眼前之事是甚麼意思，但隨即見到萬圭將丁典的屍身從柴草裏拖了出來，他大叫一聲：「丁大哥！」突然間全身精力瀰漫，急縱而起，撲在萬圭背上，右臂已扼住了他喉嚨。

萬圭大驚之下，待要反劍去刺，但手臂無法後彎，連劈幾劍，都劈在硬柴堆上，而狄雲扼在他喉頭的手臂卻越收越緊了。

狄雲見他傷殘丁典的屍體，怒發如狂。這人陷害自己、奪去戚芳，這怨仇尚可置之不理，但如此殘害丁典，卻萬萬不能干休，一時心中更無別的念頭，只盼即刻便將敵人扼死。但覺萬圭掙扎了一會，抵抗已漸漸無力，可是狄雲數處受傷，傷口中流血不止，自己手臂上的力氣卻在更快的消失。心中不住說：「我再支持一會，便能扼死了他。」到後來眼前金星亂舞，腦中亂成一團，終於甚麼也不知道了。

他雖然暈去，扼在萬圭喉間的手臂仍是沒有鬆開。萬圭給他扼得難以呼吸，就在狄雲暈去之時，同時失卻了知覺。

柴草堆上躺著這一對冤家。兩個人似乎都死了，但胸間都還在起伏，口鼻間仍有呼吸。

真不知冥冥間如何安排？若是狄雲先醒轉片刻，他拾起地下的長劍，自是一劍便將萬圭殺了。倘若萬圭先行醒轉，他也不會再存將狄雲生擒活捉的念頭，那實在太過危險，勢必是隨手一劍，砍在他頭上，立時便取了他性命。

世界上甚麼事情都能發生。未必好人一定運氣好，壞人一定運氣壞。反過來也一樣，也未必壞人運氣好，好人運氣壞。每個人都會死的，遲死的人也未必一定運氣好些。

但對於活著的人，對於戚芳和她的小女兒，狄雲先死，還是萬圭先死，中間便有很大的差別。倘若這時候要戚芳來抉擇，要她選一個人，讓他先行醒轉，不知她會選誰？

柴房中的兩個人兀自昏暈不醒，有一個人的腳步聲音，慢慢走近柴房。

※※※

狄雲耳中聽到浩浩的水聲，臉上有冰涼的東西一滴滴濺上來，隱隱生疼，隨即覺得身上很冷，半點也沒有力氣。他一有知覺，立即右臂運勁，叫道：「我扼死你！我扼死你！」但臂彎中虛空無物，跟著又發覺自己身子在不住搖幌，在不住移動。驚惶中睜開眼來，眼前黑沉沉地，只覺得一滴滴水珠打在臉上、手上、身上，原來是天在下大雨。

身子仍是不住搖幌，胸口煩惡，只想嘔吐。忽然間，身旁有一艘船駛過，船上張了帆，那清清楚楚是一艘船。奇怪極了，怎麼身旁會有一艘船？

只想坐起身來看個究竟，但全身酸軟，連一根指頭也動不了，只能這般仰天臥著，眼見得頭頂有黑雲飄動，那不是在柴房之中。心中突然想起：「丁大哥呢？」一想到丁典，身上驀地裏生出了一股力氣，雙手一按，便即坐起，身子跟著幌了幾幌。

他是在一艘小舟之中。小舟正在江水滔滔的大江中順流而下。是夜晚，天上都是黑雲，正下著大雨，他向船左船右岸上凝目望去，兩邊都是黑沉沉地，甚麼也瞧不見。他心中焦急，大叫：「丁大哥，丁大哥！」他知道丁典已經死了，但他的屍身萬萬不能失去。突然之間，左足踢到軟軟一物，低頭一看，不由得驚喜交集，叫道：「丁大哥，你在這裏！」張開雙臂，抱住了他。丁典的屍身，便在船艙中他的足邊。

他虛弱得連喘氣也沒力氣，連想事也沒力氣。只覺喉乾舌燥，便張開了口，讓天空中落下來的雨點濕潤嘴唇和舌頭。這般迷迷糊糊的似睡似醒，雙臂抱著丁典的屍身，直至天色漸明，大雨卻兀自不止。

晨光熹微之中，忽然見到自己大腿上有一大塊布條纏著，定了定神，發覺布條是包紮著傷口，跟著發覺手臂和肩頭的兩處傷口上也都有布帶裹住，鼻中隱隱聞到金創藥的藥氣。一晚大雨，繃帶都濕透了，但傷口已不再流血。

「是誰給我包紮了傷口？要是傷口不裹好，也不用誰來殺我，單是流血便要了我的性命。」驀地裏感到一陣難以忍耐的寂寞淒涼：「這世上還有誰來關懷我、幫助我？丁大哥已經死了，更會有誰盼望我活著？會費心來替我裹傷？」細看那幾條繃帶，纏得極不整齊，似乎包紮的人動手時十分的心急慌忙，然而繃帶不是粗布，而是上佳的緞子，緞帶的一邊鑲著精緻的花邊，另一邊是撕口，顯然，是從衣衫上撕下來的，是女子的衣衫。

是師妹麼？他心中怦然而動，胸口隨即熱了起來，嘴角邊露出了自嘲的苦笑：「她去叫丈夫來殺我，怎麼又會給我裹傷？要不是她通風，我躲在柴房裏，萬圭又怎會知道？」

可是自己是在一艘小舟之中，小舟是在江中飄流。不知這地方離江陵已有多遠？無論如何，是暫時脫離了險境，不會再受凌知府的追拿了。

「是誰給我裹了傷口？是誰將我放在小船之中？連丁大哥也一起來了？」他對自己的生死已並不如何關懷，但丁典的屍體也和他在一起，這事卻不能不令他衷心感激。

苦苦思索，想得頭也痛了，始終沒能想出半點端倪。他竭力追憶過去一天中所發生的事，想到萬圭劍砍丁典、自己竭力扼他咽喉之後，就再也想不下去了。以後的事情，腦海中便是一片空白。

一側頭間，額角撞著了一包硬硬的東西，那是用綢布包著的一個小小包袱。他心中一喜，料得這包袱之中定有線索可尋，顫抖著雙手打了開來，只見包裏有五六錠碎銀子，還有四件女子首飾：一朵珠花、一隻金鐲、一個金項圈、一隻寶石戒指。另外是小孩子頸中所掛的一個金鎖片，鎖片上的金鍊是給人匆忙拉斷的，鍊子斷處還鈎上了一小塊衣衫的碎片，顯然，那是臨時從小孩頸中扯了下來，倒像是盜賊攔路打劫而得來一般。金鎖片上刻著「德容雙茂」四個字。狄雲沒讀過多少書，字雖識得，卻不懂這四個字是甚麼意思，心想：「是那小孩的名字罷？」

他撥弄著這五件首飾，較之適才未見到那包袱之時，心中反更多了幾分胡塗：「銀子和首飾，自然是搭救我的那人給的，以便小舟靠了岸後，我好有錢買飯吃。可是，到底是誰給的呢？首飾不是師妹的，我可從來沒見她戴過。」

浩浩江水，送著一葉小舟順流而下。這一天中，狄雲只是苦苦思索：「是誰給我包紮了傷口？是誰給了我銀兩首飾？」

# 第五章 老鼠湯

江陵以下地勢平坦，長江在湘鄂之間迂迴曲折，浩浩東流，小舟隨著江水緩緩飄浮。眼見長江兩岸一個個市鎮村落從舟旁經過。從上游下來的船隻有帆有櫓，一艘艘的越過了他。船上的人經過小舟時，對長鬚長髮、滿臉血污的狄雲都投以好奇驚訝的眼色。

將近傍晚時分，狄雲終於有了些力氣，同時肚子裏咕咕的響個不停，也覺餓得厲害。他坐起身來，拿起一塊船板，將小舟慢慢划向北岸，想到小飯店中買些飯吃。偏生這一帶甚是荒涼，見不到一家人家。小舟順江轉了個彎，只見柳蔭下繫著三艘漁船，船上炊煙升起，他小舟流近漁船時，只聽得船梢上鍋子中煎魚之聲吱吱價響，香氣直送過來。

他將小舟划過去，向船梢上的老漁人道：「打魚的老伯，賣一尾魚給我吃，行嗎？」那老漁人見他形相可怖，心中害怕，本是不願，卻不敢拒絕，便道：「是，是！」將一尾煎熟了的青魚盛在碗中，隔船送了過來。狄雲道：「若有白飯，益發買一碗吃。」那老漁人道：「是，是！」盛了一大碗糙米飯給他，飯中混著一大半番薯、高粱。

狄雲三扒兩撥，便將一大碗飯吃光了，正待開口再要，忽聽得岸上一個嘶啞的聲音喝道：「漁家！有大魚拿幾條上來。」

狄雲側頭看去，見是個極高極瘦的和尚，兩眼甚大，湛湛有光。狄雲登時心中打了個突，認得是那晚到獄中來和丁典為難的五僧之一，想了一想，記起丁典說過他的名字，叫做寶象。那晚丁典擊斃兩僧，重傷兩僧，這寶象卻見機逃走了。

狄雲再也不敢向他多看一眼。丁典說這個和尚武功了得，曾叮囑他日後若是遇上了，務須小心。要是給這寶象和尚發覺了丁典的屍身，那可糟了。他雙手捧著飯碗，饒是他並非膽小怕死之輩，卻也忍不住一顆心怦怦亂跳，手臂也不禁微微發抖，心中只說：「別發抖，別發抖，可不能露出馬腳！」但越想鎮定，越是管不住自己。

只聽那老漁人道：「今日打的魚都賣了，沒魚啦。」寶象怒道：「誰說沒魚？我餓得慌了，快弄幾條來！沒大魚，小的也成。」那老漁人道：「真的沒有！我有魚，你有銀子，幹麼不賣？」說著提起魚簍，翻過來一倒，簍底向天，簍中果然無魚。

寶象已十分饑餓，見狄雲身旁一條煮熟的大魚，還只吃了一小半，便叫：「兀那漢子，你那裏有魚沒有？」

狄雲心中慌亂，見他向自己說話，只道他已認出了自己，更不答話，舉起船板，往江邊的柳樹根上用力一推，小舟便向江中盪了出去。

寶象怒道：「賊漢子，我問你有魚沒有，幹麼逃走？」

狄雲聽他破口大罵，更是害怕，用力划動船板，將小舟盪向江心。寶象從岸旁拾起一塊石頭，用力向他擲去。狄雲見石頭擲來，當即俯身，但聽得風聲勁急，石頭從頭頂掠過，卜的一響，掉入了江中，水花濺得老高。

寶象見他躲避石頭時身法利落，儼然是練家子模樣，決非尋常漁人船夫，心下起疑，喝道：「他媽的快划回來，要不然我要了你的狗命！」

狄雲那去理他，拚命的使力划船，寶象蹲低身子，右手拾起一塊石頭，便即擲出，跟著左手又擲一塊。狄雲手上划船，雙眼全神貫注的瞧著石塊的來路。第一塊側身避過，第二塊來得極低，貼著船身平平飛到，當即臥倒，躺在艙底。這其間只是寸許之差，眼前只見黑黝黝的一塊東西急速飛過，厲風颳得鼻子和臉頰隱隱疼。他剛一坐起，第三塊石頭又到，拍的一響，打在船頭，登時木屑紛飛，船頭上缺了一塊。

寶象見狄雲閃避靈活，小船順著江水飄行，越來越遠，當即用力擲出兩塊石頭，卻對準了小船。他若一出手便即擲船，小小一艘木船立時便會洞穿沉沒，但這時相距已遠，接連幾塊石頭雖都打在船上，卻勁力已衰，只打碎了些船舷、船板而已。

寶象眼見制他不住，大怒喝罵，遠遠見到江風吹拂，狄雲的亂鬚長髮不住飛舞，猛地想起：「這人倒似個越獄的囚徒。丁典在荊州府越獄逃走，江湖上傳得沸沸揚揚。說不定從這囚徒身上，倒可打聽到丁典的一些蹤跡。」想到此處，貪念大盛，怒火卻熄了，叫道：「漁家，漁家，快划我去追上他。」

但柳樹下三艘船上的漁人見他飛石打人，甚是悍惡，早已悄悄解纜，順流而下。寶象連聲呼喊，卻有誰肯回來載他？寶象呼呼呼的擲出幾個石頭，有一塊打在一名漁人頭上。那漁人腦漿迸裂，倒撞入江。其餘漁人嚇得魂飛魄散，划得更加快了。

寶象沿著江岸疾追，快步奔跑，竟比狄雲的小船迅速得多。寶象在長江北岸追趕，狄雲不住划船向南岸。寶象雖趕過了他頭，但和小船仍是越離越遠。狄雲心想：「要是給他在岸邊找到了一艘船，逼著梢公前來趕我，那就難以逃脫他的毒手了。」惶急之中，只有喃喃禱祝：「丁大哥，丁大哥，你死而有靈，叫這惡和尚找不到船隻。」

長江中上下船隻甚多，幸好沿北岸數里均無船隻停泊。狄雲出盡平生之力，將船划到了南岸，這一帶江面雖然不寬，但樹木遮掩，寶象已望不過來，於是將那小包袱往懷裏一揣，抱起丁典的屍身，上岸便行。突然想起一事，回過身來，將小船用力向江心推去，只盼寶象遙遙望來，還道自己仍在船中，一路向下游追去。

他慌不擇路的向南奔跑，只盼離開江邊越遠越好。奔得里許，不由得叫一聲苦，但見白茫茫一片水色，大江當前，原來長江流到這裏竟也折而向南。

他急忙轉身，見右首有小小一座破廟，當即抱著丁典的屍身走到廟前，欲待推門入內，突然間膝間一軟，坐倒在地，再也站不起來。他受傷後流血甚多，早已十分虛弱，划船再加上抱屍奔跑，實已筋疲力盡，半點力氣也沒有了。掙扎了兩次，無法坐起，只有斜靠在地下呼呼喘氣。但見天色漸暗，心下稍慰，心想：「只消到得夜晚，寶象那惡僧總是不能找到咱們了。」這時丁典雖然已死，但他心中，仍然當他是親密的伴侶一般。

在廟外直躺了大半個時辰，力氣漸復，這才掙扎著爬起，抱著丁典的屍身推門進廟。見是一座土地廟，泥塑的土地神矮小委瑣，形貌甚是滑稽。狄雲傷敗之餘，見到這小小神像，忽然心生敬畏，恭恭敬敬的跪下，向神像磕了幾個頭，心下多了幾分安慰。

坐在神像座前，抱頭呆呆瞪視著躺在地下的丁典。天色一點點的黑了下來，他心中才漸漸多了幾分平安。

※※※

他臥在丁典的屍身之旁，就像過去幾年中，在那小小的牢房裏那樣。

沒到半夜，忽然下起雨來，淅淅瀝瀝的，一陣大，一陣小。狄雲感到身上寒冷，縮成一團，靠到丁典身旁，突然之間，碰到了丁典冷冰冰的肌膚，想到丁大哥已死，再也不能和自己說話，胸中悲苦，兩行淚水緩緩從面頰上流下。

突然間雨聲中傳來一陣踢躂、踢躂的腳步聲，正是向土地廟走來。那人踐踏泥濘，卻行得極快。狄雲吃了一驚，耳聽得那人越走越近，忙將丁典的屍身往神壇底下一藏，自己縮身到了神龕之後。

腳步聲越近，狄雲的心跳得越快，只聽得呀的一聲，廟門給人推開，跟著一人咒罵起來：「媽巴羔子的，這老賊不知逃到了那裏，又下這般大雨，淋得老子全身都濕了。」這聲音正是寶象，出家人大罵「媽巴羔子的」已然不該，自稱「老子」，更是荒唐。狄雲於世務雖所知不多，但這幾年來日常聽丁典講論江湖見聞，也已不是昔年那個渾噩無知的鄉下少年，心想：「這寶象雖作和尚打扮，但吃葷殺人，絕無顧忌，多半是個兇悍之極的大盜。」

只聽寶象口中污言穢語越來越多，罵了一陣，騰的一聲，便在神壇前坐倒，跟著瑟瑟有聲，聽得出他將全身濕衣都脫了下來，到殿角去絞乾了，搭在神壇邊上，臥倒在地，不久鼾聲即起，竟自睡熟了。

狄雲心想：「這惡僧脫得赤條條地，在神像之前睡覺，豈不罪過？」又想：「我乘此機會，捧塊大石砸死了他，以免明天大禍臨頭。」但他實不願隨便殺人，又知寶象的武功勝過自己十倍，若不能一擊砸死，只須他稍餘還手之力，自己勢必性命難保。

這時他倘若從後院悄悄逃走，寶象定然不會知覺，但丁典的屍身是在神壇底下，決計不能捨之而去，一搬動立時便驚動了惡僧。耳聽得庭中雨水點點滴滴的響個不住，心下徬徨無計，只盼明晨雨止，寶象離此他去。但聽來這雨顯是不會便歇。到得天明，寶象如不肯冒雨出廟，自會在廟中東尋西找，非給他見到屍體不可。雖是如此，心中還是存了僥倖之想：「說不定這雨到天亮時便止了，這惡僧急於追我，匆匆便出廟去。」

忽然間想起一事：「他進來時破口大罵，說不知那『老賊』逃到了那裏。我年紀又不老，為甚麼叫我『老賊』？難道他又在另外追趕一個老人？」想了一會，猛地省悟：「啊，是了，我滿頭長髮，滿臉長鬚，數年不剃，旁人瞧來自然是個老人了。他罵我是『老賊』，嘿嘿，罵我是『老賊』！」想到了這裏，伸手去摸了摸腮邊亂草般的鬍子。

忽聽得拍的一聲響，寶象翻了個轉身。他睡夢中一腳踢到神壇底下，正好踢中丁典的屍身。他一覺情勢有異，立即醒覺，只道神壇底下伏有敵人，黑暗中也不知廟中有多少人埋伏，搶起身旁單刀，前後左右連砍六刀，教敵人欺不近身來，喝道：「是誰？媽巴羔子的，賊王八蛋！」連罵數聲，不聽有人答應，屏息不語，仍是不聽見有人。

寶象黑暗中連砍十五六刀，四面八方都砍遍了，正是「夜戰八方式」，飛起一足，砰的一聲，將神壇踢倒，揮刀砍落，拍的一聲輕響，混有骨骼碎裂之聲，已砍中了丁典屍體。

狄雲聽得清清楚楚，寶象是在刀砍丁典。雖然丁典已死，早已無知無覺，但在狄雲心中，那仍是他至敬至愛的義兄，這一刀便如是砍在自己身上一般，立時便想衝出去拚命，但這五年的牢獄折磨，已將這樸實鹵莽的少年變成個遇事想上幾想的青年。剛一動念，跟著便想：「我衝出去和他廝拚，除了送掉自己性命，更無別樣結果。丁大哥和凌小姐合葬的心願便不能達成。那如何對得起他？」

寶象一刀砍中丁典的屍身，不聞再有動靜，黑暗之中瞧不透半點端倪。他身邊所攜的火紙早在大雨中浸濕了，無法點火來瞧個明白，他慢慢一步一步的倒退，背心靠上了牆壁，以防敵人自後偷襲，然後凝神傾聽。

這時兩人之間隔了一道照壁，除了雨聲淅瀝，更無別樣聲息。

狄雲知道只要自己呼吸之聲稍重，立時便送了性命，只有將氣息收得極為微細，緩緩吸進，緩緩呼出，腦子中卻飛快的轉著念頭：「再過一個多時辰，天就明了。這惡僧見到丁大哥的屍體，必定大加蹧蹋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

他腦子本就算不得靈活，而要設法在寶象手下保全丁典的屍體，更是一個極大的難題。他苦苦思索，當真是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半點主意，心中焦急萬分，自怨自艾：「狄雲啊狄雲，你這笨傢伙，自然是想不出主意。倘若丁大哥不死，他自有法子。」惶急之下，伸手抓著頭髮，用力一扯，登時便扯下了六七根下來。

突然之間，腦子中出現了一個念頭：「這惡僧叫我『老賊』。他見我滿臉鬍子，只道我是個老人。我若將鬍子剃得乾乾淨淨，他豈非就認我不出了？只是身邊沒有剃刀，怎能剃去這滿臉鬍子？哼，我死也不怕，難道還怕痛？用手一根根拔去，也就是了。」

想到便做，摸到一根根鬍子，一根根的輕輕拔去，惟恐發出半點聲息，心想：「就算那惡僧認我不出，也不過不來殺我而已，我又有甚麼法子保護丁大哥周全？嗯，行一步，算一步，我只須暫且保得性命，能走近惡僧身旁，乘他不備，便可想法殺他。」

待得鬍子拔了一大半，忽又想起：「就算我沒了鬍鬚，這滿頭長髮，還是洩露了我的本來面目。這惡僧在長江邊上追我，自然將我這披頭散髮的模樣瞧得清清楚楚了。」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伸手扯住兩根頭髮，輕輕一抖，便即拔了下來。

拔鬍子還不算痛，那一根根頭髮要拔個清光，可當真痛得厲害。一面拔著，心中只想：「別說只是拔鬚拔髮這等小事，只要是為了丁大哥，便是要我砍去自己手足，也是不會皺一皺眉頭。」又想：「我這法子真笨，丁大哥的鬼魂定在笑我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他再也不能教我一個巧妙的法子了。」

耳聽得寶象又已睡倒，唯恐給這惡僧聽到自己聲息，於是拔一些頭髮鬍子，便極慢極慢的退出一步，直花了小半個時辰，才退到天井之中，又過良久，慢慢出了土地廟的後門。大雨點點滴滴的打在臉上，方始輕輕舒了口氣。

在廟外不用擔心給寶象聽見，拔鬚拔髮時就快得多了，終於將滿頭長髮、滿腮鬍子拔了個乾乾淨淨。他將拔下的頭髮鬍鬚都埋在爛泥之中，以防寶象發見後起疑，摸摸自己光禿禿的腦袋和下巴，不但已非「老賊」，而且成了個「賊禿」，悲憤之下，終於也忍不住好笑，尋思：「我這麼亂拔一陣，頭頂和下巴勢必是血跡斑斑，須得好好沖洗，以免露出痕跡。」於是抬起了頭，讓雨水淋去臉上污穢。

又想：「我臉上是沒破綻了，這身衣服若給惡僧認了出來，終究還是糟糕。嗯，沒衣衫好換，我便學那惡僧的樣，脫得赤條條的，卻又怎地？」於是將衣衫褲子都脫了下來，烏蠶衣可不能脫，變成了只有內衣、卻無褲子的局面，當下將外衣撕開，圍在腰間，又恐寶象識得烏蠶衣的來歷，便在爛泥中打了個滾，全身塗滿污泥。

這時便是丁典復生，只恐一時之間也認他不出。狄雲摸索到一株大樹之下，用手指在爛泥中挖了個洞，將小包袱埋在其中，暗想：「若能逃脫惡僧的毒手，獲得丁大哥平安，日後必當報答這位替我裹傷、贈我銀兩首飾之人的大恩大德。可是他究竟是誰？」

忙到這時，天色已微微明亮。狄雲悄悄向南行去，折而向西，行出里許，天已大明，眼見大雨兀自未止，料想寶象不會離廟他去，要想找一件武器，荒野中卻到那裏找去？只得拾了一塊尖銳的石片，藏在腰間，心想若能在這惡僧的要害處戮上一下，說不定也能要了他的性命。最好這惡僧已離廟他去，那是上上大吉。

在積水坑中一照，見到自己古怪的模樣，忍不住好笑，但隨即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淒苦。

※※※

心中記掛著丁典，等不得另找更合用的武器，便向東朝土地廟行去，心想：「我須得瘋瘋顛顛，裝做是本地的一個無賴漢子。」將近土地廟時，放開喉嚨，大聲唱起山歌來：

「對山的妹妹，聽我唱啊，

你嫁人莫嫁富家郎，

王孫公子良心壞！

要嫁我癩痢頭阿三，頂上光！」

他當年在湖南鄉間，本就擅唱山歌，湖畔田間，溪前山後，和戚芳倆不知已唱過幾千幾萬首山歌。湖南鄉間風俗，山歌都是應景即興之作，隨口而出，押以粗淺韻腳，與日常說話並無多大差別。他歌聲一出口，胸間不禁一酸，自從那一年和戚芳攜手同遊以來，這山歌已五年多沒出過他的喉頭，這時舊調重歌，眼前情景卻是希奇古怪之極。聽歌者不再是那個俏美的小師妹，而是一個赤條條、惡狠狠的大和尚。

他慢慢走近土地廟，逼緊了喉嚨，模擬著女聲又唱了起來：

「你癩痢頭阿三有啥香？

想娶我如花如玉小嬌娘？

貪圖你頭上無毛不用梳？

貪圖你……」

下面這句「貪圖你」還沒唱完，寶象已從土地廟中走了出來。他將上衣圍在腰間，向外一張，要瞧瞧是誰來了，只見狄雲口唱山歌而來，頭頂光禿禿地，還道他真是個癩痢頭禿子，山歌中卻是滿口自嘲，不由得好笑，叫道：「喂，禿子，你過來！」

狄雲唱道：

「大師父叫我有啥事？

要送我金子和銀子？

癩痢頭阿三運氣好，

大師父要請我吃肥豬。」

他一面唱，一面走向寶象跟前，雖是勉力裝作神色自若，但一顆心忍不住劇烈異常的跳動，臉上也已變色。但寶象那裏察覺，笑嘻嘻的道：「癩痢頭阿三，你去給我找些吃的東西來，大師父重重有賞，有沒有肥豬？」

狄雲搖搖頭，唱道：

「荒山野嶺沒肥豬……」

寶象喝道：「好好說話，不許唱啊唱的。」

狄雲伸了伸舌頭，勉力想裝出一副油腔滑調的神氣，說道：「癩痢頭阿三唱慣了山歌，講話沒那麼順當。大師父，這裏前不巴村，後不巴店，十里之內，沒有人煙。你別說想吃肥豬，便青菜白飯也是難找。這裏西去十五里，有好大一座市鎮，有酒有肉，有雞有魚，大師父想吃甚麼有甚麼，不妨便去。」他自知無力殺得寶象，報他刀砍丁典之仇，只盼他信得自己言語，向西去尋飲食，自己便可抱了丁典屍身逃走。

可是大雨始終不止，刷刷刷地落在兩人身上。

寶象道：「你去給我找些吃的來，有酒有肉最好，否則殺隻雞殺隻鴨也成。」

狄雲只掛念著丁典，嘴裏「哦哦」答應，走進殿中，只見丁典的屍身已從神壇下被拖了出來，衣衫盡數撕爛，顯是曾被寶象仔細搜查過。狄雲心中悲恨，再也掩飾不住，說道：「這……這裏有個死人……是……是你打死的麼？」

他臉色大變，寶象只道他是見到死人害怕，獰笑道：「不是我打死的。你來認認，這人是誰？你認得他麼？」狄雲吃了一驚，一時心虛，還道他已識破自己行藏，若不是決意保護丁典，已然發足便逃，當下強自鎮定，說道：「這人相貌很古怪，不是本村裏的。」

寶象笑道：「他自然不是你村子裏的人。」突然厲聲道：「去找些吃的東西來。你不聽話，瞧佛爺不要了你的狗命？」

狄雲見丁典屍身暫且無恙，稍覺放心，應道：「是，是！」轉身出廟，心想：「我且避他一避，只須半天不回來，他耐不住饑餓，自會去尋食物。他終不成帶了丁大哥走。他已搜查過丁大哥身邊，找不到甚麼，自也可死心了。」不料只行得兩步，寶象厲聲喝道：「站住！你到那裏去？」狄雲道：「我去給你買吃的啊。」寶象道：「嗯，很好很好！你過多久回來？」狄雲道：「很快的，一會兒工夫就回來了。」寶象道：「去罷！」

狄雲回頭向丁典的屍身望了一眼，向廟外走去。突然背後風聲微動，拍拍兩響，左右雙頰上各吃了一記耳光。幸好寶象只道他是個不會絲毫武功的鄉下漢子，下手不重；又幸好寶象身法奇快，一出手便即打中，否則狄雲腦筋並不靈敏，遇到背後有人來襲，自然而然的會閃身躲避，決計來不及想到要裝作不會武功。

狄雲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心想：「他既識破了，那只有拚命了。」只聽寶象道：「你身上有多少銀子，拿出來給我瞧瞧！」狄雲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寶象怒道：「你身上光溜溜的，諒你這窮漢也沒銀子，憑你的臭面子，又能賒得到、欠得著了？哼，你說去給我買吃的，不是存心想溜麼？」狄雲聽他這麼說，反而寬心：「原來他只瞧破我去買東西是假，那倒不要緊。」寶象又道：「你這禿頭說十里之內並無人煙，又怎能去買了吃的，即刻便回？這不是明明騙我麼？哼，你給我說老實的，到底想甚麼？」狄雲結結巴巴的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我見了大師父害怕，想逃回家去。」

寶象哈哈大笑，拍了拍長滿黑毛的胸口，說道：「怕甚麼？怕我吃了你麼？」一提到這「吃」字，登時腹中咕咕直響，更餓得難受。天亮之後，他早已在廟中到處搜尋過了，半點可吃之物也沒有。他喃喃的連說幾句：「怕我吃了你麼？怕我吃了你麼？」這般說著，眼中忽然露出兇光，向狄雲上上下下的打量。

狄雲給這眼光只瞧得滿身發毛，已猜到惡僧心中在打甚麼主意。寶象果然正在想：「人肉滋味本來不錯，人心人肝更加好吃，眼前現成有一口豬在這裏，幹麼不宰了吃？」

狄雲心下不住叫苦：「我給他殺了，倒也沒甚麼。瞧這惡僧的模樣，顯是要將我煮來吃了，這可冤得狠了。我跟你拚了。」可是，拚命一定被殺，殺了之後，仍是給他吃下肚中，那又有甚麼分別？只見寶象雙眼中兇光大熾，嘿嘿獰笑，邁步走來。

狄雲見他一步步逼來，一張醜臉越發顯得猙獰可怖，也是一步步退縮。寶象笑道：「嘿嘿，你這瘦鬼，吃起來滋味一定不好。這死屍還比你肥胖些，只可惜死屍有毒，吃不得。沒法子，沒肥豬，瘦豬也只好將就著對付。」一伸手，抓住了狄雲左臂。

狄雲奮力掙扎，卻那裏掙扎得開？心中焦急恐懼，真是難以形容。經過這幾年來的慘受折磨，早已並不如何怕死，但想到要給這惡僧活生生的吃下肚去，實是不寒而慄。

寶象眼見狄雲無法逃脫，心想不如先叫他燒好湯水，然後再行下手宰殺，只可惜這人不會自己宰殺自己，再將自己燒成一大碗紅燒人肉，雙手恭恭敬敬的端將上來，便道：「我殺了你來吃，有兩個法子。一是生割你腿上肌肉，隨割隨烤，那麼你就要受零碎苦頭。第二個法子是一刀將你殺了，煮肉羹吃。你說那個法子好？」

狄雲咬牙道：「你要……將我殺了，你……你……你這惡和尚……」欲待破口大罵，卻怕他一怒之下，更讓自己慘受凌遲之苦，罵人的話到得口邊，終於忍住。

寶象笑道：「不錯，你知道就好，越是聽話，越死得爽快。你倔強掙扎，這苦頭可就大了。喂，癩痢頭阿三，我說啊，你去廚房裏把那隻鐵鑊拿來，滿滿的燒上一鑊水。」

狄雲明知他是要用來烹食自己，還是忍不住問：「幹甚麼？」

寶象笑道：「這個就不用多問了。快去！」狄雲道：「要燒水，在廚房裏燒好了，拿鐵鑊出來不方便。」寶象道：「廚房裏滿是灰塵、蜘蛛網，老佛爺一進去便直打噴嚏。我不瞧著你，你這小癩痢定要逃走。」狄雲道：「我不逃走便是。」寶象怒道：「我說甚麼，便是甚麼。你膽敢不聽話？」說著一掌揮出，在他右臉上重重一擊，又將他踢了個觔斗。

狄雲滾在地下，突然想起：「他叫我燒水，倒是個機會，等得一大鑊水燒滾，端起來潑在他身上。他赤身裸體，豈不立時燙死了？」心中存了這個主意，登時不再恐懼，便到廚房去將一隻破鑊端了出來。見那鐵鑊上半截已然殘破，只能裝得小半鑊水，半鑊滾水只怕未必能燙死這惡僧，但想就算整他不死，燙他個半死不活也是好的。

他將鐵鑊端到殿前天井中，接了簷頭雨水，先行洗刷乾淨，然後裝載雨水，直到水齊破口，無法再裝為止。

寶象讚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癩痢頭阿三，我倒真不捨得吃了你。你這人做事乾淨利落，煮人肉羹是把好手！」

狄雲苦笑道：「多謝大師父誇獎。」拾了七八塊磚頭，架在鐵鑊下面。破廟中多的是破桌斷椅，狄雲急於和寶象一決生死，快手快腳的執起破舊木料，堆在鐵鑊之下。可是要尋火種，卻是難了。狄雲張開雙手，作個無可奈何的神態。

寶象道：「怎麼？沒火種嗎？我記得他身上有的。」說著向丁典的屍身一指。狄雲見丁典的大腿被寶象砍得血肉模糊，胸中一股悲憤之氣直衝上來，轉頭向寶象狠狠瞪視，恨不得撲上前去咬他幾口。寶象卻似老貓捉住了耗子一般，要玩弄一番，這才吃掉，對狄雲的憤怒絲毫不以為意，笑吟吟的道：「你找找去啊。若是生不了火，大和尚吃生肉也成。」

狄雲俯下身去，在丁典的衣袋中一摸，果然摸到兩件硬硬的小物，正是一把火刀，一塊火石，尋思：「咱二人同在牢獄之時，丁大哥身邊可沒這兩件東西，他卻從何處得來？」翻轉火刀，見刀上鑄得有一行陽文招牌：「荊州老全興記」。狄雲曾和丁典去鐵店斬斷身上銬鐐，想來這便是那家鐵店的店號。狄雲握了這對刀石，心道：「丁大哥顧慮周全，在鐵店中取這火刀火石，原意是和我同闖江湖之用，不料沒用上一次，便已命赴陰世。」怔怔的瞧著火刀火石，不由得潸然淚下。

寶象只道他發見火種後自知命不久長，是以悲泣，哈哈笑道：「大和尚是千金貴體，你前世幾生修到，竟能拿大和尚的腸胃作棺材，拿大和尚的肚皮作墳墓，福緣深厚，運氣當真不壞！快生火罷！」

狄雲更不多言，在廟中找到了一張陳舊已極的黃紙籤，放在火刀、火石之旁，便打著了火。火燄燒到黃紙籤上，本來被灰塵掩蔽著的字跡露了出來，只見籤上印著「下下」、「求官不成」、「婚姻難諧」、「出行不利」、「疾病難癒」等字樣，片刻之間，火舌便將紙籤燒去了半截。狄雲心想：「我一生不幸，不用求籤便知道了。」當即將紙籤去點燃了木片，鑊底的枯木漸燒漸旺。

鐵鑊中的清水慢慢生出蟹眼泡沫，他知這半鑊水過不到一炷香時分便即沸滾。他心神緊張，望望那水，又望望寶象裸露著的肚皮，心想生死存亡在此一舉，一雙手不自禁的打起顫來。終於白氣蒸騰，破鑊中水泡翻湧。狄雲站直身子，端起鐵鑊，雙手一抬，便要向寶象頭上淋去。

豈知他身形甫動，寶象已然驚覺，十指伸出，搶先抓住了他的手腕，厲聲喝道：「幹甚麼？」狄雲不會說謊，用力想將滾湯往寶象身上潑去，但手腕給抓住了，便似套在一雙鐵箍中一般，竟移動不得分毫。

寶象若要將這鑊滾湯潑在狄雲頭上，只須手臂一甩，那是輕而易舉之事，但卻可惜了這半鑊熱湯，淋死了這癩痢頭阿三，自己重新燒湯，未免麻煩。他雙臂微一用勁，平平下壓，將鐵鑊放回原處，喝道：「放開了手！」

狄雲如何肯放開鐵鑊，雙手又是運勁一奪。寶象右足踢出，砰的一聲，將他踢得直跌出去，頭後腳前，撞入神壇之下。寶象心想：「這癩痢頭手勁倒也不小。」這時也不加細想。喝道：「老子要宰你了。乖乖的自己解去衣服，省得老子費事。」

狄雲摸出腰間藏著的尖石，便想衝出去與這惡僧一拚，忽見神壇腳邊兩隻老鼠肚子向天，身子不住抽搐，將死未死，這一下陡然在黑暗中看到一絲光明，叫道：「我捉到了兩隻老鼠，給你先吃起來充饑，好不好？老鼠的滋味可鮮得緊呢，比狗肉還香。」寶象道：「甚麼？是老鼠？是死的還是活的？」狄雲生怕他不吃死鼠，忙道：「自然是活的，還在動呢，只不過給我捏得半死不活了。」抓住兩隻老鼠，從神壇下伸手出來給他看。

寶象曾吃過老鼠，知道鼠肉之味與瘦豬肉也差不多，眼見這兩頭老鼠毫不肥大，想是破廟之中無甚食物之故，一時沉吟未決。

狄雲道：「大師父，我給你剝了老鼠皮，煮一大碗湯喝，包你又快又美。」

寶象是個大懶人，要他動手殺人洗剝，割切煮食，想起來就覺心煩，聽狄雲說給他煮老鼠湯，倒是投其所好，道：「兩隻老鼠不夠吃，你再去多捉幾隻。」

狄雲心想：「我現下武功已失，手腳不靈，老鼠那裏捉得到？」但好容易出現了一線生機，決不能放過，忙道：「大師父，我給你先煮了這兩隻大老鼠作點心，立刻再捉！」

寶象點頭道：「那也好，要是我吃得個飽，饒你一命，又有何妨？」

狄雲從神壇下鑽了出來，說道：「我借你的刀子一用，切了老鼠的頭。」

寶象渾沒當這鄉下小禿子是一回事，向單刀一指，說道：「你用罷！」跟著又補上一句：「你有膽子，便向老子砍上幾刀試試！」

狄雲本來確有搶到單刀、迴身便砍之意，但給他先行點破，倒不敢輕舉妄動了，兩刀砍下鼠頭，開膛破肚，剝下鼠皮，將老鼠的腸胃心肺一併用雨水洗得乾淨，然後放入鑊中。

寶象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你這禿頭，煮老鼠湯是把好手。快再去捉幾隻來。」狄雲道：「好，我去捉。」轉身向後殿走去。寶象道：「你若想逃走，我定將你身上的肉，一塊塊活生生的割下來吃了。」狄雲道：「捉不到老鼠便捉田雞，江裏有魚有蝦，甚麼都能吃。我服侍你大師父，吃得飽飽的，舒舒服服，何必定要吃我？癩痢頭阿三身上有瘡有癩，吃了擔保你拉肚子，發寒熱。」寶象道：「哼，別讓我等得不耐煩了。喂，你不能走出廟去，知不知道？」

狄雲大聲答應，爬在地下，裝著捕老鼠的神態，慢慢爬到後殿，站直了身子。他東張西望，想找個隱蔽處躲了起來，從後門望出去，見左首有個小小池塘，當下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快步奔去，輕輕溜入池塘，只露出口鼻在水面透氣，更抓些浮萍亂草，堆在鼻上。

他自幼生於水濱，水性倒是極好，只可惜這地方離江太遠，否則躍入大江之中，順流而下，寶象無論如何追趕不上。

過了好一會，只聽得寶象叫道：「好湯！老鼠湯不錯。可惜老鼠太少。小禿子阿三，捉到了老鼠沒有？」叫了幾聲，跟著便大聲咒罵起來。狄雲將右耳伸出水面，聽他的動靜。但聽他滿口污言穢語，罵得粗俗不堪，跟著踢踢躂躂，踏著泥濘尋了出來。只跨得幾步，便到了池塘邊。狄雲那裏還敢露面，捏住了鼻子，全身鑽在水底。幸好那池塘生滿了青萍水藻，他一沉入塘底，在上面便看不到了。

但水底不能透氣，他一直熬到忍無可忍，終於慢慢探頭上來，想輕輕吸一口氣，剛吸得半口，忽喇一聲，一隻大手抓將下來，已抓住了他後頸。寶象大罵：「不把你這小禿子割成十七八塊，老子不是人。你膽敢逃走！」狄雲反手抱住他胳臂，一股勁兒往池塘內拉扯。寶象沒料到他竟敢反抗，塘邊泥濘，腳下一滑，撲通一聲，跌入了塘中。

狄雲大喜，使勁將他背脊往水中按去。只是池塘水淺，寶象人又高大，池水淹不過頂，他一踏到塘底，反手便扣住狄雲手腕，跟著左手將他頭掀下水去。狄雲早豁出了性命不要，人在水底，牢牢抱住了寶象身子，說甚麼也不放手。寶象一時倒給他弄得無法可施，破口大罵，一不小心，吞進了幾口污水，怒氣更盛，提起拳頭，直往狄雲背上擂去。

狄雲只覺這惡僧一拳打來，雖給塘水阻了一阻，力道輕了些，卻也疼痛難忍，只要再挨得幾拳，非昏去不可。他絕無還手之力，只有將腦袋去撞寶象的胸膛。

正糾纏得不可開交，突然之間，寶象大叫一聲：「啊喲！」抓住狄雲的手慢慢放鬆，舉在半空的拳頭也不擊落，竟緩緩的垂下，跟著身子挺了幾挺，沉入了塘底。

狄雲大奇，忙掙扎著起來，只見寶象一動不動，顯已死了。他驚魂未定，不敢去碰他身子，遠遠站在池塘一邊觀看。只見寶象直挺挺的躺在塘底，一動也不再動，隔了良久，看來真的已死，狄雲兀自不敢放心，捧起塊石頭擲到他身上，見仍是不動，才知不是裝死。

狄雲爬上岸來，猜不透這惡僧到底如何會忽然死去，心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：「難道我的神照功已然大有威力，自己可還不知？在他胸口撞得幾頭，便送了他的性命？」試一運氣，只覺「足少陽膽經」一脈中的內息，行到大腿「五里穴」，無論如何便不上行，而「手少陽三焦經」一脈，內息行到上臂「清冷淵」也即遇阻滯。比之在獄中時只有反見退步，想是這幾日來心神不定，擱下了功夫所致。顯然，要練成神照功，時日火候還差得很遠。

他怔怔的站在池塘之旁，對眼前的情景始終不敢相信是真事。但見雨點一滴滴的落在池塘水面，激成一個個漪漣。寶象的屍身躺在塘底，了無半絲生氣。

呆了一陣，回到殿中，只見鐵鑊下的柴火已經熄滅，鐵鑊旁又有兩隻老鼠死在地下，肚皮朝天，耳朵和後足兀自微微抖動。狄雲心想：「嗯，原來寶象自己倒捉到了兩隻老鼠，沒福享受，便給我打死了。」見鑊中尚有碗許殘湯，是寶象喝得剩下來的，他肚中正饑，端起鐵鑊，張口便要去喝老鼠湯。突然之間，鼻中聞到一陣奇特的香氣。

他一呆之下，雙手持著鐵鑊，縮嘴不喝，尋思：「這是甚麼香氣？我聞到過的，那決不是甚麼好東西。」再聞了聞老鼠湯中的奇香，登時省悟，大叫一聲：「好運氣！」雙手一抬，將鐵鑊向天井中拋了出去，轉過身來，向著丁典的屍身含淚說道：「丁大哥，你雖在死後，又救了兄弟一命。」

在千鈞一髮的瞬息之間，他明白了寶象的死因。

丁典中了「金波旬花」的劇毒，全身血肉都含奇毒。寶象刀砍丁典屍身，老鼠在傷口中噬食血肉。老鼠食後中毒而死，寶象煮鼠為湯而食，跟著便也中毒。兩人在池塘中糾纏鬥毆，寶象突然毒發身亡。眼前鐵鑊旁這兩頭死鼠，也是喝了鑊中的毒湯而死的。

狄雲心想：「倘若那金波旬花不是有這麼一股奇怪的香氣，倘若我心思轉得稍慢片刻，這毒湯已然下肚去了。」

又想：「我第一次聞到這『金波旬花』的香氣，是在凌小姐的靈堂之中，凌知府塗了在他女兒的棺木上。丁大哥以前卻曾聞過的，曾中過毒，第二次怎能不知？是了，那時丁大哥見到凌小姐的棺木，心神大亂，甚麼都不知道了。」

他曾數度萬念俱灰，自暴自棄，不想再活在人世，但此刻死裏逃生，卻又慶幸不已。天空仍是烏雲重重叠叠，大雨如注，心中卻感到了一片光明，但覺只須留得一條命在，便有無盡歡樂，無限風光。

※※※

他定了定神，先將丁典的屍身端端正正的放在殿角，然後出外將寶象的屍身從池塘裏拉起來，挖個坑埋了。回到殿中，只見寶象的衣服搭在神壇之上，壇上放著一個油布小包，另有十來兩碎銀子。

他好奇心起，拿過油布小包，打了開來，見裏面又包著一層油紙，再打開油紙，見是一本黃紙小書，封皮上彎彎曲曲的寫著幾行字不像字、圖不像圖的花樣，也不知是甚麼。翻將開來，見第一頁上繪著一個精瘦乾枯的裸體男子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面目極是詭異，旁邊註滿了五顏六色的怪字，形若蝌蚪，或紅或綠。狄雲瞧著圖中男子，見他鈎鼻深目，曲髮高顴，不似中土人物，形貌甚是古怪，而怪異之中，更似蘊藏著一股吸引之力，令人不由自主的心旌搖動，神不守舍。他看了一會，便不敢再看。

翻到第二頁，見上面仍是繪著這個裸體男子，只是姿式不同，左足金雞獨立，右足橫著平伸而出，雙手反在身後，左手握著右耳，右手握著左耳。一路翻將下去，但見這裸體人形的姿式越來越怪，花樣變幻無窮，有時雙手撐地，有時飛躍半空，更有時以頭頂地倒立，下半身卻憑空生出六條腿來。到了後半本中，那人手中卻持了一柄彎刀。

他回頭翻到第一頁，再向圖中那人臉上細瞧，見他舌尖從左邊嘴角中微微伸出，同時右眼張大而左眼略瞇，臉上神情古怪，便因此而生。他好奇心起，便學著這人的模樣，也是舌尖微吐，右眼張而左眼閉，這姿式一做，只覺得顏面間十分舒暢，再向圖形中看去時，隱隱見到那男子身上有幾條極淡的灰色細線，繪著經脈。狄雲心道：「是了，原來這人身上不繪衣衫，是為了要顯出經脈。」

丁典在獄中授他神照功之時，曾將人身的經脈行走方位，解說得極是詳細明白，練這項最上乘的內功，基本關鍵便在於此。他早已記得熟了，這時瞧著圖中人身上的經脈線路，不由自主便調運內息，體內一股細微的真氣便依著那經脈運行起來。

尋思：「這經脈運行的方位，和丁大哥所授的恰恰相反，那只怕不對。」但隨即轉念：「我便試他一試，又有何妨？」當即催動內息，循圖而行，片刻之間，便覺全身軟洋洋地，說不出的輕快舒暢。他練神照功時，全神貫注的凝氣而行，那內息便要上行一寸、二寸，也是萬分艱難，但這時照著圖中的方位運行，霎時之間便如江河奔流，竟絲毫不用力氣，內息自然運行。他心中又驚又喜：「怎麼我體內竟有這樣的經脈？莫非連丁大哥也不知麼？」跟著又想：「這本冊子是那惡和尚的，而書上文字圖形又都邪裏邪氣，定不是甚麼正經東西，還是別去沾惹的為是。」

但這時他體內的內息運行正暢，竟不想就此便停，心中只想：「好罷，只玩這麼一次，下次不能再玩了。」漸漸覺得心曠神怡，全身血液都暖了起來，又過一會，身子輕飄飄地，好似飽飲了烈酒一般，禁不住手舞足蹈，口中發出嗚嗚嗚的低聲呼叫，腦中一昏，倒在地下，便甚麼也不知道了。

※※※

過了良久良久，這才知覺漸復，緩緩睜開眼來，只覺日光照耀，原來大雨早停，太陽晒進殿來。狄雲一躍而起，只覺精神勃勃，全身充滿了力氣，心想：「難道這本冊子上的功夫，竟有這般好處？不，不！我還是照丁大哥所授的功夫用心習練才是，這種邪魔外道，一沾上身，說不定後患無窮。」拿起冊子，要想伸手撕碎，但想了一想，總覺其中充滿秘奧，不捨得便此毀去。

他整理一下衣衫，但見破爛已極，實在難以蔽體，見寶象的僧衣和褲子搭在神壇之上，倒是完好，於是取過來穿在身上。雖然穿了這惡僧的僧袍，心中甚覺彆扭，但總勝於褲子上爛了十七八個破洞，連屁股也遮不住。他將那本冊子和十多兩碎銀都揣在懷裏，到大樹下的泥坑中將那包首飾和銀兩挖了出來收起，抱起丁典的屍身，走出廟去。

行出百餘丈，迎面來了一個農夫，見到他手中橫抱著一個死屍，不由得大吃一驚，一失足便摔在田中，滿身泥濘的掙扎起來，一足高一足低的快步逃走。

狄雲知道如此行走，必定惹事，但一時卻也想不出甚麼善策。幸好這一帶甚是荒僻，一路走去，不再遇到行人。他橫抱著丁典，心下只想：「丁大哥，丁大哥，我捨不得和你分手，我捨不得和你分手。」

忽聽得山歌聲起，遠遠有七八名農夫荷鋤走來，狄雲急忙一個箭步，躲入山旁的長草之中，待那些農夫走過，心想：「若不焚了丁大哥的遺體，終究不能完成他與凌小姐合葬的心願。」到山坳中拾些枯枝柴草，一咬牙，點燃了火，在丁典屍身旁焚燒起來。

火舌吞沒了丁典頭髮和衣衫，狄雲只覺得這些火燄是在燒著自己的肌肉，撲在地下，咬著青草泥土，淚水流到了草上土中，又流到了他嘴裏……

※※※

狄雲細心撿起丁典的骨灰，鄭重包在油紙之中，外面再裹以油布。這油紙油布本是寶象用來包藏那本黃紙冊子的。包裹外用布條好好的縛緊了，這才貼肉縛在腰間。再用手挖了一坑，將剩下的灰燼撥入坑中，用土掩蓋了，拜了幾拜。

站起身來，心下茫然：「我要到那裏去？」世上的親人，便只師父一人，自然而然的想起：「我且回沅陵去尋師父。」師父刺傷萬震山而逃去，料想不會回歸沅陵老家，必是隱姓埋名，遠走高飛。但這時除了回沅陵去瞧瞧之外，實在想不出還有旁的甚麼地方可去。

當下轉上了大路，向鄉人一打聽，原來這地方叫做程家集，是在湖北監利縣之北，要到湖南，須得先過長江。

狄雲到了市集，取出碎銀買些麵食吃了，來到渡口，搭船過江，回想昨日過江時逃避寶象的追趕，何等驚慌，今日卻悠悠閒閒的重過長江，相隔不過一日，情景卻全然不同了。

渡船靠了南岸，狄雲上得岸來，只聽得喧嘩叫嚷，人頭湧湧，不少人吵成一團，跟著砰砰聲響，好些人打了起來，狄雲好奇心起，便走近去瞧瞧熱鬧。

只見人叢之中，七八條大漢正圍住一個老者毆打。那老者青衣羅帽，家人裝束。那七八條漢子赤足短衣，身邊放著短秤魚簍，顯然都是魚販。狄雲心想這是尋常打架，沒甚麼好瞧的，正要退開，只見那老人家飛足將一名壯健魚販踢了個觔斗，原來他竟身有武功。

這一來，狄雲便要瞧個究竟了。只見那老家人以寡敵眾，片刻間又打倒了三名魚販。旁邊瞧著的魚販雖眾，一時竟無人再敢上前。忽聽得眾魚販歡呼起來，叫道：「頭兒來啦，頭兒來啦！」只見江邊兩名魚販飛奔而來，後面跟著三人。那三人步履頗為沉穩，狄雲一眼瞧去，便知是身有武功之人。

那三人來到近前，為首一人是個四十來歲的漢子，蠟黃的臉皮，留著一撇鼠鬚，向倒在地下哼哼唧唧的幾名魚販望了一眼，說道：「閣下是誰，仗了誰的勢頭，到我們華容縣來欺人？」他這幾句話是向那老家人說的，可是眼睛向他望也沒望上一眼。原來過江之後，這裏已是湖南華容縣地界。

那老家人道：「我只是拿銀子買魚，甚麼欺人不欺人的？」那頭兒向身旁的魚販問道：「幹麼打了起來？」那魚販道：「這老傢伙硬要買這對金色鯉魚。我們說金色鯉魚難得，是頭兒自己留下來合藥的。這老傢伙好橫，卻說非買不可。我們不賣，他竟動手便搶。」

那頭兒轉過身來，向那老家人打量了幾眼，說道：「閣下的朋友，是中了藍砂掌麼？」那老家人一聽，臉色變了，說道：「我不知道甚麼紅砂掌、藍砂掌。我家主人不過想吃鯉魚下酒，吩咐我拿了銀子來買魚。普天下可從來沒有甚麼魚能賣、甚麼魚又不能賣的規矩？」

魚販頭兒冷笑道：「真人面前說甚麼假話？閣下尊姓大名，能見告麼？倘若是好朋友，別說這兩尾金色大鯉魚可以奉送，在下還可送上一粒專治藍砂掌的『玉肌丸』。」

那老家人臉色更是驚疑不定，隔了半晌，才道：「閣下是誰，如何知道藍砂掌，如何又有玉肌丸？難道，難道……」魚販頭兒道：「不錯，在下和那使藍砂掌的主兒，確是有三分淵源。」

那老家人更不打話，身形一起，伸手便向一隻魚簍抓去，行動極是迅捷。魚販頭兒冷笑道：「有這麼容易！」呼的一掌，便往他背心上擊了過去。老家人回掌一抵，借勢借力，身子已飄在數丈之外，提著魚簍，急步疾奔。那魚販頭兒沒料到他有這一手，眼見追趕不上，手一揚，一件暗器帶著破空之聲，向他背心急射而去。

那老家人奪到鯉魚，滿心歡喜，一股勁兒的發足急奔，沒想到有暗器射來。魚販頭子發射的是一枚瓦楞鋼鏢，他手勁大，去勢頗急。狄雲眼見那老家人不知閃避，心中不忍，順手提起地下一隻魚簍，從側面斜向鋼鏢擲去。

他武功已失，手上原沒多少力道，只是所站地位恰到好處，只聽得卜的一聲響，鋼鏢插入了魚簍。那魚簍向前又飛了數尺，這才落地。

那老家人聽得背後聲響，回頭一瞧，只見那魚販頭子手指狄雲，罵道：「兀那小賊禿，你是那座廟裏的野和尚，卻來理會長江鐵網幫的閒事？」

狄雲一怔：「怎地他罵我是小賊禿了？」見那魚販頭子聲勢洶洶，又說到甚麼「長江鐵網幫」，記得丁大哥常自言道，江湖上各種幫會禁忌最多，若是不小心惹上了，往往受累無窮。他不願無緣無故的多生事端，便拱手道：「是小弟的不是，請老兄原諒。」

那魚販頭子怒道：「你是甚麼東西，誰來跟你稱兄道弟？」跟著左手一揮，向手下的魚販道：「將這兩人都給拿下了。」

便在此時，只聽得叮噹叮噹，叮玲玲，叮噹叮噹，叮玲玲一陣鈴聲，兩騎馬自西至東，沿著江邊馳來。那老家人面有喜色，道：「我家主人親自來啦，你跟他們說去。」

魚販頭子臉色一變，道：「是『鈴劍雙俠』？」但隨即臉色轉為高傲，道：「是『鈴劍雙俠』便又怎地？還輪不到他們到長江邊上來耀武揚威。」

說話未了，兩乘馬已馳到身前。狄雲只覺眼前一亮，但見兩匹馬一黃一白，都是神駿高大，鞍轡鮮明。黃馬上坐著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男子，一身黃衫，身形高瘦。白馬上乘的是個少女，二十歲上下年紀，白衫飄飄，左肩上懸著一朵紅綢製的大花，臉色微黑，相貌卻極為俏麗。兩人腰垂長劍，手中都握著一條馬鞭，兩匹馬一般的高頭長身，難得的是黃者全是黃，白者全是白，身上竟無一根雜毛。黃馬頸下掛了一串黃金鸞鈴，白馬的鸞鈴則是白銀所鑄，馬頭微一擺動，金鈴便發出叮噹叮噹之聲，銀鈴的聲音又是不同，叮玲玲、叮玲玲的，更為清脆動聽。端的是人俊馬壯。狄雲一生之中，從未見過這般齊整標緻的人物，不由得心中暗暗喝一聲采：「好漂亮！」

那青年男子向著那老者道：「水福，鯉魚找到了沒有？在這裏幹甚麼？」那老家人道：「汪少爺，金色鯉魚找到了一對，可是……可是他們偏偏不肯賣，還動手打人。」

那青年一瞥眼見到地下魚簍上的那枚鋼鏢，說道：「嘿，誰使這般歹毒的暗器？」馬鞭一伸，鞭絲已捲住鋼鏢尾上的藍綢，提了回來，向那少女道：「笙妹，你瞧，是見血封喉的『蝎尾鏢』！」

那少女道：「是誰用這鏢了？」話聲甚是清亮。

那魚販頭子微微冷笑，右手緊握腰間單刀刀柄，說道：「鈴劍雙俠這幾年闖出了好大的名頭，長江鐵網幫不是不知。可是你們想欺到我們的頭上，只怕也沒這麼容易。」他語氣硬中帶軟，顯然不願與鈴劍雙俠發生爭端。

那少女道：「這種蝎尾鏢蝕心腐骨，太過狠毒，我爹爹早說過誰也不許再用，難道你不知道麼？幸好你不是用來打人，打魚簍子練功夫，還不怎樣。」

水福道：「小姐，不是的。這人發這毒鏢射我。多蒙這位小師父斜刺裏擲了這隻魚簍過來，才擋住了毒鏢。要不然小的早已沒命了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指著狄雲。

狄雲暗暗納悶：「怎地一個叫我小師父，一個罵我小賊禿，我幾時做起和尚來啦？」

那少女向狄雲點了點頭，微微一笑，示意相謝。狄雲見她一笑之下，容如花綻，更是嬌艷動人，不由得臉上一熱，很感羞澀。

那青年聽了水福之言，臉上登時如罩了一層嚴霜，向那魚販頭子道：「此話當真？」不等待對方回答，馬鞭一振，鞭上捲著的鋼鏢疾飛而出，風聲呼呼，拍的一聲，釘在十數丈外的一株柳樹之上，手勁之強，實足驚人。

那魚販頭子兀自口硬，說道：「逞甚麼威風了？」那青年公子喝道：「便是要逞這威風！」提起馬鞭，向他劈頭打落，那魚販頭子舉刀便格。不料那公子的馬鞭忽然斜出向下，著地而捲，招數變幻，直攻對方下盤。魚販頭子急忙躍起相避。這馬鞭竟似是活的一般，倏的反彈上來，已纏住了他右足。那公子足尖在馬腹上輕輕一點，胯下黃馬立時向前一衝。那魚販頭子的下盤功夫本來甚是了得，這青年公子就算用鞭子纏住了他，也未必拖得他倒。但這公子先引得他躍在半空，使他根基全失，這才揮鞭纏足。那黃馬這一衝有千斤之力，魚販頭子力氣再大，也是禁受不起，只見他身軀被黃馬拉著，凌空而飛。眾魚販大聲吶喊，七八個人隨後追去，意圖救援。

那黃馬縱出數丈，將那馬鞭繃得有如弓弦，青年公子蓄勢借力，振臂一甩，那魚販頭子便如騰雲駕霧般飛了出去。他空有一身武功，卻是半點使不出來，身子不由自主的向江中射去。岸上眾人大驚之下齊聲呼喊。只聽得撲通一聲，水花濺起老高，魚販頭子摔入了江中，霎時間沉入水底，無影無蹤。

那少女拍手大笑，揮鞭衝入魚販群中，東抽一記，西擊一招，將眾魚販打得跌跌撞撞的四散奔逃。魚簍魚網撒了一地，鮮魚活蝦在地上亂爬亂跳。

那魚販頭子一生在江邊討生活，水性自是精熟，從江面上探頭出來，已在下游數十丈之外，污言穢語的亂罵，卻也不敢上岸再來廝打。

水福提起盛著金鯉的魚簍，打開蓋子，歡歡喜喜的道：「公子請看，紅嘴金鱗，難得又這般肥大。」那青年道：「你急速送回客店，請花大爺應用救人。」水福道：「是。」走到狄雲身前，躬了躬身，道：「多謝小師父救命之恩。不知小師父的法名怎生稱呼？」狄雲聽他左一句小師父，右一句小師父，叫得自己心中發毛，一時答不上話來。那青年道：「快走，快走。千萬不能耽擱了。」水福道：「是。」不及等狄雲答話，快步去了。

狄雲見這兩位青年男女人品俊雅，武藝高強，心中暗自羨慕，頗有結納之意，只是對方並不下馬，想要請教姓名，頗覺不便。正猶豫間，那公子從懷中掏出一錠黃金，說道：「小師父，多謝你救了我們老家人一命。這錠黃金，請師父買菩薩座前的香油罷。」輕輕一拋，將金子向狄雲投了過來。狄雲左手一抄，便已接住，向他回擲過去，說道：「不用了。請問兩位尊姓大名。」

那青年見他接金擲金的手法，顯是身有武功，不等金子飛到身前，馬鞭揮出，已將這錠黃金捲住，說道：「師父既然也是武林中人，想必得知鈴劍雙俠的小名。」

狄雲見他抖動馬鞭，將那錠黃金舞弄得忽上忽下，神情舉止，頗有輕浮之意，便道：「適才我聽那魚販頭子稱呼兩位是鈴劍雙俠，但不知閣下尊姓大名。」那青年怫然不悅，心道：「你既知我們是鈴劍雙俠，怎會不知我的姓名？」口中「嗯」了一聲，也不答話。

便在此時，一陣江風吹了過來，拂起狄雲身上所穿僧袍的衣角。

那少女一聲驚噫，道：「他……他是西藏青教的……的……血刀惡僧。」那青年滿臉怒色，道：「不錯。哼，滾你的罷！」

狄雲大奇，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向那少女走近一步，道：「姑娘你說甚麼？」那少女臉上現出又驚又怒的神態，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別走近我，滾開。」狄雲心中一片迷惘，問道：「甚麼？」反而更向她走近了一步。

那少女提起馬鞭，刷的一聲，從半空中猛擊下來。狄雲萬料不到她說打便打，轉頭欲避，已然不及，刷的一聲響處，這一鞭著著實實的打在臉上，從左額角經過鼻樑，通向右邊額角，擊得好不沉重。狄雲驚怒交集，道：「你……你幹麼打我？」見那少女又揮鞭打來，伸手便欲去奪她馬鞭，不料這少女鞭法變幻，他右手剛探出，馬鞭已纏上了他頭頸。

跟著只覺得後心猛地一痛，已被那青年公子從馬上出腿，踢了一腳，狄雲立足不定，向前便倒。那公子催馬過來，縱馬蹄往他身上踹去。狄雲百忙中向外一滾，昏亂中只聽得銀鈴聲叮玲玲的響了一下，一條白色的馬腿向自己胸口踏將下來。狄雲更無思索餘地，情知這一腳只要踹實了，立時便會送命，彎身一縮，但聽得喀喇一聲，不知斷了甚麼東西，眼前金星飛舞，甚麼也不知道了。

※※※

待得他神智漸復，醒了過來，已不知過了多少時候。迷迷糊糊中撐手想要站起，突然左腰一陣劇痛，險些又欲暈去，跟著哇的一聲，吐出一大口鮮血。他慢慢轉頭，只見右腿褲腳上全是鮮血，一條腿扭得向前彎轉。他好生奇怪：「這條腿怎會變成這個樣子？」過了一會，這才明白：「那姑娘縱馬踹斷了我的腿。」

他全身乏力，腿上和背心更是痛得厲害，一時之間自暴自棄的念頭又生：「我不要活了，便這麼躺著，快快死了才好。」他也不呻吟，只盼速死。可是想死卻並不容易，甚至想昏去一陣也是不能，心中只想：「怎麼還不死？怎麼還不死？」

過了良久良久，這才想到：「我跟他二人無冤無仇，沒半點地方得罪了他們，正說得好好地，幹麼忽然對我下這毒手？」苦苦思索，心中一片茫然，實無絲毫頭緒，自言自語：「我就是這麼蠢，倘若丁大哥在世，就算不能助我，也必能給我解說這中間的道理。」

一想起丁典，立時轉念：「我答應了丁大哥，將他與凌小姐合葬。這心願未了，我無論如何不能便死。」伸手到腰間一摸，發覺丁典的骨灰包並沒給人踢破，心下稍慰，用力坐起身來，喉頭一甜，又是鮮血上湧。他知道多吐一口血，身子便衰弱一分，強自運氣，想將這口血壓將下去，卻覺口中鹹鹹的，一張嘴，又是一灘鮮血傾在地下。

最痛的是那條斷腿，就像幾百把小刀不住在腿上砍斬，終於連爬帶滾的到了柳蔭下，心想：「我不能死，說甚麼也得活下去。要活下去便得吃東西。」見地下的魚蝦早已停止跳動，死去多時，便抓了幾隻蝦塞入口中，胡亂咀嚼，心想：「先得接好斷腿，再想法子快快離開。」

遊目四顧，見眾魚販拋在地下的各樣物事兀自東一件、西一件的散著，於是爬過去取了一柄短槳，又取過一張漁網，先將漁網慢慢拆開，然後搬正自己斷腿，將短槳靠在腿旁，把漁網的蔴繩纏了上去。纏一會，歇一會，每逢痛得要暈去時，便閉目喘氣，等力氣稍長，又再動手。

好容易綁好斷腿，心想：「要養好我這條腿，少說也得兩個月時光。卻到那裏去養息才好？」瞥眼見到江邊的一排漁舟，心念一動：「我便住在船中，不用行走。」他生怕這批魚販回來，更遭災難困厄，雖已筋疲力盡，卻不敢稍歇，向著江邊爬去，爬上一艘漁船，解下船纜，扳動短槳，慢慢向江心划去。

一低頭間，只見身上一角僧袍翻轉，露出衣襟上一把殷紅帶血的短刀，乃是以大紅絲線所繡，刀頭上有三點鮮血滴下，也是紅線繡成，形狀生動，十分可怖。他驀地醒悟：「啊，是了，這是寶象惡僧的僧袍。這兩人只道我是惡僧的一夥。」一伸手，便摸到了自己光禿禿的腦袋。

他這才恍然，為甚麼那老家人口口聲聲的稱自己為「小師父」，而長江鐵網幫的魚販頭子又罵自己為「小賊禿」，原來自己早已喬裝改扮做了個和尚，卻兀自不覺。又想：「我衣角一翻，那姑娘便說我是西藏青教的甚麼血刀惡僧。這把血刀的模樣這麼難看，這一派和尚又定是無惡不作之人，單看寶象，便可想而知了。」

他無端端的給踹斷了腿，本來極是惱怒悲憤，一想明白其間的原因過節，登時便對「鈴劍雙俠」消了敵意，反覺這對青年英俠嫉惡如仇，實是大大的好人，只是這二人武功高強，人品俊雅，自己便算將誤會解釋明白了，也不配跟他們結交。

將漁船慢慢划出十餘里，見岸旁有個小市鎮，遠遠望去，人來熙往的甚是熱鬧，心想：「這件僧衣披在身上，是個大大的禍胎，須得儘早換了去才好。」當下將船划近岸邊，撐著短槳拄地，掙扎著一跛一拐，走上岸去。市上行人見這青年和尚跛了一條腿，滿身血污，向他瞧去時臉上都露出驚疑的神色。

對這等冷漠疑忌的神氣，狄雲這幾年來受得多了，倒也不以為意。他緩緩在街上行走，見到一家舊衣店，便進去買了一件青衣長袍，一套短衫褲。這時更換衣衫，勢須先行赤身露體，只得將青布長袍穿在僧袍之外，又買了頂氈帽，蓋住光頭，然後到西首一家小飯鋪中去買飯充饑。待得在飯鋪的長櫈上坐定，累得幾欲暈倒，又嘔了兩大口血。

店伙送上飯菜，是一碗豆腐煮魚，一碗豆豉臘肉。狄雲聞到魚肉和米飯的香氣，精神為之一振，拿起筷子，扒了兩口飯，挾起一塊臘肉送進口中，咀嚼得幾下，忽聽得西北角上叮噹叮噹、叮玲玲，叮噹叮噹、叮玲玲，一陣陣鸞鈴之聲響了起來。

他口中的臘肉登時便嚥不下咽喉，心道：「鈴劍雙俠又來了。要不要迎出去說明誤會？我平白無辜的給他們縱馬踩成這般重傷，若不說個清楚，豈不冤枉？」

可是他這些日子中受苦太深，給人欺侮慣了，轉念便想：「我這一生受的冤枉，難道還算少了？再給他們冤枉一次，又有何妨？」但聽得鸞鈴之聲越響越近，狄雲轉過身來，面朝裏壁，不願再和他們相見。

便在這時，忽然有人伸手在他肩頭一拍，笑道：「小師父，你幹下的好事發了，我們太爺請你去喝酒。」

狄雲吃了一驚，轉身過來，見是四個公人，兩個拿著鐵尺鐵鍊，後面兩人手執單刀，滿臉戒備之色。狄雲叫聲：「啊喲！」站起身來，順手抓起桌上一碗臘肉，劈臉向左首那公人擲去，跟著手肘一抬，掀起板桌，將豆腐、白飯、菜湯，一齊向第二名公人身上倒去，心道：「荊州府的公人追到了。我若再落在凌退思的手中，那裏還有命在？」

那兩名公人被他夾頭夾腦的熱菜熱湯一潑，忙向後退，狄雲已搶步奔了出去。但只跨得一步，腳下一個踉蹌，險些摔倒，他在惶急之際，竟忘了左腿已斷。第三名公人瞧出便宜，舉刀砍來。狄雲武功雖失，對付這些公人卻還是綽綽有餘，抓住他手腕一擰，已奪過了他單刀。

四名公人見他手中有了兵器，那裏還敢欺近，只是大叫：「採花淫僧拒捕傷人啊！」「血刀惡僧又犯了案哪！」「姦殺官家小姐的淫僧在這裏啊。」

這麼一叫嚷，市鎮上眾人紛紛過來，見到狄雲這麼滿臉都是傷痕血污的可怖神情，都遠遠站著，不敢走近。

狄雲聽得公人的叫嚷，心道：「難道不是荊州府派來捉拿我的？」大聲喝道：「你們胡說些甚麼？誰是採花淫僧了？」

叮噹叮噹、叮玲玲幾聲響處，一匹黃馬、一匹白馬雙雙馳到。「鈴劍雙俠」人在馬上，居高臨下，一切早已看清。兩人一見狄雲，怔了一怔，覺得面容好熟，立時便認出他便是那個血刀惡僧，只是喬裝改扮了，想要掩飾本來面目。

一名公人叫道：「喂，大師父，你風流快活，也不打緊，怎地事後又將人家姑娘一刀殺了？好漢一人做事一身當，跟我們到縣裏去打了這樁官司罷。」另一名公人道：「你去買衣買帽，改裝易容，可都給哥兒們瞧在眼裏啦。你今天是逃不走了的，還是乖乖就縛的好。」狄雲怒道：「你們就會胡說八道，冤枉好人。」一名公人道：「那是決計冤枉不了的。大前天晚上你闖進李舉人府中，姦殺李舉人的兩位小姐，我是清清楚楚瞧見了的，眼睛眉毛，鼻頭嘴巴，沒一樣錯了，的的確確便是你。」

※※※

「鈴劍雙俠」勒馬站在一旁觀看。

「表哥，這和尚的武功沒甚麼了不起啊。剛才若不是瞧在他救了水福性命的份上，早就殺了他。原來他……他竟這麼壞。」

「我也覺得奇怪。雖說這些惡僧在長江兩岸做了不少天理難容的大案，傷了十幾條人命，公人奈何他們不得，可是兩湖豪傑又何必這等大驚小怪？瞧這小和尚的武功，他的師父、師兄們也高明不到了那裏去。」

「說不定他這一夥中另有高手，否則的話，兩湖豪傑幹麼要來求我爹爹出手？又上門去求陸伯伯、花伯伯、劉伯伯？」

「哼，這些兩湖豪傑也當真異想天開，天下又有那一位高人，須得勞動『落花流水』四大俠同時出手，才對付得了？」

「嘻嘻，勞動一下咱們『鈴劍雙俠』的大駕，那還差不多。」

「表妹，你到前面去等我，讓我一個人來對付這賊禿好了。」

「我在這裏瞧著。」

「不，你還是別在這裏。武林中人日後說起這回事來，只說是我汪嘯風獨自出手，殺了血刀惡僧，可別把水笙水女俠牽扯在內。你知道，江湖上那些人的嘴可有多髒。」

「對，你想得周到，我可沒你這麼細心。」

# 第六章 血刀老祖

狄雲見四下裏閒人漸圍漸多，脫身更加難了，舉刀一揚，喝道：「快給我讓開！」左腋下撐著那條短槳，便向東首衝去。圍在街頭的閒人發一聲喊，四散奔逃。那四名公人叫道：「採花淫僧，往那裏走？」硬著頭皮追了上去。狄雲單刀斜指，手腕翻處，已劃傷了一名公人的手臂。那公人大叫：「拒捕殺人哪！拒捕殺人哪！」

水笙催馬走開。汪嘯風縱馬上前，馬鞭揚出，刷的一聲，捲住了狄雲手中單刀，往外一甩。狄雲手上無力，單刀立時脫手飛出。汪嘯風左臂探出，抓住了他後頸衣領，將他身子提起，喝道：「淫僧，你在兩湖做下了這許多案子，還想活命不成！」右手反按劍把，青光閃處，長劍出鞘，便要往狄雲頸中砍落。

旁觀眾人齊聲喝采：「好極，好極！」「殺了這淫僧！」「大夥兒咬他一口出氣！」

狄雲身在半空，全無半分抗拒之力，暗暗嘆了口氣，心道：「我命中注定要給人冤枉，那也無法可想。」眼見汪嘯風手中的長劍已舉在半空，他微微苦笑，心道：「丁大哥，不是小弟不曾盡力，實在我運氣太壞。」

忽聞得遠處一個蒼老乾枯的聲音說道：「手下留人，休得傷他性命。」

汪嘯風回過頭去，見是一個身穿黃袍的和尚。那和尚年紀極老，尖頭削耳，臉上都是皺紋，身上僧袍的質地顏色和狄雲所穿一模一樣。汪嘯風臉色一變，知是西藏血刀僧的一派，舉劍便向狄雲頸中砍落，準擬先殺小淫僧，再殺老淫僧。劍鋒離狄雲的頭頸尚有尺許，猛覺右手肘彎中一麻，已被暗器打中了穴道。他手中長劍軟軟的垂了下來，雖是力道全無，但劍刃鋒利，仍在狄雲的左頰上劃了一道血痕。

那老僧身形如風，欺近身來，一掌將汪嘯風推落下馬，左手抓起狄雲，右腿一抬，竟在平地跨上了黃馬馬背。旁人上馬，必是左足先踏上左鐙，然後右腿跨上馬背，但這老僧既不縱躍，亦不踏鐙，一抬右腿，便上了馬鞍，縱馬向水笙馳去。

水笙聽得汪嘯風驚呼，當即勒馬。汪嘯風叫道：「表妹，快走！」水笙微一遲疑，掉轉馬頭，那老僧已騎了黃馬追到。他將狄雲往水笙身後的白馬鞍子上一放，正要順手將她推落，水笙已拔出長劍，向他頭上砍下，那老僧見到她秀麗的容貌，怔了一怔，說道：「好美！」手臂一探，點中了她腰間穴道。

水笙一劍砍到半空，陡然間全身無力，長劍噹啷一聲落地，心中又驚又怕，忙要躍下馬來，突覺後腰上又是一麻，雙腿已然不聽使喚。

那老僧左手牽住白馬韁繩，雙腿一挾，黃馬、白馬便叮噹叮噹、叮玲玲，叮噹叮噹、叮玲玲的去了。

汪嘯風躺在地下，大叫：「表妹，表妹！」眼睜睜瞧著表妹被兩個淫僧擄去，後果直是不堪設想，可是他全身酸軟，竭盡平生之力，也是動彈不了半分。

但聽得那些公人大叫大嚷：「捉拿淫僧啊！」「血刀惡僧逃走了！」「拒捕傷人啊！」

※※※

狄雲身在馬背，一搖一幌的險些摔下，自然而然的伸手一抓，觸手之處，只覺軟綿綿地，一低頭，見到抓住的卻是水笙後背腰間。水笙大驚，叫道：「惡和尚，快放手！」狄雲也是一驚，急忙鬆手，抓住了馬鞍。但他坐在水笙身後，兩人身子無法不碰在一起。水笙只叫：「放開我，放開我！」那老僧聽得厭煩，伸過手來點了她啞穴，這麼一來，水笙連話也說不出來了。

那老僧騎在黃馬背上，不住打量水笙的身形面貌，嘖嘖稱讚：「很標緻，了不起！老和尚艷福不淺。」水笙嘴巴雖啞，耳朵卻是不聾，只嚇得魂飛魄散，差一點便暈了過去。

那老僧縱馬一路西行，儘揀荒僻之處馳去。行了一程，覺得兩匹坐騎的鸞鈴之聲太過刺耳，叮噹叮噹、叮玲玲的，顯然是引人來追，當即伸手出去，將金鈴、銀鈴一個個都摘了下來。這些鈴子是以金絲銀絲繫在馬頸，順手一扯便扯下一枚，放入懷中之時，每隻鈴子都已捏扁成塊。

那老僧不讓馬匹休息，行到向晚，到了江畔山坡上一處懸崖之旁。見地勢荒涼，四下裏既無行人，又無房屋，當下將狄雲從馬背抱下，放在地上，又將水笙抱了下來，再將兩匹馬牽到一株大樹之下，繫在樹上。他向水笙上上下下的打量片刻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妙極！老和尚艷福不淺！」這才盤膝坐定，對著江水閉目運功。

狄雲坐在他對面，思潮起伏：「今日的遭遇當真奇怪之極。兩個好人要殺我，這老和尚卻來救了我。這和尚顯然跟寶象是一路，決不是好人，他若去侵犯這姑娘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天色漸漸黑了下來，耳聽得山間松風如濤，夜鳥啾鳴，偶一抬頭，便見到那老僧猶似殭屍一般的臉，心中不由得怦怦亂跳，斜過頭去，見到草叢中露出一角素衣，正是水笙倒在其中。他幾次想開口問那老僧，但見他神色儼然，用功正勤，總是不敢出聲打擾。

過了良久，那老僧突然徐徐站起，左足蹺起，腳底向天，右足站在地下，雙手張開，向著山凹裏初升的一輪明月。狄雲心想：「這姿式我在那裏見過的？是了，寶象那本小冊之中，便繪得有這個古怪的圖形。」但見那老僧如此這般站著，竟如一座石像一般，絕無半分搖幌顫抖。過得一會，只聽得呼的一聲，那老僧斗然躍起，倒轉了身子落將下來，雙手在地下一撐，便頭頂著地，兩手左右平伸，雙足併攏，朝天挺立。

狄雲覺得有趣，從懷中取出那本冊子，翻到一個圖形，月光下看來，果然便和那老僧此刻的姿式一模一樣，心中省悟：「這定是他們門中練功的法子。」

眼見那老僧凝神閉目，全心貫注，一個個姿式層出不窮，一時未必便能練完，狄雲將冊子放回懷中，心想：「這老僧雖然救了我性命，但顯是個邪淫之徒，他擄了這姑娘來，分明不懷好意。乘著他練功入定之際，我去救了那姑娘，一同乘馬逃走。」

他明知此舉十分凶險，可總不忍見水笙好好一個姑娘受淫僧欺辱，當下悄悄轉身，輕手輕腳的向草叢中爬去。他在牢獄中常和丁典一齊練功，知道每當吐納呼吸之際，耳聾目盲，五官功用齊失，只要那老僧練功不輟，自己救那姑娘，他就未必知覺。

他身子一動，斷腿處便痛得難以抵受，只得將全身重量都放在一雙手上，慢慢爬到草叢間，幸喜那老僧果然並未知覺。低下頭來，只見月光正好照射在水笙臉上。她睜著圓圓的大眼，臉上露出恐怖之極的神色。狄雲生怕驚動老僧，不敢說話，當下打個手勢，示意自己前來相救。

水笙自被老僧擄到此處，心想落入這兩個淫僧的魔手，以後只怕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所遭的屈辱不知將如何慘酷，苦於穴道被點，別說無法動彈，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口。她被老僧放在草叢之中，螞蟻蚱蜢在臉上頸中爬來爬去，已是萬分難受，這時忽見狄雲偷偷摸摸的爬將過來，只道他定然不懷好意，要對自己非禮，不由得害怕之極。狄雲連打手勢，示意救她，但水笙驚恐之中，將他的手勢都會錯了意，只有更加害怕。

狄雲伸手拉她坐起，手指大樹邊的馬匹，意思說要和她一齊上馬逃走。水笙全身軟軟的全然做不得主。狄雲若是雙腿健好，便能抱了她奔下坡去，但他斷腿後自己行走兀自艱難，無論如何不能再抱一人，唯有設法解開她穴道，讓她自行。只是他不明點穴解穴之法，只得向水笙連打手勢，指著她身上各處部位，盼她以眼色指示，何處能夠解穴。

水笙見他伸手向自己全身各處東指西指，不禁羞憤到了極點，也痛恨到了極點：「這小惡僧不知想些甚麼古怪法門，要來折辱於我。我只要身子能動，即刻便向石壁上一頭撞死，免受他百端欺侮。」

狄雲見她神色古怪，心想：「多半她也是不知。」眼前除了解她穴道之外，更無第二條脫身逃走之途，可是說甚麼也不敢開口，暗道：「姑娘，我是一心助你脫險，得罪莫怪。」當下伸出手去，在她背上輕輕推拿了幾推。

這輕輕幾下推揉，於解穴自然毫無功效，但水笙心中的驚恐卻又增了幾分。她表哥汪嘯風自幼在她家跟她父親學藝，和她青梅竹馬，情好彌篤，父親也早說過將她許配給了表哥。兩人雖時時一起出門，行俠江湖，但互相以禮自持，連手掌也從不相觸。狄雲這麼推拿得幾下，她淚水已撲簌簌地流了下來。

狄雲微微一驚，心道：「她為甚麼哭泣？嗯，想必她給點穴之後，這背心的穴道一碰到便劇痛難當，因此哭了起來。我試試解她腰裏的穴道。」於是伸手到她後腰，輕輕捏了幾下。這幾下一捏，水笙的眼淚流得更加多了。狄雲大為惶惑：「原來腰間穴道也痛，那便怎生是好？」他知道女子身上的尊嚴，這胸頸腿腹等處，那是瞧也不敢去瞧，別說去碰了，尋思：「我沒法子解她穴道，若再亂試，那可使不得。只有背負她下坡，冒險逃走。」於是握著她的雙臂，要將她身子拉到自己背上。

水笙氣苦已極，驚怒之下，數次險欲暈去，見他提起自己手臂，顯是要來解自己衣衫，一口氣塞在胸間，呼不出去。狄雲將她雙臂一提，正要拉起她身子，水笙胸口這股氣一衝，啞穴突然解了，當即叫喚：「惡賊，放開我！別碰我，放開我！」

這一下呼叫突如其來，狄雲大吃一驚，雙手一鬆，將她摔在地下，自己站立不穩，一摔之下，壓在她的身上。

水笙這麼一叫，那老僧立時醒覺，睜開眼來，見兩人滾作一團，又聽水笙大叫：「惡僧，你快一刀將姑娘殺了，放開我。」那老僧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小混蛋，你性急甚麼？你想先偷吃師祖的姑娘麼？」走上前來，一把抓住狄雲的背心，將他提了起來，走遠幾步，才將他放下，笑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我就喜歡你這種大膽貪花的少年，你斷了一條腿，居然不怕痛，還想女人，妙極，妙極，有種！很合我的脾胃。」

狄雲被他二人誤會，當真是哭笑不得，心想：「我若說明真相，這惡僧一掌便送了我的性命。只好暫且敷衍，再想法子脫身，同時搭救這姑娘。」

那老僧道：「你是寶象新收的弟子，是不是？」不等狄雲回答，裂嘴一笑，道：「寶象一定很喜歡你了，連他的血刀僧衣也賜了給你，他那部『血刀秘笈』有沒傳給你？」

狄雲心想：「『血刀秘笈』不知是甚麼東西？」顫抖著伸手入懷，取出那本黃紙冊子。

那老僧接過來翻閱一遍，又還了給他，輕拍他頭頂，說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狄雲道：「我叫狄雲。」那老僧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你師父傳過你練功的法門沒有？」狄雲道：「沒有。」那老僧道：「嗯，不要緊。你師父那裏去了？」狄雲那敢說寶象不是自己師父，而且早已死了，只得隨口道：「他……他在江裏乘船。」

那老僧道：「你師父跟你說過師祖的法名沒有？」狄雲道：「沒有。」那老僧道：「我法名便叫做『血刀老祖』。你這小混蛋很能討我歡喜。你跟著師祖爺爺，包管你享福無窮，天下的美貌佳人哪，要那一個便取那一個。」

狄雲心想：「原來他是寶象的師父。」問道：「他們罵你……罵咱們是『血刀惡僧』，師……師祖是咱們這一派的掌教了？」血刀老祖笑道：「嘿嘿，寶象這混蛋的口風也真緊，家門來歷，連自己心愛的徒兒也不給說。咱們這一派是西藏青教中的一支，叫做血刀門。你師祖是這一門的第四代掌教。你好好兒學功夫，第六代掌教說不定便能落在你的身上。嗯，你的腿斷了，不要緊，我給你治治。」

他解開狄雲斷腿的傷處，將斷骨對準，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，倒出些藥末，敷在傷處，說道：「這是本門秘製的接骨傷藥，靈驗無比，不到一個月，斷腿便平復如常。咱們明兒上荊州府去，你師父也來會齊。」狄雲心中一驚：「荊州我可去不得。」

血刀老祖包好狄雲的傷腿，回頭向水笙瞧瞧，笑道：「小混蛋，這妞兒相貌挺美，不壞，當真不壞。她自稱甚麼『鈴劍雙俠』。她老子水岱自居名門正派，說是中原武林中的頂兒尖兒人物，不自量力的要跟咱們『血刀門』為難，昨天竟殺了你一個師叔，他奶奶的，想不到他的大閨女卻給我手到擒來。嘿嘿嘿，咱爺兒倆要教她老子丟盡臉面，剝光了這妞兒衣衫，縛在馬上，趕著她在一處處大城小鎮遊街，教千人萬人都看個明白，水大俠的閨女是這麼一副模樣。」

水笙心中怦怦亂跳，嚇得只想嘔吐，不住轉念：「那小的惡僧固惡，這老的更是兇暴，我怎樣才能圖個自盡，保住我軀體清白和我爹爹的顏面？」

※※※

忽聽得血刀老祖笑道：「說起曹操，曹操便到，救她的人來啦！」狄雲心中一喜，忙問：「在那裏？」血刀老祖道：「還在五里之外，嘿嘿，一共有十七騎。」狄雲側耳傾聽，隱隱聽到東南方山道上有馬蹄之聲，但相距甚遠，連蹄聲也是若有若無，絕難分辨多寡，這老僧一聽，便知來騎數目，耳力實是驚人。

血刀老祖道：「你的斷腿剛敷上藥，三個時辰內不能移動，否則今後便會跛了。這一二百里內，沒聽說有甚麼大本領之人，這一十七騎追兵，我都去殺了罷。」

狄雲不願他多傷武林中的正派人物，忙道：「咱們躲在這裏不出聲，他們未必尋得著。敵眾我寡，師……師祖還是小心些的好。」

血刀老祖大是高興，說道：「小混蛋良心好，難得難得，師祖爺爺很歡喜你。」伸手腰間，一抖之下，手中已多了一柄軟軟的緬刀。刀身不住顫動，宛然是一條活的蛇一般。月光之下，但見這刀的刃鋒上全是暗紅之色，血光隱隱，極是可怖。狄雲不自禁的打了個寒噤，道：「這……這便是血刀了？」血刀老祖道：「這柄寶刀每逢月圓之夜，須割人頭相祭，否則鋒銳便減，於刀主不利。你瞧月亮正圓，難得一十七個人趕來給我祭刀。寶刀啊寶刀，今晚你可以飽餐一頓人血了。」

水笙聽著馬蹄聲漸漸奔近，心下暗喜，但聽血刀老僧說得十分自負，似乎來者必死，雖不能全信，卻也暗自擔憂，心想：「爹爹來了沒有？表哥來了沒有？」

又過一會，月光下見到一列馬從山道上奔來，狄雲一數，果然不多不少是一十七騎。但見這十七騎銜尾急奔，迅即經過坡下山道，馬上乘者並沒想到要上來查察。

水笙提高嗓子，叫道：「我在這裏，我在這裏！」那一十七騎乘客聽到聲音，立時勒馬轉頭。一個男子大聲呼道：「表妹，表妹！」正是汪嘯風的聲音。水笙待要再出聲招呼，血刀老祖伸指一彈，一料石塊飛將過去，又打中了她啞穴。

一十七人紛紛下馬，聚在一起低聲商議。血刀老祖突然伸手在狄雲腋下一托，將他身子托將起來，朗聲說道：「西藏青教血刀門，第四代掌門血刀老祖，第六代弟子狄雲在此！」跟著俯身，左手抓住水笙頸後衣服，將她提了起來，說道：「水岱的閨女，已做了我徒孫狄雲第十八房小妾，誰要來喝喜酒，這就上來罷。哈哈，哈哈！」他有意顯示深厚內功，笑聲震撼山谷，遠遠的傳送出去。那一十七人相顧駭然，盡皆失色。

汪嘯風見表妹被惡僧提在手中，全無抗拒之力，又說甚麼做了他「徒孫狄雲的第十八房小妾」，只怕她已遭污辱，只氣得五內俱焚，大吼一聲，挺著長劍，搶先向山坡上奔來。其餘十六人紛紛吶喊：「殺了血刀惡僧！」「為江湖上除一大害！」「這等兇殘淫僧，決計容他不得。」

狄雲見了這等陣仗，心中好生尷尬，尋思：「這些人都當我是血刀門的惡僧，我便有一百張嘴，也是分辯不得。最好他們打死了這老和尚，將水姑娘救出……可是……可是這老和尚一死，我也難以活命。」一時盼中原群俠得勝，一時又望血刀老祖打退追兵，自己也不知到底幫的是那一邊。

斜眼向血刀老祖瞧去，只見他微微冷笑，渾不以敵方人多勢眾為忌，雙手各提一人，一柄血刀咬在嘴裏，更顯得猙獰兇惡。待得群豪奔到二十餘丈之外，他緩緩將狄雲放下，小心不碰動他的傷腿，等群豪奔到十餘丈外，他又將水笙放在狄雲身旁，一柄刀仍是咬在嘴裏，雙手叉腰，夜風獵獵，鼓動寬大的袍袖。

汪嘯風叫道：「表妹，你安好麼？」水笙只想大叫：「表哥，表哥！」卻那裏叫得出聲？但見表哥越奔越近，她心中混和著無盡喜悅、擔憂、依戀、和感激，只想撲入他的懷中痛哭一場，訴說這幾個時辰中所遭遇的苦難和屈辱。

汪嘯風一意只在找尋表妹，東張西望，奔跑得便慢了幾步，群豪中有七八人奔在他的前面。月光之下，但見山坡最高處血刀老祖銜刀而立，凜然生威，群豪奔到離他五六丈時，不約而同的立定了腳步。

雙方相對片刻，猛聽得一聲呼喝，兩條漢子並肩衝上坡去，一使金鞭，一使雙刀。

兩人衝上數丈，那使雙刀的腳步快捷，已繞到了血刀老祖身後，兩人一前一後，大聲呼喝，同時攻上。血刀老祖略一側身，避過雙刀，身子左右閃動，一把彎刀始終銜在嘴裏。突然間左手抓住刀柄，順手一揮，已將那使金鞭的劈去半邊頭顱，殺了一人之後，立時又銜刀在口。那使雙刀的又驚又悲，將一對長刀舞得雪花相似，滾動而前。血刀老祖空手在他刀光中穿來插去，驀地裏右手從口中抽出刀來，一揮之下，刀鋒從他頭頂直劈至腰。

群豪齊聲驚呼，向後退了幾步，但見他口中那柄軟刀之上鮮血滴滴流下，嘴角邊也沾了不少鮮血。

群豪雖然驚駭，但敵愾同仇，叱喝聲中，四個人分從左右攻上。血刀老祖向西斜走，四人大聲叫罵，發足追趕，餘人也是蜂擁而上。只追出數丈，四人腳下已分出快慢，兩人在前，兩人在後。血刀老祖忽地停步，回身急衝，紅光閃動，先頭兩人已然命喪刀下。後面兩人略一遲疑之際，血刀及頸，霎時間身首異處。

狄雲躺在草叢之中，見他頃刻間連斃六人，武功之詭異，手法之殘忍，實是不可思議，心想：「這般打法，餘下這十一人，只怕片刻間便被他殺個乾淨。那可如何是好？」

忽聽得一人叫道：「表妹，表妹，你在那裏？」正是「鈴劍雙俠」中的汪嘯風。

水笙便躺在狄雲的身旁，只是被血刀老祖點了啞穴，叫不出聲，心中卻在大叫：「表哥，我在這裏。」

汪嘯風彎腰疾走，左手不住撥動長草找尋。忽然間一陣山風，捲起水笙的一角衫子。汪嘯風大叫：「在這裏了！」撲將上來，一把將她抱起。水笙喜極流淚，全身顫抖。汪嘯風只叫：「表妹，表妹！你在這裏！」緊緊的抱住了她。二人劫後重逢，甚麼禮儀規矩，早都拋到了九霄雲外。

汪嘯風又問：「表妹，你好麼？」見水笙不答，心下起疑，將她放下地來。水笙腳一著地，身子便往後仰。汪嘯風學過點穴之技，雖不甚精，卻也會得基本手法，忙伸手在她腰間和背心三處穴道之上推血過宮，解了她封閉的穴道。水笙叫出聲來：「表哥，表哥。」

狄雲當汪嘯風走近身來，便知情勢凶險，乘著他給水笙推解穴道之際，悄悄爬開。

水笙聽得草中簌簌有聲，想起這惡僧對自己的侮辱，指著狄雲，對汪嘯風道：「快，快，殺了這惡僧。」這時汪嘯風的長劍已還入鞘中，一聽此言，刷的一聲拔出，劍勢如風，向狄雲疾刺而出。狄雲聽得水笙叫喚，早知不妙，沒等長劍遞到，急忙向外一個打滾，幸好處身所在正是斜坡，順勢便滾了下去。

汪嘯風跟著又挺劍刺去，眼見便要刺中，突然噹的一聲響，虎口一震，眼前紅光閃動。他百忙中不及細想，順手使出來的便是九式連環的「孔雀開屏」，將長劍舞成一片光屏，擋在身前。但聽得叮叮噹噹，刀劍相交之聲密如聯珠，只一瞬之間，便已相撞了三十餘聲。汪嘯風劍法已頗得乃師水岱真傳，這套「孔雀開屏」翻來覆去共有九式，平時練得純熟，此刻性命在呼吸之間，敵人的刀招來得迅捷無比，那裏還說得上見招拆招？只是自管自的照式急舞，使這一套「孔雀開屏」，便似是出於天性一般。血刀老祖連攻三十六刀，一刀快似一刀，居然盡數給他擋了開去。

群豪只瞧得目為之眩。這時十七人中又已有三人為血刀老祖所殺，賸下來連水笙在內也只九人。眾人瞧得都是手心中捏一把冷汗，均想：「鈴劍雙俠名不虛傳，只有他才擋得住血刀惡僧這般快如閃電的急攻。」

其實血刀老祖只須刀招放慢，跟他拆上十餘招，汪嘯風非命喪血刀之下不可，幸好血刀老祖一時沒想到，對方這套專取守勢的劍招，只不過是練熟了的一路劍法而已，心道：「好小子，咱們鬥鬥，到底是你快還是我快？」一味的加快強攻。

群豪都想併力上前，將血刀老祖亂刀分屍，只是兩人鬥得實在太快，那裏插得下手去？

水笙關心表哥安危，雖是手酸腳軟，也不敢再多等待，俯身從地下死屍手裏取過一柄長劍，上前夾攻。她和表哥平時聯手攻敵，配合純熟，汪嘯風擋住了血刀老祖的攻勢，水笙長劍便向敵人要害刺去。

血刀老祖數十招拾奪不下汪嘯風，心下焦躁，猛地裏一聲大吼，右手仍是血刀揮舞，左手卻空手去抓他長劍。汪嘯風大吃一驚，加快揮劍，只盼將他手指削斷幾根，不料血刀老祖的左手竟似不怕劍鋒，或彈或壓，或挑或按，竟將他劍招化解了大半，這麼一來，汪嘯風和水笙立時險象環生。

群豪中一個老者瞧出勢頭不對，知道今晚「鈴劍雙俠」若再喪命，餘下的沒一人能活著離開此處，大叫：「大夥兒併肩子上，跟惡僧拚命。」

便在此時，忽聽得西北角上有人長聲叫道：「落──花流水！」跟著西方也有人應道：「落花──流水。」「流水」兩字尚未叫完，西南方有人叫道：「落花流──水。」這三人分處三方，高呼之聲也是或豪放，或悠揚，音調不同，但均是中氣充沛，內力甚高。

血刀老祖一驚：「卻從那裏鑽了出這三個高手來？從聲音中聽來，每一人的武功只怕都不在我之下，三個傢伙聯手夾攻，那可不易對付。」他心中尋思應敵之策，手中刀招卻是毫不遲緩。

猛聽得南邊又有一人高聲叫道：「落花流水──」這「落花流水」的第四個「水」拖得特長，聲音滔滔不絕的傳到，有如長江大河一般。這聲音更比其餘三人近得多。

水笙大喜，叫道：「爹爹，爹爹，快來！」

群豪中有人喜道：「江南四老到啦，落花流水！哈……」他那哈哈大笑只笑出一個「哈」字，胸口鮮血激噴，已被血刀砍中。

血刀老祖聽得又來一人，而此人竟是水笙之父，猛地想起一事：「曾聽我徒兒善勇說道，中原武林中武功最厲害的，除了丁典之外，有甚麼南四奇、北四怪。北四怪叫甚麼『風虎雲龍』，南四奇則是『落花流水』。當時我聽了說道滾他媽的，外號叫作『落花流水』，還能有甚麼好腳色？可是聽這四個傢伙的應和之聲，可著實有點兒鬼門道。」

他尋思未定，只聽得四人齊聲合呼，「落花流水」之聲，從四個不同方向傳來，只震得山谷鳴響。血刀老祖聽聲音知四人相距尚遠，最遠的還在五里之外，但等得將眼前敵人一一殺了，那四人一合上圍，可就不易脫身。他撮唇作嘯，長聲呼道：「落花流水，我打你們個落花流水！」手指彈處，錚的一聲，水笙手中長劍被他彈中，拿捏不定，長劍直飛起來。

血刀老祖叫道：「狄雲，預備上馬，咱們可要少陪了。」

狄雲答應不出，心中好生為難，要是和他同逃，難免陷溺愈來愈深，將來無可收拾。但如留在此處，立時便會被眾人斬成碎塊，說半句話來分辯的餘裕也無。只聽血刀老祖又叫：「徒孫兒，快牽了馬。」狄雲轉念已定：「眼前總是逃命要緊。我這一生給人冤枉，還算少了？人家心裏對我怎麼想法，那管得了這許多？」等到血刀老祖第三次呼叫，便即答應，拾起地下一根花槍，左手支撐著當作拐杖，走到樹邊去牽了兩匹坐騎。

一個使桿棒的大胖子叫道：「不好，惡僧想逃，我去阻住他。」挺起桿棒，便向狄雲趕去。血刀老祖道：「嘿，你去阻住他，我來阻住你。」血刀揮處，那胖子連人帶棒，斷為四截。餘人見到他如此慘死，忍不住駭然而呼。血刀老祖原是要嚇退眾人的牽纏，迴過長臂，攔腰抱起水笙，撒腿便向牽著坐騎的狄雲身前奔來。

水笙急叫：「惡僧，放開我，放開我！」伸拳往他背上急擂。她劍法不弱，拳頭卻出手無力，血刀老祖皮粗肉厚，給她搥上幾下渾如不覺，長腿一邁便是半丈，連縱帶奔，幾個起落，便已到了狄雲身旁。

汪嘯風將那套「孔雀開屏」使發了性，一時收不住招，仍是「東展錦羽」、「西剔翠翎」、「南迎艷陽」、「北迴晨風」，一式式的使動。他見水笙再次被擄，忙狂奔追來，手中長劍雖仍不住揮舞，卻已不成章法。

血刀老祖將狄雲一提，放上了黃馬，又將水笙放在他身前，低聲道：「那四個鬼叫的傢伙都是勁敵，非同小可。這女娃兒是人質，別讓她跑了。」說著跨上白馬，縱騎向東。

只聽得「落花流水，落花流水」的呼聲漸近，有時是一人單呼，有時卻是兩人、三人、四人齊聲呼叫。

水笙大叫：「表哥，表哥！爹爹，爹爹！快來救我。」可是眼見得表哥又一次遠遠的落在馬後。「鈴劍雙俠」的坐騎黃馬和白馬乃是千中挑、萬中選的大宛駿馬。平時他二人以此自傲，常說雙騎腳程之快，力氣之長，當世更無第三匹馬及得上，可是這時為敵所用，畜生無知，仍是這般疾馳快跑，馬越快，離得汪嘯風越加遠了。

汪嘯風眼看追趕不上，只有不住呼叫：「表妹，表妹！」

一個高呼「表哥」，一個大叫「表妹」，聲音哀淒，狄雲聽在耳中，極是不忍，只想將水笙推下馬來，但想到血刀老祖之言：「來的都是勁敵，非同小可，這女娃兒是人質，別讓她跑了。」放走水笙，血刀老祖定會大怒，此人殘忍無比，殺了自己如宰雞犬，又想如給水笙之父等四個高手追上了，自己定也不免冤枉送命。一時猶豫難決，聽得水笙高叫表哥之音已是聲嘶力竭，心中突然一酸：「他二人情深愛重，被人活生生的拆開。我跟師妹……嘿，我跟師妹，何嘗不是這樣？可是，可是她對待我，幾時能像水姑娘對她表哥那樣？」想到此處，不由得傷心，心道：「你去罷！」伸手將她推下了馬背。

血刀老祖雖然在前帶路，時時留神後面坐騎上的動靜，忽聽得水笙大叫之聲突停，跟著一聲「啊喲」，掉在地下，還道狄雲斷了一腿，制她不住，當即兜轉馬頭。

水笙身子落地，輕輕一縱，已然站直，當即發足向汪嘯風奔去。兩人此時相距已有五十餘丈，一個自西而東，一個自東而西，越奔越近。一個叫：「表哥！」一個叫：「表妹！」都是說不出的歡喜。

血刀老祖微笑勒馬，竟不理會，稍候片刻，眼見汪嘯風和水笙相距已不過二十餘丈，這才雙腿一夾，一聲呼嘯，向水笙追去。

狄雲大驚，心中只叫：「快跑，快跑！」對面幾個倖存的漢子見血刀老祖口銜血刀，縱馬衝來，也是齊聲呼叫：「快跑，快跑！」

水笙聽得背後馬蹄之聲越來越近，但兩人發力急奔之下，和汪嘯風之間相距也是越來越近。她奔得胸口幾乎要炸裂了，膝彎發軟，隨時都會摔倒，終於還是勉強支撐。

突然之間，覺得到白馬的呼吸噴到了背心，聽得血刀老祖笑道：「逃得了麼？」水笙伸出雙手，汪嘯風還在兩丈以外，血刀老祖的左手卻已搭上了她的肩頭。

她一聲驚呼，正要哭出聲來，只聽得一個熟悉而慈愛的聲音叫道：「笙兒別怕，爹來救你了！」

※※※

水笙一聽，正是父親到了，心中一喜，精神陡長，腳下不知從那裏生出一股力氣，一縱之下，向前躍出丈餘，血刀老祖的手掌本已搭在她肩頭，竟爾被她擺脫。汪嘯風向前一湊，兩人左手已拉著左手。汪嘯風右手長劍舞出一個劍花，心下暗道：「天可憐見，師父及時趕到，便不怕那淫僧惡魔了。」

血刀老祖嘿嘿冷笑聲中，血刀遞出。汪嘯風急揮長劍去格，突見那血刀紅影閃閃，迎頭彎轉，竟如一根軟帶一般，順著劍鋒曲了下來，刀頭削向他手指。汪嘯風若不放手撤劍，一隻手掌立時便廢了。他百忙中變招也真迅捷，掌心勁力一吐，長劍向敵人飛擲過去。

血刀老祖左指彈處，將長劍向西首飛奔而至的一個老者彈出，右手中血刀更向前伸，直砍汪嘯風面門。汪嘯風仰身相避，不得不放開了水笙的手掌。血刀老祖左手迴抄，已將水笙抱起，橫放在馬鞍之上，他卻不拉轉馬頭，仍是向前直馳，衝向前面中原群豪。

攔在道中的幾條漢子見他馳馬衝來，齊聲發喊，散在兩旁。血刀老祖口發荷荷怪聲，砍翻一名漢子，縱馬兜了個圈子，向狄雲奔去。

突見左首灰影一閃，長劍上反射的月光耀眼生花，一條冷森森的劍光點向他胸口。血刀老祖迴刀掠出，噹的一聲，刀劍相交，只震得虎口隱隱作麻，心道：「好強的內力。」便在此時，右首又有一柄長劍遞到，這劍勢道甚奇，劍尖劃成大大小小的一個個圈子，竟看不清他劍招指向何處。血刀老祖又是一驚：「太極劍名家到了。」

他勁透右臂，血刀也揮成一個圓圈，刀圈和劍圈一碰，噹噹噹數聲，火花迸濺。對方喝道：「好刀法！」向旁飄開，卻是個身穿杏黃道袍的道人。血刀老祖叫道：「你劍法也好！」左首那人喝道：「放下我女兒！」劍中夾掌，掌中夾劍，兩股勁力一齊襲到。

狄雲遠遠望見血刀老祖又將水笙擄到，跟著卻受二人左右夾擊。左首那老者白鬚如銀，相貌俊雅，口口聲聲呼喝「放下我女兒」，自是水笙的父親。但見血刀老祖每接他一劍，身子便幌了一幌，似是內力有所不如，卻見西邊山道上又有兩人奔來，身形快捷如風，顯然也是極強的高手。狄雲心想：「待得那二人趕到，四人合圍，血刀老祖定然不敵，非死即傷。我還是及早逃命罷！」轉念又想：「若不是他出手相救，我早給那汪嘯風一劍殺了。忘恩負義，只顧自身，太也卑鄙無恥。」當下勒馬相候。

忽聽得血刀老祖大叫：「你女兒還了你罷！」揚手將水笙凌空拋起，越過水岱頭頂，向狄雲擲了過來。

這一下誰都大出意料之外，水笙身在半空，固然尖聲驚呼，旁人也是不約而同的大叫起來。

狄雲見水笙向自己飛來，勢道勁急，若不接住，勢須落地受傷，忙張臂抱住。這一擲力道本重，幸好狄雲身在馬上，大半力道由馬匹承受了去。血刀老祖將水笙擲出之時，已先點了她穴道，是以她只有聽任擺布，無力反抗，大叫：「小和尚，放開我！」

血刀老祖向水岱疾砍兩刀，又向那老道猛砍兩刀，都是只攻不守，極其凌厲的招數，叫道：「狄雲乖孩兒，快逃，快逃，不用等我。」

狄雲迷迷惘惘的手足無措，但見汪嘯風和另外數人各挺兵刃，大呼「殺了小淫僧」，快步趕來，而血刀老祖又在連聲催促：「快逃，快逃！」當即一提韁繩，縱馬衝了出去。本來他和血刀老祖縱馬向東，這時慌慌張張，反而向西馳去。

血刀老祖一口血刀越使越快，一團團紅影籠罩了全身，笑道：「我要陪你的美貌女兒去，不陪你這糟老頭兒了。」雙腿一挾，胯下坐騎騰空而起，向前躍出。

水岱救女情急，不願多跟他糾纏，施展「登萍渡水」輕功，身子便如在水上飄行一般，向狄雲疾追。可是狄雲胯下所乘，正是水岱當年花了五百兩銀子購來的大宛良馬，腳程之快，除了血刀老祖所乘的那匹白馬，當世罕有其倫。黃馬背上雖乘著兩人，水岱卻兀自追趕不上。水岱大叫：「停步，停步！」那馬識得他聲音，但背上狄雲正自提韁力推，竟不能停步。水岱叫道：「小惡僧，你再不勒馬，老子把你斬成十七八塊！」水笙叫道：「爹爹，爹爹！」水岱心痛如割，叫道：「孩兒別慌！」

頃刻之間，一馬一人追出了里許，水岱雖輕功了得，但時刻一久，畢竟年紀老了，長力不濟，和黃馬相距越來越遠，忽聽得呼的一響，背後金刃劈風。他反手迴劍，架開了血刀老祖砍來的一刀，一陣風從身旁掠過，血刀老祖哈哈大笑，騎了白馬追著狄雲去了。

※※※

血刀老祖和狄雲快奔一陣，將追敵遠遠拋在後面，眼見再也追趕不上，血刀老祖生怕跑傷了坐騎，這才招呼狄雲按轡徐行。血刀老祖沒口子稱讚狄雲有良心，雖見情勢危急之極，仍是不肯先逃。

狄雲只有苦笑，斜眼看水笙時，見她臉上神色恐懼中混著鄙夷，知她痛恨自己已極，這事反正無從解釋，心道：「你愛怎麼想便怎麼想，要罵我淫僧惡賊，儘管大罵便是。」

血刀老祖道：「喂，小妞兒，你爹爹的武功很不壞啊，嘿嘿，可是你祖師爺比你爹爹又勝了一籌，他使盡了吃奶的力氣，仍是攔不住我。」水笙恨恨的瞪了他一眼，並不作聲。血刀老祖道：「那使劍的老道是誰？是『落花流水』中的那一個？」

水笙打定了主意，不管他問甚麼，總是給他個不理不睬。

血刀老祖笑道：「徒孫兒，女人家最寶貴的是甚麼東西？」狄雲嚇了一跳，心道：「啊喲，不好！這老和尚要點污水姑娘的清白？我怎地相救才好？」口中只得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血刀老祖道：「女人家最寶貴的，是她的臉蛋。這小妞兒不回答我的說話，我用刀在她臉上橫劃七刀，豎砍八刀，這一招有個名堂，叫做『橫七豎八』，你說美是不美？」說著刷的一聲，將本已盤在腰間的血刀擎在手中。

水笙早就拚著一死，不再打僥倖生還的主意，但想到自己白玉無瑕的臉蛋要被這惡僧劃得橫七豎八，忍不住打個寒噤，轉念又想，他若毀了自己容貌，說不定倒可保得身子清白而死，反而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

血刀老祖將一把彎刀在她臉邊幌來幌去，威嚇道：「我問你那老道是誰？你再不答話，我一刀便劃將下來了。你答不答話？」水笙怒道：「呸！你快殺了本姑娘！」血刀老祖右手一落，紅影閃處，在她臉上割了一刀。

狄雲「啊」的一聲輕呼，轉過了頭，不忍觀看。水笙已自暈了過去。血刀老祖哈哈大笑，催馬前行。狄雲忍不住轉頭瞧水笙時，只見她粉臉無恙，連一條痕印也無，不由得心中一喜，才知血刀老祖刀法之精，實已到了從心所欲、不差毫厘的地步。適才這一刀，刀鋒從水笙頰邊一掠而過，只割下她鬢邊幾縷秀髮，肌膚卻絕無損傷。

水笙悠悠醒轉，眼淚奪眶而出，眼見到狄雲的笑容，更是氣惱，罵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這幸災樂禍的壞……壞……壞人。」她本想用一句最厲害的話來罵他，但她平素從來不說粗俗的言語，一時竟想不出甚麼兇狠惡毒的句子來。

血刀老祖彎刀一舉，喝道：「你不回答，第二刀又割將下來了。」水笙心想反正一刀已然割了，再割幾刀也是一樣，叫道：「你快殺了我，快殺了我！」血刀老祖獰笑道：「那有這麼容易？」嗤的一聲輕響，刀鋒又從她臉頰邊掠過。

這一次水笙沒失去知覺，但覺頰上微微一涼，卻不感疼痛，又無鮮血流下，才知道這老惡僧只是嚇人，原來自己臉頰無損，心頭一喜，忍不住吁了口長氣。

血刀老祖向狄雲道：「乖徒孫，爺爺這兩刀砍得怎麼樣？」狄雲道：「刀法高極啦，當真了得！」這兩句話確是由衷之言。血刀老祖道：「你要不要學？」狄雲心念一動：「我正想不出法子來保全水姑娘的清白，若是我纏住老和尚學武藝，只要他肯用心教我，沒功夫別起邪念，我就好想法子救人。可是那非討得他歡喜不可。」便道：「你這刀上功夫，徒孫兒羨慕得了不得。你教得我幾招，日後遇上她表哥之流的小輩，便不會再受他欺侮，也免得折了你師祖爺爺的威風。」他生平極難得說謊，這時為了救人，這句「師祖爺爺」一出口，自己也覺肉麻，不由得滿臉通紅。

水笙「呸」了一聲，罵道：「不要臉，不害羞！」

血刀老祖大是開心，笑道：「我這血刀功夫，非一朝一夕所能學會，好罷，我先傳你一招『批紙削腐』的功夫。你習練之時，先用一百張薄紙，叠成一叠，放在桌上，一刀橫削過去，將一叠紙上的第一張批了下來，可不許帶動第二張。然後第二刀批第二張，第三刀批第三張，直到第一百張紙批完。」

水笙是少年人的心性，忍不住插口道：「吹牛！」

血刀老祖笑道：「你說吹牛，咱們就試上一試。」伸手到她頭上拔下一根頭髮。水笙微微吃痛，叫道：「你幹甚麼？」血刀老祖不去理她，將那根頭髮放在她鼻尖上，縱馬快奔。

其時水笙蜷曲著身子，橫臥在狄雲身前的馬上，見血刀老祖將頭髮放在自己鼻尖，微感麻癢，不知他搗甚麼鬼，正要張嘴呼氣將頭髮吹開，只聽血刀老祖叫道：「別動，瞧清楚了！」他勒轉馬頭，回奔過來，雙馬相交，一擦而過。

水笙只覺眼前紅光閃動，鼻尖上微微一涼，隨即覺到放在鼻上的那根頭髮已不在了。只聽得狄雲大叫：「妙極，妙極！」血刀老祖伸過血刀，但見刀刃上平平放著那根頭髮。血刀老祖和狄雲都是光頭，這根柔軟的長髮自是水笙之物，再也假冒不來。

水笙又驚又佩，心想：「這老和尚武功真高，剛才他這一刀若是高得半分，這根頭髮便批不到刀上，若是低得半分，我這鼻尖便給他削去了。他馳馬揮刀，那比之批薄紙甚麼的更是難上百倍。」

狄雲要討血刀老祖喜歡，諛詞滾滾而出，只不過他口齒笨拙，翻來覆去也不過是幾句「刀法真好！我可從來沒見過」之類。水笙親身領略了這血刀神技，再聽到狄雲的恭維，也已不覺過份，只是覺得這人為了討好師祖，馬屁拍到這等地步，人格太過卑鄙。

血刀老祖勒轉馬頭，又和狄雲並騎而行，說道：「至於那『削腐』呢，是用一塊豆腐放在木板之上，一刀刀的削薄它，要將兩寸厚的一塊豆腐削成二十片，每一片都完整不破，這一招功夫便算初步小成了。」狄雲道：「那還只初步小成？」血刀老祖道：「當然了！你想，穩穩的站著削豆腐難呢，還是馳馬急衝、在妞兒鼻尖上削頭髮難？哈哈，哈哈！」狄雲又恭維道：「師祖爺爺天生的大本事，不是常人所能及的，徒孫兒只要練到師祖爺爺十分之一，也就心滿意足了！」血刀老祖哈哈大笑。水笙則罵：「肉麻，卑鄙！」

要狄雲這老實人說這些油腔滑調的言語，原是頗不容易，但自來拍馬屁的話第一句最難出口，說得多了，居然也順溜起來。好在血刀老祖確有人所難能的武功，狄雲這些讚譽倒也不是違心之論，只不過依他本性，決不肯如此宣之於口而已。

血刀老祖道：「你資質不錯，只要肯下苦功，這功夫是學得會的。好，你來試試！」說著伸手又拔下水笙一根頭髮，放在她鼻尖上。水笙大驚，一口氣便將頭髮吹開，叫道：「這小和尚不會的，怎能讓他胡試？」

血刀老祖道：「功夫不練就不會，一次不成，再來一次，兩次不成，便練他個十次八次！」說著又拔了她一根頭髮，放上她的鼻尖，將血刀交給狄雲，笑道：「你試試看！」

狄雲接過血刀，向橫臥在身前的水笙瞧了一眼，見她滿臉都是憤恨惱怒之色，但眼光之中，終於流露出了恐懼的神色。

她知狄雲從未練過這門刀法，如果照著血刀老祖的模樣，將這利刃從自己鼻尖上掠過，別說鼻子定然被他一刀削去，多半連腦袋也給劈成兩半。她心下自慰：「這樣也好，死在這小惡僧的刀下，勝於受他二人的侮辱。」話雖如此，想到真的要死，卻也不免害怕。

狄雲自然不敢貿然便劈，問道：「師祖爺爺，這一刀劈出去，手勁須得怎樣？」血刀老祖道：「腰勁運肩，肩通於臂，臂須無勁，腕須無力。」接著便解釋怎麼樣才是「腰勁運肩」，要怎樣方能「肩通於臂」，跟著取過血刀，說明甚麼是「無勁勝有勁」，「無力即有力」。水笙聽他解說這些高深的武學道理，不由得暗暗點頭。

狄雲聽得連連點頭，黯然道：「只可惜徒孫受人陷害，穿了琵琶骨，割斷手筋，再也使不出力來。」血刀老祖問道：「怎樣穿了琵琶骨？割斷手筋？」狄雲道：「徒孫給人拿在獄中，吃了不少苦頭。」

血刀老祖呵呵大笑，和他並騎而行，叫他解開衣衫，露出肩頭，果見他肩骨下陷，兩邊琵琶骨上都有鐵鍊穿過的大孔，傷口尚未癒合，而右手手指被截，臂筋被割，就武功而言，可說是成了個廢人。至於他被「鈴劍雙俠」縱馬踩斷腿骨，還不算在內。血刀老祖只瞧得直笑。狄雲心想：「我傷得如此慘法，虧你還笑得出來。」

血刀老祖笑道：「你傷了人家多少閨女？嘿嘿，小夥子一味好色貪花，不顧身子，這才失手，是不是？」狄雲道：「不是。」血刀老祖笑道：「老實招來！你給人拿住，送入牢獄，是不是受了女子之累？」狄雲一怔，心想：「我被萬震山小妾陷害，說我偷錢拐逃，那果然是受了女子之累。」不由得咬著牙齒，恨恨的道：「不錯，這賤人害得我好苦，終有一日，我要報此大仇。」

水笙忍不住插口罵道：「你自己做了許多壞事，還說人家累你。這世上的無恥之尤，以你小……小……小和尚為首。」

血刀老祖笑道：「你想罵他『小淫僧』，這個『淫』字卻有點不便出口，是不是？小妞兒好大的膽子，孩兒，你將她全身衣衫除了，剝得赤條條地，咱們這便『淫』給她看看，瞧她還敢不敢罵人？」狄雲只得含含糊糊的答應一聲。

水笙怒罵：「小賊，你敢？」此刻她絲毫動彈不得，狄雲若是輕薄之徒，依著血刀老祖之言而行，她又有甚麼法子？這「你敢」兩字，自也不過是無可奈何之中虛聲恫嚇而已。

狄雲見血刀老祖斜眼淫笑，眼光不住在水笙身上轉來轉去，顯是不懷好意，心下盤算：「怎麼方能移轉他的心思，別儘打這姑娘的主意？」問道：「師祖爺爺，徒孫這塊廢料，還能練武功麼？」血刀老祖道：「那有甚麼不能？便是兩雙手兩隻腳一齊斬斷了，也能練我血刀門的功夫。」狄雲叫道：「那可好極了！」這一聲呼叫卻是真誠的喜悅。

※※※

兩人說著話，按韁徐行，不久轉上了一條大路。忽聽得鑼聲噹噹，跟著絲竹齊奏，迎面來了一隊迎親的人眾，共是四五十人，簇擁著一頂花轎。轎後一人披紅帶花，服色光鮮，騎了一匹白馬，便是新郎了。

狄雲一撥馬頭，讓在一旁，心中惴惴，生怕給這一干人瞧破了行藏。血刀老祖卻縱馬直衝過去。眾人大聲吆喝：「喂，喂！讓開，幹甚麼的？」「臭和尚，人家做喜事，你還不避開，也不圖個吉利？」

血刀老祖衝到迎親隊之前兩丈之處，勒馬停住，雙手叉腰，笑道：「喂，新娘子長得怎麼樣，俊不俊啊？」

迎親隊中一條大漢從花轎中抽出一根轎槓，搶出隊來，聲勢洶洶的喝道：「狗賊禿，你活得不耐煩了？」那根轎槓比手臂還粗，有一丈來長，他雙手橫持，倒也威風凜凜。

血刀老祖向狄雲笑道：「你瞧清楚了，這又是一路功夫。」身子向前一探，血刀顫動，刀刃便如一條赤鍊蛇一般，迅速無倫的在轎槓上爬行而過，隨即收刀入鞘，哈哈大笑。

迎親隊中有人喝罵：「老賊禿，你瞎了眼麼？想化緣也不揀時辰！」罵聲未絕，那手持轎槓的大漢「啊喲」一聲，叫出聲來。只聽得拍、拍、拍、拍一連串輕響，一塊塊兩寸來長的木塊掉在地下，他雙手所握，也只是兩塊數寸的木塊。原來適才這頃刻之間，一根丈許長的轎槓，已被血刀批成了數十截。

血刀老祖哈哈大笑，血刀出鞘，直一下，橫一下，登時將那大漢切成四截，喝道：「我要瞧瞧新娘子，是給你們面子，有甚麼大驚小怪的。」

眾人見他青天白日之下在大道之上如此行兇，無不嚇得魂飛魄散。膽子大些的，發一聲喊，四散走了。一大半人卻是腳都軟了，有的人連尿屎也嚇了出來，那敢動彈。

血刀老祖血刀一幌，已割去了花轎的帷幕，左手抓住新娘胸口，拉了出來。那新娘尖聲嘶叫，沒命的掙扎。血刀老祖舉刀一挑，將新娘遮在臉前的霞披削去，露出她驚惶失色的臉來。但見這新娘不過十六七歲年紀，還是個孩童模樣，相貌也頗醜陋。血刀僧呸的一聲，一口痰往她身上吐去，說道：「這樣醜怪的女子，做甚麼新娘！」血刀一幌，竟將新娘的鼻子割了下來。

那新郎僵在馬上，只是瑟瑟發抖。血刀老祖叫道：「孩兒，再瞧我一路功夫，這叫做『嘔心瀝血』！」說著手一揚，血刀脫手飛出，一溜紅光，逕向馬上的新郎射去。他血刀脫手，隨即縱馬前衝，快馬繞過新郎，飛身躍起，長臂探手，將血刀抄在手中，又穩穩的坐上了馬鞍。那新郎胸口穿了一洞，血如噴泉，身子慢慢垂下，倒撞下馬。原來那血刀穿過他身子，又給血刀僧接在手裏。

狄雲一路上敷衍血刀僧，一來心中害怕，二來他救了自己性命，於己有恩，總不免有感激之意，此刻見他割傷新娘，又連殺二人，這三人和他毫不相識，竟然下此毒手，不由得氣憤填膺，大聲叫道：「你……你怎可如此濫殺無辜？這此人礙著你甚麼事了？」血刀老祖一怔，笑道：「我生平就愛濫殺無辜。要是有罪的才殺，世上那有這許多有罪之人？」說到這裏，血刀一揚，又砍去迎親隊中一人的腦袋。狄雲大怒，拍馬上前，叫道：「你……你不能再殺人了。」血刀老祖笑道：「小娃兒，見到流血就怕，是不是？那你有甚麼屁用？」

便在此時，只聽得馬蹄聲響，有數十人自遠處追來。有人長聲叫道：「血刀僧，你放下我女兒，咱們兩下罷休，否則你便逃到天邊，我也追你到天邊。」聽來馬蹄之聲尚遠，但水岱這聲呼叫，卻是字字清晰。水笙喜道：「爹爹來了！」

又聽得四個人的聲音齊聲叫道：「落花流水兮──水流花落！落花流水兮──水流花落。」四人嗓音各自不同，或蒼老，或雄壯，或悠長，或高亢，但內力之厚，各擅勝場。

血刀僧皺起眉頭，罵道：「中原的狗賊，偏有這許多臭張致！」

只聽水岱又道：「你武功再強，決計難敵我『南四奇』落花流水聯手相攻，你將我女兒放下，大丈夫言出如山，不再追你就是。」

血刀僧心下尋思：「適才已見識過水岱和那老道的功夫。一對一相鬥，我決計不懼。他二人聯手，我便輸多贏少，非逃不可。他三人聯手，我是一敗塗地，只怕逃也逃不走了。四人聯手攻我，血刀老祖死無葬身之地，嘿嘿，這些中原江湖中人，說話有甚麼狗屁信用？擄著這妞兒為質，尚有騰挪餘地，一將她放走，便是他們佔盡上風的局面了！」當下一聲吆喝，揮鞭往狄雲所乘的馬臀上抽去，一提韁，縱馬向西奔馳，提起內力，回過頭來，長聲叫道：「水老爺子，血刀門的兩個和尚都已做了你的女婿。第四代掌門是你女婿，第六代弟子也是你女婿。丈人追女婿，口水點點滴，妙極，妙極！」

水岱一聽之下，氣得心胸幾乎炸破。他早知血刀門的惡僧姦淫燒殺，無惡不作，師徒二人一同污辱自己女兒，在他血刀門事屬尋常，別說真有其事，單是這幾句話，已勢必讓人在背後說上無窮無盡的污言穢語。一個稱霸中原數十年的老英雄，今日竟受如此折辱，若不將血刀師徒碎屍萬段，日後如何做人？當下催馬力追。

※※※

這時隨著水岱一齊追趕的，除了和水岱齊名、並稱「南四奇」的陸、花、劉三老之外，尚有中原三十餘名好手，或為捕頭鑣客，或為著名拳師，或為武林隱逸，或為幫會首腦。血刀門的眾惡僧最近在湖廣一帶鬧得天翻地覆，不分青紅皂白的做案，將中原白道黑道的人物盡都得罪了。武林群豪動了公憤，得知訊息後，大夥兒都追了下來，均覺這不只是助水岱奪還女兒而已，若不將血刀門這老少二惡僧殺了，所有中原武林人士均是臉上無光。

群豪一路追來，每到一處州縣市集，便掉換坐騎。眾人換馬不換人，在馬背上嚼吃乾糧，喝些清水，便又急追。

血刀老祖雖然意示閒暇，仗著坐騎神駿，遇到茶鋪飯店，往往還打尖休息，但住宿過夜卻終究不敢。便因中原群豪追得甚緊，水笙這數日中終於保得清白。

如此數日過去，已從湖北追進了四川境內。兩湖群豪與巴蜀江湖上人物向來聲氣相通。川東武人一得到訊息，紛紛加入追趕。待到渝州一帶，川中豪傑不甘後人，又都參與其事，他們與此事並非切身相關，但反正有勝無敗，正好湊湊熱鬧，結交朋友，也顯得自己義氣為重。待過得渝州，追趕的人眾已逾二三百人。四川武人有錢者多，大批騾馬跟隨其後，運送衣被糧食。只是這干人得到訊息之時，血刀老祖與狄雲、水笙已然西去，只能隨後追趕，卻不及迎頭攔截。

那些西蜀武人慰問一番之後，都道：「唉，早知如此，我們攔在當道，說甚麼也不放那老少兩個淫僧過去，總要救得水小姐脫險。」水岱口中道謝，心下卻甚忿怒：「說這些廢話有屁用？憑你們這幾塊料，能攔得住那老少二僧？」

這一前一後的追逐，轉眼間將近二十日，血刀老祖幾次轉入岔道，想將追趕者撇下。但群豪中有一人是來自關東的馬賊，善於追蹤之術，不論血刀老祖如何繞道轉彎，他總是能跟蹤追到。只是這麼一來，一行人越走越荒僻，已深入川西的崇山峻嶺。群豪均知血刀僧是想逃回西藏老家，一到了他老巢，血刀門本門僧眾已然不少，再加上奸黨淫朋，勢力雄厚，那時再和中原群豪一戰，有道是強龍不鬥地頭蛇，勝敗之數就難說了。

過得兩天，忽然下起大雪來。其時已到了西川邊陲，更向西行便是藏邊。當地已屬大雪山山脈，地勢高峻，遍地冰雪，馬路滑溜，寒風徹骨那是不必說了，最難受的是人人心跳氣喘，除了內功特高的數人之外，餘人均感周身疲乏，恨不得躺下來休息幾個時辰。

但參與追逐之人個個頗有名望來頭，誰都不肯示弱，以至壞了一世的聲名。這幾日中，極大多數人已萌退志，若有人倡議罷手不追，有一大半人便要歸去。尤其是川東、川中的豪傑之中，頗有一些養尊處優的富家子弟，武功雖然不差，卻吃不起這等苦頭。有的眼見周遭地勢險惡，心生怯意，藉故落後；更有的乘人不覺，悄悄走上了回頭路。

※※※

這一日中午時分，群豪追上了一條陡削的山道，忽見一匹黃馬倒斃在道旁雪堆之中，正是汪嘯風的坐騎。水岱和汪嘯風大喜，齊聲大叫：「惡賊倒了一匹坐騎，咱們快追，淫僧逃不掉啦！」群豪精神一振，都大聲歡呼起來。

叫喊聲中，忽見山道西側高峰上一大片白雪緩緩滾將下來。

一名川西的老者叫道：「不好，要雪崩，大夥兒退後！」話聲未畢，但聽得雷聲隱隱，山頭上滾下來的積雪漸多漸速。群豪一時不明所以，七嘴八舌的叫道：「那是甚麼？」「雪崩有甚麼要緊？大夥兒快追！」「快，快！搶過這條山嶺再說。」

只隔得片刻，隱隱的雷聲已變作轟轟隆隆、震耳欲聾的大響。眾人這時才感害怕。那雪崩初起時相距甚遠，但從高峰上一路滾將下來，沿途挾帶大量積雪，更有不少巖石隨而俱下，聲勢越來越大，到得半山，當真如群山齊裂、怒潮驟至一般，說不出的可怖可畏。

群豪中早有數人撥轉馬頭奔逃，餘人聽著那山崩地裂的巨響，似覺頭頂的天也塌了，一齊壓將下來，只嚇得心膽俱裂，也都紛紛回馬快奔。有幾匹馬嚇得呆了，竟然不會舉足，馬上乘客見情勢不對，只得躍下馬背，展開輕功急馳。

但雪崩比之馬馳人奔更加迅捷，頃刻間便已滾到了山下，逃得較慢之人立時被壓在如山如海的白雪之中，連叫聲都立時被雪淹沒，任他武功再高，那也是半點施展不出了。

群豪直逃過一條山坡，眼見崩衝而下的積雪被山坡擋住，不再湧來，各人又各奔出數十丈，這才先後停步。但見山上白雪兀自如山洪暴發，河堤陡決，滾滾不絕的衝將下來，瞬息之間便將山道谷口封住了，高聳數十丈，平地陡生雪峰。

眾人呆了良久，才紛紛議論，都說血刀僧師徒二人惡貫滿盈，葬身於寒冰積雪之下，自是人心大快，不過死得太過容易，倒是便宜他們了，更累得如花如玉的水笙和他們同死。也有人惋惜相識的朋友死於非命，但各人大難不死，誰都慶幸逃過了災劫，為自己歡喜之情，遠勝於痛惜朋友之死。

各人驚魂稍定，檢點人數，一共少了一十二人，其中有「鈴劍雙俠」之一的汪嘯風，以及南四奇「落花流水」四人。水岱關心愛女，汪嘯風牽掛愛侶，自是奮不顧身的追在最前，其餘三奇因與水岱的交情與眾不同，也是不肯落後。想不到這一役中，名震當世、武功絕倫的「南四奇」竟然一齊喪身在川藏之交的大雪山中。

各人歎息了一番，便即覓路下山。大家都說，不到明年夏天，嶺上的百丈積雪決不消融，死者的家屬便要前來收屍，也得等上大半年才行。

有些人心中，暗暗還存在一個念頭，只是不便公然說出口來：「南四奇和鈴劍雙俠這些年來得了好大的名頭，耀武揚威，不可一世。死得好，死得妙！」

※※※

血刀老祖帶著狄雲和水笙一路西逃，敵人雖愈來愈眾，但他離西藏老巢卻也越來越近。只是連日趕路，再加上漫天風雪，山道崎嶇，所乘的兩匹良駒腳力再強，也已支持不住。這一日黃馬終於倒斃道旁，白馬也是一跛一拐，眼看便要步黃馬的後塵。

血刀老祖眉頭深皺，心想：「我一人要脫身而走，那是容易之極，只是徒孫兒的腿跛了，行走不得，再讓這美貌的女娃兒給人奪了回去，實是心有不甘。」他想到此處，突然兇性大發，回過身來，一把摟住水笙，便去扯她衣衫。

水笙嚇得大叫：「你……你幹甚麼？」血刀僧喝道：「老子不帶你走了，你還不明白？」狄雲叫道：「師祖，敵人便追上來啦！」血刀僧怒道：「你囉唆甚麼？」便在這危急的當口，忽聽得頭頂悉悉瑟瑟，發出異聲，抬頭一看，山峰上的積雪正滾滾而下。

血刀僧久在藏邊，見過不少次雪崩大災，他便再狂悍兇淫十倍，也不敢和這天象奇變作對，連叫：「快走，快走！」遊目一瞥之間，只有南邊的山谷隔著一個山峰，或許能不受波及，當下情勢危急，無暇細思，一拉白馬，發足便向南邊山谷中奔去。饒是他無法無天，這時臉色也自變了。這山谷之旁的山峰上也有積雪。積雪最受不起聲音震盪，往往一處雪崩，帶動四周群峰上積雪盡皆滾落。

血刀老祖展開輕功疾行。白馬馱著狄雲和水笙二人，一跛一拐的奔進了山谷。這時雪崩之聲大作，血刀老祖望著身側的山峰，憂形於色，這當兒真所謂聽天由命，自己作不起半點主，只要身側山峰上的積雪也崩將下來，那便萬事皆休了。

雪崩從起始到全部止息，也只一盞茶工夫，但這短短的時刻之中，血刀僧、狄雲、水笙三人全是臉色慘白，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眼光中都流露出恐懼之極的神色。水笙忘了自己在片刻之前，還只盼立時死了，免遭這淫僧師徒的污辱，但這時天地急變之際，不期而然的對血刀僧和狄雲生出依靠之心，總盼這兩個男兒漢有甚麼法子能助己脫此災難。

突然之間，山峰上一塊小石子骨溜溜的滾將下來。水笙嚇了一跳，尖聲呼叫。血刀僧伸左掌按住了她嘴巴，右手拍拍兩下，打了她兩記巴掌。水笙兩邊臉頰登時紅腫起來。

幸好這山峰向南，多受陽光，積雪不厚，峰上滾下來一塊小石之後，再無別物滾下。過得片刻，雪崩的轟轟聲漸漸止歇。血刀僧放脫了按在水笙嘴上的手掌，和狄雲二人同時舒了一口長氣。水笙雙手掩面，也不知是寬心，是惱怒，還是害怕。

血刀僧走到谷口，巡視了一遍回來，滿臉都是鬱怒之色，坐在一塊山石之上，不聲不響。狄雲問道：「師祖爺爺，外面怎樣？」血刀僧怒道：「怎麼樣？都是你這小子累人！」

狄雲不敢再問，知道情勢甚是不妙，過了一會，終於忍不住又道：「是敵人把守住谷口嗎？師祖爺爺，你不用管我，你自己一個兒走罷。」

血刀僧一生都和兇惡奸險之徒為伍，不但所結交的朋友從無真心相待，連親傳弟子如寶象、善勇、勝諦之輩，面子上對師父十分敬畏，心中卻無一不是爾虞我詐，只求損人利己，這時聽狄雲叫他獨自逃走，不由得甚是欣慰，臉上露出一絲笑容，讚道：「乖孩子，你良心倒好！不是敵人把守谷口，是積雪封谷。數十丈高、數千丈寬的大雪，不到春天雪融，咱們再也走不出去了。這荒谷之中，有甚麼吃的？咱們怎能挨到明年春天？」

狄雲一聽，也覺局勢凶險，但眼前最緊迫的危機已過，總是心中一寬，說道：「你放心，船到橋洞自會直，就算餓死，也勝於在那些人手中受盡折磨而死。」血刀僧裂嘴一笑，道：「乖孫兒說得不錯！」從腰間抽出血刀，站起身來，走向白馬。

水笙大驚，叫道：「喂，你要幹甚麼？」血刀僧笑道：「你倒猜猜看。」其實水笙早就知道，他是要殺了白馬來吃。這白馬和她一起長大，一向就如是最好的朋友一般，忙叫：「不！不！這是我的馬，你不能殺。」血刀僧道：「吃完了白馬，便要吃你了。老子人肉也吃，為甚麼不能吃馬肉！」水笙求道：「求求你，別害我馬兒。」無可奈何之中，轉頭向狄雲道：「請你求求他，別殺我的馬兒。」

狄雲見了她這副情急可憐的模樣，心下不忍，但想情勢至此，那有不宰馬來吃之理，吃完了馬肉，只怕連馬鞍子也要煮熟了來吃。他不願見水笙的傷心神情，只得轉過了頭。

水笙又叫道：「求求你，別殺我的馬兒。」血刀僧笑道：「好，我不殺你的馬兒！」水笙大喜，道：「謝謝你！謝謝你！」忽聽得嗤的一聲輕響，血刀僧狂笑聲中，馬頭已落，鮮血急噴。水笙連日疲乏，這時驚痛之下，竟又暈了過去。

待得悠悠醒轉，便聞到一股肉香，她肚餓已久，聞到肉香，不自禁的歡喜，但神智略醒，立即知道是她愛馬在慘遭烤炙。一睜眼，只見血刀僧和狄雲坐在石上，手中各捧了一大塊烤得焦黃的燒肉，正自張口大嚼，石旁生著一堆柴火，一根粗柴上吊著一隻馬腿，兀自在火上燒烤。水笙悲從中來，失聲而哭。

血刀僧笑道：「你吃不吃？」水笙哭道：「你這兩個惡人，害了我的馬兒，我……我定要報仇！」

狄雲好生過意不去，歉然道：「水姑娘，這雪谷裏沒別的可吃，咱們總不能眼睜睜的餓死。要好馬嘛，只要日後咱們能出得此谷，總有法子找到。」水笙哭道：「你這小惡僧假裝好人，比老惡僧還要壞。我恨死你，我恨死你。」狄雲無言可答，要想不吃馬肉罷，實在是餓得難受，心想：「你便恨死我，我也不得不吃。」張口又往馬肉上咬去。

血刀僧口中咀嚼馬肉，斜目瞧著水笙，含含糊糊的道：「味道不壞，當真不壞。嗯，過幾天烤這小妞兒來吃，未必有這馬肉香。」又想：「吃完了那小妞兒，只好烤我這個乖徒孫來吃了。這人很好，吃了可惜。嗯，留著他最後吃，總算對得他住。」

兩人吃飽了馬肉，在火堆中又加些枯枝，便倚在大石上睡了。

狄雲朦朧中只聽到水笙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，心中突然自傷：「她死了一匹馬，便這麼哭個不住。我活在世上，卻沒一人牽掛我。當我死時，看來連這頭牲口也還不如，不會有誰為我流一滴眼淚。」

# 第七章 落花流水

睡到半夜，狄雲忽覺肩頭被人推了兩下，當即醒轉，只聽得血刀僧輕聲道：「有人來了！」狄雲一驚，但隨即大喜，心想：「既然有人能進來，咱們便能出去。」低聲道：「在那裏？」血刀僧向西首一指，道：「你躺著別作聲，敵人功夫很強。」狄雲側耳傾聽，卻一點聲音也聽不到。

血刀僧持刀在手，蹲低身子，突然間如箭離弦，悄沒聲的竄了出去，人影在山坡一轉，便已不見。狄雲好生佩服：「這人的武功當真厲害。丁大哥倘若仍在世上，和他相比，不知誰高誰下？」一想到丁典，伸手往懷中一摸，包著丁典骨灰的包裹仍好端端的在懷裏。

靜夜之中，忽聽得噹噹兩下兵刃相交之聲。兩聲響過，便即寂然。過得好半晌，又是噹噹兩聲。狄雲料知血刀僧偷襲未成，跟敵人交上了手。聽那兵刃相交的聲音，敵人武功似不在他之下。

接著噹噹噹噹四響，水笙也驚醒了過來。山谷中放眼盡是白雪，月光如銀，在白雪上反映出來，雖在深夜，亦如黎明。水笙向狄雲瞧了一眼，口唇一動，想要探問，但心中對他憎恨厭惡，又想他未必肯講，一句問話將到口邊，又縮了回去。

忽聽得噹噹聲越來越響。狄雲和水笙同時抬頭，向著響聲來處望去，月光下只見兩條人影盤旋來去，刀劍碰撞之聲直響向東北角高處。那是一座地勢險峻的峭壁，堆滿了積雪，眼看絕難上去，但兩人手上拆招，腳下毫不停留，刀劍光芒閃爍下，兩人竟鬥上了峭壁。

狄雲凝目上望，瞧出與血刀僧相鬥的那人身穿道裝，手持長劍，正是「落花流水」四大高手之一，不知他如何在雪崩封山之後，又會闖進谷來？水笙隨即也瞧見了那道人，大喜之下脫口而呼：「是劉伯伯，劉乘風伯伯到了！爹爹，爹爹！我在這兒。」

狄雲吃了一驚，心想：「血刀老祖和那老道相鬥，看來一時難分勝敗。她爹爹倘若聞聲趕來，豈不立時便將我殺了？」忙道：「喂，你別大聲嚷嚷的，叫得再雪崩起來，大家一起送命。」水笙怒道：「我就是要跟你這惡和尚一起送命。」張口又大聲叫喊：「爹爹，爹爹，我在這裏！」

狄雲喝道：「大雪崩下來，連你爹爹也一起埋了。你想害死你爹爹不是？」

水笙心想不錯，立時便住了口，但轉念又想：「我爹爹何等本事？適才大雪崩，旁人都轉身逃了，劉乘風伯伯還是衝進谷來。劉伯伯既然來得，我爹爹自也來得。就算叫得再有雪崩，最多是壓死了我，爹爹總是無礙。這老惡僧如此厲害，要是他將劉伯伯殺了，我要求死也不得了。」當即又大聲叫喊：「爹爹，爹爹，我在這裏。」

狄雲不知如何制止才好。抬頭向血刀老祖瞧去，只見他和那老道劉乘風鬥得正緊，血刀幻成一道暗紅色的光華，在皚皚白雪之間盤旋飛舞。劉乘風出劍並不快捷，然而守得似乎甚為嚴密。兩大高手搏擊，到底誰佔上風，狄雲自然看不出來。只聽得水笙不停口大叫「爹爹」，叫得幾聲，改口又叫：「表哥，表哥！」狄雲心煩意亂，喝道：「小丫頭，你再不住口，我把你舌頭割了下來。」

水笙道：「我偏偏要叫！偏偏要叫！」又大聲叫：「爹爹，爹爹，我在這裏！」但怕狄雲真的過來動手，站起身來，拾了一塊石頭防身。過了一會，只見他躺在地下不動，猛地想起：「這個惡和尚已給我和表哥踏斷了腿，若不是那老僧出手相救，早給表哥一劍殺了。他行走不得，我何必怕他？」接著又想：「我真蠢死了！那老僧分身不得，我怎不殺了這小惡僧？」舉起石頭，走上幾步，用力便向狄雲頭上砸了下去。

狄雲無法抵抗，只得打滾逃開，砰的一聲，石頭從臉邊擦過，相去不過寸許，擊在雪地之中。水笙一擊不中，俯身又拾起一塊石頭向他擲去，這一次卻是砸他的肚子。狄雲縮身打滾，但斷腿伸縮不靈，喀的一聲，砸中了小腿，只痛得他長聲慘呼。

水笙大喜，拾起一塊石頭又欲投擲，狄雲眼見自己已成俎上之肉，任由宰割，給她這般接連砸上七八塊石頭，那裏還有命在？當下也拾起一塊石頭，喝道：「你再投來，我先砸死了你。」見她又是一石投出，當即滾身避過，奮力將手中石頭向她擲去。

水笙向左閃躍，石塊從耳邊擦過，擦破了耳輪皮肉，不由得嚇了一跳。她不敢再投擲石塊，回身拾起一根樹枝，一招「順水推舟」，向狄雲肩頭刺到。她劍法家學淵源，甚是高明，手中所執雖是一根樹枝，但一枝刺出，去勢靈動。狄雲縱然全身完好，劍招上也不是她敵手，眼見樹枝刺到，斜肩閃避，水笙劍法已變，托的一聲，在他額頭重重的戳了一下。

這一下她手中若是真劍，早已要了狄雲的性命，但縱是一根樹枝，狄雲也已痛得眼前金星飛舞。水笙罵道：「你這惡和尚一路上折磨姑娘，還說要割了我的舌頭，你倒割割看！」提起樹枝，往他頭頂、肩背一棍棍的狠打，叫道：「你叫你師祖爺爺來救你啊！我打死你這惡和尚！」口中斥罵，手上加勁。

狄雲無法抵擋，只有伸臂護住顏面，頃刻間頭上手上給樹枝打得皮開肉綻，到處都是鮮血。他又痛又驚，突然使勁一抓，搶過樹枝，順手掃了過去。水笙一驚，閃身向後躍開幾步，拾起另一根樹枝，又要上前再打。

狄雲急中生智，忽然間想起鄉下人打輸了架的無賴法子，叫道：「快給我站住！你再上前一步，我便脫褲子了！」嘴裏叫嚷，雙手拉住褲腰，作即刻便要脫褲之狀。

水笙嚇了一跳，急忙轉過臉去，雙頰羞得飛紅，心想：「這和尚無惡不作，只怕真要用這種壞行逕來羞辱於我。」狄雲叫道：「向前走五步，離開我越遠越好。」水笙一顆心怦怦亂跳，果然依言走前五步。狄雲大喜，大聲道：「我褲子已經脫下來了，你再要打我，便過來罷！」水笙大吃一驚，縱身躍出丈餘，心慌意亂之下一個踉蹌，腳下一滑，摔了一交，急忙爬起便奔，那敢回頭，遠遠的避到了山坡後面。

狄雲其實並未脫褲，想想又好笑，又自嘆倒霉，適才這頓飽打，少說也吃了三四十棍，小腿被石頭砸傷，痛得更是厲害，心想：「若不是耍無賴下流，這會兒多半已給打得斷了氣啦。我狄雲堂堂男兒，今日卻幹這等卑鄙勾當。唉，當真命苦！」

凝目向峭壁上望去，只見血刀僧和劉乘風已鬥上了一座懸崖。崖石從山壁上凸了出來，憑虛臨空，離地少說也有七八十丈，遙見飛冰濺雪，從崖上飄落，足見兩人劇鬥之烈，料想只要誰腳下一滑，摔將下來，任你武功再高，也非粉身碎骨不可。狄雲抬頭上望，覺得那二人的身子也小了許多。兩人衣袖飄舞，便如兩位神仙在雲霧中飛騰一般。

天空中兩頭兀鷹在盤旋飛舞，相較之下，下面相鬥的兩人身法可快得多了。

水笙在那邊山坡後又大聲叫喊起來：「爹爹，爹爹，快來啊！」她叫得幾聲，突然東南角上一個蒼老的聲音道：「是水姪女嗎？你爹爹受了點輕傷，轉眼便來！」水笙聽得是「落花流水」四老中位居第二的花鐵幹，心中一喜，忙叫道：「花伯伯！我爹爹在那裏？他傷得怎樣？」

倏忽之間，花鐵幹已飛奔到了水笙身畔，說道：「雪崩時山峰上一塊石頭掉將下來，砸向陸伯伯頭頂，你爹爹為了救陸伯伯，出掌擊石。只是那石頭實在太重，你爹爹手膀受了些輕傷，不礙事的。」水笙道：「有個惡和尚就在那邊……他脫下了……花伯伯，你快去殺了他。」花鐵幹道：「好，在那裏？」水笙向狄雲躺臥之處一指，但怕不小心看到了他赤身露體的模樣，一手指出，反而向前走了幾步。

花鐵幹正要去殺狄雲，忽聽得錚錚錚錚四聲，懸崖上傳來金鐵交鳴之聲，抬頭一望，但見血刀僧和劉乘風刀劍相交，兩人動也不動，便如突然被冰雪凍僵了一般。知道兩人鬥到酣處，已迫得以內力相拚，尋思：「這血刀惡僧如此兇猛，劉賢弟未必能佔上風，我不上前夾擊，更待何時？雖然以我在武林中的聲望名位，實不願落個聯手攻孤之名。但中原群豪大舉追趕血刀門二惡僧，早已鬧得沸沸揚揚，天下皆聞，若得能親手誅了血刀僧，聲名之隆，定可掩過『以二敵一』的不利。」當即轉身，逕向峭壁背後飛奔而去。

水笙心中驚奇，叫道：「花伯伯，你幹甚麼？」一句話剛問出口，便已知道答案。只見花鐵幹悄沒聲的向峭壁上攀去，他右手握著一根純鋼短槍，槍尖在石壁上一撐，身子便躍起丈餘，身子落下時，槍尖又撐，比之適才血刀僧和劉乘風邊鬥邊上之時可快得多了。

狄雲初時聽他腳步之聲遠去，放過了自己，心中正自一寬，接著便見他縱躍起落，攀登懸崖，忍不住失聲呼叫：「啊喲！」這時唯一的指望，只是血刀僧能在花鐵幹登上懸崖之前先將劉乘風殺了，然後轉身和花鐵幹相鬥，否則以一敵二，必敗無疑。隨即又想：「這劉乘風和那姓花的都是俠義英雄，血刀老祖卻明明是窮凶極惡的壞人，我居然盼望壞人殺了好人，唉，這……這真是太也不對……」又是自責，又是擔憂，心中混亂之極。

便在這時，花鐵幹已躍上懸崖。

血刀僧運勁和劉乘風比拚，內力一層又一層的加強，有如海中波濤，一個浪頭打過，又是一個浪頭撲上。劉乘風是太極名家，生平鑽研以柔克剛之道，血刀僧內力洶湧而來，他只是將內力運成一個個圓圈，將對方源源不絕的攻勢消解了去。他要先立於不敗之地，然後再待敵之可勝。血刀僧勁力雖強，內力進擊的方位又是變幻莫測，但僵持良久，始終奈何不得敵手。兩人全神貫注，於身外事物已盡數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。花鐵幹攀上峭壁，躍至懸崖，並非全無聲息，兩人卻均不知。

花鐵幹見兩人頭頂白氣蒸騰，內力已發揮到了極致，他悄悄走到了血刀僧身後，舉起鋼槍，力貫雙臂，槍尖下寒光閃動，勢挾勁風，向他背心疾刺。

槍尖的寒光被山壁間鏡子般的冰雪一映，發出一片閃光。血刀僧斗然醒覺，只覺一股凌厲之極的勁風正向自己後心撲來，這時他手中血刀正和劉乘風的長劍相交，要向前推進一寸都是艱難之極，更不用說變招迴刀，向後擋架。他心念轉動奇快：「左右是個死，寧可自己摔死，不能死在敵人手下。」雙膝一曲，斜身向外撲出，便向崖下跳落。

花鐵幹這一槍決意致血刀僧於死地，一招中平槍「四夷賓服」，勁力威猛已極，那想得到血刀僧竟會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墮崖。只聽得波的一聲輕響，槍尖刺入了劉乘風胸口，從前胸透入，後背穿出。他固收勢不及，劉乘風也渾沒料到有此一著。

血刀僧從半空中摔下，地面飛快的迎向眼前，他大喝一聲，舉刀直斬下去，正好斬在一塊大岩石上。噹的一聲響，血刀微微一彈，卻不斷折。他借著這一砍之勢，身子向上急提，左手揮掌擊向地面，蓬的一聲響，冰雪迸散，跟著在雪地中滾了十幾轉，一砍一掌十八翻，終於消解了下墮之力，哈哈大笑聲中，已穩穩的站在地下。

突然間身後一人喝道：「看刀！」血刀僧聽聲辨器，身子不轉，迴刀反砍，噹的一聲，雙刀相交，但覺胸口一震，血刀幾欲脫手飛出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：「這傢伙內力如此強勁！」一回頭，只見那人是個身形魁梧的老者，白鬚飄飄，形貌威猛，手中提著一柄厚背方頭的鬼頭刀。血刀僧心生怯意，急忙閃躍退開，倉卒之際，沒想到自己和劉乘風比拚了這半天內力，勁力已消耗了大半，而從高處掉下，刀擊岩石，更是全憑臂力消去下墮之勢。他暗運一口真氣，只覺丹田中隱隱生疼，內力竟已提不上來。

左側遠處一人叫道：「陸大哥，這淫僧害……害死了劉賢弟。咱們……咱們……」說話的正是花鐵幹。他誤殺了劉乘風，悲憤已極，飛快的趕下峭壁，決意與血刀僧死拚。恰好「南四奇」中的首老陸天抒剛於這時趕到，成了左右夾擊之勢。

血刀僧眼見花鐵幹挺槍奔來，自己連陸天抒一個也鬥不過，何況再加上個好手？只有以水笙為質，叫他們心有所忌，不敢急攻，那時再圖後計。

心中念頭只這麼一轉，陸天抒鬼頭刀揮動，又劈將過來，血刀僧身形一矮，向敵人下三路突砍二刀。陸天抒身材魁梧，下盤堅穩，縱躍卻非其長，當即揮刀下格。血刀僧這二刀乃是虛招，只是虛中有實，陸天抒的擋格中若是稍有破綻，虛轉為實，立成致命的殺著，待見他橫刀守禦，無懈可擊，當即向前一衝，跨出一步半，倏忽縮腳，向後躍出，如此聲東擊西，脫出了鬼頭刀籠罩的圈子。

他幾個起落，飛步奔到狄雲身旁，卻不見水笙，急問：「那妞兒呢？」狄雲道：「在那邊。」說著伸手一指。血刀僧怒道：「怎麼讓她逃了，沒抓住她？」狄雲道：「我……我抓她不住。」血刀僧怒極，他本就十分蠻橫，此刻生死繫於一線，更是兇性大發，右腳飛出，向狄雲腰間踢去。狄雲一聲悶哼，身子飛起，直摔出去。當地本是個高峰環繞的深谷，然而谷中有谷，狄雲這一摔出，更向下面的谷中直墮。

水笙聽得聲音，回過頭來，見狄雲正向谷底墮去，一驚之下，只見血刀僧向自己撲將過來。便在這時，忽聽得右側有人叫道：「笙兒，笙兒！」正是父親到了。水笙大喜，叫道：「爹爹！」這時她離父親尚遠，而血刀僧已然撲近，但遠近之差也不過三丈光景，倘若她不出聲呼叫，一見父親，立即縱身向他躍去，那就變得親近而敵遠了。可是她臨敵經歷太淺，驚喜之下，只是呼叫「爹爹」，卻忘了血刀僧正自撲近。

水岱大叫：「笙兒，快過來！」水笙當即醒覺，拔足便奔。水岱搶上接應。

血刀僧喑叫：「不好！」血刀銜入口中，一俯身，雙手各抓起一團雪，運勁捏緊，右手一團雪先向水岱擲去，跟著第二團雪擲向水笙，同時身子向前撲出。

水岱揮劍擊開雪團，腳步稍緩。第二團雪卻打在水笙後心「靈台穴」上，登時將她擊倒。血刀僧飛身搶近，將水笙抓在手中，順手點了她穴道。只聽得呼呼風響，斜刺裏一槍刺來，正是花鐵幹到了。

花鐵幹失手刺死結義兄弟劉乘風，心中傷痛悔恨，已達於極點，這時也顧不得水笙性命如何，勁貫雙臂，槍出如風。血刀僧揮刀疾砍，噹的一聲響，血刀反彈上來，原來花鐵幹這根短槍連槍桿也是百煉之鋼，非寶刀寶劍所能削斷。

血刀僧罵道：「你奶奶的！」抓起水笙，退後一步，但見陸天抒的鬼頭刀又橫砍過來。他前無去路，強敵合圍，眼光急轉，找尋出路，一瞥眼間，見狄雲在下面谷底坐了起來，心念一動：「下面積雪甚深，這小子摔他不死！」伸臂攔腰抱住水笙，縱身跳了下去。

水笙尖叫聲中，兩人墮入深谷。谷中積雪堆滿了數十丈厚，底下的已結成堅冰，上面的兀自鬆軟，便如是個墊子一般，二人竟然毫髮無損。血刀僧從積雪中鑽將上來，看準了地形，站上谷口的一塊巨岩，橫刀在手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有種的便跳下來決個死戰！」

這塊大岩正居谷口要衝，水岱等人若從上面跳下，定要掠過岩旁，血刀僧橫刀一揮，輕輕易易的便將來人砍為兩截。身在半空之人，武功便勝得他十倍，也不能如飛鳥般迴翔自如，與之相搏。

陸天抒、花鐵幹、水岱三人好容易追上了血刀僧，卻又被他逃脫，都恨得牙癢癢地。水岱以女兒仍被淫僧挾持，花鐵幹誤傷義弟，更是氣憤。三人聚在一起，低聲商議。

陸天抒外號「仁義陸大刀」；花鐵幹人稱「中平無敵」，以「中平槍」享譽武林；水岱的外號叫作「冷月劍」，再加上「柔雲劍」劉乘風，合稱為「落花流水」。所謂「落花流水」，其實是「陸花劉水」。說到武功，未必是陸天抒第一，但他一來年紀最大，二來在江湖上人緣極好，因此排名為「南四奇」之首。他性如烈火，於傷風敗俗、卑鄙不義之行最是惱恨，眼見血刀僧站在岩石上耀武揚威，水笙卻軟軟的斜倚在狄雲身上。他不知水笙已被點了穴道，不由自主，還道她性非貞烈，落入淫僧的手中之後居然並不反抗，一怒之下，從雪地裏拾起幾塊石子擲了下去。

他手勁本重，這時居高臨下，石塊擲下時更是勢道猛惡之極。只聽砰嘭、砰嘭之聲，四周山谷都傳出回音。谷底雪花飛濺。

血刀僧一矮身，將狄雲和水笙扯過，藏入岩石之後。他這時已然暫時脫險，對狄雲的怒氣便即消去。他挺身站在巨岩之上，指著陸、花、水三人破口大罵，石塊擲到，便即閃身相避，卻那裏傷得到他？這時他才望見遠處懸崖上劉乘風僵伏不動，回想適才情景，推知是花鐵幹偷襲失手，誤傷同伴，暗自慶幸不已。

狄雲見岩石後的山壁凹了進去，宛然是一個大山洞，巨岩屏擋在外，洞中積雪甚薄，倒是個安身之所，見頭頂兀自不住有石塊落下，生怕打傷水笙，當即橫抱著她，將她放進洞中。水笙大驚，叫道：「別碰我，別碰我！」

血刀僧大笑，叫道：「好徒孫，師祖爺爺在外邊抵擋敵人，你倒搶先享起艷福來啦！」

水岱和陸、花三人在上面聽得分明，氣得都欲炸破了胸膛。

水笙只道狄雲真的意圖非禮，自是十分驚惶，待見到他衣衫雖非完整，卻是好好的穿在身上，想起適才他自稱已脫了褲子，以致將自己嚇走，原來竟是騙人。她想到此處，臉上一紅，罵道：「騙人的惡和尚，快走開。」狄雲將她放入洞內，石塊已打她不到，隨即走開。這時他大腿既斷，小腿又受重傷，那裏還說得上一個「走」字，只是掙扎著爬開而已。

※※※

三上一下的僵持了半夜，天色漸漸明了。血刀僧調勻內息，力氣漸復，不住盤算：「如何才能脫身？」眼前這三人每一個的武功都和自己在伯仲之間，自己只要一離開這塊岩石，失卻地形之利，就避不開他三人的合擊了。他無法可想，只好在岩上伸拳舞腿，怪狀百出，嘲弄敵人，聊以自娛。

陸天抒越看越怒，只是大罵。花鐵幹突然心生一計，低聲道：「水賢弟，你到東邊去假裝滑雪下谷。我到西邊去佯攻，引得這惡僧走開阻擋，陸大哥便可乘機下去。」陸天抒道：「此計大妙。」水岱道：「他如不過來阻擋，咱們便真的滑下谷去。」他和花鐵幹二人當即分從左右奔了開去。

附近百餘丈內都是峭壁，若要滑雪下谷，須得繞個大圈子，遠遠過來。血刀僧見二人分向左右，顯是要繞道進谷，如何阻擋，一時倒沒主意，尋思：「糟糕，糟糕！他們大兜圈子的過來，雖然路程遠些，但花上個把時辰，總也能到。此時不走，更待何時？他們大兜圈子來攻，我便大兜圈子的逃之夭夭。」當下也不通知狄雲，悄悄溜下岩石。

陸天抒目送花水二人遠去，低頭一看，已不見了血刀僧的蹤影，但見雪地中一道腳印，通向西北而去，大叫：「花賢弟、水賢弟，惡僧逃走啦，快回來！」花水二人聽得呼聲，一齊轉身。

陸天抒急於追人，湧身躍落，登時便沒入谷底積雪。他躍下時早已閉住呼吸，但覺身子不住下沉，隨即足尖碰到了實地，當即足下使勁，身子便向上冒。他頭頂剛要伸出積雪，忽覺胸口一痛，已中了敵人暗算，驚怒之下，大刀立時揮出，去勢迅捷無倫，憑著手上感覺，已知砍中了敵人。但敵人受傷顯是不重，在雪底又是一刀砍來。

原來血刀僧聽得陸天抒的呼叫，知他下一步定是縱身入谷，當即回身，鑽入了岩石附近的積雪之中。陸天抒武功既高，閱歷又富，要想對他偷襲暗算，本來絕少可能，但他這時從數十丈高處躍入雪中，這種事生平從未經歷過，自是全神貫注，只顧到如何運氣提勁，以免受傷。他明明看見血刀僧已然逃走，豈知深雪中竟會伏有敵人，當真是出其不意之外，再加上個出其不意。

但他畢竟是中原武林中一等一的人物，胸口雖然受傷，跟著便也傷了敵人，刷刷刷連環三刀，在深雪中疾砍出去。他知血刀僧行如鬼魅，與他相鬥，決不可有一瞬之間的鬆懈，這三刀盲目砍出，勁力卻是非同小可。血刀僧受傷後勉力招架，退後一步，不料身後落足之處積雪並未結冰，腳底踏了個空，登時向下直墮。

陸天抒連環三刀砍出，不容敵人有絲毫喘息的餘裕，跟著又是連環三刀，他知敵人在自己接連六刀硬攻之下，定要退後，當即搶上強攻，猛覺足底一鬆，身子也直墮下去。

他二人陷入這詭奇已極的困境之中，都是眼不見物，積雪之下也說不上甚麼聽風辨器，連黑夜搏鬥的諸般功夫也用不上了。兩人足尖一觸上實地，各自便即使開平生練得最熟的一路刀法。這時頭頂十餘丈積雪罩蓋，除了將敵人殺死之外，誰也不敢先行向上升起。只要誰心中先怯，意圖逃命，非給對方砍死不可。

狄雲聽得洞外一陣大呼，跟著便寂無聲息，探頭張望，已不見了血刀老祖，卻見岩石旁的白雪隱隱起伏波動，不禁大奇，看了一會，才明白雪底有人相鬥，一抬頭，只見水岱和花鐵幹二人站在山邊，凝目谷底，神情焦急，那麼和血刀僧在雪底相鬥的，自然是陸天抒了。

水笙也探頭出來觀看，見到父親全神貫注的模樣，相距又遠，一時不敢呼叫。

花水二人一心想要出手相助，卻不知如何是好。水岱道：「花二哥，我這就跳下去。」花鐵幹急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你也跳進雪底下，卻如何打法？下面甚麼也瞧不見，莫要……莫要又誤傷了陸大哥。」他一槍刺死親如骨肉的劉乘風，心中一直說不出的難過。

這處境水岱自然並非不知，自己跳入雪底，除了舞劍亂削之外，又那裏能分清敵友？斬死血刀僧或陸天抒的機會是一般無二，而被血刀僧或陸天抒砍死的機會也是毫無分別。可是己方明明有兩個高手在旁，卻任由陸大哥孤身和血刀僧在雪底拚命，陸大哥是為救自己女兒而來，此刻身歷奇險，自己卻高高在上袖手旁觀，當真是五內如焚，頓足搓手，一籌莫展。要說跳下去再說罷，但一躍下，便是加入了戰團，但見谷中白雪蠕動，這一跳下去，說不定正好壓在陸天抒的頭頂。

谷底白雪起伏一會，終於慢慢靜止。崖上水岱、花鐵幹，洞中狄雲、水笙，卻只有更加焦急，不知這場雪底惡戰到底誰勝誰敗。四人都是屏息凝氣、目不轉瞬的注視谷底。

過了好一會，一處白雪慢慢隆起，有人探頭上來，這人頭頂上都是白雪，一時分不清是俗家還是和尚，這人漸升漸高，看得出頭上長滿了白髮。那是陸天抒！

水笙大喜，低聲歡呼。狄雲怒道：「有甚麼好叫的？」水笙道：「你師祖爺爺死啦，你小和尚也命不久長了。」這句話她便不說，狄雲也豈有不知？這些時日之中，他每天和血刀僧在一起，「近朱者赤」，不知不覺間竟也沾上了一點兒橫蠻暴躁的脾氣。何況眼見陸天抒得勝，自己勢必落在這三老手中，更有甚麼辯白的機會？他心情奇惡，喝道：「你再囉唆，我先殺了你。」水笙一凜，不敢再說。她被血刀僧點了穴道，動彈不得，狄雲雖是斷了腿，但要殺害自己，卻是容易不過。

陸天抒的頭探在雪面，大聲喘息，努力掙扎，似想要從雪中爬起。水岱和花鐵幹齊聲叫道：「陸大哥，我們來了！」兩人湧身躍落，沒入深雪，隨即竄上，躍向谷邊的岩石。

便在此時，卻見陸天抒的頭倏地又沒入了雪中，似乎雙足被人拉住向下力扯一般。他沒入之後，再也不探頭上來，但血刀僧卻也是影蹤不見。水岱和花鐵幹對望一眼，心下均甚憂急，見陸天抒適才沒入雪中，勢既急速，又似身不由主，十九是遭了敵人暗算。

突然間波的一響，又有一顆頭顱從深雪中鑽了上來，這一次卻是頭頂光禿禿的血刀僧。他哈哈一笑，頭顱便沒入雪裏。水岱罵道：「賊禿！」提劍正要躍下廝拚，忽然間雪中一顆頭顱急速飛上。

那只是一個頭顱，和身子是分離了的，白髮蕭蕭，正是陸天抒的首級。這頭顱向空中飛上數十丈，然後拍的一聲，落了下來，沒入雪中，無影無蹤。

水笙眼見這般怪異可怖的情景，嚇得幾欲暈倒，連驚呼也叫不出聲。

水岱悲憤難當，長聲叫道：「陸大哥，你為兄弟喪命，英靈不遠，兄弟為你報仇。」縱身正要躍出，花鐵幹急忙抓住他左臂，說道：「且慢！惡僧躲在雪底，他在暗裏，咱們在明裏，胡亂跳下去，別中人他的暗算。」水岱一想不錯，哽咽道：「那……那便如何？」花鐵幹道：「他在雪底能耗得幾時，終究會要上來。那時咱二人聯手相攻，好歹要將他破膛剜心，祭奠兩位兄弟。」水岱淚水從顋邊滾滾而下，心中只道：「要鎮靜，定下神來，這時候千萬不能傷心！大敵當前，不可心浮氣粗！」但兩個數十年相交的知友一旦喪命，卻教他如何不悲從中來？又如何能夠抑止？

兩人望定了血刀僧適才鑽上來之處，從一塊岩石躍向另一塊岩石，並肩迫近，漸漸接近水笙和狄雲藏身的石洞之旁。

水笙斜眼向狄雲偷睨，心中盤算，等父親再近得幾丈，這才出聲呼叫，好讓他能及時過來相救，倘若叫得早了，小惡僧便會搶先下手殺了自己。狄雲見到她神色不定，眼珠轉動，已料到她的用意，假裝閉目養神。水笙不虞有他，只是望著父親。突然之間，狄雲雙手在地下一撐，身子躍起，撲在水笙背上，右臂一彎，扼住了她喉嚨。

水笙大吃一驚，待要呼叫，卻那裏叫得出聲？只覺狄雲的手臂扼得自己氣也透不過來，忽聽他在自己耳邊低聲道：「你答允不叫，我就不扼死你！」他說了這句話，手臂略鬆，讓她吸一口氣，但那粗糙瘦硬的手臂，卻始終不離開她喉頭柔嫩的肌膚。水笙恨極，心中千百遍的咒罵，可便是奈何不得。

水岱和花鐵幹蹲在一塊大岩石上，但見雪谷中絕無動靜，都是大為奇怪，不知血刀僧在玩甚麼玄虛，怎能久耽雪底。

他們悲痛之際，沒想到血刀僧自幼生長於藏邊冰天雪地，熟知冰雪之性。先前他鑽入雪底之後，立時便以血刀剜了個大洞，伸掌拍實，雪洞中便存得有氣，每逢心跳加劇，呼吸難繼，便探頭到雪洞中吸幾口氣。陸天抒卻如何懂得這個竅門，一味屏住呼吸，硬拚硬打。他內力雖然充沛，終是及不上血刀僧不住換氣。便如兩人在水底相鬥，一人可以常常上水面呼吸，另一人卻沉在水底，始終不能上來，勝負之數，可想而知。陸天抒最後實在氣窒難熬，干冒奇險，探頭到雪上吸氣，下體當即給血刀僧連砍三刀，死於雪底。

水岱和花鐵幹越等越心焦，轉眼間過了一炷香時分，始終不見血刀僧的蹤跡。水岱道：「這惡僧多半是身受重傷，死在雪底了。」花鐵幹道：「我想多半也是如此。陸大哥豈能為惡僧所殺，卻不還他兩刀？何況這惡僧和劉賢弟拚鬥甚久，早已不是陸大哥的對手。」水岱道：「他定是行使詐計，暗算了陸大哥。」說到此處，悲憤無可抑制，叫道：「我到下面去瞧瞧。」花鐵幹道：「好，可要小心了，我在這裏給你掠陣。」

水岱手提長劍，吸一口氣，展開輕功，便從雪面上滑了過去，只滑出數丈，察覺腳下並不如何鬆軟，當下奔得更快。這雪谷四周山峰極高，萬年不見陽光，谷底積的雖然是雪，卻早已冰雪相混，有如稀泥，從上躍下固是立時沒入，以輕功滑行卻不致陷落，水岱輕身功夫甚是了得，在雪面上越滑越快，只聽得花鐵幹叫道：「好輕功！水賢弟，那惡僧便在左近，小心！」

話聲未絕，喀喇一聲，水岱身前丈許之外鑽出一個人來，果然便是血刀僧，只見他雙手空空，沒了兵刃，叫聲：「啊喲！」不敢和水岱接戰，向西飄開數丈，慌慌張張的叫道：「大丈夫相鬥，講究公平。你手裏有劍，我卻赤手空拳，那如何打法？」水岱尚未答話，花鐵幹遠遠叫道：「殺你這惡僧，還講甚麼公平不公平？」他輕功不及水岱，不敢踏下雪地，從旁邊岩石繞將過去，從旁夾擊。

水岱心想惡僧這口血刀，定是和陸大哥相鬥之時在雪中失落了。深谷中積雪數十丈，這口刀那裏還找得著？他見敵人沒了兵刃，更加放心，必勝之券，已操之於手，只是別要讓他逃得遠了，或是無影無蹤的又鑽入雪中，叫道：「兀那惡僧，我女兒在哪裏？你說了出來，便將你痛痛快快的一劍殺了！不給你吃零碎苦頭。」

血刀僧道：「這妞兒的藏身之所，你就尋上十天半月，也未必尋得著。若是放我生路，便跟你說。」口中說話，腳下絲毫不停。

水岱心想：「姑且騙他一騙，叫他先說了出來。」便道：「此處四周都是插翅難上的高峰，便放了你，你又走向何處？」血刀僧道：「這裏的地勢古怪之極，我在左近住過幾年，卻是瞭如指掌。你如殺了我，一定難以出谷，活活的餓死在這裏，不如大家化敵為友，我還你女兒，再引你們出谷如何？」

花鐵幹怒道：「惡僧說話，有何信義？你快跪下投降，如何處置，我們自有主意，何用你來插嘴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漸漸迫近。血刀僧笑道：「既是如此，老子可要失陪了！」腳下加快，斜刺裏向東北角上奔去。水岱罵道：「往那裏去！」挺劍疾追。

血刀僧奔跑迅速，奔出數十丈後，迎面高峰當道，更無去路。他身形一幌，疾轉回頭，從水岱身旁斜斜掠過。水岱揮劍橫削，差了尺許沒能削中，血刀僧又向西北奔去。水岱見他重回舊地，心道：「在這谷中奔來奔去，又逃得到那裏？不過老是捉迷藏般地追逐，這廝輕功不弱，倒不易殺得了他。笙兒又不知到了何處。」他心中焦急，提一口氣，腳下加快，和敵人又近了數尺，忽聽得血刀僧「啊」的一聲，向前撲倒，雙手在雪地中亂抓亂爬，顯是內力已竭，摔倒了便爬不起來。

石洞中狄雲和水笙都看得清楚，一個驚慌，一個歡喜。狄雲斜眼瞥處，見到水笙滿臉喜色，心中惱恨，不由得手臂收緊，用力在她喉頭一扼。

眼見血刀僧無法爬起，水岱那能失此良機，搶上幾步，挺劍向他臀部疾刺而下，這時不欲一劍便將他刺死，要將他傷得逃跑不了，再拷問水笙的所在。長劍只遞出兩尺，驀地裏左腳踏下，足底虛空，全身急墮，下面竟是一個深洞。

這一下奇變橫生，竟似出現了妖法邪術，花鐵幹、狄雲、水笙三人眼見水岱便要得手，卻在一瞬之間陡然消失，不知去向。跟著一聲長長的慘叫，從地底傳將上來，正是水岱的聲音，顯是在下面碰到了極可怕之事。

血刀僧一躍而起，身手矯捷異常，顯而易見，他適才出力掙扎全是作偽。只見他躍起身來，雙足一頓，沒入雪裏，跟著又鑽了上來，抓著一人，拋在雪地裏。那人鮮血淋漓，正是水岱，但見他雙足已然齊膝而斷，一時也不知是死是活。

水笙見到父親的慘狀，大聲哭叫：「爹爹，爹爹！」狄雲心中不忍，驚駭之餘，也忘了再伸臂扼她，反而放開了手臂，安慰她道：「水姑娘，你爹爹沒死，他……他還在動。」

血刀僧左手一揮一揚，一道暗紅色的光華在頭頂盤旋成圈，血刀竟又入手。原來適才他潛伏雪地，良久不出，是在暗通一個雪井，布置了機關，將血刀橫架井中，刃口向上，然後鑽出雪來，假裝失刀，令敵人心無所忌，放膽追趕，終於跌入陷阱。水岱縱橫武林數十年，閱歷不可謂不富，水陸兩路的江湖伎倆無不通曉，只是這冰雪中的勾當卻令他防不勝防。他從雪井中急墮而下，那血刀削鐵如泥，登時將他雙腿輕輕割斷。

血刀僧高舉血刀，對著花鐵幹大叫：「有種沒有？過來鬥上三百回合。」

花鐵幹見到水岱在雪地裏痛得滾來滾去的慘狀，只嚇得心膽俱裂，那敢上前相鬥，挺著短槍護在身前，一步步的倒退，槍上紅纓不住抖動，顯得內心害怕已極。血刀僧一聲猛喝，衝上兩步。花鐵幹急退兩步，手臂發抖，竟將短槍掉在地下，急速拾起，又退了兩步。

血刀僧連鬥三位高手，三次死裏逃生，實已累得筋疲力盡，倘若和花鐵幹再鬥，只怕一招也支持不住。花鐵幹的武功本來就不亞於血刀僧，此刻上前拚鬥，血刀僧非死在他槍下不可，只是他失手刺死劉乘風後，心神沮喪，銳氣大挫，再見到陸天抒斷頭、水岱斷腿，嚇得膽也破了，已無絲毫鬥志。

血刀僧見到他如此害怕的模樣，得意非凡，叫道：「嘿嘿，我有妙計七十二條，今日只用三條，已殺了你江南三個老傢伙，還有六十九條，一條條都要用在你身上。」

花鐵幹多歷江湖風波，血刀僧這些炎炎大言，原本騙他不倒，但這時成了驚弓之鳥，只覺敵人的一言一動之中，無不充滿了極兇狠極可怖之意，聽他說還有六十九條毒計，一一要用在自己身上，喃喃的道：「六十九條，六十九條！」雙手更抖得厲害了。

血刀老祖此時心力交疲，支持艱難，只盼立時就地躺倒，睡他一日一夜。但他心知此刻所面對的實是一場生死惡鬥，其激烈猛惡，殊不下於適才和劉乘風、陸天抒等的激戰。只要自己稍露疲態，給對方瞧出破綻，他出手一攻，立時便伸量出自己內力已盡，那時他短槍戳來，自己只有束手就戮，是以強打精神，將手中血刀盤旋玩弄，顯得行有餘力。他見花鐵幹想逃不逃的，心中不住催促：「膽小鬼，快逃啊，快逃啊！」豈知花鐵幹這時連逃跑也已沒了勇氣。

水岱雙腿齊膝斬斷，躺在雪地中奄奄一息，眼見花鐵幹嚇成這個模樣，更是悲憤。他雖然重傷，卻已瞧出血刀僧內力垂盡，已是強弩之末，鼓足力氣叫道：「花二哥，跟他拚啊。惡僧真氣耗竭，你殺他易如反掌，易……」

血刀僧心中一驚：「這老兒瞧出我的破綻，大是不妙。」他強打精神，踏上兩步，向花鐵幹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我內力已盡，咱們到那邊崖上去大戰三百回合！不去的是烏龜王八蛋！」忽聽得身後山洞中傳出水笙的哭叫：「爹爹，爹爹！」血刀僧靈機一動：「此刻若是殺了水岱，徒然示弱。我抓了這女娃兒出來，逼迫水岱投降。這姓花的便更加沒有鬥志了。」他向著花鐵幹獰笑道：「去不去？打五百個回合也行？」

花鐵幹搖搖頭，又退了一步。

水岱叫道：「跟他打啊，跟他打啊！你不跟陸大哥、劉三哥報仇麼？」

血刀僧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打啊，打啊！我還有六十九條慘不可言的毒計，一一要使在你的身上。」一邊說，一邊轉身走進山洞，抓住水笙頭髮，將她橫拖倒曳的拉了出來，拉扯之時，已是不斷喘氣，說甚麼也掩飾不住。

他知道花鐵幹武功厲害，唯有以各種各樣殘酷手段施於水氏父女身上，方能嚇得他不敢出手，當下將水笙拖到水岱面前，喝道：「你說我真氣已盡，好，我試給你瞧瞧，真氣盡是不盡？」說著用力一扯，嗤的一聲響，將水笙的右邊袖子撕下了一大截，露出雪白的肌膚。水笙一聲驚叫，只是穴道被點，半分抗禦不得。

狄雲跟著從山洞中爬了出來，眼看著這慘劇，甚是不忍，叫道：「你……你別欺侮水姑娘！」血刀老祖笑道：「哈哈，乖徒孫，不用擔心，師祖爺爺不會傷了她性命。」他回過身來，手起一刀，將水岱的左肩削去一片，問道：「我的真氣耗竭了沒有？」水岱肩上登時鮮血噴出。花鐵幹和水笙同時驚呼。

血刀僧左手一扯，又將水笙的衣服撕去一片，向水岱道：「你叫我三聲『好爺爺』，叫是不叫？」水岱呸的一聲一口唾液，用力向他吐去。血刀僧側身閃避，這一下站立不穩，腳下一個踉蹌，只覺頭腦眩暈，幾乎便要倒將下來。

水岱瞧得清楚，叫道：「花二哥，快動手啊，快動手！」

花鐵幹也見到血刀僧腳步不穩，心中卻想：「只怕他是故意示弱，引我上當。這惡僧詭計多端，不可不防。」

血刀僧又橫刀削去，在水岱右臂上砍了一條深痕，喝道：「你叫不叫我『好爺爺』？」水岱痛得幾欲暈去，大聲道：「姓水的寧死不屈！快將我殺了。」血刀僧道：「我才不讓你痛痛快快的死呢，我要將你的手臂一寸寸的割下來，將你的肉一片片削下來。你叫我三聲『好爺爺』，向我討饒，我便不殺你！」水岱罵道：「做你娘的清秋大夢！」血刀僧眼見他極是倔強，料想縱然將他碎割凌遲，也不會屈服，便道：「好，我來炮製你的女兒，看你叫不叫我『好爺爺』？」說著反手一扯，撕下了水笙的半幅裙子。

水岱怒極，眼前一黑，便欲暈去，但想：「花二哥嚇得沒了鬥志，我可不能便死。不管這惡僧如何當著我面前侮辱笙兒，我都要忍住氣，跟他周旋到底。」

血刀僧獰笑道：「這姓花的馬上就會向我跪下求饒，我便饒了他性命，讓他到江湖上去宣傳，水姑娘給我如何剝光了衣衫。哈哈，妙極，很好！花鐵幹，你要投降？可以，可以，我可以饒你性命！血刀老祖生平從不殺害降人。」

花鐵幹聽了這幾句話，鬥志更加淡了，他一心一意只想脫困逃生，跪下求饒雖是羞恥，但總比給人在身上一刀一刀的宰割要好得多。他全沒想到，若是奮力求戰，立時便可將敵人殺了，卻只覺得眼前這血刀僧可怖可畏之極。只聽得血刀僧道：「你放心，不用害怕，待會你認輸投降，我便饒了你性命。決計不會割你一刀，儘管放心好了。」這幾句安慰的言語，花鐵幹聽在耳裏，說不出的舒服受用。

血刀僧見他臉露喜色，心想機不可失，當即放下水笙，持刀走到他身前，說道：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很好，你要向我投降，先拋下短槍，很好，很好，我決不傷你性命。我當你是好朋友，好兄弟！拋下短槍，拋下短槍！」聲音甚是柔和。

他這幾句說話似有不可抗拒的力道，花鐵幹手一鬆，短槍拋在雪地之中。他兵刃一失，那是全心全意的降服了。

血刀僧露出笑容，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你是好人，你這柄短槍不差，給我瞧瞧！你退後三步，好，你很聽話，我必定饒你不殺，你放一百二十個心。再退開三步。」花鐵幹依言退開。血刀僧緩緩俯身，將短槍拿在手中，手指碰到槍幹之時，自覺全身力氣正在一點一滴的失卻，接連提了兩次真氣，都是提不上來，暗暗心驚：「適才間連鬥三個高手，損耗得當真厲害，只怕要費上十天半月，方得恢復元氣。」雖將純鋼短槍拿到了手中，仍是提心吊膽，倘若花鐵幹突然大起膽子出手攻擊，就算他只是空手，自己也是一碰即垮。

水岱見花鐵幹拋槍降服，已無指望，低聲道：「笙兒，快將我殺了！」水笙哭道：「爹爹，我……我動不了！」水岱向狄雲道：「小師父，你做做好事，快將我殺了。」

狄雲明白他的心意，反正是活不了，與其再吃零碎苦頭，受這般重大侮辱，不如死得越早越好。他心中不忍，很想助他及早了斷，只是自己一出手，非激怒血刀僧不可，眼見此人這般兇惡毒辣，那可無論如何也得罪不得。

水岱又道：「笙兒，你求求這位小師父，快些將我殺了，再遲可就來不及啦。」水笙心慌意亂，道：「爹爹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能死。」水岱怒道：「我此刻是生不如死，難道你沒見到麼？」水笙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是，是！爹，我跟你一起死了！」

水岱又向狄雲求道：「小師父，你大慈大悲，快些將我殺了。要我向這惡僧求饒，我水岱怎能出口？我又怎能見我女兒受他之辱？」

狄雲眼見到水岱的英雄氣概，甚是欽佩，這時義憤之心大盛，低聲道：「好，我便殺了你。老和尚要責怪，也不管了！」

水岱心中一喜，他雖受重傷，心智不亂，低聲道：「我大聲罵你，你一棍將我打死，那老和尚就不會怪你。」不等狄雲回答，便大聲罵道：「小淫僧，你若不回頭，仍是學這老惡僧的樣，將來定然不得好死。你倘若天良未泯，快快脫離血刀門才是！小惡僧，你這王八蛋，烏龜兒子！你快快痛改前非，今後做個好人！」

狄雲聽出他罵聲中含有勸誡之意，心下暗暗感激，提起一根粗大的樹枝舞了幾下，卻打不下去。

水岱心中焦急，罵得更加兇了，斜眼只見那邊廂花鐵幹雙膝一軟，跪倒在雪地之中，向血刀僧磕下頭去。

血刀僧積聚身上僅有的少些內力，凝於右手食指，對準花鐵幹背心的「靈台穴」點落，這一指實是竭盡了全力，一指點罷，再也沒了力氣。花鐵幹被點摔倒，血刀僧也雙膝慢慢彎曲。

水岱眼見花鐵幹摔倒，心中一酸，自己一死，再也無人保護水笙，暗叫：「苦命的笙兒！」喝道：「王八蛋，你還不打我！」

狄雲也已看到花鐵幹摔倒，心想血刀僧立時便來，當下一咬牙，奮力揮棍掃去，擊在水岱天靈蓋上。水岱頭顱碎裂，一代大俠，便此慘亡。

水笙哭叫：「爹爹！」登時暈了過去。

血刀僧聽到水岱的毒罵之聲，只道狄雲真是沉不住氣，出手將他打死，反正此刻花鐵幹已然給自己制住，水岱是死是活，無關大局。這一來得意之極，不由得縱聲長笑。可是自己聽得這笑聲全然不對，只是「啊，啊，啊」幾下嘶啞之聲，那裏有甚麼笑意？但覺腿膝間越來越是酸軟，蹣跚著走出幾步，終於坐倒在雪地之中。

※※※

花鐵幹看到這般情景，心下大悔：「水兄弟說得不錯，這惡僧果然已是真氣耗竭，早知如此，我一出手便結果了他的性命，又何必嚇成這等模樣？更何必向他磕頭求饒？」自己是成名數十年的中原大俠，居然向這萬惡不赦的敵人屈膝哀懇，這等貪生怕死，無恥卑劣，想起來當真無地自容。只是他「靈台」要穴被點，須得十二個時辰之後方能解開。血刀僧若不露出真氣耗竭的弱點，自己還有活命之望，現下是說甚麼也容不得自己了。否則一等自己穴道解開，焉有不向他動手之理？

果然聽得血刀僧道：「徒兒，快將這人殺了。這人奸惡之極，留他不得。」花鐵幹叫道：「你答允饒我性命的。你說過不殺降人，如何可以不顧信義？」他明知抗辯全然無用，但大難臨頭，還是竭力求生。

血刀僧乾笑道：「我們血刀門的高僧，把『信義』二字瞧得猶似狗屎一般，你向我磕頭求饒，是你自己上了我的當，哈哈，哈哈！乖徒兒，快一棒把他打殺了！此人留著不死，危險之極。」他對花鐵幹也真十分忌憚，自知剛才一指點穴，內力不到平時的一成，力道不能深透經脈，這人武功了得，只怕過不了幾個時辰就會給他衝開穴道，那時候情勢倒轉，自己反成俎上之肉了。

狄雲不知血刀僧內力耗竭，只想：「適才我殺水大俠，是為了解救他的苦惱。這位花大俠好端端地，我何必殺他？」便道：「他已給師祖爺爺制服，我看便饒了他罷！」

花鐵幹忙道：「是啊，是啊！這位小師父說得不錯。我已給你們制服，絕無半分反抗之心，何必再要殺我？」

水笙從昏暈中悠悠醒轉，哭叫：「爹爹，爹爹！」聽得花鐵幹這般無恥求饒，罵道：「花伯伯，你也是武林中響噹噹的一號人物，怎地如此不要臉？眼看我爹爹慘受苦刑……我爹爹……爹……爹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已是泣不成聲。花鐵幹道：「這兩位師父武功高強，咱們是打不過的，還不如順從降服，跟隨著他們，服從他們的號令為是！」水笙連聲：「呸！呸！死不要臉！」

血刀僧心想多挨一刻，便多一分危險，這當兒自己竟半點力氣也沒有了，想要支撐起來走上兩步也是不能，說道：「好孩兒，聽師祖爺爺的話，快將這傢伙殺了！」

水笙回過頭來，只見父親腦袋上一片血肉模糊，死狀極慘，想起他平時對自己的慈愛，骨肉情深，幾乎又欲暈去。水岱懇求狄雲將自己打死，水笙原是親耳聽見，但這時急痛攻心，竟然忘了，只知道狄雲一棍將父親打得腦漿迸裂，胸中悲憤，難以抑制，突覺一股熱氣從丹田中衝將上來。內功練到十分高深之人，能以真氣衝開被封穴道。但要練到這等境界，那是非同小可之事，花鐵幹尚自不能，何況水笙？可是每個人在臨到大危難、大激動的特殊變故之時，體內潛能忽生，往往能做出平時絕難做到的事來。這時水笙極度悲憤之下，體內真氣激盪，被封的穴道竟自開了，也不知從那生出來一股力氣，驀地裏一躍而起，拾起父親身旁的那根樹枝，夾頭夾腦向狄雲打去。

狄雲左躲右閃，雖然避開了面門要害，但臉上、腦後、耳旁、肩頭，接連給她擊中了十二三下。他伸手擋架，叫道：「你幹甚麼打我？是你爹爹求我殺他的。」

水笙一凜，想起此言不錯，一呆之下便洩了氣，坐倒在地，放聲大哭。

血刀僧聽得狄雲說道：「是你爹爹求我殺他的。」心念一轉，已明白了其中原委，不禁大怒：「這小子竟去相助敵人，當真大逆不道。」登時便想提刀將他殺了，但手臂略動，便覺連臂帶肩俱都麻痺，當下不動聲色，微笑說道：「乖徒兒，你好好看住這女娃兒，別讓她發蠻。她是你的人了，你愛怎樣整治她，師祖爺爺任你自便。」

花鐵幹瞧出了端倪，叫道：「水姪女，你過來，我有話跟你說。」他知血刀僧此刻沒半點力氣，已不足為患，狄雲大腿折斷，四人中倒是水笙最強，要低聲叫她乘機除去二僧。

那知水笙恨極了他卑鄙懦怯，心想：「若不是你棄槍投降，我爹爹也不致喪命。」聽得花鐵幹呼叫，竟不理不睬。

花鐵幹又道：「水姪女，你要脫卻困境，眼前是唯一良機。你過來，我跟你說。」血刀僧怒道：「你囉裏囉唆甚麼，再不閉嘴，我一刀將你殺了。」花鐵幹卻也不敢真的和他頂撞，只是不住的向水笙使眼色。水笙怒道：「有甚麼話，儘管說好了，鬼鬼祟祟的幹甚麼？」

花鐵幹心想：「這老惡僧正在運氣恢復內力。他只要恢復得一分，能提得起刀子，定是先將我殺了。時機迫促，我說得越快越好。」便道：「水姪女，你瞧這位老和尚，他劇鬥之餘，內力耗得乾乾淨淨，坐在地下，站也站不起來了。」他明知血刀僧此刻無力加害自己，卻也不敢對他失了敬意，仍稱之為「這位老和尚」。

水笙向血刀僧瞧去，果見他斜臥雪地，情狀極是狼狽，想起殺父之仇，也不理會花鐵幹之言是真是假，舉起手中的樹枝，當頭向血刀僧打了下去。

血刀僧聽得花鐵幹一再招呼水笙過去，便已知他心意，心中暗暗著急，飛快的轉著念頭：「這女娃兒若來害我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他又提了兩次氣，只覺丹田中空蕩蕩地，全身反比先前更是軟弱，一時彷徨無計，水笙手中的樹棍卻已當頭打來。

水笙擅使的兵刃乃是長劍，本來不會使棍，加之心急報父仇，這一棍打出，全無章法，腋底更露出老大破綻。血刀僧身子略側，想將手中所持花鐵幹的短槍斜伸出去，只是實在太過衰弱，單是掉轉槍頭，也是有心無力，只得勉力將槍尾對準了水笙腋下的「大包穴」。水笙悲憤之下，那防到他另生詭計，樹枝擊落，結結實實的打在他臉上，登時打得他皮開肉綻，但便在此時，腋下穴道一麻，四肢酸軟，向前摔倒。

血刀僧給她一棍打得頭暈眼花，計策卻也生效，水笙自行將「大包穴」撞到槍桿上去，點了自己的穴道。他得意之下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姓花的老賊，你說我氣力衰竭，怎地我又能制住了她？」他以槍桿對準水笙穴道，讓她自行撞上來的手法，給他和水笙兩人的身子遮住，花鐵幹和狄雲都沒瞧見，均以為確是他出手點倒水笙。

花鐵幹驚懼交集，沒口子的道：「老前輩神功非常，在下凡夫俗子是井蛙之見，當真料想不到。老前輩如此深厚的內力，莫說舉世無雙，的的確確是空前絕後了。」他滿口恭維血刀僧，但話聲發顫，心中恐懼無比。

血刀僧心中暗叫：「慚愧！」自知雖得暫免殺身之禍，但水笙穴道被撞只是尋常外力，並非自己指力所點，勁力不透穴道深處，過不多時，她穴道自解。這等幸運之事可一而不可再，她若拾起血刀來斬殺自己，就算再用槍桿撞中她穴道，自己的頭顱可也飛向半天了，務須在這短短的時刻之中恢復少許功力，要趕著在水笙穴道解開之前先殺了她。只是這內力的事情，稍有勉強，大禍立生，當下一言不發，躺著緩緩吐納。這時他便要盤膝而坐，也已不能，卻又不敢閉眼，生怕身畔三人有何動靜，不利於己。

狄雲頭上、肩上、手上、腳上，到處疼痛難當，只有咬牙忍住呻吟，心中一片混亂，無法思索。

水笙臥躺處離血刀僧不到三尺，初時極為惶急，不知這惡僧下一步將如何對付自己，過了好一會，見他毫不動彈，才略感放心。她心中傷痛已極，體力難以支持，躺了一會，加之心急父仇，竟爾昏昏睡去。

血刀僧心中一喜：「最好你一睡便睡上幾個時辰，那便行了。」

這一節花鐵幹也瞧了出來，眼見狄雲不知是心軟還是胡塗，居然並無殺己之意，自己的生死，全繫於水笙是否能比血刀僧早一刻行動，見她竟爾睡去，忙叫：「水姪女，水姪女，千萬睡不得，這兩個淫僧要對付你了。」但水笙疲累難當，昏睡中只嗯嗯兩聲，卻那裏叫得她醒？花鐵幹大叫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快些醒來，惡僧要害你了！」

血刀僧大怒，心想：「這般大呼小叫，危險非小。」向狄雲道：「乖徒兒，你過去一刀將這老傢伙殺了。」狄雲道：「此人已然降服，那也不用殺他了。」血刀僧道：「他那裏降服？你聽他大聲吵嚷，便是要害我師徒。」

花鐵幹道：「小師父，你的師祖兇狠毒辣，他這時真氣散失，行動不得，這才叫你來殺我。待會他內力恢復，惱你不從師命，便來殺你了。不如先下手為強，將他殺了。」狄雲搖頭道：「他也不是我的師祖，只是他有恩於我，救過我性命。我如何能夠殺他？」花鐵幹道：「他不是你師祖？那你快快動手，更是片刻也延緩不得。血刀門的和尚兇惡殘忍，沒半點情面好講，你自己想不想活？」他情急之下，言語中對血刀僧已不再有絲毫敬意。

狄雲好生躊躇，明知他這話有理，但要他去殺血刀僧，無論如何不忍下手，但聽花鐵幹不住口的勸說催促，焦躁起來，喝道：「你再囉裏囉唆，我先殺了你。」

花鐵幹見情勢不對，不敢再說，只盼水笙早些醒轉，過了一會，又大聲叫嚷：「水笙，水笙，你爹爹活轉來啦，你爹爹活轉來啦！」

水笙在睡夢中迷迷糊糊，聽人喊道：「你爹爹活轉來啦！」心中一喜，登時醒了過來，大叫：「爹爹，爹爹！」

花鐵幹道：「水姪女，你被他點了那一處穴道？這惡僧已沒甚麼力氣，點中了也沒甚麼要緊，我教你個吸氣衝解穴道的法門。」水笙道：「我左腋下的肋骨上一麻，便動彈不得了。」花鐵幹道：「那是『大包穴』。這容易得很，你吸一口氣，意守丹田，然後緩緩導引這口氣，去衝擊左腋下的『大包穴』，衝開之後，便可報你殺父之仇。」

水笙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好！」她雖對花鐵幹仍是十分氣惱，但究竟他是友非敵，而他的教導確是於己有利，當即依言吸氣，意守丹田。

血刀僧眼睜一線，注視她的動靜，見她聽到花鐵幹的話後點了點頭，不由得暗暗叫苦，心道：「這女娃兒已能點頭，也不用甚麼意守丹田，衝擊穴道，只怕不到一炷香的時刻，便能行動了。」當下眼觀鼻，鼻觀心，於水笙是否能夠行動一事，全然置之度外，將腹中一絲游氣慢慢增厚。

那導引真氣以衝擊穴道的功夫何等深奧，連花鐵幹自己也辦不了，水笙單憑他幾句話指點，豈能行之有效？但她被封的穴道隨著血脈流轉，自然而然的早已在漸漸鬆開，卻不是她的真氣衝擊之功，過不多時，她背脊便動了一動。花鐵幹喜道：「水姪女，行啦，你繼續用這法子衝擊穴道，立時便能站起來了。」水笙又點了點頭，自覺手足上的麻木漸失，呼了一口長氣，慢慢支撐著坐起身來。

花鐵幹叫道：「妙極，水姪女，你一舉一動都要聽我吩咐，不可錯了順序，這中間的關鍵十分要緊，否則大仇難報。第一步，拾起地下的那柄彎刀。」

水笙慢慢伸手到血刀僧身畔，拾起了血刀。

狄雲瞧著她的行動，知道她下一步便是橫刀一砍，將血刀僧的腦袋割了下來，但見血刀僧的雙眼似睜似閉，對目前的危難竟似渾不在意。

血刀僧此時自覺手足上力氣暗生，只須再有小半個時辰，雖無勁力，卻已可行動自如，偏生水笙搶先取了血刀，立時便要發難，當下將全身微弱的力道都集向右臂。

卻聽得花鐵幹叫道：「第二步，先去殺了小和尚。快，快，先殺小和尚！」

這一聲呼叫，水笙、血刀僧、狄雲都大出意料之外。花鐵幹叫道：「老和尚還不會動，先殺小和尚要緊。你如先殺老和尚，小和尚便來跟你拚命了！」

水笙一想不錯，提刀走到狄雲身前，心中微一遲疑：「他曾助我爹爹，使得他免受老惡僧之辱，我是不是要殺他？」這一遲疑只是頃刻間的事，跟著便拿定了主意：「當然殺！」提起血刀，便向狄雲頸中劈落。

狄雲急忙打滾避開。水笙第二刀又砍將下去，狄雲又是一滾，抓起地下的一根樹枝，向她刀上格去。水笙連砍三刀，將樹枝削去兩截，又即揮刀砍下，突然間手腕上一緊，血刀竟被後面一人夾手奪了過去。

搶她兵刃的正是血刀僧。他力氣有限，不能虛發，看得極準，一出手便即奏功，奪到血刀，更不思索，順手揮刀便向她頸中砍下。水笙不及閃避，心中一涼。

狄雲叫道：「別再殺人了！」撲將上去，手中樹枝擊在血刀僧腕上。若在平時，血刀僧焉能給他擊中？但這時衰頹之餘，功力不到原來的半成，手指一鬆，血刀脫手。兩人同時俯身去搶兵刃，狄雲手掌在下，先按到了刀柄。血刀僧提起雙手，便往他頸中扼去。

狄雲一陣窒息，放開了血刀，伸手撐持。血刀僧知道自己力氣無多，這一下若不將狄雲扼死，自己便命喪他手。他卻不知狄雲全無害他之意，只是不忍他再殺水笙，不自禁的出手相救。狄雲頭頸被血刀僧扼住，呼吸越來越艱難，胸口如欲迸裂。他雙手反過去使勁撐持，想將血刀僧推開。血刀僧見小和尚既起反叛之意，按照血刀門中的規矩，須得先除叛徒，再殺敵人。他料得花鐵幹一時三刻之間尚難行動，水笙是女流之輩，易於對付，是以將身上僅餘的力道，盡數運到扼在狄雲喉頭的手上。

狄雲一口氣透不過來，滿臉紫脹，雙手無力反擊，慢慢垂下，腦海中只是一個念頭：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」

水笙初時見兩人在雪地中翻滾，眼見是因狄雲相救自己而起，但總覺這是兩個惡僧自相殘殺，最好是他二人鬥個兩敗俱傷，同歸於盡。但看了一會，只見狄雲手足軟垂，已無反擊之力，不由得驚惶起來，心想：「老惡僧殺了小惡僧之後，就會來殺我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

花鐵幹叫道：「水姪女，這是下手的良機啊，快快拾起了彎刀。」水笙依言拾起血刀。花鐵幹又叫道：「過去將兩個惡僧殺了。」

水笙提著血刀走上幾步，一心要將血刀僧殺死，卻見他和狄雲糾纏在一起。這血刀削鐵如泥，一刀下去，勢必將兩人同時殺死，心想狄雲剛才救了自己性命，這小和尚雖然邪惡，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恩將仇報，無論如何說不過去，要想俟隙只殺血刀僧一人，卻是手酸腳軟，全無把握。

正遲疑間，花鐵幹又催道：「快下手啊，再等片刻，就錯過機會了，替你爹爹報仇，在此一舉。」水笙道：「兩個和尚纏在一起，分不開來。」花鐵幹怒道：「你真胡塗，我叫你兩個人一起殺了！」他是武林中的成名英雄，江西鷹爪鐵槍門一派的掌門，平時頤指氣使，說出話來便是命令。可是他忘了自己此刻動彈不得，水笙心中對他又是極為鄙視。她一聽到這句狂妄暴躁的話，登時大為惱怒，反而退後三步，說道：「哼！你是英雄豪傑，剛才為甚麼不跟這惡僧決一死戰？你有本事，自己來殺好了。」

花鐵幹一聽情形不對，忙陪笑道：「好姪女，是花伯伯胡塗，你別生氣。你去將兩個惡僧都殺了，給你爹爹報仇。血刀老祖這樣出名的大惡人死在你手下，這件事傳揚出去，江湖上那一個不欽佩水女俠孝義無雙、英雄了得？」他越吹捧，水笙越惱，瞪了花鐵幹一眼，又走上前去，看準了血刀僧的背脊，想割他兩刀，叫他流血不止，卻不會傷到狄雲。

血刀僧扼在狄雲頸中的雙手毫不放鬆，卻不住轉頭觀看水笙的動靜，見她持刀又上，猜到了她心意，沉著聲音道：「你在我背上輕輕割上兩刀，小心別傷到了小和尚。」

水笙吃了一驚，她對血刀僧極為畏懼忌憚，聽得他叫自己用刀割他背脊，心想他定然不懷好意，決不能聽他的話，那料到這是血刀僧實者虛之、虛者實之的攻心之策，一怔之下，這一刀便割不下去了。

狄雲給血刀老祖扼住喉頭，肺中積聚著的一股濁氣數度上衝，要從口鼻中呼了出來，但喉頭的要道被阻，這股氣衝到喉頭，又回了下去。一股濁氣在體內左衝右突，始終找不到出路。若是換作常人，那便漸漸昏迷，終於窒息身亡，但他偏偏無法昏迷，只感全身難受困苦已達極點，心中只叫：「我快要死了，我快要死了！」

突然之間，他只覺胸腹間劇烈刺痛，體內這股氣越脹越大，越來越熱，猶如滿鑊蒸氣沒有出口，直要裂腹而爆，驀地裏前陰後陰之間的「會陰穴」上似乎被熱氣穿破了一個小孔，登時覺得有絲絲熱氣從「會陰穴」通到脊椎末端的「長強穴」去。人身「會陰」「長強」兩穴相距不過數寸，但「會陰」屬於任脈，「長強」卻是督脈，兩脈的內息決不相通。他體內的內息加上無法宣洩的一股巨大濁氣，交迸撞激，竟在危急中自行強衝猛攻，替他打通了任脈和督脈的大難關。

這內息一通入「長強穴」，登時自腰俞、陽關、命門、懸樞諸穴，一路沿著脊椎上升，走的都是背上督任各個要穴，然後是脊中、中樞、筋縮、至陽、靈台、神道、身柱、陶道、大椎、瘂門、風府、腦戶、強間、後頂，而至頂門的「百會穴」。狄雲在獄中得丁典傳授「神照經」心法，這內功極是深湛難練，他資質非佳，此後又無丁典指點，再加上二三十年的時日，是否得能練成，亦在未知之數。不料此刻在生死繫於一線之際，竟爾將任督二脈打通了。這一來因咽喉被扼，體內濁氣難宣，非找尋出口不可，二來他曾練過「血刀經」上的一些邪派內功，內息運行的道路雖和「神照經」內功大異，卻也有破窒衝塞的輔助功效。

這股內息衝到百會穴中，只覺顏面上一陣清涼，一股涼氣從額頭、鼻樑、口唇下來，通到了唇下的「承漿穴」。這承漿穴已屬任脈，這一來自督返任。任脈諸穴都在人體正面，這股清涼的內息一路下行，自廉泉、天突而至璇璣、華蓋、紫宮、玉堂、膻中、中庭、鳩尾、巨闕，經上、中、下三脘，而至水分、神厥、氣海、石門、關元、中極、曲骨諸穴，又回到了「會陰穴」。如此一個周天行將下來，鬱悶之意全消，說不出的暢快受用。內息第一次通行時甚是艱難，任督兩脈既通，道路熟了，第二次、第三次時自然而然的飛快運轉，頃刻之間，連走了一十八次。

「神照經」內功乃武學第一奇功，他自在獄中開始修習，練之已久，此刻一旦豁然而通，內息運行一周天，勁力便增加一分，只覺四肢百骸，每一處都有精神力氣勃然而興，沛然而至，甚至頭髮根上似乎均有勁力充盈。

血刀僧那裏知道他十指下扼之人，體內已起了如此巨大變化，只是加緊扼住他咽喉，一面凝神提防水笙手中的血刀。

狄雲體內的勁力愈來愈強，心中卻仍是十分害怕，只求掙扎脫身，雙手亂抓亂舞，始終碰不到血刀僧身上，左腳向後亂撐幾下，突然一腳踹在血刀僧的小腹之上。這一踹力道大得出奇，血刀僧本已內力耗竭，那裏有半點抗力？身子忽如騰雲駕霧般飛向半空。

水笙和花鐵幹齊聲驚呼，不知出了甚麼變故，但見血刀僧高高躍起，在空中打了個轉，頭下腳上的筆直摔將下來，擦的一聲，直挺挺的插入雪中，深入數尺，雪面上只露出一雙腳，竟就此一動不動。

# 第八章 羽衣

水笙和花鐵幹都看得呆了，不知血刀僧又在施展甚麼神奇武功。

狄雲咽喉間脫卻緊箍，急喘了幾口氣，當下只求逃生，一躍而起，身子站直，只是右腿斷了，「啊喲」一聲，俯跌下去，他右手忙在地下一撐，單憑左腿站了起來，只見血刀老祖雙腳向天，倒插在雪中。他大惑不解，揉了揉眼睛，看清楚血刀老祖確是倒插在深雪之中，全不動彈。

水笙當狄雲躍起之時，唯恐他加害自己，橫刀胸前，倒退幾步，目不轉睛的凝視著他。但見他伸手搔頭，滿臉迷惘之色。

忽聽得花鐵幹讚道：「這位小師父神功蓋世，當真是並世無雙，剛才這一腳將老淫僧踢死，怕不有千餘斤的勁力！這等俠義行逕，令人打從心底裏欽佩出來。」水笙聽到這裏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喝道：「你別再胡言亂語，也不怕人聽了作嘔？」

花鐵幹道：「血刀僧大奸大惡，人人得而誅之。小師父大義滅親，大節凜然，加倍的不容易，難得，難得，可喜可賀。」他眼見血刀僧雙足僵直，顯然已經死了，當即改口大捧狄雲。其實他為人雖然陰狠，但一生行俠仗義，並沒做過甚麼奸惡之事，否則怎能和陸、劉、水三俠相交數十年，情若兄弟？只是今日一槍誤殺了義弟劉乘風，心神大受激盪，平生豪氣霎時間消失得無影無蹤，再受血刀僧大加折辱之後，數十年來壓制在心底的種種卑鄙齷齪念頭，突然間都冒了出來，幾個時辰之間，竟如變了一個人一般。

狄雲道：「你說我……說我……已將他踢死了？」

花鐵幹道：「確然無疑。小師父若是不信，不妨先用血刀砍了他雙腳，再將他提起來察看，防他死灰復燃，以策萬全。」這時他所想的每一條計策，都深含陰狠毒辣之意。

狄雲向水笙望了一眼。水笙只道他要奪自己手中血刀，嚇得退了一步。狄雲搖搖頭，道：「你不用怕。我不會害你。剛才你沒一刀將我連同老和尚砍死，多謝你啦。」水笙哼了一聲，並不答話。

花鐵幹道：「水姪女，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小師父誠心向你道謝，你該回謝他才是。剛才老惡僧一刀砍向你頭頸，若不是小師父憐香惜玉，相救於你，你還有命在麼？」

水笙和狄雲聽到他說「憐香惜玉」四字，都向他瞪了一眼。水笙雖是個美貌少女，但狄雲救她之時，只出於「不可多殺好人」的一念，花鐵幹這麼一說，卻顯得他當時其實是存心不良。水笙原對狄雲十分疑忌，花鐵幹這幾句話更增她厭憎之心，一時也分辨不出到底是憎惡花鐵幹多些，還是憎惡狄雲多些，總覺這二人都是奸惡不堪，一瞥眼見到父親的屍身，不由得悲不自勝，奔過去伏在屍上，大哭起來。

花鐵幹笑道：「小師父，請問你法名如何稱呼？」狄雲道：「我不是和尚，別叫我師父不師父的。我身穿僧袍，是為了避難改裝，迫不得已。」花鐵幹喜道：「那妙極了，原來小師父……不，不！該死，該死！請問大俠尊姓大名？」

水笙雖在痛哭，但兩人對答的言語也模模糊糊的聽在耳裏，聽狄雲說不是和尚，心下將信將疑。只聽狄雲道：「我姓狄，無名小卒，一個死裏逃生的廢人，又是甚麼大俠了？」

花鐵幹笑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狄大俠如此神勇，和我那水姪女郎才女貌，正是一對兒，我這個現成媒人，是走不了的啦。妙極，妙極！原來狄大俠本就不是出家人，只須等頭髮一長，換一套衣衫，那就甚麼破綻也瞧不出，壓根兒就不用管還俗這一套啦。」他認定狄雲是血刀門的和尚，只因貪圖水笙的美色，故意不認。

狄雲搖了搖頭，黯然道：「你口中乾淨些，別儘說髒話。咱們若能出得此谷，我是永遠不見你面，也永遠不見水姑娘之面了。」

花鐵幹一怔，一時不明白他用意，但隨即省悟，笑道：「啊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！」狄雲瞪了他一眼，道：「你懂了甚麼？」花鐵幹低聲道：「狄大俠寺院之中，另有知心解意的美人兒，這水姑娘是不能帶去做長久夫妻的。嘿嘿，那麼做幾天霧水夫妻，又有何妨？」

這幾句話傳入水笙耳中，她憤怒再難抑制，奔過去拍拍拍拍的連打他四下耳光。

狄雲茫然瞧著，無動於中，只覺這一切跟他毫不相干。

※※※

過了良久，血刀老祖仍是一動不動。

水笙幾次想提刀過去砍了他雙腿，卻總是不敢。瞧著父親一動不動的躺在雪上，再也不能鍾愛憐惜自己了，她輕輕叫道：「爹爹！爹爹！」水岱自然再也不能答應她了。水笙淚水一滴滴的落入雪中，將雪融了，又慢慢的和雪水一起結成了冰。

花鐵幹穴道未解，有一搭沒一搭的向狄雲奉承討好，越說越是肉麻。狄雲不去理他，自行躺在雪地裏閉目養息。

狄雲初通任督二脈，只覺精神大振，體內一股暖流，自前胸而至後背、又自後背而至前胸，周而復始的不停流轉。每流轉一周，便覺處處都生了些力氣出來，雖然斷腿以及給水笙毆打的各處仍是極為疼痛，但內力既增，這些痛楚便覺甚易忍耐。他生怕這奇妙之極的情景突然而來，又會突然而去，當下躺著不敢動彈，由得內息在任督二脈中川行不歇。

水笙站起身來，一步步走到血刀僧身旁，只見他仍是毫不動彈，當下大著膽子，揮刀往他左腳上砍去，嗤的一聲輕響，登時砍下一隻腳來，說也奇怪，居然並不流血。水笙定睛一看，只見血液凝結成冰，原來這窮兇極惡的血刀老祖果然早已死去多時。

水笙又是歡喜，又是悲傷，提刀在血刀僧腿上一陣亂砍，心想：「爹爹死了，我也不想活啦！這小惡僧不知會如何來折磨我？他只要對我稍有歹意，我即刻橫刀自刎。」

花鐵幹一切瞧在眼裏，心下暗喜：「這小惡僧雖然兇惡，這時尚無殺我之意，待得我穴道一解，一伸手便取了他性命。」

又過了大半個時辰，狄雲覺得內息流轉始終不停，便依照丁典所授「神照經」上內功的法門運氣調息，本來捉摸不到、驅使不動的內息，這時竟然隨心所欲，便如擺頭舉手一般的依意而行。他又是奇怪，又是歡喜。

調息半晌，坐起身來，取過一根樹枝撐在右腋之下，走到血刀僧身邊。只見他屍身插在雪裏，兩條腿給水笙砍得血肉模糊，確然無疑的已經死了，心想此人作惡多端，原是應有此報，但他對自己卻實在是頗有恩德，心中不禁有些難過，於是將他屍身提了出來，端端正正的放了，捧些白雪堆在屍身之上，雖然草草，卻也算是給他安葬。至於他為甚麼突然間竟會死了，狄雲仍是大惑不解，此人功力通神，自己萬萬不能一腳便踢死了他。

水笙見到狄雲的舉動，起了模仿的念頭，又見幾頭兀鷹不住在空中盤旋，似要撲下來啄食父親的屍身，忙將父親如法安葬。她本想再安葬劉乘風和陸天抒二人，但一個死在懸崖絕頂，一個死於雪谷深處，自忖沒本事尋得，只索罷了。

花鐵幹道：「小師父，咱三人累了這麼久，大家可餓得很了。我先前見到上邊烤了馬肉，勞你的駕去取了下來。大夥兒先吃個飽，然後從長計議，怎生出谷。」狄雲心鄙他的為人，並不理睬。花鐵幹求之不已。水笙忽道：「是我馬兒的肉，不能給這無恥之徒吃。」狄雲點點頭，向花鐵幹瞪了一眼。

花鐵幹道：「小師父……」狄雲道：「我說過我又不是和尚，別再亂叫。」花鐵幹道：「是，是，是，狄大俠。狄大俠這次一腳踢死血刀惡僧，定然名揚天下。我出得谷去，第一件事便要為狄大俠宣揚今日之事。狄大俠奮不顧身的救援水姑娘，踢死血刀僧，那實是武林中頭等的大事。」狄雲道：「我是個聲名掃地的囚犯，有誰相信你的鬼話？你乘早閉了嘴的好。」花鐵幹道：「憑著花某人在江湖上這點小小聲名，說出話來，旁人是非相信不可的。狄大俠，請你上去拿馬肉，分一塊給我。」

狄雲甚是厭煩，喝道：「幹麼要拿馬肉來給你吃？將來你儘可說得我狄雲分文不值。我是甚麼東西？還配給誰掛齒嗎？」想起這幾年來身受的種種冤枉委屈、折辱苦楚，不由得滿腔怨憤，難以抑制。

花鐵幹其實並非真的想吃馬肉，他腹中雖餓，但一日半日的飢餓，又算得了甚麼？他只怕這小惡僧突然性起，將他殺了，乞討馬肉乃是以進為退、以攻為守之策，料想他既不肯去取馬肉，心中勢必略有歉仄之意，那麼殺人的念頭自然而然的就消了。

狄雲見天色將黑，西北風呼呼呼的吹進雪谷來，向水笙道：「水姑娘，你到石洞中歇歇去！」水笙大吃一驚，只道他又起不軌之心，退了兩步，手執血刀，橫在身前，喝道：「你這小惡僧，只要走近我一步，姑娘立即揮刀自盡。」狄雲一怔，說道：「姑娘不可誤會，狄某豈有歹意？」水笙罵道：「你這小和尚人面獸心，笑裏藏刀，比那老和尚還要奸惡，我才不上你的當呢。」

狄雲不願多辯，心想：「明日天一亮我就覓路出谷，甚麼水姑娘，花大俠，我永生永世也不願再見你們的面。」當下走得遠遠地，找到一塊大岩石，撥去積雪，逕自睡了。

水笙心想你走得越遠，越是陰險奸惡，多半是半夜裏前來侵犯。她不敢走進石洞之內，只怕小惡僧來時沒了退路，心驚膽戰的斜倚岩邊，右手緊緊抓住血刀，眼皮越來越沉重，不住提醒自己：「千萬不能睡著，千萬不能睡著，這小惡僧壞得緊。」

但這幾日心力交瘁，雖說千萬不能睡著，時刻一長，朦朦朧朧的終於睡著了。

她這一覺直睡到次日清晨，只覺日光刺眼，一驚而醒，跳起身來，發覺手中沒了血刀，這一下更是驚惶，一瞥眼間，卻見那血刀好端端的便掉在足邊。

水笙忙拾起血刀，抬起頭來，只見狄雲的背影正向遠處移動，手中撐著一根樹枝，一跛一拐的走向谷外。水笙大喜，心想這小惡僧似有去意，那真是謝天謝地。

狄雲確是想覓路出谷，但在東北角和正東方連尋幾處，都沒山徑，西、北、南三邊山峰壁立，一望便無路可通，那是試也不用試的。東南方依稀能有出路，可是積雪數十丈，不到天暖雪融，以他一個斷了腿的跛子，無論如何走不出去。他累了半日，廢然而返，呆望頭頂高峰，甚是沮喪。

花鐵幹道：「狄大俠，怎麼樣？」狄雲搖頭道：「沒路出去。」花鐵幹暗道：「你不能出去，我花鐵幹豈是你小惡僧之比？到得下午，我穴道一解，你瞧老子的。」但絲毫不動聲色，說道：「不用擔心，待我穴道解開，花某定能攜帶兩位脫險出困。」

水笙見狄雲沒來侵犯自己，驚恐稍減，卻絲毫沒消了戒備之心，總是離得他遠遠地，一句話也不跟他說。狄雲雖不求她諒解，但見了她的神情舉動，心下卻也不禁惱怒，只盼能及早離開，可是大雪封山，不知如何方能出去，不由得大為發愁。

到得未牌時分，花鐵幹突然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水姪女，你的馬肉花伯伯要借吃幾斤，出谷之後，一併奉還。」一躍而起，繞道攀上燒烤馬肉之處，拿起一塊熟肉，便吃了起來。原來他穴道被封的時刻已滿，竟自解了。

花鐵幹穴道一解，神態立轉驕橫，心想血刀僧已死，狄雲和水笙便兩人聯手，也萬萬不是自己的對手，只是這雪谷中多耽無益，還是儘早覓路出去的為是，找到了出路，卻須得先將兩人殺了滅口，自己昨日的種種舉動，豈能容他二人洩露出去？

他施展輕功，在雪谷周圍查察，見這次大雪崩竟是將雪谷封得密不通風，他「落花流水」四人若不是在積雪崩落之前先行搶進谷來，也必定被隔絕在外。這時唯一出谷的通道上積雪深達數十丈，長達數里。在雪底穿行數丈乃至十餘丈，那也罷了，卻如何能穿行數里之遙？何況一到雪底，方向難辨，非活活悶死不可。這時還只十一月初，等到明年初夏雪融，足足要挨上半年。谷中遍地是雪，這五六個月的日子，吃甚麼東西活命？

花鐵幹回到石洞外，臉色極為沉重，坐了半晌，從懷裏取出馬肉便吃，慢慢咀嚼，直將這一塊馬肉吃得精光，才低聲道：「到明年端午，便可出去了。」

狄雲和水笙一個在左，一個在右，和他都是相距三丈來地，他這句話說得雖輕，在兩人耳中聽來，便如是轟轟雷震一般。兩人不約而同的環視一周，四下裏盡是皚皚白雪，要找些樹皮草根來吃也難，心中都想：「怎挨得到明年端午？」

只聽得半空中幾聲鷹唳，三人一齊抬起頭來，望著半空中飛舞來去的七八頭兀鷹，均想：「除非像這些老鷹那樣，才能飛出谷去。」

※※※

水笙這匹白馬雖甚肥大，但三個人每日都吃，不到一個月，也終於吃完了。再過得七八天，連馬頭、五臟等等也吃了個乾淨。

花鐵幹、狄雲、水笙三人這些日子中相互都不說話，目光偶爾相觸，也立即避開。花鐵幹幾次起心要殺了狄雲和水笙，卻總覺殺了二人之後，賸下自己一人孤零零的在這雪谷之中，滋味太也難受，反正二人是自己掌中之物，卻也不忙動手。

過了這些日子，水笙對狄雲已疑忌大減，終於敢到石洞中就睡。

踏進十二月，雪谷中更加冷了，一到晚間，整夜朔風呼嘯，更是奇寒徹骨。狄雲「神照功」練成，繼續修習，內力每過一天便增進一分，但衣衫單薄，在這冰天雪地之中究竟也頗為難挨。水笙有時從山洞中望出來，見他簌簌發抖，卻始終不踏進山洞一步以禦風寒，心下頗慰，覺得這小惡僧「惡」是惡的，倒也還算有禮。

狄雲身上的創傷全然痊癒了，斷腿也已接續，行走如常，有時想起這斷腿是血刀老祖給接續的，心下不禁黯然。

馬肉吃完了，今後的糧食可是個大難題。最後那幾天，狄雲已盡可能的吃得極少極少，只是吃這麼一小片，但他所省下來的，都給花鐵幹老實不客氣的吃到了肚裏。水笙心道：「一位成名的大俠，到了危難關頭，還不如血刀門的一個小惡僧！」

這晚三更時分，水笙在睡夢中忽被一陣爭吵之聲驚醒，只聽得狄雲大聲喝道：「水大俠的身體，你不能動！」花鐵幹冷冷的道：「再過幾天，活人也吃！我先吃死人，是讓你多活幾天！」狄雲道：「咱們寧可吃樹皮草根，決不能吃人！」花鐵幹喝道：「滾開！囉唆些甚麼？惹惱了我，立刻斃了你。」

水笙忙從洞中衝出去，見狄雲和花鐵幹站在她父親墳旁。水笙大叫：「別碰我爹爹！」飛步奔去，只見堆在父親屍身上的白雪已被撥開，花鐵幹左手抓著水岱屍身胸口。狄雲喝道：「快放下！」水笙急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

突見寒光一閃，花鐵幹衣袖中翻出一枝短槍，斜身挺槍，疾向狄雲胸口刺去。這一槍去得極快，狄雲內功雖已大進，外功卻是平平，仍不過是以前戚長發所教的那一些拳腳劍術，給花鐵幹這個大行家突施暗算，如何對付得了？一怔之際，槍尖已刺到他胸口。水笙大聲驚呼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花鐵幹滿擬這一槍從前胸直通後背，刺他個透明窟窿，那知槍尖碰到他胸口，竟然刺不過去，阻了一阻。

狄雲給這一槍一推，一交坐倒，左手翻起，猛往槍桿上擊去。喀的一聲，花鐵幹虎口震裂，短槍脫手，直飛上天。這一掌餘勢不衰，直震得花鐵幹一個觔斗，仰跌了出去。短槍落入了深谷積雪之中，不知去向。

花鐵幹大驚，心道：「小和尚武功如此神奇，真不在老和尚之下！」向後幾個翻滾，躍起身來，遠遠逃了開去。

花鐵幹卻不知這一槍雖因「烏蠶衣」之阻，沒刺進狄雲身子，但力道奇大，已戳得他閉住了呼吸，透不過氣來，暈倒在地。若不是他「神照功」已然練成，這一槍便要了他的性命。花鐵幹何等武功，較之當日荊州城中周圻劍刺，雖然同是刺到「烏蠶衣」上，勁力的強弱卻是相去何止倍蓰。

皓月當空，兩頭兀鷹見到雪地中的狄雲，在空中不住的打著盤旋。

水笙見狄雲倒地不起，似已被花鐵幹刺死，心下一喜：「小惡僧終於死了，從此便不怕有人來侵犯我。」但隨即又想：「花鐵幹想吃我爹爹的遺體，小惡僧全力阻止，以致被殺。小惡僧多半不懷好意，想騙得我……騙得我……哼，我才不上他的當呢。可是他死了之後，花鐵幹這惡人再來犯我爹爹遺體，那便如何是好？最好小惡僧還是別死。」

她手握血刀，慢慢走到狄雲身旁，見他一動不動的仰臥在雪地之中，臉上肌肉微微扭曲，顯然未死。水笙心中一喜，彎腰俯身，伸手到他鼻孔下去探他鼻息，突覺兩股熾熱的暖氣，直噴到她手指上。

水笙嚇了一跳，急忙縮手，她本想狄雲就算未死，也必呼吸微弱，那知呼出來的氣息竟如此熾熱。她自不知這時狄雲內力已甚為深厚，知覺雖失，氣息仍然粗壯，只是他上乘內功練成未久，雄健有餘，沉穩不足，還未達到融和自然的境界。

水笙心想：「小惡僧暈了過去，待會醒轉，見我站在他身旁，那可不妥。」一回頭，只見花鐵幹便站在不遠之處，凝目注視著他二人。

花鐵幹一槍刺不死狄雲，又被他反掌擊倒，心下驚懼異常，但隨即見他倒地不起，自是急欲知他死活，過了片刻，見他始終不動，當下一步一步的走將過去。這時他右臂兀自隱隱酸麻，只待狄雲躍起，立即轉身便逃。

水笙大驚，喝道：「別過來。」花鐵幹獰笑道：「為甚麼不能過來？活人比死人好吃，咱們宰了他分而食之，有何不美？」說著又走近一步。水笙無法可施，拚命搖幌狄雲，叫道：「他過來啦，他過來啦。」

花鐵幹眼見狄雲昏迷不醒，心中大喜，立即一躍而前，舉起右掌，往狄雲身上擊落。水笙揮起血刀，一招「金針渡劫」，向花鐵幹刺去。她使的乃是劍法，但血刀鋒銳異常，卻也頗具威力。花鐵幹短槍已失，赤手空拳，生怕給這削鐵如泥的血刀帶上了，倒也不敢輕敵，當下施展空手入白刃功夫，要將血刀先奪過來再說。

狄雲昏暈迷糊中依稀聽到水笙大叫：「他過來啦。」昏昏沉沉的不知是甚麼意思，跟著聽到一陣呼斥叱喝，睜開眼來，月光下只見水笙手舞血刀，和花鐵幹鬥得正酣。

水笙雖手有利器，但一來不會使刀，二來武功遠為不及，左支右絀，連連倒退，到得後來，只盼手中兵刃不為敵人奪去，那裏還顧得到傷敵？不住急叫：「喂，喂！快醒轉來，他要來殺你啦。」

狄雲一聽，心中一凜：「好險！適才是她救了我性命。若不是她出力抵擋，花鐵幹早將我打死了。雖然我胸腹有烏蠶衣保護，但他只須在我頭上一腳，還能踢不死麼？」當即挺身躍起，揮掌猛向花鐵幹打去。花鐵幹還掌相迎，蓬的一聲響，兩人都坐倒在地。狄雲內力深厚，花鐵幹掌法高明，雙掌相交，竟是不相上下。

花鐵幹武功高，應變速，被狄雲一掌震倒，隨即躍起，第二掌又擊了過來。狄雲不及站起，只得坐著還了一掌。他雖坐著，掌力絲毫不弱，又是蓬的一聲，狄雲被震得翻了兩個觔斗，花鐵幹卻騰騰騰倒退三步，胸間氣血翻湧，心下暗驚：「這小惡僧內力如此深厚！」但兩掌交過，知他掌法極是平庸，忌憚之心盡去，斜身側進，第三掌又擊了過去。

狄雲坐著揮掌還擊，不料花鐵幹的手掌飄飄忽忽，從他臉前掠過，狄雲一掌打空，跟著拍的一下，胸口已吃了一掌，幸好有烏蠶衣護身，不致受傷，但也是禁受不起，剛要站起，復又坐倒。花鐵幹一掌得手，第二掌跟著又至。他雖以「中平槍」馳名武林，號稱「中平無敵」，但拳腳功夫也甚了得，這時把一路「岳家散手」使將出來，掌影飄飄，左一掌，右一掌，十掌中倒有四五掌打中了狄雲。狄雲還出手去，均給他以巧妙身法避過。兩人武功實在相差太遠，狄雲內力再強，也是絕無機會施展。

到得後來，狄雲只得以雙掌護住頭臉，身上任他毆擊，一站起身，立被擊倒。花鐵幹只想儘早料理了他，免生後患，一掌掌的狠打。狄雲連吐了三口血，身法已大為遲緩。

水笙初時見兩人鬥得激烈，插不進去相助，待見狄雲垂危，忙揮刀往花鐵幹背上砍去。花鐵幹側身避過，反手擒拿，奪她兵刃。狄雲右掌使勁拍出，一股凌厲的掌風登時將花鐵幹全身罩住了。花鐵幹閃避不得，只得出掌相迎。說到以內力相拚，花鐵幹卻不是對手了，突然間只覺眼前金星亂冒，半身酸麻，搖搖幌幌的站立不定。

水笙叫道：「快走，快走！」拉著狄雲，搶進了山洞。兩人匆匆忙忙的搬過幾塊大石，堆在洞口。水笙手執血刀，守在石旁。這山洞洞口甚窄，幾塊大石雖不能堵塞，但花鐵幹要進山洞，卻必須搬開一兩塊石頭才成。只要他動手搬石，水笙便可揮刀斬他雙手。

過了好一會，外邊並無動靜，水笙道：「小惡……小……」她一直叫慣了「小惡僧」，這時跟他聯手迎敵，再叫他「小惡僧」未免不好意思，改口道：「你傷勢怎樣？」狄雲道：「還好……」

忽聽得花鐵幹在洞外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兩隻小雜種躲了起來，在洞中幹那不可告人之事了。」水笙臉上一陣發熱，心中卻也真有些害怕，她認定狄雲是個「淫僧」，行止十分不端，跟他同在山洞之中，實是危險不過，不由得向左斜行幾步，要跟他離得越遠越好。

只聽花鐵幹又叫道：「兩個狗男女躲著不出來，老子卻要烤肉吃了，哈哈，哈哈！」水笙大驚，說道：「他要吃我爹爹，怎麼辦？」

狄雲這幾年來事事受人冤枉，這時聽得花鐵幹又在血口噴人，如何忍耐得住？突然推開石頭，如一頭瘋虎般撲了出去，拳掌亂擊亂拍，奮力向他狂打過去。

花鐵幹避過兩掌，左掌畫個圓弧，右掌從背後拍出，從狄雲做夢也想不到的方位拍了過來，砰的一聲，結結實實打在他背上。狄雲吐出一口鮮血，腦子中迷迷糊糊，眼前這花鐵幹似乎變成了萬震山、萬圭、江陵縣的知縣、獄卒、凌退思、寶象……這許許多多凌辱虐待他的惡人。他張開雙臂，猛地將花鐵幹牢牢抱住了。

花鐵幹一拳打在他鼻子上，登時打得他鼻血長流。但狄雲已不覺疼痛，抱在他腰間的雙手越箍越緊。花鐵幹只覺呼吸不暢，心中也有些驚惶，又見水笙手執血刀，搶近身來。花鐵幹大驚，雙拳猛力在狄雲脅下疾撞。狄雲吃痛，臂上無力。花鐵幹用力一掙，解脫了他雙臂環抱，再也不敢和這狂人拚鬥，接連縱躍，離他有十餘丈遠，這才站定。

水笙見狄雲搖搖幌幌，站立不定，滿臉都是鮮血，想伸手相扶，卻又害怕，戰戰兢兢的走近兩步。狄雲喝道：「我是惡和尚，是小淫僧，別走過來，免得我污了你水大俠小姐的聲名，滾開，滾開！」水笙見他神態猙獰，目露兇光，嚇得倒退了兩步。

狄雲不住喘息，搖搖擺擺的向花鐵幹走去，叫道：「你們這些惡人，萬震山、萬圭，你們害不死我，打不死我。過來啊，來打啊，知縣大人，知府大人，你們就會欺壓良善，有種的過來拚啊，來打個你死我活……」

花鐵幹心道：「這個人發了瘋，是個瘋子！」向後縱躍，離他更遠了些。

狄雲仰天大叫：「你們這些惡人，天下的惡人都來打啊，我狄雲不怕你們。你們把我關在牢裏，穿我琵琶骨，斬了我手指，搶了我師妹，踩斷我大腿，我都不怕，把我斬成肉醬，我也不怕！」

水笙聽得他如此嘶聲大叫，有如哭號，害怕之中不禁起了憐憫之心，聽他叫道「穿我琵琶骨，斬了我手指，搶了我師妹，踩斷我大腿」，更是心中一動：「這小惡僧原來滿懷心事，受過不少苦楚。他的大腿，卻是我縱馬踩斷他的。」

狄雲叫得聲音也啞了，終於身子幾下搖幌，摔倒在雪地之中。

花鐵幹不敢走近，水笙也不敢走近。

半空中兩隻兀鷹一直不住的在盤旋。狄雲躺在地下，一動也不動。驀地裏一頭兀鷹撲將下來，向他額頭上啄去。狄雲昏昏沉沉地似暈非暈，給兀鷹一啄，立時醒轉。那鷹見他身子一動，急忙揚翅上飛。狄雲大怒，喝道：「連你這畜生也來欺侮我！」右掌奮力擊出。那鷹離他身子只有數尺，被掌力所震，登時毛羽紛飛，落了下來。

狄雲一把抓起，哈哈大笑，一口咬在鷹腹，那鷹雙翅亂撲，極力掙扎。狄雲只覺鹹鹹的鷹血不住流入嘴中，便如一滴滴精力流入體內，忍不住手舞足蹈，叫道：「你想吃我？我先吃了你，我吃了你。」

花鐵幹和水笙見到他這等生吃活鷹的瘋狀，都是駭然變色。

花鐵幹生怕這瘋子狂性大發，隨時會過來跟自己拚命，給他一把抱住那可糟糕，還是遠而避之的為妙。當下繞到雪谷東首，心想這瘋子捉鷹之法倒是不錯，當下仰臥在地，要想依樣畫葫蘆，裝死捉鷹。豈知兀鷹雖然上當，下來啄食，但他揮掌擊去，卻沒能將鷹擊落。他內力和狄雲相差甚遠，掌法雖然巧妙，可是蒼鷹閃避靈動，卻更加迅捷得多。

狄雲喝了幾口鷹血，胸中腹中氣血翻湧，又暈了過去。待得醒轉時，天色已明，腹中飢餓，隨手拿起身邊的死鷹便咬，一口咬了，猛覺入口芳香，滋味甚美，凝目一看，不由得呆了。但見那鷹全身羽毛拔得乾乾淨淨，竟是炙熟了的。他明明記得只喝了幾口鷹血，便即睡著，卻是誰給他烤熟了？若不是水笙，難道還會是花鐵幹這壞蛋？

他昨晚大呼大叫一陣，胸中鬱積的悶氣宣洩了不少，這時醒轉，頗覺舒暢，見水岱的雪墳已重行堆好，向山洞望去，只見水笙伏在岩石之上，沉睡未醒。狄雲心想：「她也餓了幾天啦，烤了這隻鷹盡數留給我，自己一條鷹腿也不吃，總算難得。哼，她自以為是大俠的千金小姐，瞧我不起。你瞧我不起，我也瞧不起你，有甚麼希罕？」但過了一會，不禁又想：「她替我烤鷹，還不算如何瞧我不起，餓死了她，那也不好。」

於是他躺在地下，一動不動，閉目裝死，半個時辰之間，以掌力接連震死了四頭兀鷹，將兩頭擲給了水笙。水笙過來將另外兩頭也都拿了過去，洗剝乾淨，一起燒烤好了，默默無言的把兩頭熟鷹交給他。

雪谷中兀鷹不少，偏又蠢得厲害，眼見同伴接連喪生在狄雲掌下，卻仍不斷的下來送死。狄雲內力日增，掌力亦日勁，到得後來，已不用躺下裝死，只要見有飛禽在樹枝低處棲歇，或是從身旁飛過，便能發掌擊落。雪谷中時有雪雁出沒，能在冰雪中啄食蟲蟻，軀體甚肥，更是狄雲和水笙日常的口中美食。

※※※

屈指臘月將盡，雪谷中每過不了十天八天便有一場大雪，整日整夜的寒風刮人如刀。

水笙除了撿拾柴枝，燒烤鳥肉，總是躲在山洞之中。狄雲始終不跟她交談一言一語，也從不踏進山洞一步。

有一晚徹夜大雪，次日清晨狄雲醒來，覺得身上暖洋洋的，一睜眼，只見一件黑黝黝的東西蓋在自己身上。他吃了一驚，隨手一抖，竟是一件古怪的衣裳。這衣裳是用鳥毛一片片的穿成，黑的是鷹毛，白的是雁翎，衣長齊膝，不知用了幾千幾萬根鳥羽。

狄雲提著這件羽衣，突然間滿臉通紅，知道這自是水笙所製，要將這千千萬萬根鳥羽綴而成衣，當真是煞費苦心。何況雪谷中沒剪刀針線，不知如何綴成？他伸手撥開衣上的鳥羽一看，只見每根羽毛的根部都穿了一個細孔，想必是用頭髮上的金釵刺出，孔中穿了淡黃的絲線，自然是從她那件淡黃的緞衫上抽下來的了。「嘿嘿，女娘們真是奇怪，這可有多累，那不是麻煩之極麼？」

突然之間，想起了幾年前在荊州城萬震山家中的事來。那一晚他給萬門八弟子圍攻，打得眼青鼻腫是不用說了，一件新衣也給撕爛了好幾處。他心中痛惜，師妹戚芳便拿了針線替自己縫補。

腦海中清清楚楚的出現了那一日的情景：戚芳挨在他的身邊，給他縫補衣衫。她頭髮擦著自己的下巴，他只覺臉上癢癢的，鼻中聞到她少女的淡淡肌膚之香，不由得心神蕩漾。狄雲叫了聲：「師妹。」戚芳道：「空心菜，別說話，別讓人冤枉你作賊。」

他想到這裏，喉頭似乎有甚麼東西塞著，淚水湧向眼中，瞧出來只是模糊一團，心想：「果然人家冤枉我作賊，難道是因為師妹給我縫補衣服之時，我說了話麼？」但這數年中他多歷風波險惡，早已不再信這等無稽之談。「嘿嘿，人家存心要害我，我便天生是個啞巴，別人還不是一樣的來欺侮？師妹那時候待我一片真誠，可是姓萬的家財豪富，萬圭那小子又比我俊得多，那有甚麼可說的？最不該是我那日身受重傷，躲在她家柴房之中，她卻會去告知她丈夫，叫他來擒了我去領功，哈哈，哈哈！」

突然之間，他縱聲狂笑起來，拿著羽衣，走到石洞之前，拋在地下，在羽衣上用力踏了幾腳，大聲道：「我是惡和尚，怎配穿小姐縫的衣服？」飛起一腳，將羽衣踢進洞中，轉身狂笑，大踏步而去。

水笙費了一個多月時光，才將這件羽衣綴成，心想這「小惡僧」維護爹爹的屍體，絲毫不向自己囉唣，這些日子中，自己全仗吃他打來的鳥肉為生。眼見他日夜在洞外捱受風寒，心下實感不忍，盼望這件羽衣能助他禦寒。那知道好心不得好報，反給他將羽衣踢進洞來，受他如此無禮的侮辱。她又羞又怒，伸手將羽衣一陣亂扯，情不自禁，眼淚一滴滴的落在鳥羽之上。

她卻萬萬料想不到，狄雲轉身狂笑之時，胸前衣襟上也是濺滿了滴滴淚水，只是他流淚卻是為了傷心自己命苦，為了師妹的無情無義……

中午時分，狄雲打了四隻鳥雀，仍去放在山洞前。水笙烤熟了，仍是分了一半給他。兩人一句話也不說，甚至，連眼光也不敢相對。

※※※

狄雲和水笙坐得遠遠地，各自吃著熟鳥，忽然間東北角上傳來一陣踏雪之聲。兩人一齊抬起頭來，向聲音來處望去，只見花鐵幹右手拿著一柄鬼頭刀，左手握著一柄長劍，笑嘻嘻的走來。狄雲和水笙同時躍起。水笙返身入洞，搶過了血刀，微一猶豫，便拋給了狄雲，叫道：「接住！」

狄雲伸手接刀，心中一怔：「她怎地如此信得過我，將這性命般的寶刀給了我？哼，她是要我替她賣命，助她抵禦花鐵幹，哼，哼！姓狄的又不是你的奴才！」

便在此時，花鐵幹已快步走到了近處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」狄雲瞪目道：「恭甚麼喜？」花鐵幹道：「恭喜你和水姑娘成就了好事哪。人家連防身寶刀也給了你，別的還不一古腦兒的都給了你麼？哈哈，哈哈！」狄雲怒道：「枉你號稱為中原大俠，卻是個如此卑鄙骯髒的小人！」

花鐵幹笑嘻嘻的道：「說到卑鄙無恥，你血刀門中的人物未必就輸於區區在下。」說著慢慢迫近，用力嗅了幾下，說道：「嗯，好香，好香！送一隻鳥我吃，成不成？」他若善言相求，狄雲自必答允，但這時見他一副憊懶輕薄的模樣，心下著惱，說道：「你武功比我高得多，自己不會打麼？」花鐵幹笑道：「我就是懶得打。」

他二人說話之際，水笙已走到了狄雲背後，突然大聲叫道：「劉伯伯，陸伯伯！」她見花鐵幹雙手拿著劉乘風的長劍和陸天抒的鬼頭刀，北風飄動，吹開他外袍，露出袍內還穿著劉乘風的道袍和陸天抒的紫銅色長袍。

花鐵幹沉著臉道：「怎麼樣？」水笙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吃了他們麼？」她料想花鐵幹既尋到了二人屍體，多半是將他二人吃了。花鐵幹怒道：「關你甚麼事？」水笙大驚，顫聲道：「陸伯伯，劉伯伯，他……他二人是你的結義兄弟……」

花鐵幹若有能耐打鳥，自然決不會以義兄弟的屍體為食，但他千方百計的捕捉鳥雀，初時還捉到一兩頭，過得幾天，鳥雀再不上當。他又無狄雲的神照功內勁，能以掌力擊鳥。這一日他吃完了陸、劉二人的屍體後，手持刀劍，決意來殺狄水二人，再加上埋藏在冰雪中的水岱和血刀老祖的屍體，以此為食，當可捱到初夏，靜待雪融出谷。

這時他聽水笙如此說，不自禁的滿臉通紅，又聞到烤熟了的鳥肉香氣，饞涎欲滴，突然間舉起鬼頭刀，大呼躍進，向狄雲砍過來，左劈一刀，右劈一刀。狄雲舉起血刀一格，噹的一聲猛響，鬼頭刀向上反彈。這鬼頭刀也是一柄寶刀，雖不及血刀的鋒利絕倫，但刀身厚重，血刀也削它不斷。當日陸天抒和血刀僧雙刀相交，鬼頭刀曾被血刀斬了三個缺口，今日再度相逢，鬼頭刀上也不過是新添一個缺口而已。

花鐵幹用刀雖不擅長，但武功高強，鬼頭刀使將開來，自非狄雲所能抵擋，數招之下，登時將他迫得連連後退。花鐵幹也不追擊，一俯身，拾起狄雲吃剩的半隻熟鳥，大嚼起來，連讚：「很好，很好，滋味要得，硬是要得！」

狄雲回頭向水笙望了一眼，兩人都覺寒心。花鐵幹這次手持利器前來挑戰，情勢便和上次不同。空手相搏之時，狄雲受他拳打足踢，不過受傷吐血，不易給他一拳打死，這時他手中有了刀劍，只須有一招失手，立時便送了性命。上次相鬥所以能勉強支持，全仗水笙手中多了一把血刀，此刻花鐵幹的兵刃還多了一件，那是佔盡上風了。

花鐵幹吃了半隻熟鳥，意猶未盡，見山洞邊尚有一隻，又去拿來吃了。他抹抹嘴，說道：「很好，烹調功夫是一等一的。」懶洋洋的回轉身來，陡然間躍身而前，呼的一刀，便向狄雲劈去。這一刀去勢奇急，狄雲猝不及防，險些兒便給削了半邊腦袋，急忙舉刀招架。總算花鐵幹忌憚他內功渾厚，若是雙刀相交不免手臂酸麻，當下轉刀斜劈。三招之間，狄雲已然手忙腳亂，嗤的一聲響，左臂上給鬼頭刀劃了一道長長的口子。

水笙叫道：「別打了，別打了。花伯伯，我分鳥肉給你便是。」

花鐵幹見狄雲的刀法平庸之極，在武林中連第三流的腳色也及不上，心想及早殺了這小子再說，免得又留後患，當下手上加緊，口中卻調侃道：「水姪女，你心疼這小子，是不是啊？怎麼不記得你的汪家表哥了？」刷刷刷三刀，又在狄雲的右肩上砍了一刀。幸好這一刀所砍的部位有「烏蠶衣」保護，否則狄雲的右肩已給卸了下來。

水笙大叫：「花伯伯，別打了！」

狄雲怒道：「你叫甚麼？我打不過，給他殺了便是。」他狂怒之下，舉刀亂砍，忽然間右手將血刀交給左手，反手猛力打出。

花鐵幹那料到這武藝低微的「小和尚」居然會奇兵突出，驀地來這一下巧招，急忙轉頭相避，拍的一聲，還是給這一掌重重擊在頸中，只震得他半身酸麻。狄雲一怔，心道：「這是那老乞丐伯伯教我的『耳光式』！」他一招得手，跟著便使出「刺肩式」和「去劍式」來。花鐵幹叫道：「連城劍法，連城劍法！」

狄雲又是一怔，那日他在荊州萬府和萬圭等八人比劍，使出這三招之時，萬震山也說是「連城劍法」，當時他還道萬震山胡說，但花鐵幹是中原大豪，見多識廣，居然也說這是連城劍法，難道老乞丐所教的這三招，當真是連城劍法麼？

他以刀作劍，將這三招連使數次，可是花鐵幹的武功豈是魯坤、萬圭等一干人所可比？除了第一招出其不意的打了他一掌之外，此後這三招用在他身上，已是全無效用。到得狄雲第四次又使「去劍式」，將血刀往鬼頭刀上挑去，花鐵幹早已有備，左足飛起，踢中他的腕脈。狄雲血刀脫手，花鐵幹一招「順水推舟」，雙手刀劍齊向他胸口刺來。

噗噗兩聲，一刀一劍都刺中在狄雲胸口，刀頭劍頭為「烏蠶衣」所阻，透不進去。水笙拿了一塊石頭，守候在旁，眼見狄雲遇險，舉起石頭便向花鐵幹後腦砸去。花鐵幹上次短槍刺不進狄雲身子，已覺奇怪，百思不得其解，料定是他懷中放著鐵盒或是銅牌之類，槍頭湊巧刺中堅物。但這次刀劍齊刺，決計不會又這麼湊巧。他一呆之際，狄雲猛力揮掌擊出，水笙又自後面攻到。

花鐵幹叫道：「有鬼，有鬼！」心下發毛：「莫非是陸大哥、劉兄弟怪我吃了他們的遺體，鬼魂出現，來跟我為難？」登時遍體冷汗，向後躍開了幾步。

狄雲和水笙有了這餘裕，急忙逃入山洞，搬過幾塊大石，堵塞入口。兩人先前已將洞口堵得甚小，這時再加上幾塊石頭，便即將洞口盡行封住。

兩人死裏逃生，心中都怦怦亂跳。只聽得花鐵幹叫道：「出來啊，龜兒子，躲在洞中能躲一輩子麼？你們在石洞裏捉鳥吃麼？哈哈，哈哈！」他雖放聲大笑，心下可著實害怕，卻也不敢便去掘水岱的屍體來吃。

狄雲和水笙對望一眼，均想：「這人的話倒也不錯。我們在洞裏吃甚麼？但一出去便給他殺了，那可如何是好？」

花鐵幹若要強攻，搬開石頭進洞，狄水二人血刀已失，也是難以守禦，只是他刀劍刺不進狄雲身體，認定是有鬼魂作怪，全身寒毛直豎，不住顫抖。

※※※

狄雲和水笙在洞口守了一陣，見花鐵幹不再來攻，心下稍定。狄雲檢視左臂傷口，見兀自流血。水笙撕下一塊衣襟，給他包好。狄雲將早已破爛不堪的僧袍大襟拉了過來，遮住胸口，以免給水笙見到自己胸口赤裸的肌膚，這麼一拉，懷中跌了一本小冊出來，便是得自寶象身上的那本「血刀經」。

他適才和花鐵幹這場惡鬥，時刻雖短，使力不多，心情卻是緊張之極，這時歇了下來，只覺疲累難當，想起那日在破廟中初見血刀經時，曾照著經上那裸體男子的姿式依樣而為，精神立即振奮，心想花鐵幹決計不肯罷休，少時惡鬥又起，就算給他殺了，也當狠狠打他幾掌，如此神疲力乏，怎能抗敵？當下隨手翻開一頁，見圖中人形頭下腳上，以天靈蓋頂在地下，兩隻手的姿式更是十分怪異。狄雲當即依式而為，也是頭下腳上，倒立起來。

水笙見他突然裝這怪樣，只道他又發瘋，心想外有強敵，內有狂人，那便如何是好，心中一急，不禁輕聲哭了出來。

狄雲練不到半個時辰，頓時全身發暖，猶如烤火一般，說不出的舒適受用。他隨手翻過一頁，只見圖中那裸體男子以左手支地，身子與地面平行，兩隻腳卻翻過來勾在自己頸中。這姿勢本來極難，但他自練成「神照功」後，四肢百骸運用自如，當即依著圖中所示照做，內息也依著圖中紅色綠色線路，在身上各處經脈穴道中通行。

這「血刀經」乃血刀門中內功外功的總訣，每一頁圖譜都須練上一年半載，方始有成。但狄雲任督二脈既通，有了「神照功」這無上渾厚的內力為基礎，再艱難的武功到了手中，也是一練即成。他練了一式又一式，越練越是興味盎然。

水笙見他翻書練功，這才驚魂稍定。看了一會，見他姿式希奇古怪，當真匪夷所思，不由得又好笑，又詫異，心想：「天下難道真有這般武功？」走上兩步，向地下翻開著的血刀經瞧去，一瞥之下，見圖中所繪是個全身赤裸的男子，不由得滿臉通紅，一顆心怦怦亂跳：「這小惡僧練到後來，會不會脫去衣服，全身赤裸？」

幸好這可怕的情景始終沒有出現。

狄雲練了一會內功，翻到一頁，見圖中人形手執一柄彎刀，斜勢砍劈。狄雲大喜，脫口而出：「血刀刀法。」拾起一根樹枝，照著圖中所示使了起來。

這血刀刀法當真怪異之極，每一招都是在決不可能的方位砍將出去。狄雲只練得三招，便已領會，原來每一招刀法都是從前面的古怪姿式中化將出來。前面圖譜中有倒立、橫身、伸腿上頸、反手抓耳等種種詭異姿式，血刀刀法中便也有這些令人絕難想像的招數。狄雲當下挑了四招刀法用心練熟，心想：「我須得不眠不息，趕快練上二三十招，過得四五天，再出去和這姓花的決一死戰。唉，只可惜沒早些練這刀法。」

那知花鐵幹竟不讓他有半天的餘裕。狄雲專心學練刀法，花鐵幹在洞外叫了起來：「小和尚，你岳父大人的心肝吃不吃？滋味很好啊。」

水笙大吃一驚，推開石頭，搶了出去。只見花鐵幹拿著鬼頭刀，正在水岱的墳頭挖掘，雖然尚未掘到屍身，但那也是指顧間的事。水笙大叫：「花伯伯，花伯伯，你……你……全不念結義兄弟之情麼？」口中驚呼，搶將過去。

花鐵幹正要引她出來，將她先行擊倒，然後再料理狄雲，否則兩人聯手而鬥，總不免礙手礙腳。他見水笙奔來，只作不見，仍是低頭挖掘。水笙搶到他的身後，右掌往他背心奮力擊去。花鐵幹左手疾翻，快如閃電，已拿住了她手腕。水笙叫聲：「啊喲！」左手擊出。花鐵幹側身避過，反手點出。水笙腰間中指，一聲低呼，委倒在地。

這時狄雲手執樹枝，也已搶到。花鐵幹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小和尚活得不耐煩了，用一根樹枝兒來鬥老子。好，你是血刀門的惡僧，我便用你本門的兵刃送你歸天。」反手從腰間抽出血刀，將鬼頭刀拋在地下，霎時之間向狄雲連砍三刀。這血刀其薄如紙，砍出去時的風聲嗤嗤聲響，花鐵幹心下暗讚：「好一口寶刀！」

狄雲見血刀如此迅速的砍來，心中一寒，不由得手足無措，一咬牙，心道：「這就拚個同歸於盡罷！」右手揮動樹枝，從背後反擊過去，拍的一聲，結結實實的打在花鐵幹後頸。這一招古怪無比，倘若他手中拿的是利刀而不是樹枝，已然將花鐵幹的腦袋砍下來了。

其實花鐵幹的武功和血刀老祖也相差無幾，就算練熟了血刀功夫的血刀老祖，也決不能在一招之間便殺了他，更不用說狄雲了。只是花鐵幹十分輕敵，全沒將這個武功低微的對手瞧在眼內，是以一上手便著了道兒。他一怔之間，提刀欲削，狄雲手中樹枝如狂風暴雨般劈將出去，亂砍亂削之中，偶爾夾一招血刀刀法，噗的一聲，又是一下打中在他後腦。花鐵幹身子一幌，叫道：「有鬼，有鬼！」回身望了一眼，只嚇得手酸足軟，手一鬆，血刀掉在地下，轉身拔足飛奔，遠遠逃開。

他自吃了義兄義弟的屍身後，心下有愧，時時怕陸天抒和劉乘風的鬼魂來找他算帳。適才刀劍刺不進狄雲身體，已認定是有鬼魂在暗助敵人，這時狄雲以一根樹枝和他相鬥，明明站在自己對面，水笙又被點中穴道而躺臥在地，可是自己後頸和後腦卻接連被硬物打中。谷中除了自己和狄水二人之外，更有何人？如此神出鬼沒的在背後暗算自己，不是鬼魅，更是甚麼東西？他轉頭一看，不論看到甚麼，都不會如此吃驚，但偏偏甚麼也看不到，不由得魂飛魄散，那裏還敢有片刻停留？

※※※

狄雲雖打中了花鐵幹兩下，但他顯然並沒受傷，忽然沒命價奔逃，倒也大出意料之外。

狄雲拾起血刀，見水笙躺在地下動彈不得，問道：「你給這廝點中了穴道？」水笙道：「是。」狄雲道：「我不會解穴，救你不得。」水笙道：「你只須在我腰間和腿上……」本想告知他穴道的部位，請他推血過宮，便可解開被封的穴道，但說到「腿上」兩字，想起這「小惡僧」最近雖然並沒對自己無禮，以前可是品行十分不端，倘若乘著自己行動不得……

狄雲見她眼中突然露出懼色，心想：「花鐵幹已逃走了，你還怕甚麼？」一轉念間，隨即明白她是害怕自己，不由得怒氣急衝胸臆，大聲道：「你怕我侵犯你，怕我對你……對你……哼，哼！從今而後，我再也不要見你。」氣得伸足亂踢，只踢得白雪飛濺。

他回到山洞中，取了血刀經，逕自走開，再也不向水笙瞧上一眼。

水笙心下羞愧，尋思：「難道是我瞎疑心，錯怪了他？」

她躺在地下，一動也不動。過得一個多時辰，一頭兀鷹從天空直衝下來，撲向她臉。水笙大聲驚叫，突然紅光一閃，血刀從斜刺裏飛了過來，將兀鷹砍為兩邊，落在她身旁。

原來狄雲雖惱她懷疑自己，仍是擔心花鐵幹去而復回，前來加害於她，因此守在不遠之處，續練血刀刀法。他擲出飛刀，居然將兀鷹斬為兩邊，血刀斬死兀鷹後，略無阻礙，又飛了十餘丈，這才落下。這麼一來，他這招「流星經天」的刀法又已練成了。

水笙叫道：「狄大哥，狄大哥，是我錯了，一百個對你不起。」狄雲只作沒有聽見，不去理她。水笙又道：「狄大哥，你原諒我死了爹爹，孤苦伶仃的，想事不周，別再惱我了，好不好？」

狄雲仍是不理，但心中怒氣，卻也漸漸消了。

水笙躺在地下，直到第二日穴道方解。她知狄雲雖然一言不發，但目不交睫的在自己身邊守了整整一晚，心中好生感激。她身子一能動彈，即刻去將那頭兀鷹烤熟了，分了半邊，送到狄雲身前。狄雲等她走近時，閉上了眼睛，以遵守自己說過的那句話：「從今而後，我再也不要見你。」

水笙放下熟鷹，便即走開。狄雲等她走遠再行睜眼，忽聽得她「啊」的一聲驚呼，跟著又是一聲「哎喲」，摔倒在地。狄雲一躍而起，搶到她身邊。

水笙嫣然一笑，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我騙騙你的。你說從此不要見我，這卻不是見了我麼？那句話可算不得數了。」

狄雲狠狠瞪了她一眼，心道：「天下女子都是鬼心眼兒。除了丁大哥的那位凌姑娘，誰都會騙人。從今以後，我再也不上你當了。」

水笙卻格格嬌笑，說道：「狄大哥，你趕著來救我，謝謝你啦！」

狄雲橫了她一眼，背轉身子，大踏步走開了。

※※※

花鐵幹害怕鬼魂作怪，再也不敢前來滋擾，只好嚼些樹皮草根，苦渡時光，有時以暗器手法擲石，也打到一兩隻雪雁。狄雲每日練一兩招血刀刀法，內力外功，與日俱進。

冬去春來，天氣漸暖，山谷中的積雪不再加厚，後來雪水淙淙，竟然開始消融了。

這些日子之中，狄雲已將一本血刀經的內功和刀法盡數練全。他這時身集正邪兩派最上乘武功之所長，雖然經驗閱歷極為欠缺，而正邪兩門功夫的精華亦未融會貫通，但單以武功而論，別說已遠在花鐵幹和血刀老祖之上，比之當年丁典，亦是未遑多讓，這俱是練成神照功而打通任督二脈之功。

水笙跟他說話，狄雲怕又上她的當，始終扮作啞巴，一句不答，除了進食時偶在一起之外，狄雲總是和她離得遠遠地，自行練功。他心中所想的，只是三個念頭：出了雪谷之後，第一是到湘西故居去尋師父；第二是到荊州去給丁大哥和凌姑娘合葬；第三，報仇！

眼見雪水匯集成溪，不斷流向谷外，山谷通道上的積雪一天比一天低，他不知離端午節還有幾天，卻知出谷的日子不遠了。

一天午後，他從水笙手中接過了兩隻熟鳥，正要轉身，水笙忽道：「狄大哥，再過得幾天，咱們便能出去了罷？」狄雲「嗯」了一聲。水笙低聲道：「多謝你這些日子中對我的照拂，若不是你，我早死在花鐵幹那惡人手中了。」狄雲搖頭道：「沒甚麼。」轉身走開。

忽聽得身後一陣嗚咽之聲，回過頭來，只見水笙伏在一塊石上，背心抽動，正自哭泣。他心中奇怪：「可以出去了，該當高興才是，有甚麼好哭的？女人的心古怪得緊，我永遠不會明白。」

其實，水笙到底為甚麼哭泣，她自己也不明白，只是覺得傷心，忍不住要哭。

※※※

那天夜裏，狄雲練了一會功夫，躺在每日安睡的那塊大石上睡著了。這塊大石離山洞不遠，以防花鐵幹半夜裏前來盜屍或是侵襲水笙。但這些時日中花鐵幹始終沒有再來，料想已然無事，是以他心無牽掛，睡得甚沉。

睡夢之中，忽聽得遠處隱隱有腳步之聲，他這時內功深湛，耳目聰明，和昔日已大不相同，腳步聲雖遠，已令他一驚而醒，當即翻身坐起，側耳傾聽，發覺來人眾多，至少有五六十人，正快步向谷中而來。

狄雲吃了一驚：「怎地有人能進雪谷來？」他不知谷中山峰蔽日，寒冷得多，外面積雪已融，谷中融雪卻要遲到一個月以上。狄雲一轉念間，心道：「這些人定是一路追趕而來的中原群豪。現下血刀老祖已死，甚麼怨仇都已一了百了。嗯，水姑娘的表哥一定也來了，接了她去，那便再好不過。他們認定我是血刀門的淫僧，辯也辯不清楚的，我還是不見他們的好。讓他們接了水姑娘去，我再慢慢出去不遲。」

他繞到山洞之側，躲在一塊岩石後面。聽得腳步聲越來越近，突然間眼前一亮，只見一群人轉過了山坳，手中高舉著火把。這夥人約莫有五十餘人，每人都是一手舉火炬，一手提兵刃。當先一人白鬚飄動，手中不拿火把，一手刀，一手劍，卻是花鐵幹。

狄雲見他與來人聚在一起，微覺詫異，但隨即省悟：「這些人便是一路從湖北、四川追來的，花鐵幹是他們的首領之一，當然一遇上便會合了。卻不知他在說些甚麼？」見一行人走進了山洞，當下向前爬行數丈，伏在冰雪未融的草叢之中。這時他和眾人相距仍遠，但他內功在這數月中突飛猛進，已能清楚聽到山洞中諸人說話。

只聽得一個粗澀的聲音道：「原來是花兄手刃了惡僧，實乃可敬可賀。花兄立此大功，今後自然是中原群俠的首領，大夥兒馬首是瞻，惟命是從。」另一人道：「只可惜陸大俠、劉道長、水大俠三位慘遭橫死，令人神傷。」又一人道：「老惡僧雖死，小惡僧尚未伏誅。咱們須當立即搜尋，斬草除根，以免更生後患。花大俠，你說如何？」

花鐵幹道：「不錯，張兄之言大有見地。這小惡僧一身邪派武功，為惡實不在乃師之下，或許猶有過之。這時候不知躲到那裏去了。他眼見大夥兒進谷，定是急謀脫身。眾位兄弟，咱們別怕辛苦，須得殺了那小惡僧，才算大功告成。」

狄雲心中暗驚：「這姓花的胡說八道，歹毒之極，幸虧我沒魯莽現身，否則他們一齊來殺我，我怎能抵擋？」

忽聽得一個女子的聲音道：「他……他不是小惡僧，是一位正人君子。花鐵幹才是個大壞蛋！」說話的正是水笙。

狄雲聽了這幾句話，心中一陣安慰，第一次聽到她親口說了出來：「他不是小惡僧，是一位正人君子！」這些日子中水笙顯然對他不再起憎惡之心，但居然能對著眾人說他是個正人君子，那確也大出他意料之外。

突然之間，他眼中忽然湧出了淚水，心中輕輕的說：「她說我是正人君子，她說我是正人君子！」

水笙說了這兩句話，洞中諸人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誰也不作聲。火把照耀之下，狄雲遠遠望去，卻也看得出這些人的臉上都有鄙夷之色，有的含著譏笑，有的卻顯是頗有幸災樂禍之意。

隔了一會，一個蒼老的聲音道：「水姪女，我跟你爹爹是多年老友，不得不說你幾句。這小惡僧害死了你爹爹……」水笙道：「不，不……」那老人道：「你爹爹不是那小和尚殺的？那麼令尊是死於何人之手？」水笙道：「他……他……」一時接不上口。

那老人道：「花大俠說，那日谷中激鬥，令尊力竭被制，是那小和尚用樹枝打破了他天靈蓋而死，是也不是？」水笙道：「不錯。可是，可是……」那老人道：「可是怎樣？」水笙道：「是我爹爹自己……自己求他打死的！」

她此言一出，洞中突然爆發了一陣轟然大笑，笑聲只震得洞邊樹枝上半融不融的積雪簌簌而落。

笑聲中夾著無數譏嘲之言：「自己求他打死，哈哈哈！撒謊撒得太也滑稽。」「原來水大俠活得不耐煩了，伸了頭出來，請他的未來賢婿打個開花！」「誰說是『未來』賢婿？水大俠去世之時，那小和尚只怕早跟這位姑娘有上一手了，哈哈哈！」更有幾個人厲聲相斥：「世間竟有這般無恥的女子，為了個野男人，連親生父親也不要了！」也有人冷言冷語的諷刺：「要野男人不要父親，世上那也多得緊。只不過指使奸夫來殺死自己父親，這就駭人聽聞了。」又一人道：「我只聽見過甚麼『戀奸情熱，謀殺親夫』。今日世道可大不相同了，居然有『戀奸情熱，謀殺親父』，哈哈哈！」

大家聽了花鐵幹的話，先入為主，認定水笙和狄雲早已有了不可告人的勾當，憤恨她迴護「奸夫」，因此說出來的話竟越來越不中聽。這些江湖上的粗人，有甚麼污言穢語說不出口？

水笙滿臉通紅，大聲道：「你們在說……說些甚麼？卻也不知羞恥？」

那些人又是一陣鬨笑。有人道：「卻原來還是我們不知羞恥了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」「好，好！水姑娘，我們不知羞恥。你和那小和尚在這山洞中卿卿我我，把親父的大仇拋在腦後，那就是知道羞恥了？」另一個粗豪的聲音罵了起來：「他媽的，老子從湖北一路巴巴的追了下來，馬不停蹄的，就是為了救你這小婊子。你這賤人這麼無恥，老子一刀先將你砍了。」旁邊有人勸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趙兄不可魯莽！」

那蒼老的聲音說道：「各位忍一忍氣。水姑娘年紀輕，沒見識。水大俠不幸逝世，她孤苦伶仃的沒人照料，大家別跟她為難。以後她由花大俠撫養，好好的教導，自會走上正途。大夥兒嘴上積點兒德，這雪谷中的事嘛，別在江湖上傳揚出去。水大俠生前待人仁義，否則大家怎肯不辭勞苦的趕來救他女兒？咱們須當顧全水大俠的顏面，這件事就別再提了。我說呢，咱們還是快去抓了那小和尚來是正經，將他開膛破肚，祭奠水大俠的英魂。」

說話的老人大概德高望重，頗得諸人的尊敬，他這番話一說，人群中有不少聲音附和，都道：「是，是，張老英雄的話有理。咱們去找那小和尚，抓了他來碎屍萬段！」

眾人嘈雜叫囂聲中，水笙「哇」的一聲，哭了出來。

忽聽得遠處有人長聲叫道：「表妹，表妹！你在那裏？」

水笙一聽到這聲音，知是表哥汪嘯風尋她來了，自己受了冤枉，苦遭羞辱，突然聽到親人的聲音，如何不喜？當下止了哭泣，奔向洞口。

有人便道：「這癡心的汪嘯風知道了真相，只怕要發瘋！」那姓張的老者道：「大家別吵，聽我一句話。這位汪家小哥對水姑娘倒是一片真情，雪還沒消盡，他就早了兩日闖進谷來，想是路上不好走，失陷在甚麼地方，欲速則不達，反而落在咱們後頭了。各位，這人也是命裏不好，大家嘴頭上修積陰功，水姑娘跟那小和尚的醜事，就別對他說。」群豪中有些忠厚的便道：「正該如此！水姑娘一時失足，須當讓她有條自新之路。何況這大半也是迫於無奈。否則好端端一個名門閨女，怎會去跟一個邪派和尚姘上了？」

卻有人說道：「汪嘯風這麼一個漂亮哥兒，平白無端的戴上了一頂綠帽子，未免太委屈了他罷，哈哈！」「這叫做一個願打，一個願挨。錢兄，你出門這麼久，嫂子在家中寂寞孤單，說不定你頭上這頂帽兒，也有點綠油油了呢？」「他媽的，你奶奶雄，這會兒你老婆才寂寞孤單！」「不錯，不錯，我老婆寂寞孤單，你尊夫人這會兒有人陪伴，風流快活，一點兒也不寂寞孤單……」話未說完，砰的一聲，肩頭已挨了一拳。眾人嘻笑不絕。

※※※

只聽得汪嘯風大叫「表妹，表妹」的聲音又漸漸遠去，顯是沒知眾人在此。水笙奔出山洞，叫道：「表哥，表哥！我在這裏，我在這裏！」汪嘯風又叫了聲：「表妹，表妹，你在那裏？」水笙縱聲叫道：「我在這裏！」

東北角上一個人影飛馳而來，一面奔跑，一面大叫「表妹！」突然間腳下一滑，摔倒在地。水笙「啊」的一聲，甚是關切，向他迎了上去。原來汪嘯風聽到了水笙的聲音，大喜之下，全沒留神腳下的洞坑山溝，一腳踏在低陷之處，摔了一交，隨即躍起，急奔而來。水笙也向他奔去。

兩人奔到臨近，齊聲歡呼，相擁在一起。

狄雲見到兩人相會時歡喜親熱的情狀，心中沒來由的微微一酸。他始終不能忘情於師妹戚芳，雖在雪谷中和水笙同住半載，心中從未對她生過絲毫男女之情。只是相處日久，一旦分手，總不免有依依之感，心想：「她隨表哥而去，那是再好也沒有了，但願她今後無災無難，嫁了她表哥，一生平安喜樂。」

忽聽得汪嘯風放聲大哭，想必是水笙跟他說了水岱逝世的消息。過了一會，見汪嘯風攜著水笙之手，並肩過來。

汪嘯風嗚咽道：「舅舅不幸遭難，我……我……我從小得他撫養長大，他待我就像是親生兒子一般。」水笙聽他說到父親，不禁又流下淚來。汪嘯風低聲道：「表妹，自今而後，你我再也不分開了，你別難過，我一輩子總是好好的待你。」水笙自幼便對這位表哥十分傾慕，這番分開，更是思念殷切，聽他這麼說，臉上一紅，心中感到一陣甜甜之意。

兩人漸漸走近山洞。水笙忽然立定，說道：「表哥，你和我即刻走罷，我不願見那些人了。」汪嘯風奇道：「為甚麼？這許多伯伯叔叔和好朋友，大家不辭艱險的前來救你，在雪谷外守候了大半年，可算得義氣深重，咱們怎能不好好的謝謝他們？」水笙低下了頭，道：「我已謝過他們了。」汪嘯風道：「大夥兒千里迢迢的從湖北趕到這兒，同來同回，豈不是好？再說，舅舅的遺體是要運回故鄉呢，還是就葬在這裏，也得向長輩們請示。陸伯伯、花伯伯、劉道長這三位怎樣了？」

水笙道：「你和我先出去，慢慢再跟你說。花伯伯是個大壞蛋，你別聽他的胡說！」汪嘯風自來對她從不違拗，這時黑暗中雖見不到她風姿，但一聽到她柔軟甜美的語聲，早已心醉，便想順她意思，先行離去。

忽聽得山洞口一人道：「汪賢姪，你過來！」正是花鐵幹的聲音。汪嘯風道：「是，花伯伯！」水笙大急，頓足道：「你不聽我話麼？」汪嘯風心想：「花伯伯是舅舅的義兄，長者之命，如何可違？這許多朋友為了相救表妹，如此不辭辛勞，大功告成之後卻棄之不顧，自行離去，那無論如何說不過去。這一來，我聲名掃地，以後在江湖上怎能立足？表妹是小孩子脾氣，待會哄她一哄，陪個不是，也就是了。」當即攜了她手，走向山洞。

水笙明知花鐵幹要說的決不是好話，但想：「我清清白白，問心無愧，任他如何污言誣陷，於我何損？」當下便隨了汪嘯風走去，臉上卻已全無血色。

兩人走到洞口。花鐵幹道：「汪賢姪，你來了很好。血刀惡僧已被我殺了，但還有一個小和尚漏網，咱們務當將他擒來殺卻。這小和尚是害死你舅舅的兇手。」汪嘯風大叫一聲，刷的一下便拔劍出鞘，跟著回頭向水笙瞧去，急欲看看這位表妹別來如何。

火光之下，只見她容顏憔悴，淚盈於眶。汪嘯風心下憐惜，卻見她在緩緩搖頭，問道：「怎麼？」水笙道：「我爹爹不是那……那……人害死的。」

眾人聽她這麼說，盡皆憤怒，均想：「我們為了你今後好做人，瞧在水大俠的面上，才不洩露你和小淫僧的醜事，這時候你居然還在迴護小淫僧，當真是罪不容恕了。你連『小和尚』三字也不肯說。還在『那人、那人』的，實是無恥已極！」

汪嘯風見各人臉上均現怒色，很覺奇怪，心想表妹不肯和眾人相見，而大夥又對她頗含敵意，中間定是另有隱情，便道：「表妹，咱們聽花伯伯吩咐，先去捉了那小和尚來，將他千刀萬段，祭我舅舅。其餘的事，慢慢再說不遲。」

水笙道：「他……他也不是小和尚。」

汪嘯風一愕，見到身旁眾人均現鄙夷之態，心中一凜，隱隱覺得不對。他不願即行查究此事，還劍入鞘，大聲道：「眾位伯伯叔叔，好朋友，請大家再辛苦一番，了結此事。姓汪的再逐一拜謝各位的大恩大德。」說著一揖到地。

眾人都道：「不錯，快去捉拿小惡僧要緊，別讓他出谷跑了！」說著紛紛衝出洞去。

※※※

不知是誰在洞口掉了一根火把，火光在谷風中時旺時弱，照得「鈴劍雙俠」二人臉上也是一陣亮，一陣暗。兩人執手相對，心中均有千言萬語，不知從何說起。

狄雲心想：「他表兄妹二人定有許多體己話兒要說，我這就走罷。」正想悄悄避開，卻聽得有兩人快步走來，一人道：「你從這邊搜來，我從那邊搜去，兜個圈子，再在這裏會合。」另一人道：「好！這一帶雪地裏腳印雜亂，說不定那小淫僧便躲在左近。」先說話的那人壓低聲音，笑道：「喂，老宋，這水姑娘花朵一般的人兒，小淫僧這半年中艷福可是不淺。」另一人哈哈大笑，道：「是啊，難怪那姓汪的心甘情願戴這頂綠頭巾。」兩人嘻嘻哈哈的說了幾句，分手去尋狄雲。

狄雲在旁聽著，很為汪水二人難過，心想：「花鐵幹這人真是罪大惡極，捏造這些無恥謠言，污損水姑娘的聲名，於他又有甚麼好處？」他不知花鐵幹生怕水笙揭露自己種種奸惡行逕，務須先下手為強，敗壞她的聲名，旁人才不會信她的話。狄雲抬頭向洞中望去，只見水笙退開了兩步，臉色慘白，身子發顫，說道：「表哥，你莫信這種胡說八道。」

汪嘯風不答，臉上肌肉抽動。顯然，適才那兩個人的說話，便如毒蛇般在咬嚙他的心。這半年中他在雪谷之外，每日每夜總是想著：「表妹落入了這兩個淫僧手中，那裏還能保得清白？但只要她性命無礙，也就謝天謝地了。」可是人心苦不足，這時候見了水笙，卻又盼望她守身如玉，聽到那二人的話，心想：「江湖上人人均知此事，汪嘯風堂堂丈夫，豈能惹人恥笑？」但見到她這般楚楚可憐的模樣，心腸卻又軟了，嘆了口氣，搖了搖頭，道：「表妹，咱們走罷。」

水笙道：「你信不信這些人的話？」汪嘯風道：「旁人的閒言閒語，理他作甚？」水笙咬著唇皮，道：「那麼，你是相信的了？」汪嘯風低頭默然，過了好一會，才道：「好罷，我不信便是。」水笙道：「你心中卻早信了這些含血噴人的髒話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以後你不用再見我，就當我這次在雪谷中死了就是啦。」汪嘯風道：「那也不必如此。」

水笙心中悲苦，淚水急湧，心想旁人冤枉我、誣衊我，全可置之不理，可是竟連表哥也瞧得我如此下賤。她只想及早離開雪谷，離開這許許多多人，逃到一個誰也不認識她的地方去，永遠不再和這些人相見。

她拔足向外便奔，將到洞口時，忍不住回頭向山洞角落望了一眼。這半年之中，她日夜都在這角落中安身。她性好整潔，十指靈巧，用樹皮鳥羽等物編織了不少褥子、坐墊之類，這時臨別，對這些陪伴了她半年的物事心中不禁依依。一瞥之間，見到自己織給狄雲的那件鳥羽衣服，那日狄雲生氣不要，踢還給她，此後晚上她便作為被蓋，以禦寒冷，這時心中一動：「這些人口口聲聲說他是淫僧，要跟他為難，若是找到了他，他寡不敵眾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當下停住腳步，凝望著那件羽衣，一時徬徨無主。

汪嘯風見那件羽衣放在她臥褥之上，衣服長大寬敞，式樣顯是男子衣衫，心頭大疑，問道：「這……這是甚麼？」水笙道：「是我做的。」汪嘯風澀然道：「是你的麼？」水笙衝口便想答道：「不是我的。」但隨即覺得不妥，躊躇不答。汪嘯風道：「是件男子衣衫？」聲音更加乾澀了。水笙點了點頭。汪嘯風又道：「是你織給他的？」水笙又點了點頭。

汪嘯風提起羽衣，仔細看了一會，冷冷的道：「織得很好。」水笙道：「表哥，你別胡猜，他和我……」但見他眼神中充滿了憤怒和憎恨，便不再說下去了。汪嘯風將羽衣往臥褥一丟，說道：「他的衣服，卻放在你的床上……」

水笙心中一片冰涼，只覺這個向來體諒溫柔的表哥，突然間變成了無比的粗俗可厭。她不想再多作解釋，只想：「既然你疑心我，冤枉我，那就冤枉到底好了。」

※※※

狄雲在洞外草叢之中，見到她受苦冤屈，臉上神情極是淒涼，心中難受之極：「我是個低賤之人，受慣了冤屈，那不算得甚麼。她卻是個尊貴的姑娘，如何能受這不白之冤？」想到這裏，義憤之心頓起，雖知山洞外正有數十個好手在到處搜尋，人人要殺他而甘心，卻也顧不得了，當即湧身躍進山洞，說道：「汪少俠，你全轉錯了念頭。」

汪嘯風和水笙見他突然跳進洞來，都是吃了一驚。狄雲這時頭髮已長，已不是從前拔光頭髮的小和尚模樣。汪嘯風定了定神，才認了出來，當即拔劍出鞘，左手將水笙推開，橫劍當胸，眼中如要冒出火來，長劍不住顫動，恨不得撲上去將這人立時斬成肉醬。

狄雲道：「我不跟你動手。我是來跟你說，水姑娘冰清玉潔，你娶她為妻，真是天大的福氣，不必胡思亂想，信了壞人的造謠。」

水笙萬料不到他竟會在這時挺身而出，而他不避凶險的出頭，只是為了要證明自己的清白，又是感激，又是擔心，忙道：「你……你快走，許多人要殺你，這裏太也危險。」

狄雲道：「我知道，不過我非得對汪少俠說明白這事不可，免得你受了冤枉。汪少俠，水姑娘是位好姑娘，你……你千萬不可冤枉了她。」

狄雲拙於言辭，平平常常一件事也不易說得清楚，何況這般微妙的事端，接連結結巴巴的說了七八句話，只有使汪嘯風更增疑心。

水笙急道：「你……你快走！多謝你的好意，我只有來生圖報了，你快走！他們人多，大家要殺你……」

汪嘯風聽到水笙言語和神色間對他如此關懷，妒念大起，喝道：「我跟你拚了！」嗤的一劍，向狄雲當胸疾刺過去。

這一劍雖然勢道凌厲，但狄雲這時是何等身手，一身而兼「神照」、「血刀」正邪兩派絕頂武學之所長，眼見汪嘯風劍到，身子微側，便已避開，說道：「我不跟你動手。我叫你好好的娶了水姑娘，別對她有絲毫疑心。她……她是個好姑娘。」

他說話之際，汪嘯風左二劍，右三劍，接連向他疾刺五劍。狄雲若無其事的斜身閃開，心中奇怪：「這人從前武功很好，怎麼半年不見，劍法變得這麼笨了？」

汪嘯風猛刺急斫，每一劍都被他行若無事的閃開，越加怒發如狂，劍招更出得快了。

狄雲道：「汪少俠，你答允不疑心水姑娘的清白，我就去了。你的朋友們都要殺我，我可不能再多耽擱了。」汪嘯風出劍越來越快，狄雲單是內力深湛，輕功卻是平平，雖然內功是本，輕功是末，但此道未得人指點，於對方的快劍漸感難以應付，當下伸指一彈，錚的一聲輕響，中指彈在劍刃之上。

汪嘯風只覺虎口劇痛，長劍脫手落地，忙俯身去拾。狄雲伸掌在他肩頭一推，這一掌並沒使多大力氣，不料汪嘯風竟然抵受不住，給他一推之下，登時幾個觔斗向後翻跌了出去，砰的一聲，重重撞上山洞的石壁。

水笙見他跌得十分狼狽，忙奔過去相扶。

狄雲愕然，他絕不想將汪嘯風推倒，只是要阻止他拾劍再打，那想到他竟會摔得這麼厲害，實是大出意料之外。他跨上兩步，也想去扶，說道：「對不起，我當真……我不是故意的。」

水笙拉著汪嘯風的右臂，道：「表哥，沒事罷？」汪嘯風心中妒憤交攻，不可抑止，認定水笙偏向狄雲，兩人聯手打了自己之後，反來譏諷，左掌橫揮過來，拍的一聲，重重打了她一個耳光，喝道：「滾開！」水笙吃了一驚，表哥竟會出手毆打自己，那是從未想過的事情，伸手撫著臉頰，竟是呆了。汪嘯風跟著又是一掌，擊中她的左頰。水笙驚懼之下，撲在狄雲的肩頭，只覺這時候只有他方能保護自己。

狄雲側身擋在汪嘯風之前，怒道：「好端端的，你……你幹麼打人？」只聽得山洞外腳步聲響，有幾個人叫道：「山洞裏有人爭吵，快去瞧瞧，莫非那小淫僧藏在裏面？」

水笙退後兩步，對狄雲道：「你快走罷……我……我多謝你的好意。」

狄雲瞧瞧汪嘯風，又瞧瞧水笙，說道：「我去了！」轉身走向洞口。

汪嘯風大叫：「小淫僧在這裏，小淫僧在這裏，快堵住洞口，別讓他逃走了！」水笙急道：「表哥，你這不是害人麼？」汪嘯風仍是大叫：「快堵住洞口，快堵住洞口！」

洞外七八名漢子聽得汪嘯風的叫嚷，當即攔在洞口。狄雲快步而出，一人喝道：「往那裏逃？」揮刀向他頭頂砍落。狄雲伸手在他胸口一推，那人直摔了出去，撞向身旁的三人，四個人紛紛跌倒。眾人叫罵呼喝聲中，狄雲快步逃了出去。

群豪聽得聲音，從四面八方趕了過來，狄雲早已去得遠了。有十餘人發足疾追，狄雲心中害怕，躲在長草叢中，黑夜之中，誰也尋他不著。群豪只道他已奔逃出谷，呼嘯叫嚷，追逐而出。

過了好一會，狄雲見到汪嘯風和水笙也走了。汪嘯風在前，水笙跟在後面，兩人隔著一丈多路，越去越遠，終於背影被山坡遮去。

片刻之前還是一片擾攘的雪谷，終於寂靜無聲。

中原群豪走了，花鐵幹走了，水笙走了。只賸下狄雲一人。他抬起頭來，連往日常在天空盤旋的兀鷹也沒看見。

真是寂寞，孤零零地。只有消融了的雪水在輕輕的流出谷去。

# 第九章 「梁山伯‧祝英台」

狄雲在雪谷中又耽了半個月，將「血刀經」上的刀法和內功練得純熟無比，再也不會忘卻，於是將「血刀經」燒成了灰，撒在血刀老祖的墳墓上。

這半個月中，他仍是睡在山洞外的大石上。水笙雖然走了，他還是不敢到山洞裏去睡，自然更不敢去用她的褥子、墊子。

他想：「我該走了！這件鳥羽衣服不必帶去，待該辦的事情辦了，就回這雪谷來住。外面的人聰明得很，我不明白他們心裏想些甚麼。這裏誰也不會來，還是住在這裏的好。」

於是他出了雪谷，向東行去。第一件事要回老家湘西麻溪鋪去，瞧瞧師父怎樣了。自己從小由師父撫養長大，他是世上唯一的親人。

從藏邊到湘西，須得橫越四川。狄雲心想若是遇上了中原群豪，免不了一場爭鬥，自己和他們無怨無仇，諸般事端全因自己拔光頭髮、穿了寶象的僧衣而起。這時他武功雖然已然極高，可是全無自信，料想只消遇上了一兩位中原的高手，非給他們殺了不可。於是買了一套鄉民的青布衣褲換上了，燒去了寶象的僧衣，再以鍋底煤焦抹黑了臉。四川湘西一帶農民喜以白布纏頭，據說是為諸葛亮服喪的遺風。狄雲也找了一塊污穢的白布纏在頭上。一路東行，偶爾和江湖人物狹路相逢，卻是誰也認他不出了。

他最怕的是遇上了水笙和汪嘯風，還有花鐵幹，幸好，始終沒見到。

直走了三十多天，才到麻溪鋪老家，其時天氣已暖，田裏禾秧已長得四寸來高了。越近故居，感慨越多，漸漸的臉上炙熱，心跳也快了起來。

他沿著少年時走慣了的山路，來到故居門外，不由得大吃一驚，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原來小溪旁、柳樹邊的三間小屋，竟已變成了一座白牆黑瓦的大房子。這座房子比原來的小屋少說也大了三倍，一眼望去，雖然起得頗有草草之意，但氣派甚是雄偉。

他又驚又喜，仔細再看周遭景物，確是師父的老家，心想：「師父發了財回家來啦，那可好極了。」他大喜之下，高聲叫道：「師父！」但只叫得一聲，便即住口，心想：「不知屋裏還有沒別人？我這副小叫化的模樣，別丟了師父的臉。且瞧個明白再說。」也是他這些年來多歷艱難，才有這番謹慎，正自思量，屋裏走出一人，斜眼向他打量，臉上滿是鄙夷的神氣，問道：「幹甚麼的？」

狄雲見這人帽子歪戴，滿身灰土，和這華廈頗為不稱，瞧他神情，似乎是個泥水木匠的頭兒，便道：「請問頭兒，戚師父在家麼？」

那人哼了一聲，道：「甚麼七師父、八師父的，這裏沒有。」狄雲一怔，問道：「這兒主人不是姓戚的麼？」那人反問道：「你問這個幹麼？要討米嘛，也不用跟人家攀交情。沒有，就是沒有！小叫化，走，快走！」

狄雲掛念師父，好容易千里迢迢的回來，如何肯單憑他一句話便即離去，說道：「我不是討米的，跟你打聽打聽，從前這裏住的是姓戚的，不知他老人家是不是還住在這裏？」

那人冷笑道：「瞧你這小叫化兒，就是有這門子囉唆，這裏主人不姓戚，也不姓八、姓九、姓十。你老人家乘早給我請罷。」

說話之間，屋中又出來一人，這人頭戴瓜皮帽，衣服光鮮，是個財主家的管家模樣，問道：「老平，大聲嚷嚷的，又在跟誰吵架了？」那人笑道：「你瞧，這小叫化囉唆不囉唆？討米也就是了，卻來打聽咱主人家姓甚麼？」那管家一聽，臉色微變，向狄雲打量了半晌，說道：「小朋友，你打聽咱主人姓名作甚？」

若是換作五六年前的狄雲，自即直陳其事，但這時他閱歷已富，深知人心險惡，見那管家目光中滿是疑忌之色，尋思：「我且不直說，慢慢打聽不遲，莫非這中間有甚麼古怪。」便道：「我不過問主人老爺姓甚麼，想大聲叫他一聲，請他施捨些米飯，你……你就是老爺罷？」他故意裝得傻頭傻腦，以免引起對方疑心。

那管家哈哈大笑，雖覺此人甚傻，但他竟誤認自己為老爺，心中倒也歡喜，笑道：「我不是老爺，喂，傻小子，你幹麼當我是老爺？」狄雲道：「你……你樣子……好看，威風得緊，你……你一副財主相。」

那管家更加高興了，笑道：「傻小子，我老高他日當真發了大財，定有好處給你。喂，傻小子，我瞧你身強力壯，幹麼不好好做事，卻要討米？」狄雲道：「沒人叫我做事啊。財主老爺，你賞口飯給我吃，成不成？」那管家用力在那姓平的肩上一拍，笑道：「你聽，他口口聲聲叫我財主老爺，不賞口飯吃是不成的了。老平，你叫他也去擔土罷，算一份工錢給他。」那姓平的道：「是啦，憑你老吩咐便是。」

狄雲聽兩人口音，那姓平的工頭是湘西本地人，那姓高的管家卻是北方人，當下不動聲色，恭恭敬敬的道：「財主老爺，財主少爺，多謝你們兩個啦。」那工頭笑罵：「他媽的，胡說八道！」那管家笑得只是跌腳，說道：「我是財主老爺，你是財主少爺，這……這不是做了你的便宜老子嗎？」那工頭揪著狄雲耳朵，笑道：「進去，進去！先好好吃一頓，晚上開工。」狄雲毫不抗拒，跟著他進去，心道：「怎麼晚上開工？」

進得大屋，經過一個穿堂，不由得大吃一驚，眼前所見當真奇怪之極。只見屋子中間挖掘了一個極大的深坑，土坑邊緣幾乎和四面牆壁相連，只留下一條窄窄的通道。土坑中丟滿了鐵鋤、鐵鏟、土箕、扁擔之類用具，顯然還在挖掘。看了這所大屋外面雄偉堂皇的模樣，那想得到屋中竟會掘了這樣一個大土坑。

那工頭道：「這裏的事，不許到外面去說，知不知道？」狄雲道：「是，是！我知道，這裏風水好，主人家要葬墳，不能讓外面的人曉得。」那工頭嘿嘿一笑，道：「不錯，傻小子倒聰明，跟我來吃飯罷。」

狄雲在廚房中飽餐了一頓。那工頭叫他在廊下等著，不可亂走。狄雲答應了，心中愈益起疑。只見屋中一切陳設都十分簡陋，廚房中竟無砌好的灶頭，只擺著一隻大行灶，架了隻鐵鑊。桌子板櫈等物也都是貧家賤物，和這座大屋實在頗不相稱。

到得傍晚，進屋來的人漸多，都是左近年青力壯的鄉民，大家鬧哄哄的喝酒吃飯。狄雲隨眾而食，他說的正是當地土話，語音極正。那管家和工頭聽了，絲毫不起疑心，都道他只是本地一個遊手好閒的青年。

眾人飯罷，平工頭率領大夥來到大廳之中，說道：「哥兒們大家出力挖掘，盼望今晚運氣好，若是挖到了甚麼有用的東西，重重有賞。」眾人答應了，鋤頭鐵鏟撞擊泥土之聲，擦擦擦的響了起來。一個年紀較長的鄉民低聲道：「掘了兩個多月啦，屁也沒挖到半個。就算這裏真有寶貝，也要看你有沒福氣拿得到手啊。」

狄雲心想：「他們想掘寶？這裏會有甚麼寶物？」他等工頭一背轉身，慢慢挨到那年長鄉民身邊，低聲道：「大叔，他們要掘甚麼寶貝？」那人低聲說道：「這寶貝可了不起。這裏的主人會望氣。他不是本地人，遠遠瞧見這裏有寶光上沖，知道地裏有寶貝，於是來買了這塊地皮，生怕走漏風聲，因此先蓋了這座大屋，叫咱們白天睡覺，夜晚掘寶。」狄雲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大叔可知道是甚麼寶貝呢？」那人道：「工頭兒說，那是一隻聚寶盆，一個銅錢放進了盆中，過得一夜，明天就變成了一盆銅錢。一兩金子放進盆中，明早就變成了滿盆黃金。你說是不是寶貝？」

狄雲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「真是寶貝，真是寶貝！」那人又道：「工頭特別吩咐，下鋤要輕，打爛了聚寶盆，那可不是玩的。工頭說的，掘到了聚寶盆後，可以借給咱們每個人使一晚，你愛放甚麼東西都成。傻小子，你倒自己合計合計，要放甚麼東西。」狄雲想了一會，道：「我常常餓肚子，放一粒白米進去，明天變出一滿盆白米來，豈不是好？」那人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好，好！」

那工頭聽到笑聲，過來呼叱：「別耗著儘說不幹，快挖，快挖！」

狄雲心想：「世上那有甚麼聚寶盆？這主人決不是傻子，定是另有計謀，捏造聚寶盆的鬼話來騙人。」又低聲問道：「這裏主人姓甚麼？你說他不是本地人？」那人道：「你瞧，主人不是出來了麼？」

狄雲順著他眼光望去，只見後堂走出一人，身形瘦削，雙目炯炯有神，服飾極是華麗，約莫五十來歲年紀。狄雲只向他瞧了一眼，心中便怦怦亂跳，轉過了頭，不敢對他再看，心中不住說道：「這人我見過的，這人我見過的。他是誰呢？」只覺這人相貌好熟，一時卻想不起在那裏見過。

只聽得那人道：「今晚大夥兒把西半邊再掘深三尺，不論有甚麼紙片碎屑，木條磚瓦，一點都不可漏了，都要拿上來給我。」狄雲聽到他的說話之聲，心頭一凜，登時省悟：「是了，原來是他。」低下了頭，斜眼又向他瞧了一眼，心道：「不錯，果真是他。」

這間大屋主人，竟是在荊州萬震山家中教了他三招劍法的老乞丐。

那時他衣服破爛，頭髮蓬亂，全身污穢之極，今日卻是一個衣飾華貴的大財主，通身都變了相，因此直到聽了他說話的聲音，這才認出。

狄雲立時便想從坑中跳將上去，和他相認，但這幾年來的受苦受難，教會他事事都要鄭重，不可魯莽急躁，尋思：「這位老乞丐伯伯待我很好，當年我和那大盜呂通相鬥，已然落敗，幸虧他出手相救。後來他又教了我三招精妙的劍法，我才得大勝萬門眾弟子。現下想來，他這三招劍法平平無奇，也沒甚麼了不起，但當時卻使我得以免受羞辱。」

又想：「今日重會，原該好好謝他一番才是。可是這裏是我師父的舊居，他在這裏挖掘甚麼東西？他為甚麼要起這樣一座大屋，掩人耳目？他從前是乞丐，又怎樣發了大財？」心下暗暗琢磨：「還是瞧清楚了再說。他雖是我恩人，但要拜謝也不必忙在一時。他怎麼不怕我師父回來？難道……難道……師父竟死了麼？」

他從小由師父養育長大，向來便當他是父親一般，想到師父說不定已經逝世，不由得眼眶便紅了。

突然之間，東南角上發出叮的一聲輕響，一個鄉民的鋤頭碰到了甚麼東西。那主人躍入坑中，俯身拾起一件東西。坑中眾鄉民都停了挖掘，向他望去，只見他手中拿著一根銹爛鐵釘，反來覆去的看了半晌，才拋在一邊，說道：「動手啊，快挖，快挖！」

※※※

狄雲和眾鄉民忙了一夜，那主人始終全神貫注的在旁監督，直到天明，這才收工。多數鄉民散去回家，有七八人住得遠，便在大屋東邊廊下席地而睡。狄雲也在廊下睡了。睡到下午，眾人才起身吃飯。狄雲身上骯髒，旁人不願和他親近，睡覺吃飯時都離得他遠遠地。狄雲正是求之不得。他雖學會了小心謹慎，不敢輕信旁人，但要假裝作偽，仍是頗覺為難，時候一久，定然露出馬腳，別人不來和他親近，那是再好也沒有了。

吃過飯後，狄雲走向三里外的小村，想找人打聽師父是否曾經回來過。遠遠見到幾個少年時的遊伴，這時都已粗壯成人，在田間忙碌工作，他不願顯露自己身份，並不上前招呼，尋到一個不相識的十三四歲少年，問起那間大屋的情形。

那少年說道，大屋是去年秋天起的，屋主人很有錢，來掘聚寶盆的，可是掘到這時候還沒掘到。那少年邊說邊笑，可見掘聚寶盆一事，在左近一帶已成了笑柄。「原來的那幾間小屋麼？嗯，好久沒人住啦，從來沒人回來過。起大屋的時候，自然是把小屋拆了。」

狄雲別過了那少年，心中悶悶不樂，又是充滿了疑團，猜不出那老乞丐幹這件怪事到底是何用意。他在田野間信步而行，經過一塊菜地，但見一片青綠，都種滿了空心菜。

「空心菜，空心菜！」

驀然之間，他心中響起了這幾下清脆的頑皮的聲音。「空心菜」是湘西一帶最尋常的蔬菜，粗生粗長，菜莖的心是空的。他師妹戚芳給他取了這個綽號，笑他直肚直腸，沒半點心事。他自離湘西之後，直到今日，才再看到空心菜。他呆了半晌，俯身摘了一根，聞聞青菜汁液的氣息，慢慢向西走去。

西邊都是荒山，亂石嶙峋，那是連油桐樹、油茶樹也不能種的。那邊荒山之中，有一個旁人從來不知的山洞，卻是他和戚芳以前常去玩耍的地方。他懷念昔日，信步向那山洞走去。翻過兩個山坡，鑽過一個大山洞，才來到這幽秘荒涼的山洞前。

只見一叢叢齊肩的長草，把洞口都遮住了。他心中又是一陣難過，鑽進山洞，見洞中各物，仍和當年自己和戚芳離去時一模一樣，沒半點移動過，只是積滿了塵土。

戚芳用黏土捏的泥人，他用來彈鳥的彈弓，捉山兔的扳機，戚芳放牛時吹的短笛，仍是這麼放在洞裏的石上。那邊是戚芳的針線籃。籃中的剪刀已生滿了黃銹。

當年逢到冬天農閒的日子，他常在這山洞裏打草鞋或是編竹筐，戚芳就坐在他身畔做鞋子。她拿些零碎布片，叠成鞋底，然後一針針的縫上去。師父和他的鞋子都是青布鞋面。她自己的，鞋面上有時繡一朵花，有時繡一隻鳥，那當然是過年過節時穿的，平時穿的鞋子也都是青布面。若是下田下地做莊稼，不是穿草鞋，就是赤腳。

狄雲隨手從針線籃中拿起一本舊書，書的封面上寫著「唐詩選輯」四個字。他和戚芳都識字不多，誰也不會去讀甚麼唐詩，那是戚芳用來夾鞋樣、繡花樣的。他隨手翻開書本，拿出兩張紙樣來。那是一對蝴蝶，是戚芳剪來做繡花樣的。他心裏清清楚楚的湧現了那時的情景。

一對黃黑相間的大蝴蝶飛到了山洞口，一會兒飛到東，一會兒飛到西，但兩隻蝴蝶始終不分開。戚芳叫了起來：「梁山伯，祝英台！梁山伯，祝英台！」湘西一帶的人管這種彩色大蝴蝶叫「梁山伯，祝英台」。這種蝴蝶定是雌雄一對，雙宿雙飛。

狄雲正在打草鞋，這對蝴蝶飛到他身旁，他舉起半隻草鞋，拍的一下，就將一隻蝴蝶打死了。戚芳「啊」的一聲叫起來，怒道：「你……你幹甚麼？」狄雲見她忽然發怒，不由得手足無措，囁嚅道：「你喜歡……蝴蝶，我……我打來給你。」

死蝴蝶掉在地下，一動也不動了，那隻沒死的卻繞著死蝶，不住的盤旋飛動。

戚芳道：「你瞧，這麼作孽！人家好好一對夫妻，你活生生把它們拆散了。」狄雲看到她黯然的神色，聽到她難過的語音，心中才覺歉然，道：「唉，這可是我的不對啦。」

後來，戚芳照著那隻死蝶，剪了個繡花紙樣，繡在她自己鞋上。到過年的時候，又繡了一隻荷包給他，也是這麼一對蝴蝶，黃色和黑色的翅膀，翅上靠近身體處有些紅色、綠色的細線。這隻荷包他一直帶在身邊，但在荊州被捉進獄中之後，就給獄卒拿去了。

狄雲拿著那對做繡花樣子的紙蝶，耳中隱隱約約似乎聽到戚芳的聲音：「你瞧，這麼作孽！人家好好一對夫妻，你活生生把它們拆散了。」

他呆了一陣，將紙蝶又挾回書中，隨手翻動，見書頁中還有許多紅紙花樣，有的是一尾鯉魚，有的是三隻山羊，那是過年時貼在窗上的窗花，都是戚芳剪的。

他正拿了一張張的細看，忽聽得數十丈外發出石頭相擊的喀喇一響，有人走來。他心想：「這裏從沒人來，難道是野獸麼？」順手將挾著繡花紙樣的書往懷中一塞。

只聽得有人說道：「這一帶荒涼得很，不會在這裏的。」另一個蒼老的聲音道：「嘿，越是荒涼，越是有人來收藏寶物。咱們得好好在這裏尋尋。」狄雲心道：「怎麼到這裏尋寶來著？」閃身出了山洞，隱身在一株大樹之後。

過不多時，便有人向這邊走來，聽腳步聲共有七八人。他從樹後望將出去，只見當先一人衣服光鮮，油頭粉臉，相貌好熟，跟著又有一人手中提著鐵鏟，走了過來。這人身材高高的，器宇軒昂。狄雲一見，不由得怒氣上衝，立時便想衝出去一把捏死了他。

這人正是那奪他師妹，送他入獄，害得他受盡千辛萬苦的萬圭。

他怎麼會到了這裏？

旁邊那個年紀略輕的，卻是萬門小師弟沈城。

那兩人一走過，後面來的都是萬門弟子，魯坤、孫均、卜垣、吳坎、馮坦一齊到了。

萬門本有八弟子，二弟子周圻在荊州城廢園中為狄雲所殺，只剩下七人了。狄雲好生奇怪：「這批人趕到這裏，尋甚麼寶貝？難道也是尋聚寶盆麼？」

只聽得沈城叫了起來：「師父，師父，這裏有個山洞。」那蒼老的聲音道：「是嗎？」語音中抑制不住喜悅之情。跟著一個高大的人形走了過來，正是五雲手萬震山。狄雲和他多年不見，只見他精神矍鑠，步履沉穩，絲毫不見蒼老之態。

萬震山當先進了山洞，眾弟子一擁而進。洞中傳出來諸人的聲音：「這裏有人住的！」「灰塵積得這樣厚，多年沒人來了。」「不，不！你瞧，這裏有新的腳印。」「啊，這裏有新手印，有人剛來過不久。」「一定是言師叔，他……他將連城劍譜偷了去啦。」

狄雲又是吃驚，又是好笑：「他們要找連城劍法的劍譜麼？怎地攪了這麼久，還是沒找到？甚麼言師叔？師父說他二師兄言達平失蹤多年，音訊不知，只怕早已不在人世，怎麼又會鑽了出來奪連城劍譜？那明明是我留下的手印腳印，他們瞎猜一通，真是活見鬼了。」

只聽萬震山道：「大家別忙著起轟，四下裏小心找一找。」有人道：「言師叔既來過這裏，那還有不拿了去的？」有人道：「戚長發這廝真工心計，將劍譜藏在這裏，別人還真不容易找到。」又一人道：「他當然工於心計啊，否則怎麼會叫『鐵鎖橫江』？」

萬震山道：「剛才咱們遠遠跟著那鄉下人過來，這人腳步好快，一會兒就不見了。這個人說不定也有點兒邪門。」萬圭道：「本地鄉下人熟悉山路，定是轉上小路走了。若不是他，咱們就算再找上一年半載，恐怕也不會找到這兒來。」

狄雲心想：「原來他們是跟著我來的，否則這山洞這麼隱僻，又怎會給他們找到。」

只聽得各人亂轟轟的到處一陣翻掏。洞裏本來沒甚麼東西，各人這樣亂翻，也不過是將幾件破爛物事東丟來、西丟去的移動一下位置而已。跟著鐵鏟挖地之聲響起，但山洞底下都是岩石，那裏挖得下去？萬震山道：「沒甚麼留著了，大夥出去，到外面合計合計。」

只見眾弟子隨著萬震山出來，走到山溪旁，在岩石上坐了下來。狄雲不願給他們發見，不敢走近。這八人說話聲音甚低，聽不見說些甚麼。過得好一會，八個人站起身來走了。

狄雲心想：「他們是來找連城劍譜，卻疑心是給我二師伯言達平盜了去。我師父的家給改成了一座大屋子，那老丐說要找甚麼聚寶盆……啊，是了，是了！」

突然之間，一道靈光閃過腦海，猛地裏恍然大悟：「這老乞丐那裏是找甚麼聚寶盆了，他也是在尋連城劍譜。他認定這劍譜是落入了我師父手中，於是到這裏來仔細搜尋，為了掩人耳目，先起這麼一座大屋，然後再在屋中挖坑找尋，生怕別人起疑，傳出風聲說是找聚寶盆，那自然是欺騙鄉下人的鬼話。」

跟著又想：「那日萬師伯做壽，這老乞丐白天夜晚的來來去去，顯然是別有用心。嗯，萬震山他們找不到劍譜，豈有不到那大屋去查察之理？多半早已去查察過了。這件事尚未了結，我到那大屋去等著瞧熱鬧便是，這中間大有古怪，一百個不對頭！」

「可是我師父呢？他老人家到了那裏？他的家給人攪得這麼天翻地覆，他知不知道？」

「師妹呢？她是留在荊州城裏，享福做少奶奶罷。萬家的人要來搜查她父親的屋子，多半不會給她知道。這時候，她在幹甚麼呢？」

※※※

晚上，大屋裏又是四壁點起了油燈和松明。十幾個鄉民拿起了鋤頭鐵鏟挖地。狄雲也混在人群中挖掘，既不特別出力，也不偷懶，要旁人越少留意到他越好。他頭髮蓬鬆，不剃鬍子，大半張臉都給毛髮遮住了，再塗上一些泥灰，當真是面目全非，又想日間萬震山等人跟隨過自己，別給他們認了出來，於是將纏頭的白布和腰間的青布帶子掉換了使用。這一晚，他們在挖靠北那一邊，那老乞丐背負著雙手，在坑邊踱來踱去。當然，他現在完全不像乞丐了，衣飾富麗，左手上戴著個碧玉戒指，腰帶上掛了好大的一塊漢玉。

突然之間，狄雲聽到屋外有人悄悄掩來，東南西北，四面都有人。這些人離得還遠，那老丐顯然並未知覺。狄雲側過身子，斜眼看那老丐，只聽得腳步聲慢慢近了，五個、六個……七個……八個，是了，便是萬震山和他的七個弟子。但那老丐還是沒發覺。狄雲早已聽得清清楚楚，那八個人便如近在眼前，可是老丐卻如耳朵聾了一般。

五年之前，狄雲對那老丐敬若神明。他只跟那老丐學了三招劍法，便將萬門八弟子打得一敗塗地，全無招架的餘地。「但怎麼他的武功變得這樣差了，難道不是他麼？是認錯人了麼？不，決不會認錯的。」狄雲卻沒想到是自己的武功進步到了極高境界，於他是清晰可聞的聲音，在旁人耳中卻是全無聲息。

八個人越來越近。狄雲很是奇怪：「這八人真是好笑，誰還聽不到你們在偷偷掩來，還是這麼躡手躡腳，鬼鬼祟祟？」那八人又走近了十餘丈，突然間，那老丐身子微微一顫，側過了耳朵，傾聽動靜。狄雲心想：「他聽見了？他是聾的麼？」其實，這八人相距尚遠，若是換作一兩年前的狄雲，他不會聽到腳步聲的，再走近些，也還是聽不到的。

那八個人更加近了，走幾步，停一停，顯然是防屋中人發現。可是那老丐已經發覺了。他轉過身來，拿起倚在壁角的一根拐杖，那是一根粗大的龍頭木拐。

突然之間，那八人同時快步搶前，四面合圍。砰的一聲響，大門踢開，萬圭當先搶入，跟著沈城、卜垣跟了進來。七人各挺長劍，將那老丐團團圍住。

那老丐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很好，哥兒們都來了！萬師哥，怎麼不請進來？」

門外一人縱聲長笑，緩步踏入，正是五雲手萬震山。他和那老丐隔坑而立，兩人相互打量。過了半晌，萬震山笑道：「言師弟，幾年不見，你發了大財啦。」

這三句話鑽入狄雲耳中，他頭腦中登時一陣混亂：「甚麼？這老丐便是……便是二師伯……二師伯……言達平？」

只聽那老丐道：「師哥，我發了點小財。你這幾年買賣很好啊。」萬震山道：「託福！喂，小子們，怎麼不向師叔磕頭？」魯坤等一齊跪下，齊聲說道：「弟子叩見言師叔。」那老丐笑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手裏拿著刀劍，磕頭可不大方便，還是免了罷。」

狄雲心道：「這人果然是言師伯。他……他？」

萬震山道：「師弟，你在這裏開煤礦嗎？怎麼挖了這樣大一個坑？」言達平嘿嘿一笑，道：「師兄猜錯了。小弟仇人太多，在這裏避難，挖個深坑是一作二用。仇人給小弟殺了，就隨手掩埋，不用挖坑。倘若小弟給人家殺了，這土坑便是小弟的葬身之地。」萬震山笑道：「妙極，師弟真是想得周到。師弟身子也不肥大，我看這坑夠深的了，不用再挖啦。」言達平微笑道：「葬一個人是綽綽有餘了，葬八個人恐怕還不夠。」

狄雲聽他二人一上來便是唇槍舌劍，針鋒相對，不禁想起丁典的說話，尋思：「他們師兄弟合力殺了他們的師父。受業恩師都要殺，相互之間又有甚麼情誼？聽丁大哥說，他們師兄弟奪到了連城劍譜，卻沒有得到劍訣。那劍訣盡是一些數字，甚麼第一字是『四』，第二字是『五十』，第三個字是『三十三』，第四字是『五十三』，丁大哥一直到死，也沒說完。劍譜不是早在他們手中麼？怎地又到這裏來找尋？」

萬震山道：「好師弟，咱倆同門這許多年，我的心思，你全明白，你的肚腸，我也早看穿了，大家還用得著繞圈子說話麼？拿來！」說了這「拿來」兩字，便即伸出了右手。

言達平搖了搖頭，道：「還沒找到。戚老三的心機，咱哥兒倆都不是對手。我可萬萬猜不到他將劍譜藏在那裏。」

狄雲又是一凜：「難道他師兄弟三人合力搶到劍譜，卻又給我師父拿了去？可是這些年來，怎地又絲毫沒有動靜？是了，定是我師父下手極是巧妙，他們一直沒覺察出來。師父既不在此處，劍譜自會隨身攜帶，怎會埋藏在這屋中？他們拚命到這裏來翻尋，那不是太傻了麼？」可是，他知道萬震山和言達平決不是傻瓜，比自己聰明十倍也還不止。這中間到底隱藏著甚麼陰謀和機關？

萬震山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師弟，你還裝甚麼假？大家說咱們三師弟是『鐵鎖橫江』，手段厲害。我說呢，還是你二師弟厲害。拿來！」說著右手又向前一伸。

言達平拍拍衣袋，說道：「咱哥兒倆多年老兄弟，還能分甚麼彼此？師哥，這玩意兒若是兄弟得到了，我一人決計對付不了，非得你來主持大局不可，做兄弟的只能在旁協助，分一些好處。但要是師兄得到了呢，嘿嘿，師兄門下弟子雖多，功夫都還嫩著點兒，只怕也須讓做兄弟的湊合湊合，加上一把手。」

萬震山皺眉道：「你在那邊山洞裏，拿到了甚麼？」言達平奇道：「甚麼山洞？這附近有個山洞麼？」萬震山道：「師弟，你我年紀都這麼一大把了，何必到頭來再傷和氣？請你拿出來，大家一同參詳。今後有福同享、有難同當如何？」言達平道：「這可奇了，你怎麼一口咬定是我拿到了？要是我已得手，還在這裏挖挖掘掘的幹甚麼？」萬震山道：「你鬼計多端，誰知道你幹甚麼？」言達平道：「三師弟的東西，那有這麼容易找到的。我瞧啊，也不會是在這屋中，再掘得三天，倘若仍然毫無結果，我也不想再攪下去了。」萬震山冷笑道：「哼！我瞧你還是再掘十天半月的好，裝得像些。」

言達平勃然變色，便要翻臉，但一轉念間，忍住了怒氣，道：「你要怎樣才信？」放下拐杖，解開衣扣，除下長袍，抓住袍子下襬，倒轉來抖了兩抖，叮叮噹噹地跌出幾兩碎銀子和一隻鼻煙壺來，都掉在地下。

萬震山道：「你有這麼蠢，拿到了之後會隨身收藏？就算是藏在身邊，也必貼肉收的，不會放在袍子袋裏。」言達平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師兄既信不過，那就來搜搜罷。」

萬震山道：「如此得罪了。」向萬圭和沈城使個眼色。兩人點了點頭，還劍入鞘，一左一右，走到言達平身邊。萬震山向卜垣和魯坤又橫個眼色，兩人慢慢繞到言達平身後，手中緊緊抓住了劍柄。

言達平拍拍內衣口袋，道：「請搜！」萬圭道：「師叔，得罪了！」伸手去摸他口袋。

突然之間，萬圭「啊」的一聲尖叫，急忙縮手倒退，火光下只見手背上爬著一隻三寸來長的大蠍子。他反手往土坑邊一擊，拍的一聲，將蠍子打得稀爛，但手背已中劇毒，登時高高腫起。他要逞英雄，不肯呻吟，額上汗珠卻已如黃豆般滲了出來。

言達平失驚道：「啊喲，萬賢姪，你那裏去攪了這隻毒蟲來？這是花斑毒蠍，可厲害得很哪。這東西是玩不得的。師哥，快，快，你有解藥沒有？只要救遲了一步，那就不得了，了不得！乖乖我的媽！」

只見萬圭的手背由紅變紫，由紫變黑，一道紅線，緩緩向手臂升上去。萬震山知道中了言達平的陷阱，說不得，只好忍一口氣，說道：「師弟，做哥哥的服了你啦。我這就認輸。你拿解藥來，我們拍手走路，不再來向你囉唆了。」

言達平道：「這解藥麼，從前我倒也有過的，只是年深日久，不知丟在那裏了，過幾天我慢慢跟你找找，或許能找得到。要不然，我到大名府去，找到了藥方，另外給你配過，那也成的。誰教咱師兄弟情誼深長呢。」

萬震山一聽，當真要氣炸了胸膛，這種毒蛇、毒蠍之傷，一時三刻便能要了人性命，只要這道紅線一通到胸口，立時便即氣絕斃命，說甚麼「過幾天慢慢找找」，此處到河北大名府千里迢迢，又說甚麼找藥方配藥，居然還虧他有這等厚顏無恥，還說「誰教咱師兄弟情誼深長」，但眼見愛子命在頃刻，只好強忍怒氣，心想君子報仇，十年未晚，便道：「師弟，這個觔斗，我是栽定了。你要我怎麼著，便劃下道兒來罷。」

言達平慢條斯理的穿上長袍，扣上衣扣，說道：「師哥，我有甚麼道兒好劃給你的？你愛怎麼便怎麼罷。」萬震山心道：「今日且讓你扯足順風旗，日後要你知道我厲害。」說道：「好罷，姓萬的自今而後，永不再和你相見。再向你囉唆甚麼，我姓萬的不是人。」言達平道：「這個可不敢當。做兄弟的只求師哥說一句，那『連城劍譜』，該當歸言達平所有。倘若兄弟僥倖找到，自然無話可說；就算落入了師哥手裏，也當讓給兄弟。」

萬圭毒氣漸漸上升，只覺一陣陣暈眩，身子不由自主的搖搖擺擺。魯坤叫道：「師弟，師弟！」伸手扶住，撕破他衣袖。只見那道紅線已過腋下。他轉頭向著萬震山叫道：「師父，今日甚麼都答允罷！」

萬震山道：「好，這連城劍譜，就算是師弟你的了，恭喜！恭喜！」這兩句「恭喜」，卻是說得咬牙切齒，滿腔怨毒。

言達平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讓我進屋去找找，說不定能尋得到甚麼解藥，那要瞧萬賢姪是不是有這門造化了。」說完慢慢吞吞的轉身入內。萬震山使個眼色，魯坤和卜垣跟了進去。

過了好一會，三人都沒出來，也沒聽到甚麼聲息，只見萬圭神智昏迷，由沈城扶著，已是不能動彈。萬震山心中焦急，向馮坦道：「你進去瞧瞧。」馮坦道：「是！」正要進去，只見言達平走了出來，滿臉春風的道：「還好，還好！這不是找到了嗎！」手中高舉著一個小瓷瓶，說道：「這是解藥，行，治蠍毒再好不過了。萬賢姪，你好大的命啊。以後這種毒物可玩不得了。」說著走到萬圭身邊，拔開瓶塞，在萬圭手背傷口上洒了些黑色藥末。

這解藥倒也真靈，過不多時，便見傷口中慢慢滲出黑血，一滴滴的掉在地下，黑血越滲越多，萬圭手臂上那道紅線便緩緩向下，回到臂彎，又回到手腕。

萬震山吁了口氣，心中又是輕鬆，又是惱恨，兒子的性命是保全了，可是這一仗大敗虧輸，還沒動手便受制於人。又過了一會，萬圭睜開了眼睛，叫了聲：「爹！」

言達平將瓷瓶口塞上，放回懷中，拿過拐杖，在地下輕輕一頓，笑道：「這就行啦，萬賢姪，你今後學了這個乖，伸手到人口袋裏去掏摸甚麼，千萬得小心才是。」

萬震山向沈城道：「叫他們出來。」沈城應道：「是！」走到廳後，大聲叫道：「魯師哥，卜師哥，快出來，咱們走了。」只聽得魯卜二人「啊，啊，啊」的叫了幾下，卻不出來。孫均和沈城不等師父吩咐，逕自衝了進去，隨即分別扶了魯坤、卜垣出來。但見兩人臉無人色，一斷左腿，一折右足，自是適才遭了言達平的毒手。

萬震山大怒，他本就有意立取言達平的性命，這時更有了藉口，這口惡氣那裏還耐得到他日再出？當即刷的一聲，長劍出鞘，刃吐青光，疾向言達平喉嚨刺了過去。

狄雲從未見萬震山顯示過武功，這時見他這一招刺出，狠辣穩健，心中暗想：「這一劍好像沒有漏洞。」狄雲此時武學修為已甚是深湛，雖然無人傳授，但在別人出招之時，自然而然的首先便看對方招數中有甚麼破綻。

言達平斜身讓過，左手抓住拐杖下端，右手抓住拐杖龍頭，雙手一分，擦的一聲輕響，白光耀眼，手中已多了一柄長劍。原來那拐杖的龍頭便是劍柄，劍刃藏在杖中，拐杖下端便是劍鞘。他一劍在手，當即還招，只聽得叮叮叮叮之聲不絕，師兄弟二人便在土坡邊上鬥了起來。鬥得數招，均覺坑邊地形狹窄，施展不開，同聲吆喝，一齊躍入坑中。

眾鄉民見二人口角相爭，早已驚疑不定，待見動上了傢伙惡鬥，更是嚇得縮在屋角落中，誰也不敢作聲。狄雲也裝出畏縮之狀，留神觀看兩位師伯，只看得七八招，心想：「二位師伯內力太過不足，招法卻儘夠了，就算得到了甚麼『連城劍譜』，恐怕也沒甚麼用處，除非那是一部增進內功的武經。但既是『劍譜』，想來必是講劍法的書。」

他又看幾招，更覺奇怪：「劉乘風、花鐵幹他們『落花流水』四俠的武功，比之我這兩位師伯高得多了。兩位師伯一味講究招數變化，全不顧和內力配合。那是甚麼道理？當年師父教我劍術，也是這麼教。看來他們萬、言、戚師兄弟三人全是這麼學的。這種武功遇上比他們弱的對手，自然佔盡了上風，但只要對手內力稍強，他們這許多變幻無窮的劍招，就半點用處也沒有了。為甚麼要這樣學劍？為甚麼要這樣學劍？」

只見孫均、馮坦、吳坎三人各挺長劍，上前助戰，成了四人合攻言達平之勢。

言達平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好，好！大師哥，你越來越長進啦，招集了一批小嘍囉，齊來攻打你師弟。」他雖裝作若無其事，劍法上卻已頗見窒滯。

狄雲心想：「他師兄弟二人的劍招，各有各的長處。言師伯當年教了我刺肩、打耳光、去劍三式，用以對付萬門諸弟子，那是十分有用的，用來對付萬師伯，卻是半點用處也沒有了。唉，他們大家都不懂，單學劍招變化，若無內功相濟，那有甚麼用？半點用處也沒有，真是奇怪，這樣淺的道理，連我這笨人也懂，他們個個十分聰明，怎麼會誰也不懂？難道是我自己胡塗了？」

突然之間，心頭似乎閃過了一道靈光：「丁大哥跟我說過那神照經的來歷，顯然，師祖爺梅念笙是懂得這道理的，卻為甚麼不跟三個弟子說？難道……難道……難道……」他心中連說三個「難道」，背上登時滲出了一片冷汗，不由得打了個寒噤，身子也輕輕發抖。

旁邊一個老年鄉民不住唸佛。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別弄出人命來才好。小兄弟，別怕，別怕。」他見狄雲發抖，還道他是見到萬言二人相鬥而害怕，雖出言安慰，自己心中可也著實驚懼。

狄雲心底已明白了真相，可是那實在太過陰險惡毒，他不願多想，更不願將已經猜到了的真相，歸併成為一條明顯的理路，只是既然想通了關鍵的所在，一件件小事自然會匯歸在一起。萬震山、言達平、孫均、馮坦……這些人每一招遞出，都是令他的想法多了一次印證。「不錯，不錯，一定是這樣。不過，又恐怕不會罷？做師父的，怎能如此惡毒？不會的，不會的……可是，倘若不是，又怎會這樣？實在太也奇怪了。」

一張清清楚楚的圖畫在他腦海中呈現了出來：「許多年以前，就是在這屋子外面，我和師妹練劍，師父在旁指點。師父教了我一招，很是巧妙。我用心的練，第二次師父卻教得不同了，劍法仍然很巧妙，卻和第一次有些兒不同。當時，我只道是師父的劍法變幻莫測。這時想來，兩次所教的劍招為甚麼不同，道理是再也明白不過了。」

突然之間，心裏感到一陣陣的刺痛：「師父故意教我走錯路子，故意教我些次等劍法。他自己的本事高得多，卻故意教我學些中看不中用的劍招。他……他……言師伯的武功和師父應該差不多，可是他教了我三招劍法，就比師父的高明得多……」

「言師伯卻又為甚麼教我這三招劍法？他不會存著好心的。是了，他是要引起萬師伯的疑心，要萬師伯和我師父鬥將起來……」

「萬師伯也是這樣，他自己的本事，和他的眾弟子完全不同……卻為甚麼連自己兒子也要欺騙？唉，他不能單教自己兒子，卻不教別的弟子，這一來，西洋鏡立刻就拆穿了。」

言達平左手捏著劍訣，右手手腕抖動，劍尖連轉了七個圈子，快速無倫的刺向萬震山胸口。萬震山橫過劍身，以橫破圓，斜劈連削，將他這七個劍圈盡數破解了。

狄雲在旁看著，又想：「這七個圈子全是多餘，最終是一劍刺向萬師伯的左胸，何不直捷了當的刺了過去？豈不既快又狠？萬師伯斜劈連削，以七個招式破解言師伯的七個劍圈，好像巧妙，其實笨得不得了，若是反刺言師伯小腹，早已得勝了。」

猛地裏腦海中又掠過一幕情景：

他和師妹戚芳在練劍，戚芳的劍招花式繁多，他記不清師父所教的招數，給迫得手忙腳亂，連連倒退。戚芳接連三招攻來，他頭暈眼花，手忙腳亂，眼看抵敵不住，已無法去想師父教過的劍招，隨手擋架，跟著便反刺出去……

戚芳使一招「俯聽文驚風，連山石布逃」，圈劍來擋，但他的劍招純係自發，不依師授規範，戚芳這一招花式巧妙的劍法反而擋架不住。他一劍刺去，直指師妹的肩頭。正收勢不及之際，師父戚長發從旁躍出，手中拿著一根木柴，拍的一聲，將他手中長劍擊落了。他和戚芳都嚇得臉色大變。戚長發將他狠狠責罵了一頓，說他亂刺亂劈，不依師父所教的方法使劍，太不成話。

當時他也曾想到：「我不照規矩使劍，怎麼反而勝了？」但這念頭只是一閃即逝，隨即明白：「自然因為師妹的劍術還沒練得到家。要是遇上了真正好手，我這般胡砍亂劈當然非輸不可。」他當時又怎想得到：自己隨手刺出去的劍招，其實比師父所教希奇古怪、花巧百端的劍法實用得多。

現下想來，那可全然不同了。以他此刻的武功，自是清清楚楚的看了出來：萬震山和言達平兩人所使的劍術之中，有許多是全然無用的花招，而萬震山教給弟子的劍法，戚長發教給他和戚芳的劍法，其中無用的花招更多。不用說，師祖梅念笙早瞧出三個徒兒心術不正，在傳授之時故意引他們走上了劍術的歪路，而萬震山和戚長發在教徒兒之時，或有意或無意的，引他們在歪路上走得更遠。

臨敵之時使一招不管用的劍法，不只是「無用」而已，那是虛耗了機會，讓敵人搶到上風，便是將性命交在敵人手裏。為甚麼師祖、師父、師伯都這麼狠毒？都這麼的陰險？

「他們會和自己的兒子、女兒有仇麼？故意要坑害自己的徒弟麼？那決計不會。必定另外有更重大的原因，一定有要緊之極的圖謀。難道是為了那本『連城劍譜』？」

「應該是的罷？萬師伯和言師伯為了這劍譜，可以殺死自己的師父，現在又在拚命想殺死對方。」

不錯，他們在拚命想殺死對方。土坑中的爭鬥越來越緊迫。萬震山和言達平二人的劍法難分高下，但萬門眾弟子在旁相助，究竟令言達平大為分心。鬥到分際，孫均一劍刺向言達平後心，言達平回劍一擋，劍鋒順勢掠下。孫均一聲「啊喲！」虎口受傷，跟著噹的一聲，長劍落地。便在這時，萬震山已乘隙削出一劍，在言達平右臂上割了長長一道口子。

言達平吃痛，急忙劍交左手，但左手使劍究竟甚是不慣，右臂上的傷勢也著實不輕，鮮血染得他半身都是血污。七八招拆將下來，左肩上又中了一劍。

眾鄉民見狀，都是嚇得臉上變色，竊竊私議，只想逃出屋去，卻是誰也不敢動彈。

萬震山決意今日將這師弟殺了，一劍劍出手，更是狠辣，嗤的一聲響，言達平右胸又中一劍。

眼看數招之間，言達平便要死於師兄劍底，他咬著牙齒浴血苦鬥，不出半句求饒的言語。他和這師兄同門十餘年，離了師門之後，又明爭暗鬥了十餘年，對他為人知之極深，出言相求只有徒遭羞辱，絕無用處。

狄雲心道：「當年在荊州之時，言師伯以一隻飯碗助我打退大盜呂通，又教了我三招劍法，使我不受萬門諸弟子的欺侮，雖然他多半別有用意，但我總是受過他的恩惠，決不能讓他死於非命。」當下假裝不住發抖，提起手中鐵鏟在地下鏟滿了泥土。

只見萬震山又挺劍向言達平小腹上刺去，言達平身子搖幌，已閃避不開。狄雲手中的鐵鏟輕輕一抖，一鏟黃泥向萬震山飛了過去。泥上所帶的內勁著實不小。萬震山被這股勁力一撞，登時立足不住，騰的一下，向後便摔了出去。

眾人出其不意，誰也不知泥土從何處飛來。狄雲幾鏟泥土跟著迅速擲出，都是擲向點在壁上的松明和油燈，大廳中立時黑漆一團，眾人都驚叫起來。狄雲縱身而前，一把抱起言達平便衝了出去。

※※※

狄雲一到屋外，便將言達平負在背上，往後山疾馳。

他於這一帶的地勢十分熟悉，儘往荒僻難行的高山上攀行。言達平伏在他背上，只覺耳畔生風，猶似騰雲駕霧一般，恍如夢中，真不信世間竟有這等武功高強之人。

狄雲負著言達平，攀上了這一帶最高的一座山峰。山峰陡峭險峻，狄雲也從未上來過。他曾與戚芳仰望這座雲圍霧繞的山峰，商量說山上有沒有妖怪神仙。戚芳說：「那一日你待我不好了，我便爬上山去，永遠不下來了。」狄雲說：「好，我也永遠不下來。」戚芳笑道：「空心菜！你肯陪著我永遠不下來，我也不用上去啦！」

當時狄雲只是嘻嘻傻笑，此刻卻想：「我永遠願意陪著你，你卻不要我陪。」

他將言達平放下地來，問道：「你有金創藥麼？」言達平撲翻身軀便拜，道：「恩公尊姓大名？言達平今日得蒙相救，大恩不知如何報答才是。」狄雲不能受師伯這個禮，忙跪下還禮，說道：「前輩不必多禮，折殺小人了。小人是無名之輩，一些小事，說甚麼報答不報答？」言達平堅欲請教，狄雲不會捏造假姓名，只是不說。

言達平見他不肯說，只得罷了，從懷中取出金創藥來，敷上了傷口；撫摸三處劍傷，兀自心驚：「他再遲得片刻出手，我這時已不在人世了。」

狄雲道：「在下心中有幾件疑難，要請問前輩。」言達平忙道：「恩公再也休提前輩兩字。有何詢問，言達平自當竭誠奉告，不敢有分毫隱瞞。」狄雲道：「那再好不過了。請問前輩，這座大屋，是你所造的麼？」言達平道：「是的。」狄雲又問：「前輩僱人挖掘，當然是找那『連城劍譜』了。不知可找到了沒有？」

言達平心中一凜：「我道他為甚麼好心救我，卻原來也是為了那本『連城劍譜』。」說道：「我花了無數心血，至今未曾得到半點端倪。恩公明鑒，小人實是不敢相瞞。倘若言達平已經得到，立即便雙手獻上。姓言的性命是恩公所救，豈敢愛惜這身外之物？」

狄雲連連搖手，道：「我不是要劍譜。不瞞前輩說，在下武功雖然平平，但相信這甚麼『連城劍譜』，對在下的功夫也未必有甚麼好處。」言達平道：「是，是！恩公武功出神入化，已是當世無敵，那『連城劍譜』也不過是一套劍法的圖譜。小人師兄弟只因這是本門的功夫，才十分重視，在外人看來，那也是不足一哂的了。」

狄雲聽出他言不由衷，當下也不點破，又問：「聽說那大屋的所在，本來是你師弟戚老前輩所住的。這位戚前輩外號叫作『鐵鎖橫江』，那是甚麼意思？」他自幼跟師父長大，見師父實是個忠厚老實的鄉下人，但丁典卻說他十分工於心計，是以要再問一問，到底丁典的話是否傳聞有誤。

言達平道：「我師弟戚長發外號叫作『鐵鎖橫江』，那是人家說他計謀多端，對付人很辣手，就像是一條大鐵鍊鎖住了江面，叫江中船隻上又上不得、下又下不得的意思。」

狄雲心中一陣難過，暗道：「丁大哥的話沒錯，我師父竟是這樣的人物，我從小受他欺騙，他始終不向我顯示本來面目。不過，不過他一直待我很好，騙了我也沒有甚麼。」心中仍是存著一線希望，又道：「江湖上這種外號，也未必靠得住，或許是戚師傅的仇人給他取的。你和令師弟同門學藝，自然知道他的性情脾氣。到底他的性子如何？」

言達平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非是我要說同門的壞話，恩公既然問起，在下不敢隱瞞半分。我這個戚師弟，樣子似乎是頭木牛蠢馬，心眼兒卻再也靈巧不過。否則那本『連城劍譜』，怎麼會給他得了去呢？」

狄雲點了點頭，隔了半晌，才道：「你怎知那『連城劍譜』確是在他手中？你親眼瞧見了麼？」

言達平道：「雖不是親眼瞧見，但小人仔細琢磨，一定是他拿去的。」

狄雲道：「我聽人說，你常愛扮作乞丐，是不是？」言達平又是一驚：「這人好厲害，居然連這件事也知道了。」便道：「恩公信訊靈通，在下的作為，甚麼都瞞不過你。初時在下料得這本『連城劍譜』不是在萬師哥手中，便是在戚師弟手中，因此便喬裝改扮，易容為丐，在湘西鄂西來往探聽動靜。」狄雲道：「為甚麼你料定是在他二人手中？」言達平道：「我恩師臨死之時，將這劍譜交給我師兄弟三人……」

狄雲想起丁典所說，那天夜裏長江畔萬、言、戚三人合力謀殺師父梅念笙之事，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是他親手交給你們的嗎？恐怕……恐怕……不見得罷？他是好好死的嗎？」

言達平一躍而起，指著他道：「你……你是……丁……丁典……丁大爺？」丁典安葬梅念笙的訊息後來終於洩露，是以言達平聽得他揭露自己弒師的大罪，便猜想他是丁典。

狄雲淡淡道：「我不是丁典。丁大哥嫉惡如仇。他……他親眼見到你們師兄弟三人合力殺死師父，倘若我是丁大哥，今日就不會救你，讓你死在萬……萬震山的劍下。」

言達平驚疑不定，道：「那麼你是誰？」狄雲道：「你不用管我是誰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你們合力殺了師父之後，搶得『連城劍譜』，後來怎樣？」言達平顫聲道：「你既然甚麼都知道了，何必再來問我？」狄雲道：「有些事我知道，有些事我不知。請你老老實實說罷。若有假話，我總會查察得出。」

言達平又驚又怕，說道：「我如何敢欺騙恩公？我師兄弟三人拿到『連城劍譜』之後，一查之下，發覺只有劍譜，沒有劍訣，仍是無用，便跟著去追查劍訣……」狄雲心道：「丁大哥言道，這劍訣和一個大寶藏有關。現下梅念笙、凌小姐、丁大哥都已逝世，世上已無人知道劍訣，你們兀自在作夢。」只聽言達平繼續說道：「我們三個人你不放心我，我不放心你，每天晚上都在一間房睡，這本劍譜，便鎖在一隻鐵盒之中。我們把鐵盒鎖上的鑰匙投入了大江，鐵盒放在房中桌子的抽屜裏，鐵盒上又連著三根小鐵鍊，分繫在三人的手上，只要有誰一動，其餘二人便驚覺了。」

狄雲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這可防備得周密得很。」言達平道：「那知道還是出了亂子。」狄雲問道：「又出了甚麼亂子？」言達平道：「這一晚我們師兄弟三人在房中睡了一夜，次日清晨，萬震山忽然大叫：『劍譜呢？劍譜呢？』我一驚跳起，只見放鐵盒的抽屜拉開了沒關上，鐵盒的蓋子也打開了，盒中的劍譜已不翼而飛。我們三人大驚之下，拚命的追尋，卻那裏還尋得著？這件事太也奇怪，房中的門窗仍是在內由鐵扣扣著，好端端的沒動，因此劍譜定非外人盜去，不是萬師哥，便是戚師弟下的手了。」

狄雲道：「果真如此，何不黑夜中開了門窗，裝作是外人下的手？」言達平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我們三人的手腕都是用鐵鍊連著的。悄悄起身去開抽屜，開鐵盒，那是可以的，要走遠去開門開窗，鐵鍊就不夠長了。」狄雲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那你們怎麼辦？」言達平道：「劍譜得來不易，我們當然不肯就此罷休。三個人你怪我，我怪你，大吵了一場，但誰也說不出甚麼證據，只好分道揚鑣……」

狄雲道：「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，倒要請教。你們師父既有這樣一本劍譜，遲早總會傳給你們，難道他要帶到棺材裏去不成？何以定要下此毒手？何以要殺了師父來搶這劍譜？」

言達平道：「我師父，我師父，唉，他……他是老胡塗了，他認定我們師兄弟三人心術不正，始終不傳我們這劍譜上的劍法，眼看他是在另行物色傳人，甚至於要將本門武功盡數傳於外人。我們三人忍無可忍，迫於無奈，這才……這才下手。」

狄雲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你後來又怎斷定劍譜是在你戚師弟手中？」

言達平道：「我本來疑心是萬震山盜的，他首先出聲大叫，賊喊捉賊，最是可疑。我暗中跟蹤他，跟得不久，便知不是他。因為他在跟蹤戚師弟。劍譜倘若是萬震山這廝拿去的，他不會去跟蹤別人，定是立即躲到窮鄉僻壤，或是甚麼深山荒谷中去練了。可是我每次在暗中見到他，總是見他咬牙切齒，神色十分焦躁痛恨，於是我改而去跟蹤戚長發。」

狄雲道：「可尋到甚麼線索？」言達平搖頭道：「這戚長發城府太深，沒半點形跡露了出來。我曾偷看他教徒兒和女兒練劍，他故意裝傻，將出自唐詩的劍招名稱改得狗屁不通，當真要笑掉旁人大牙。不過他越是做作，我越知道他路道不對。我一直釘了他三年，他始終沒顯出半分破綻。當他出外之時，我曾數次潛入他家中細細搜尋，可是別說沒連城劍譜，連尋常書本子也沒一本。嘿，嘿！這位師弟，當真是好心計，好本事！」

狄雲道：「後來怎樣？」

言達平道：「後來嘛，萬震山忽然要做壽，派了個弟子來請戚長發到荊州去吃壽酒。當然哪，做壽是假，查探師弟的虛實是真。戚長發帶了女兒，還有一個傻頭傻腦的弟子叫甚麼狄雲的一塊兒去。酒筵之間，這狄雲和萬家的八個弟子打了起來，露出了三招精妙的劍術，引起了萬震山的疑心……恩公，你說甚麼？」狄雲淒然搖了搖頭。言達平續道：「於是萬震山將戚長發請到書房中去談論，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說翻了臉。戚長發出手將萬震山刺傷，從此不知所蹤。奇怪，真是奇怪，真奇怪之極了。」

狄雲道：「甚麼奇怪？」言達平道：「戚長發從此便無影無蹤，不知躲到了何處。戚長發去荊州之時，決不會將盜來的劍譜隨身攜帶，定是埋藏在這裏一處極隱蔽的地方。我本來料想他刺傷萬震山後，一定連夜趕回此間，取了劍譜再行遠走高飛，是以一發生事故，我立即備了快馬，搶先來到這裏等候，瞧他這劍譜放在那裏，以便俟機下手，可是左等右等，他始終沒有現身。一過幾年，看來他是永遠不會回來了，我便老實不客氣，在這裏攪他個天翻地覆，想要掘那劍譜出來。可是花了無數心血，半點結果也沒有。若不是恩公出手相救，姓言的今日連性命也送在這裏了。嘿，嘿，我那萬師哥可當真辣手！」

狄雲道：「照你看來，你那戚師弟現下到了何處？」

言達平搖頭道：「這個我可真猜想不出了。多半是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在甚麼地方一病不起，又說不定遇到甚麼意外，給豺狼虎豹吃掉了。」

狄雲見他滿臉幸災樂禍的神氣，顯得十分歡喜，心中大是厭惡，但轉念一想，師父音訊全無，多半確已遭了不幸，便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多謝你不加隱瞞，在下要告辭了。」

言達平恭恭敬敬的作了三個揖，道：「恩公大恩大德，言達平永不敢忘。」

狄雲道：「這種小事，也不必放在心上。何況……何況你從前……你在這裏養傷，那萬震山決計找你不到的，儘管放心好了。」

言達平笑道：「這會兒多半他急得便如熱鍋上螞蟻一般，也顧不到來找我了。」狄雲奇道：「為甚麼？」言達平微笑道：「我那毒蠍傷了他兒子的手，必須連續敷藥十次，方能除盡毒性。只敷一次，有甚麼用？」

狄雲微微一驚，道：「那麼萬圭會性命不保麼？」言達平甚是得意，道：「這種花斑毒蠍，當真是非同小可，那是西域回疆傳來的異種，妙在這萬圭不會一時便死，要他呼號呻吟足足一個月，這才了帳。哈哈，妙極，妙極！」

狄雲道：「要一個月才死，那就不要緊了，他去請到良醫，總有解毒的法子。」

言達平道：「恩公有所不知。這種毒蠍是我自己養大的，自幼便餵它服食各種解藥，蠍子習於解藥的藥性，尋常解藥用將上去便全無效驗，任他醫道再高明的醫生，也只是用治毒蟲的藥物去解毒，那有屁用？只有一種獨門解藥，是這蠍子沒服食過的，那才有用，世上除我之外，沒第二個知道這解藥的配法。哈哈，哈哈！」

狄雲側目而視，心想：「這個人心腸如此惡毒，真是可怕！下次說不定我會給他的毒蠍螫中。丁大哥常說，在江湖上行走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。還是問他拿些解藥放在身邊，這叫做有備無患。」便道：「你這瓶解藥，給了我罷！」

言達平道：「是，是！」可是並不當即取出，問道：「恩公要這解藥，不知有甚麼用途？」狄雲道：「你的毒蠍十分厲害，說不定一個不小心我自己碰到了，身邊有一瓶解藥，那就放心些了。」言達平臉色尷尬，陪笑道：「恩公於小人有救命之恩，小人怎敢加害？恩公這是多疑了。」狄雲伸出手去，說道：「備而不用，放在身邊，那也不妨。」言達平道：「是，是！」只得取出解藥，遞了過去。

※※※

狄雲下得峰來，又到那座大屋去察看，只見屋中眾鄉民早已散去，那管家和工頭也已不知去向，空蕩蕩的再無一人。

狄雲心想：「師父已死，師妹已嫁，這地方我是再也不會來的了。」

走出大屋，沿著溪邊向西北走去。行出數十丈，回頭一望，這時東方太陽剛剛升起，陽光照射在屋前的楊樹、槐樹之上，溪水中泛出點點閃光，這番情景，他從小便看熟了的，不由得又想：「從今而後，這地方我是再也不會來的了。」

他理一理背上的包裹，尋思：「眼下還有一件心事未了，須得將丁大哥的骨灰，送去和凌小姐的遺體合葬，這且去荊州走一遭。萬圭這小子害得我苦，好在惡人自有惡人磨，我也不用親手報仇。言達平說他要呻吟號叫一個月才死，卻不知是真是假。倘若他命大，醫生給治好了，我還得給他補上一劍，取他狗命。」

自從昨晚見到萬震山與言達平鬥劍，他才對自己的武功有了信心。

# 第十章 「唐詩選輯」

湘西和荊州相隔不遠，數日之後，便到了荊州。這一條路，是當年他隨同師父和師妹曾經走過的。山川仍然是這樣，道路仍然是這樣。當年行走之時，路上滿是戚芳的笑聲。這一次，從麻溪鋪到荊州，他沒有聽到一下笑聲。當然有人笑，不過，他沒有聽見。

在城外一打聽，知道凌退思仍是做著知府。狄雲仍是這麼滿臉污泥，掩住了本來面目，走進城去。

第一個念頭是：「我要親眼瞧瞧萬圭怎樣受苦。他的毒傷是不是治好了？也不知他是不是已經回來，說不定還留在湖南治傷。」

踱到萬家門口，遠遠望見沈城匆匆從大門中出來，神情顯得很是急遽。狄雲心想：「沈城既在這裏，萬圭想來也已回家。一到天黑，我便去探探。」於是走向那個廢園。

廢園離萬家不遠，當日丁典逝世、殺周圻、殺耿天霸、殺馬大鳴，都是在這廢園之中，此番舊地重來，只見遍地荒草如故，遍地瓦礫如故。他走到那株老梅之旁，撫摸凹凹凸凸的樹幹，心道：「那一日丁大哥在這株老梅樹下逝世，梅樹仍是這副模樣，半點也沒變。丁大哥卻已骨化成灰。」

當下坐在梅樹下閉目而睡。睡到二更時分，從懷中取出些乾糧來吃了，出了廢園，逕向萬家而來。繞到萬家後門，越牆而入，到了後花園中，不由得心中一陣酸苦：「那日我身受重傷，躲在柴房之中。師妹不助我救我，已算得狠心，卻反而去叫丈夫來殺我。」正要舉步而前，忽見太湖石旁有三點火光閃動。

他立即往樹後一縮，向火光處望去。凝目間，見三點火光是香爐中三枝點燃了的線香。香爐放在一張小几上，几前有兩個人跪著向天磕頭，一會兒站起身來。狄雲看得分明，一個便是戚芳，另一個是小女孩，她的女兒，也是叫做「空心菜」的。

只聽得戚芳輕輕禱祝：「第一炷香，求天老爺保祐我夫君得脫苦難，解腫去毒，不再受這蠍毒侵害的痛楚。空心菜，你說啊，說求求天菩薩保祐爹爹病好。」小女孩道：「是，媽媽，求求天菩薩保祐，叫爹爹不痛痛了，不叫叫了。」狄雲相隔雖然不近，她母女倆的說話卻聽得清清楚楚，得知萬圭中毒後果然仍在受苦，心中既感到幸災樂禍的喜歡，又惱恨戚芳對丈夫如此情義深重。

只聽戚芳說道：「第二炷香，求天老爺保祐我爹爹平安，無災無難，早日歸來。空心菜，你說請天菩薩保祐外公長命百歲。」小女孩道：「是，外公，你快快回來，你為甚麼不回來啊？」戚芳道：「求天菩薩保祐。」小女孩道：「天菩薩保祐外公，還要保祐爺爺和爹爹。」她從來沒見過戚長發，媽媽要她求禱，她心中記掛的卻是自己的祖父和父親。

戚芳停了片刻，低聲道：「這第三炷香，求老天爺保祐他平安，保祐他事事如意，保祐他早娶賢妻，早生貴子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聲音不禁哽咽了，伸起衣袖，拭了拭眼淚。小女孩道：「媽媽，你又想起舅舅了。」戚芳道：「你說，求天老爺保祐空心菜舅舅平安……」

狄雲聽她禱祝第三炷香時，正自奇怪：「她在替誰祝告？」忽聽得她說到「空心菜舅舅」五個字，耳中不由得嗡的一聲響，心中只說：「她是在說我？她是在說我？」

那小女孩道：「媽媽記掛空心菜舅舅，天菩薩保祐舅舅恭喜發財，買個大娃娃給我，他是空心菜，我也是空心菜。媽媽，這個空心菜舅舅，到那裏去啦？他怎麼也還不回來？」戚芳道：「空心菜舅舅去了很遠很遠的地方。舅舅拋下你媽不理了，媽卻天天記著他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抱起女兒，將臉藏在女兒胸前，快步回了進去。

狄雲走到香爐之旁，瞧著那三根閃閃發著微光的香頭，不由得癡了。

他怔怔的站著，三根香燒到了盡頭，都化了灰燼，他還是一動不動的站著。

※※※

第二天清晨，狄雲從萬家後園中出來，在荊州城中茫然亂走，忽然聽得嗆啷啷、嗆啷啷的聲音直響，是個走方郎中搖著虎撐在沿街賣藥。狄雲心中一動，他要親眼瞧瞧萬圭呻吟叫喚的慘狀，於是取出十兩銀子，要將他的衣服、藥箱、虎撐一古腦兒都買下來。那郎中很奇怪，這些都不是甚麼貴重東西，最多不過值得三四兩銀子，便高高興興的賣了給他。

狄雲回到廢園，換上郎中的衣服，拿些草藥搗爛了，將汁液塗在臉上，又在左眼下敷了一大塊草藥，弄得面目全非，然後搖著虎撐，來到萬家門前。

他將到萬家門前，便把虎撐嗆啷啷、嗆啷啷的搖得大響，待得走近，嘶啞著嗓子叫道：「專醫疑難雜症，無名腫毒，毒蟲毒蛇咬傷，即刻見功！」

如此來回走得三遍，只見大門中一人匆匆出來，招手道：「喂，郎中先生，你過來，過來。」狄雲認得他是萬門弟子，便是當年削去他五根手指的吳坎。但狄雲此刻裝束面貌與昔年大異，吳坎自是認他不出。狄雲生怕他聽出自己語音，慢慢踱過去，更加壓低嗓子，說道：「這位爺台有何吩咐，可是身上生了甚麼疑難雜症、無名腫毒？」

吳坎「呸」的一聲，道：「你瞧我像不像生了無名腫毒？喂，我問你，給蠍子螫了，你治不治得好？」

狄雲道：「青竹蛇、赤鍊蛇、金腳帶、鐵鏟頭，天下一等一的毒蛇咬傷了人，在下都是藥到傷去。那蠍子嘛，嘿嘿，又算得甚麼一回事？」

吳坎道：「你可別胡吹大氣，這螫人的蠍子卻不是尋常的傢伙。荊州城裏的名醫見了個個搖頭，你又醫得好了？」

狄雲皺眉道：「有這等厲害？天下的蠍子嘛，也不過是灰毛蠍、黑白蠍、金錢蠍、麻頭蠍、紅尾蠍、落地咬娘蠍、白腳蠍……」他信口胡說，連說了二十來種，才道：「每種蠍子毒性不同，各有各的治法，就算是名醫，若不是真有本事的，也未必懂得周全。」

吳坎見他形貌醜陋，衣衫襤褸，雖然說了許多蠍子的名目，但結結巴巴，口齒不清，料想也沒甚麼本事，便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便去瞧瞧罷，反正是死馬當作活馬醫。」狄雲點了點頭，跟他走進萬府。

他一跨進門，登時便想起那年跟著師父、師妹前來拜壽的情景，那時候是鄉下少年進城，眼中看出來，甚麼東西都透著新鮮好玩，和師妹兩個東張西望，指指點點，今日再來，庭戶依舊，心中卻只感到一陣陣酸苦。他隨著吳坎走過了兩處天井，來到東邊樓前。

吳坎仰起了頭，大聲道：「三師嫂，有個草頭郎中，他說會治蠍毒，要不要他來給師哥瞧瞧？」

呀的一聲，樓上窗子打開，戚芳從窗中探頭出來，說道：「好啊，多謝吳師弟，你師哥今天痛得更加厲害了，請先生上樓。」吳坎對狄雲道：「你上去罷。」自己卻不跟上去。戚芳道：「吳師弟，你也請上來好啦，幫著瞧瞧。」吳坎道：「是！」這才隨著上樓。

狄雲上得樓來，只見中間靠窗放著一張大書桌，放著筆墨紙硯與十來本書，還有一件縫了一半的小孩衣衫。戚芳從內房迎了出來，臉上不施脂粉，容色頗為憔悴。狄雲只向她看了一眼，生怕她識得自己，不敢多看，便走進房去。只見一張大床上向裏睡著一人，不斷呻吟，正是萬圭。他小女兒坐在床前的一張小櫈上，在給爸爸輕輕搥腿。她見到狄雲污穢古怪的面容，驚呼一聲，忙躲到母親身後。

吳坎道：「我這師哥給毒蠍螫傷了，毒性始終不消，好像有點兒不大對頭。」狄雲道：「嗯，是嗎？」他在門外和吳坎說話時泰然自若，這時見了戚芳，一顆心撲通撲通亂跳，自覺雙頰發燒，唇乾舌燥，再也說不出話來。他走到床前，拍了拍萬圭肩頭。

萬圭慢慢翻身過來，一睜眼看到狄雲的神情，不由得微微一驚。戚芳道：「三哥，這位是吳師弟給你找來的大夫，他……他或許會有靈藥，能治你的傷。」語氣之中，實在對這郎中全無信心。

狄雲一言不發，看了看萬圭腫起的手背，見那手背又是黑黑的一團，樣子甚是可怖，於是嘶啞著嗓子道：「這是湘西沅陵一帶的花斑毒蠍咬的，咱們湖北可沒這種蠍子！」

戚芳和吳坎齊聲道：「是，是，正是在湘西沅陵給螫上的。」戚芳又道：「先生瞧出了蠍子的來歷，定是能治的了？」語音中充滿了指望。

狄雲屈指計算日子，道：「這是晚上咬的，到現在麼，嗯，已經有七天七晚了。」

戚芳向吳坎瞧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先生真是料事如神，那確是晚上給螫的，到今天已有七天七晚。」

狄雲又道：「這位爺台是不是反手一掌，將蠍子打死了？若不是這樣，本來還可有救。現下將蠍子打死在手背之上，毒性盡數迫了進去，再要解救，那是千難萬難了。」

戚芳本來聽他連時日都算得極準，料想必有治法，臉上已有喜色，待得這麼說，又焦急起來，道：「先生說得明白不過，無論如何，要請你救他性命。」

狄雲這次假扮郎中而進萬家，本意是要親眼見到萬圭痛苦萬狀、呻吟就死的情景，以便稍洩心中鬱積的怒氣，至於救他性命之意，自然是半點也沒有的。但他自幼對戚芳便是千依百順，從來不違拗她半點，這時聽她如此焦急相求，心中一軟，便想去打開藥箱，取言達平的解藥出來，但隨即轉念：「這萬圭害得我好苦，又奪了我師妹，我不親手殺他，已算是客氣之極的了，如何還能救他性命？」便搖了搖頭，道：「不是我不肯救，實在他中毒太深，又耽擱了日子，毒性入腦，那是不能救的了。」

戚芳垂下淚來，拉著女兒的手，道：「空心菜，寶寶，你向這位伯伯磕頭，求他救救爹爹的命。」

狄雲急忙搖手，道：「不，不用磕頭……」但那女孩很乖，向來聽母親的話，又知父親重傷，心中也很焦急，當即跪在地下，向他咚咚咚的磕頭。狄雲右手五指已失，始終藏在衣袖之中，當即伸出左手，將女孩扶起。只見那女孩起身之時，頸中垂下一個金鎖片來，金片上鐫著四個字：「德容雙茂」。

狄雲一看之下，不由得一呆，想起那日自己在萬家柴房之中昏暈了過去，醒轉時身子已在長江舟中，身邊有些金銀首飾，其中有一片小孩兒的金鎖片，上面也刻著這樣四個字，莫不是……莫不是……

他只看了一眼，不敢再看，腦海中一片混亂，終於漸漸清晰了起來：「我在萬家柴房中暈倒，若不是師妹相救，更無旁人。從前我疑心她有意害我，但昨晚……昨晚她向天祝禱，吐露心事，她既對我如此情長，當日自也決計不會害我。難道，難道老天爺有眼睛，我和師妹經歷了這番艱難困苦之後，又能重行團圓麼？」

他想到「重行團圓」四字，不禁心中又怦怦亂跳，側頭向戚芳瞥了一眼，只見她滿臉盡是關切之色，目不轉睛的瞧著萬圭，眼中流露出愛憐的神氣。

狄雲一見到她這眼色，一顆心登時沉了下去，背脊上一片冰涼，他記得清清楚楚，那日他和萬門八弟兄相鬥，給他八人聯手打得鼻青目腫，師妹給他縫補衣衫，眼光中也是這麼愛憐橫溢、柔情無限。現今，她這眼波是給了丈夫啦，再也不會給他了。

「要是我不給解藥，誰也怪不得我。等萬圭痛死了，我夜裏悄悄來帶了她走路，誰能攔得住我？我舊事不提，和她再做……再做夫妻。這女孩兒嘛，我帶了她一起走就是了。唉，不成，不成！師妹這幾年來在萬家做少奶奶，舒服慣了，怎麼又能跟我去耕田放牛？何況，我形容醜陋，識不上幾百個字，手又殘廢了，怎配得上她？她又怎肯跟我走？」這一自慚形穢，不由得羞愧無地，腦袋低了下去。

戚芳那知道這個草藥郎中心裏，竟在轉著這許許多多念頭，只是怔怔的瞧著他，盼他口中吐出兩個字：「有救！」

萬圭一聲長，一聲短的呻吟，這時蠍毒已侵到腋窩關節，整條手臂和手掌都是腫得痛楚難當。

戚芳等了良久，不見狄雲作聲，又求道：「先生，請你試一試，只要……只要減輕他一些……痛苦，就算……就算……也不怪你。」意思是說，既然萬圭這條命是保不住了，那麼只求他給止一止痛，就算終於難逃一死，也免得這般受苦。

狄雲「哦」的一聲，從沉思中醒覺過來。霎時間心中一片空蕩蕩地，萬念俱灰，恨不得即刻就死了。他全心全意的愛著這個師妹，但她卻嫁了他的大仇人，還在苦苦哀求自己，叫自己救這仇人。「我寧可是如萬圭這廝，身上受盡苦楚，卻有師妹這般憐惜的瞧著我，就算活不了幾天，那又算得甚麼？」他輕輕吁了口氣，打開藥箱，取出言達平的那瓶解藥，倒了些黑色粉末出來，放上萬圭的手背。

吳坎叫道：「啊喲……正……正是這種解藥，這……這可有救了。」

狄雲聽得他聲音有異，本來說「這可有救了」五字，該當歡喜才是，可是他語音中卻顯得異常失望，還帶著幾分氣惱，狄雲覺得奇怪，側頭向他瞧了一眼，只見他眼中露出十分兇狠惡毒的神色。狄雲更覺奇怪，但想萬門八弟子中沒一個好人。萬震山、言達平他們同門相殘，萬圭與吳坎的交情也未必會好，只是他何以又出來替萬圭找醫生看病？

萬圭的手背一敷上藥末，過不多時，傷口中便流出黑血來。他痛楚漸減，說道：「多謝大夫，這解藥可用得對了。」戚芳大喜，取過一隻銅盆來接血，只聽得嗒、嗒、嗒一聲聲輕響，血液滴入銅盆之中。戚芳向狄雲連聲稱謝。

吳坎道：「三師嫂，小弟這回可有功了罷？」戚芳道：「是，確要多謝吳師弟才是。」吳坎笑道：「空口說幾聲謝謝，那可不成！」戚芳沒再理他，向狄雲道：「先生貴姓？我們可得重重酬謝。」

狄雲搖頭道：「不用謝了。這蠍毒要連敷十次藥，方能解除。」心中酸楚，但覺世上事事都是苦，說道：「都給了你罷！」將那瓶解藥遞了過去。

戚芳沒料到事情竟是這般容易，一時卻不敢便接，說道：「我們向先生買了，不知要多少銀子？」狄雲搖頭道：「送給你的，不用銀子。」

戚芳大喜，雙手接了過來，躬身萬福，深深致謝，道：「先生如此仗義，真不知該當怎生相謝才好。吳師弟，請你陪這位先生到樓下稍坐。」狄雲道：「不坐了，告辭。」戚芳道：「不，不，先生的救命大恩，我們無法報答，一杯水酒，無論如何是要敬你的。先生，你別走啊！」

「你別走啊！」這四個字一鑽入狄雲耳中，他心腸登時軟了，尋思：「我這仇是報不成了，葬了丁大哥後，再也不會到荊州城來。今生今世，是不會再和師妹相見了。她要敬我一杯酒，嗯，再多瞧她幾眼，也是好的。」當下便點了點頭。

※※※

酒席便設在樓下的小客堂中，狄雲居中上坐，吳坎打橫相陪。戚芳萬分感激這位大夫的恩德，親自上菜。萬府中萬震山等一干人似乎都不在家，其餘的弟子也沒來入席飲酒。

戚芳恭恭敬敬的敬了三杯酒。狄雲接過來都喝乾了，心中一酸，眼眶中充盈了眼淚，知道再也無法支持下去，再坐得一會，便會露出形跡，當即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酒已足夠，我這可要去了！從今以後，再也不會來了！」戚芳聽他說話不倫不類，但這位郎中本來十分古怪，也不以為意，說道：「先生，大恩大德，我們無法相謝，這裏一百兩紋銀，請先生路上買酒喝。」說著雙手捧過一包銀子。

狄雲轉開了頭，仰天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是我救活了他，是我救活了他，哈哈，哈哈！真好笑！天下還有比我更傻的人麼？」他縱聲大笑，臉頰上卻流下了兩道眼淚。

戚芳和吳坎見他似瘋似顛，不禁相顧愕然。那小女孩卻道：「伯伯哭了，伯伯哭了！」

狄雲心中一驚，生怕露出了馬腳，不敢再和戚芳說話，心道：「從此之後，我是再也不見你了。」伸手入懷，摸出那本從沅陵石洞中取來的夾鞋樣詩集，攏在衣袖之中，垂下袖去悄悄放在椅上，不敢再向戚芳瞧上一眼，頭也不回的向樓下去了。

戚芳道：「吳師弟，你給我送送先生。」吳坎道：「好！」跟了出去。

戚芳手中捧著那包銀子，一顆心怦怦亂跳：「這位先生到底是甚麼人？他的笑聲怎地和那人這麼像？唉，我怎麼了？這些日子來，三哥的傷這麼重，我心中卻顛三倒四的，老是想著他……他……他……」隨手將銀子放在桌上，以手支頤，又坐到椅上。

那張椅子是狄雲坐過的，只覺得椅上有物，忙站起身來，見是一本黃黃的舊書，封皮上寫著「唐詩選輯」四字。

她輕呼一聲，伸手拿了起來，隨手一翻，書中跌出一張鞋樣，正是自己當年在湘西老家中剪的。她登時張大了口合不攏來，雙手發抖，又翻過幾頁，見到一對蝴蝶的剪紙花樣。當年和狄雲在山洞中並肩共坐、剪成這對紙蝶時的情景，驀地裏如閃電般映入腦海。她忍不住「啊」的一聲叫了出來，心中只道：「這……這本書從那裏來的？是……是誰帶來的？難道是那郎中先生？」

小女孩見母親神情有異，驚慌起來，連叫：「媽，媽，你……做甚麼？」

戚芳一怔之間，抓起那本書揣入懷中，飛奔下樓，向門外直追出去。她自從嫁作萬家媳婦以來，一直斯斯文文，這般在廳堂間狂奔急馳，那是從來沒有的事。萬家婢僕忽見少奶奶展開輕功，連穿幾個天井，急衝而出，無不驚訝。

戚芳奔到前廳，見吳坎從門外進來，忙問：「那郎中先生呢？」吳坎道：「這人古裏古怪的，一句話不說便走了。三師嫂，你找他幹麼？師哥的傷有反覆麼？」戚芳道：「不，不！」急步奔出大門，四下張望，已不見賣藥郎中的蹤跡。

她在大門外呆立半晌，伸手又從懷中取出舊書翻動，每見到一張鞋樣，一張花樣，少年時種種歡樂情事，便如潮水般湧向心頭，眼淚不禁奪眶而出。

她忽然轉念：「我怎麼這樣傻？公公和三哥他們最近到湘西去見言師叔，說不定無意中闖進了那個山洞，隨手取了這本書來，也是有的。這位郎中先生，怎會和這書有甚相干？」但隨即又想：「不，不！事情那會這麼巧法？那山洞隱秘之極，連爹爹也不知道，世上除我之外，就只師哥他……他一人知道，公公和三哥他們怎找得到？他們是去尋訪言師叔，怎會闖進這山洞去？剛才我擺設酒席之時，明明記得抹過這張椅子，那裏有甚麼書本？這本書若不是那郎中帶來，卻是從那裏來的？」

※※※

她滿腹疑雲，慢慢回到房中，見萬圭敷了傷藥之後，精神已好得多了。她手中握著那本書，便想詢問丈夫，但轉念一想：「且莫魯莽，倘若那郎中……那郎中……」

萬圭道：「芳妹，這位郎中先生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須得好好酬謝他才是。」戚芳道：「是啊，我送他一百兩銀子，他又不肯受，真是一位江湖異人，這瓶解藥……咦，解藥呢？是你收了起來麼？」賣藥郎中將解藥交了給她之後，她便放在萬圭床前的桌上，這時卻已不見。萬圭道：「沒有，不在桌上麼？」

戚芳在桌上、床邊、梳粧枱、椅子、箱櫃、床底、桌底各處尋找，解藥竟是影蹤不見。她心中大急：「難道我適才神智不定，奔出去時落在地下了？不，我記得清清楚楚，是放在桌上這隻藥碗邊的。」萬圭也很焦急，道：「你……你快再找找，怎麼會不見的？我剛才合了一忽兒眼，臨睡著的時候，記得還看到這瓷瓶兒便在桌上。」

他這麼一說，戚芳更加著急了，轉身出房，拉著女兒問道：「剛才媽出去時，有誰進來過了？」小女孩道：「吳叔叔上來過，他見爹爹睡著了，就下去啦！」

戚芳吁了一口長氣，隱隱知道事情不對，但萬圭正在病中，不能令他擔憂，說道：「空心菜，你陪著爹爹，說媽媽去向郎中先生再買一瓶藥，給爹爹醫傷。」小女孩點點頭，道：「媽，你快些回來。」

戚芳定了定神，拉開書桌抽屜，取出一柄匕首，貼身藏著，慢慢走下樓去，尋思：「吳坎這廝在沒人之處見到我，總是賊忒嘻嘻的不懷好意。這郎中是他請來的，莫非他和郎中串通了，安排下甚麼陰謀詭計？否則為甚麼那郎中既不要錢，解藥又不見了？」

她一面思索，一面走向後園，到得迴廊，只見吳坎倚著欄干，在瞧池裏的金魚。戚芳道：「吳師弟，你一個人在這裏？」吳坎回過頭來，滿臉眉花眼笑，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三師嫂。怎麼不在樓上陪伴三師哥，好興致到這裏來？」戚芳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唉，我悶得很。整天陪著個病人，你師哥手上痛得狠了，脾氣就越來越壞。不出來散散心，找個人說話解悶兒，可把人也憋死了。」吳坎一聽，當真喜出望外，笑道：「三師哥也真叫做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有你這樣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相伴，還要發脾氣，那可也太難侍候了。」

戚芳走到他身邊，也靠在欄干上，望著池中金魚，笑道：「師嫂是老太婆啦，還說甚麼如花似玉，也不怕人笑歪了嘴。」吳坎忙道：「那裏？那裏？師嫂做閨女時有閨女的美貌，做少奶奶時有少奶奶的俊俏。大家都說：荊州城裏一朵花，千嬌百媚在萬家。」

戚芳嘿的一聲，轉過身來，伸出手去，說道：「拿來！」

吳坎笑道：「拿甚麼？」戚芳道：「解藥！」吳坎搖頭道：「甚麼解藥？治萬師哥傷的麼？」戚芳道：「正是，明明是你拿去了。」吳坎狡獪微笑，道：「郎中是我請來的，解藥是我尋來的。萬師哥已敷過一次，少說也可免了數日的痛苦。」戚芳道：「郎中先生說道要連敷十次。」吳坎搖頭道：「我懊悔得緊，懊悔得緊。」戚芳道：「懊悔甚麼？」吳坎道：「我見這草藥郎中污穢骯髒，就像叫化子一般，料想也沒甚麼本事，這才引他上樓，不過想找個事端，多見你一次，沒想到這狗殺才誤打誤撞，居然有治蠍毒的妙藥。這個，那可是大違我的本意了。」

戚芳聽得心頭火發，可是藥在人家手中，只有先將解藥騙到了手，再跟他算帳，當下強忍怒氣，笑道：「依你說，要你師哥怎麼謝你，你才肯將解藥交出來？」

吳坎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三師哥已享了這許多年艷福，早就該死了。」戚芳臉上變色，咬住嘴唇皮不語。吳坎道：「那年你到荊州來，我們師兄弟八人，哪一個不是一見了你便神魂顛倒？狄雲那傻小子一天到晚跟在你身邊，我們只瞧得人人心裏好生有氣，大夥兒一合計，先去打他個頭崩額裂再說……」戚芳道：「原來你們打我師哥，還是為了我哪！」

吳坎笑道：「大家嘴裏說的，自然是另外一套啦，說他強行出頭，去鬥那大盜呂通，削了萬門弟子的面子。其實人人心中，可都是為了師嫂你啊！你跟他補衣服，說體己話兒，這門子親熱的勁兒，我們師兄弟八人瞧在眼裏，惱在心裏，哪一個不是大喝乾醋，只喝得三十六隻牙齒隻隻都酸壞了？」

戚芳暗暗心驚：「難道這還是因我起禍？三哥，三哥，你怎麼從來不跟我說？」臉上仍是假裝漫不在乎，笑道：「吳師弟，你這可來說笑了。那時我是個鄉下姑娘，村裏村氣的，打扮得笑死人啦，又有甚麼好看？」吳坎道：「不，不！真美人兒用得著甚麼打扮？你若不是引得大夥兒失魂落魄，這個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突然住嘴，不再說下去了。

戚芳道：「甚麼？」吳坎道：「我們把你留在萬家，我姓吳的也出過不少力氣。可是，師嫂，你平時見了我笑也不笑，這不叫人心中憤憤不平麼？」戚芳呸了一聲，道：「我留在萬家，嫁給你萬師哥，是我自己心甘情願。你又出過甚麼力氣了？那時候你又沒來勸我一言半語，真是胡說八道！」吳坎搖頭笑道：「我……我怎麼沒出力氣？你不知道罷了。」

戚芳更是心驚，柔聲道：「吳師弟，你跟我說，你出了甚麼力氣，師嫂決忘不了你的好處。」吳坎搖頭道：「陳年舊事，還提它作甚？你知道了也沒用，咱們只說新鮮的。」戚芳道：「好罷，你不肯說就算了。快給我解藥，要是有人撞見咱二人在這裏，可不大妥當。」

吳坎笑道：「白天有人撞見，晚上這裏可沒人。」戚芳退後一步，臉如寒霜，厲聲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吳坎笑道：「你要治好萬師哥的傷，那也不難。今晚三更，我在那邊柴房裏等你，你若是一切順我的意，我便給你敷治一次的藥量。」

戚芳咬牙罵道：「狗賊，你膽敢說這種話，好大的膽子！」

吳坎沉著嗓子道：「我早把性命豁出去了，這叫做捨得一身剮，敢把皇帝拉下馬。萬圭這小子甚麼地方強過我姓吳的了？只不過他是我師父的親生兒子，投胎投得好而已。大家出了力氣，為甚麼讓這臭小子一個兒獨享艷福？」

戚芳聽他連說幾次「出了力氣」，心下起疑，只是他污言穢語，實在聽不下去，說道：「待公公回來，我照實稟告，瞧他不剝了你的皮。」

吳坎道：「我守在這裏不走。師父一叫我，我先將解藥倒在荷花池裏餵了金魚。我問過那個郎中，他說解藥就只這麼一瓶，要再配製，一年半載也配不起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從懷中將解藥取了出來，拔開瓶塞，伸手池面，只要手掌微微一側，解藥便倒入池中，萬圭這條命就算是送了。

戚芳急道：「喂，喂，快收起解藥，咱們慢慢商量不遲。」吳坎笑道：「有甚麼好商量的？你要救丈夫性命，就得聽我的話。」戚芳道：「倘若你從前真的對我有心，出過力氣，那麼……否則的話，我才不來理你呢。」

吳坎大喜，蓋上了瓶塞，說道：「師嫂，我要是說了實話，你今晚就來和我相會，是不是？」戚芳道：「那也得瞧你說的是真是假。騙人的話，又有甚麼用？」吳坎道：「千真萬確，怎會有半點虛假？那是沈師弟想的計策。周師哥和卜師哥假扮採花賊，引得狄雲這傻小子到桃紅房中救人。這傻小子床底下的金器銀器，便是我吳坎親手給他放的。師嫂，我們若不是使這巧計，怎能留得住你在萬府？」

戚芳只覺頭腦暈眩，眼前發黑，吳坎的話猶如一把把利刀扎入她的心中，不禁低呼：「我……我錯怪了你，冤枉了你！」

她身子搖搖幌幌，便欲摔倒，伸手扶住了欄干，說道：「我不信，那有這回事？你編出來騙我的。」聲音甚是苦澀。

吳坎急道：「你不信？好，別的人不能問，你去問桃紅好了，她在後面那破祠堂裏住。問過之後，可千萬不能跟旁人說。我們師兄弟大家賭過咒，這秘密是說甚麼也不能洩漏的。若不是為了今晚三更，師嫂，為了你，我吳坎甚麼都甩出去啦！」

戚芳大叫一聲，衝了出去，推開花園後門，向外急奔。

※※※

她心亂如麻，一奔出後門，穿過幾座菜園，定了定神，找到了西北角那座小小的破落祠堂，見虛掩著門，便伸手推開了門，走了進去。

只見地下滿是灰塵，桌椅都是甚是殘破，心想：「公公的妾侍桃紅，怎麼會住在這種地方？吳坎這賊子騙人，莫非……莫非他騙我到這裏來，不懷好意？我還是快回去。」

突然之間，只聽得踢踏、踢踏，緩緩的腳步聲響，內堂走出一個女人來。那是個中年丐婦，低頭弓背，披頭散髮，衣服污穢破爛。

那丐婦見到有人，吃了一驚，立即轉身回去。她將走進內堂，又轉過臉來瞧了一眼，這一次看清楚了戚芳的相貌，不由得「啊」的一聲驚呼。她倒退了兩步，突然跪倒，說道：「少奶奶，你……你別說……別說我在這裏。」戚芳大奇，問道：「你是誰？在這裏幹甚麼？」那丐婦道：「不……不幹甚麼？我……我……」說著立刻站起，快步進了內堂。

只聽得腳步聲急，那丐婦從後門匆匆逃了出去。戚芳心想：「這女子不知為了甚麼事，見了我這等害怕……啊喲，想起來了，她……她便是桃紅！」一想到是她，戚芳三腳兩步，從祠堂大門縱出，踏著瓦礫，搶到後門，伸手從腰間拔出了匕首，喝道：「桃紅，你鬼鬼祟祟的，在這裏幹甚麼？」

那丐婦正是桃紅，聽得戚芳叫出自己名字，已自慌了，待見到她手中持著一把明晃晃的匕首，更是害怕，雙膝發抖，又要跪下，顫聲道：「少奶奶，你……你饒了我。」

戚芳在萬家只和桃紅見了幾次，沒多久就從此不見她面，每一想到狄雲要和這女人捲逃私奔，便是心如刀割，是以這女人到了何處，她從來不問。就算有人提起，她也決計不聽，那勢必碰痛她內心最大的創傷。那知她竟會躲在這裏。這祠堂離萬家不遠，但戚芳做了少奶奶之後，事事謹慎，比之在湘西老家做閨女時大不相同，從不在外面亂走，雖曾多次見到這破祠堂的門口，卻從來沒進去過。

桃紅此刻蓬頭垢面，容色憔悴，幾年不見，倒似是老了二十歲一般。吳坎叫戚芳到這祠堂中來找桃紅詢問真相，她雖當面見到了，但如桃紅若無其事的慢慢走開，她便決計認不出來。

她揚了揚手中匕首，威嚇道：「你躲在這裏幹麼？快跟我說。」

桃紅道：「我……我不幹甚麼。少奶奶，老爺趕了我出來，他說要是見到我耽在荊州，便要殺了我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我又沒地方好去，只好躲在這裏討口吃的。少奶奶，除了荊州城，我甚麼地方都不認得，叫我到那裏去？你……你行行好，千萬別跟老爺說。」

戚芳聽她說得可憐，收起了匕首，道：「老爺為甚麼趕了你出來？怎麼我不知道？」

桃紅垂淚道：「我也不知道老爺為甚麼忽然不喜歡我了。那個湖南佬……那個姓狄的事，又不是我不好。啊喲，我……我不該說這種話。」

戚芳道：「好罷，你不說，你就跟我見老爺去。」伸出左手，一把抓住了她衣襟。戚芳本性愛潔，桃紅衣襟上滿是污穢油膩，一把抓住，手掌心滑溜溜的極不好受。但她急於要查知狄雲被冤的真相，便是再骯髒十倍的東西，這當兒也是毫不在乎了。

桃紅簌簌發抖，忙道：「我說，我說，少奶奶，你要我說甚麼？」

戚芳道：「狄……狄……那姓狄的事，到底是怎麼？你為甚麼要和他私逃？」

桃紅心下驚惶，睜大了眼，一時說不出來。

戚芳凝視著她，心中所感到的害怕，或許比之桃紅更甚十倍。她真不敢聽桃紅親口說出來的事。如果她說：狄雲當時確是約她私逃，確是來污辱她，那怎麼是好？桃紅一時說不出話，戚芳臉色慘白，一顆心似乎停止了跳動。

終於，桃紅說了：「這……這怪不得我，少爺逼著我做的，叫我牢牢抱住那姓狄的湖南鄉下佬，冤枉他來強姦我，要帶了我逃走。我跟老爺說過的，老爺又不是不信，只吩咐我千萬別說出去，還給了我衣服銀子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我又沒說，老爺卻趕了我出來。」

戚芳又是感激，又是傷心，又是委曲，又是憐惜，心中只是說：「師哥，是我冤枉了你，我原該知道你對我一片真心，這可真苦了你，可真苦了你！」這時她並不憎恨桃紅，反而有些感謝她，幸虧是她替自己解開了心中的死結。甚至對於吳坎，都有些感激，是他吐露了真相，是他指點自己到這破祠堂來找桃紅的。

在傷心和淒涼之中，忽然感到了一陣苦澀的甜蜜。雖然嫁了萬圭，但她內心中深深愛著的，始終只是個狄師哥，儘管他臨危變心，儘管他無恥卑鄙，儘管他有千般的不是、萬般的薄倖，但只有他，仍舊是他，才是戚芳嘆息和流淚之時所想念的人。

突然之間，種種苦惱和憎恨，都變成了自悔自傷：「要是我早知道了，便是拚著千刀萬剮，也要到獄中救他出來。他吃了這麼多苦，他……他心中怎樣想？」

桃紅偷看戚芳的臉色，顫聲道：「少奶奶，謝謝你，請你放了我走，我就出了荊州城，永不回來了。」

戚芳嘆了口氣，道：「老爺為甚麼趕你走？是怕我知道這件事麼？唉，今日總算問明白了。」說著鬆手放開她衣襟，想要給她些銀子，但匆匆出來，身邊並無銀兩。

桃紅見戚芳放開了自己，生怕更有變卦，急急忙忙的便走了，喃喃的道：「老爺晚上見鬼，要砌牆，怎麼怪得我？又……又不是我瞎說。」戚芳追了上去，問道：「甚麼見鬼？砌牆？」桃紅知道說漏了嘴，忙道：「沒甚麼，沒甚麼。喏，老爺夜裏常常見鬼，半夜三更的起來砌牆。」

戚芳見她說話瘋瘋顛顛，心想她給公公趕出家門，日子過得很苦，腦筋也不大清楚了。公公怎麼會半夜三更起來砌牆？家裏從來沒見有公公砌的牆。

桃紅生怕她不信，說道：「是假的砌牆，老爺……老爺，半夜三更的，愛做泥水匠。我說了他幾句，老爺就大發脾氣，打得我死去活來的，又趕了我出來，說道再見到我，便打死我……」她嘮嘮叨叨的說個不停，弓著背走了。

戚芳瞧著她的後影，心想：「她最多不過大了我十歲，卻變得這副樣子。公公不知為了甚麼要趕她出門？甚麼見鬼砌牆，想是這女人早就顛顛蠢蠢的。唉，為了這樣一個傻女人，師哥苦了一輩子！」

想到這裏，不禁怔怔的流下淚來，到後來，索性大聲哭了出來。

※※※

她靠在一棵梧桐樹上哭了一場，心頭輕鬆了些，慢慢走回家來。她避開後園，從東面的邊門進去，回到樓上。

萬圭一聽到她上樓的腳步聲，便急著問：「芳妹，解藥找到了沒有？」戚芳走進房去，只見萬圭坐起身子，神色甚是焦急，一隻傷手擱在床邊，手背上黑血慢慢滲出來，過了好一會，才「嗒」的一聲，滴在床邊的那隻銅面盆裏。小女孩伏在爹爹腳邊，早睡熟了。

戚芳聽了吳坎和桃紅的話，本來對萬圭惱怒已極，深恨他用卑鄙手段陷害狄雲。這時看到他憔悴而清秀的臉龐，幾年來的恩愛又使她心腸軟了：「究竟，三哥是為了愛我，這才陷害師哥，他使的手段固然陰險毒辣，叫師哥吃足了苦，但終究是為了愛我。」

萬圭又問：「解藥買到了沒有？」戚芳一時難以決定是否要將吳坎的無恥言語告知丈夫，順口道：「找到了那郎中，給了他銀子，請他即刻買藥材配製。」萬圭吁了口氣，心中登時鬆了，微笑道：「芳妹，我這條命啊，到底是你救的。」

戚芳勉強笑了笑，只覺臉盆中的毒血氣味極是刺鼻，於是端過一隻青瓷痰盂來接血，將銅盆端了出去。只走出兩步，毒血的氣息直衝上來，頭腦中一陣暈眩，心道：「這蠍毒這麼厲害！」快步走到外房，將臉盆放在桌邊地下，轉過身來，伸手入懷去取手帕，要掩住了鼻子，再去倒血。

她手一入懷，便碰到了那本唐詩，一怔之下，一顆心又怦怦跳了起來，摸出這本舊書，坐在桌邊，一頁頁的翻過去。她記得清清楚楚，那日翻檢舊衣，從箱子底下的舊衣服中見到了這本書，爹爹西瓜大的字識不上幾擔，不知從那裏拾了這本書來，她剛好剪了兩個繡花樣兒，順手便挾在書中。那天下午和狄師哥一齊去山洞，便將這本書帶了去，以後就一直留在那邊。怎麼會到了這裏？是狄師哥叫這郎中送來的麼？

「這郎中……莫非……他……他右手的五根手指都給吳坎削去了。這郎……這郎中……為甚麼？為甚麼他……他的右手始終不伸出來？」突然之間，她想起了這件事。她凝神回想那郎中扶起女兒，回想他開藥箱、取藥瓶、拔瓶塞、倒藥末的情景，回想他接了自己送過去的酒杯，將酒杯送到唇邊喝乾，這許多事情，似乎都是用一隻左手來做的，只不過當時沒留心，實在記不真切。

「難道，他就是師哥？怎麼相貌一點也不像？」她心煩意亂，忍不住悲從中來，眼淚一滴滴的都流在手中那本書上。

淚水滴到書頁之上，滴在那兩隻用花紙剪的蝴蝶上，這是「梁山伯和祝英台」，他們要死了之後，才得團圓……

萬圭在隔房說道：「芳妹，我悶得慌，要起來走走。」但戚芳沉浸在回憶之中，沒有聽見。她在想：「那天他打死了一隻蝴蝶，將一對情郎情妹拆散了。是不是老天爺因此罰他受苦受難……」

突然之間，背後一個聲音驚叫起來：「這……這是……『連……連城劍譜』！」

戚芳吃了一驚，一回頭，只見萬圭滿臉喜悅之色，興奮異常的道：「芳妹，芳妹，你從哪裏得來了這本書？你瞧，啊，原來是這樣，對了，是這樣！」他雙手按住了那本「唐詩選輯」，只見在一首題目寫著「聖果寺」的詩旁，現出「三十三」三個淡黃色的字來，這幾行字上，濺著戚芳的淚水。

萬圭大喜之下，忘了克制，叫道：「秘密在這裏了，原來要打濕了，才有字跡出現！妙極，妙極！一定是這本書。空心菜，空心菜！」他大聲叫嚷，將女兒叫醒，說道：「空心菜快去請爺爺來，說有要緊事情。」小女孩答應著去了。

萬圭緊緊按著那本詩集，忘了手上的痛楚，只是說：「一定是的，不錯，爹爹說那劍譜充作是『唐詩選輯』，那還不是？他們就是揣摸不出這中間的秘密。原來要弄濕書頁，秘密才顯了出來。」

他這麼又喜又跳的叫嚷，戚芳已然明白了大半，心想：「這就是爹爹和公公所爭的甚麼『連城劍譜』？這麼說來，原來是爹爹得了去，我不知好歹，拿來夾了鞋樣？爹爹不見了這本書，怎麼不找？想來一定是找過的，找來找去找不到，以為是師伯盜去了。他為甚麼不問我，這真奇了！」

如果是狄雲，這時候就一點也不會奇怪。他知道只因為戚長發是個極工心計之人，即使在女兒面前，也不肯透露半點口風。不見了書，拚命的找，找不到，便裝作沒事人一般，暗暗察看，用各種各樣的樣子來偵查試探，看是不是狄雲這小子偷了去？是不是女兒偷了去？只因為戚芳不是「偷」，不會做賊心虛，戚長發自然查不出來。

萬震山從街上回來，正在花廳吃點心，聽得孫女叫喚，還道兒子毒傷有變，一碗豆絲沒吃完，忙放下筷子，抱起孫女，大步來到兒子樓上，一上樓梯便聽見萬圭喜悅的聲音：「天下的事情真有這般巧法。芳妹，怎麼你會在書頁上濺了些水？天意，天意！」

萬震山聽到兒子說話的音調，便放了一大半心，舉步踏進房中。

萬圭拿著那本「唐詩選輯」，喜道：「爹，爹，你瞧，這是甚麼？」

萬震山一見到那本薄薄的黃紙書，心中一震，忙將孫女兒放在地下，接過兒子遞來的那本書，一顆心怦怦亂跳。花盡心血找尋了十幾年的「連城劍譜」，終於又出現在眼前。

不錯，正是這本書！他和言達平、戚長發三人聯手合力、謀害師父而搶到的，正是這本書。三個人在客棧之中，翻來覆去的同看這本劍譜。可是這只是一本平平無奇的唐詩，和書坊中出售的「唐詩選輯」完全一模一樣。他師父教過他們一套「唐詩劍法」，以唐詩的詩句作劍招名字，這些詩句在這本書中全有。可是跟傳說中的「連城劍譜」又有甚麼相干？

師兄弟三人曾拿這本書到太陽光下一頁頁的去照，想發現書中有甚麼夾層；也曾拿書中這幾十首詩順讀、倒讀、橫讀、斜讀，跳一字讀、跳二字讀……想要找出其中所含的大秘密來……然而一切心血全是白費了。三人互相猜疑，都怕給人家發現了秘密而自己不知。三人晚上睡覺之時，將書本鎖入鐵盒，鐵盒又用三根小鐵鍊分別繫在三人的腕上。但一天早晨，這本書終於不翼而飛，從此影跡全無。

於是十幾年來無窮的勾心鬥角，無盡的探訪尋找。突然之間，這本書又出現在眼前。

萬震山翻到第四頁上，不錯，書頁的左上角被撕去了小小的一角，那是他當年偷偷做下的記號，生怕言師弟或是戚師弟用一本同樣的「唐詩選輯」來掉包，而自己卻被蒙在鼓裏。

萬震山又翻到了第十六頁，不錯，當年自己劃著的那個指甲痕仍是在那裏。這是真本！他點了點頭，強自抑制內心喜悅，對兒子道：「正是這本書。你從那裏得來的？」

萬圭的目光轉向戚芳，問道：「芳妹，這本書那裏來的？」

戚芳自從一見到萬圭的神情，心中所想的只是自己爹爹：「爹爹不知到了那裏？我這不孝的女兒，將他這本書拿到了山洞之中，他老人家這可找得苦了。在爹爹心中，這本書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寶貴。不知這本舊書有甚麼用？然而這是我拿了爹爹的，是爹爹的書，決不能給公公強搶了去。」

如果是在一天之前，還不知道狄雲慘受陷害的內情，對丈夫還是滿腔柔情和體貼，那麼在她心裏，丈夫的份量未必便及不上父親，何況，父親不知到那裏去了，不知道會不會再回來。然而現今可不同了。「決不能讓爹爹這本書落入他們手裏。狄師哥去取了書來交在我手裏，要我替爹爹保管，當然不能給他們搶了去。不但是為了爹爹，也為了狄師哥！」

當萬圭問她「這本書那裏來的」之時，她心中只是在想：「怎樣將書奪回來？」書是在公公手裏。萬震山武功卓絕，何況丈夫便在旁邊，硬奪是不成的。她心中飛快的在轉念頭，眼珠骨溜溜的轉動。

她看到了書桌旁那隻銅盆，盆中盛著半盆血水，那是萬圭洗過臉的水，滴了不少他手背上傷口中流出來的毒血。這盆水全成了紫黑色……如果悄悄將書丟進了血水之中，他們就找不到了。可是，那本書只怕要浸壞。不過若不乘這時候下手，以後多半再也沒有機會了，寧可將書毀了，也不能讓他們稱心如意……

萬氏父子凝視著戚芳。萬圭又問：「芳妹，這本書那裏來的？」

戚芳一凜，說道：「我也不知道啊，剛才我從房裏出來，便見這本書放在桌上。這不是你的麼？」

萬圭一時想不明白，暫時不再追究，一心要將重大的發現說給父親知道：「爹，你瞧，這書頁子一沾濕，便有字跡出來。」他伸出食指，指著「聖果寺」那首詩旁淡黃色的三個字：「三十三」。

（如果他知道這是妻子的淚水，是思念狄雲而流的眼淚，他心中會怎樣想？）

萬震山伸指點著那首詩，一個字一個字數下去：「路自中峰上，盤回出壁蘿。到江吳地盡，隔岸越山多。古木叢青靄，遙天浸白波。下方城……」第三十三字，那是個「城」字！

萬震山一拍大腿，說道：「對啦，正是這個法子！原來秘密在此。圭兒，你真聰明，虧你想到了這個道理！要用水，不錯，我們當年就是沒想到要用水！」

（如果他知道這是媳婦的淚水，是思念另一個男人而流的眼淚，他心中會怎樣想？）

戚芳見他父子大喜若狂，聚頭探索書中的秘奧，便拉著女兒的手走到內房，將她摟在懷裏，輕聲道：「空心菜，那隻面盆，你瞧見麼？」小女孩點了點頭，道：「瞧見的。」戚芳道：「等會爺爺、爹爹和媽媽一起奔出去，媽媽將爺爺手裏那本書放在抽屜裏，你去拿了出來，悄悄丟在面盆裏，讓髒水浸著，別給爺爺和爹爹看見，叫他們找不到。」

小女孩大喜，只道媽媽要玩個極有趣的遊戲，拍掌笑道：「好，好！」戚芳道：「可別讓爺爺和爹爹知道，也別跟他們說！」小女孩道：「空心菜不說，空心菜不說！」

戚芳走到房外，說道：「公公，我覺得這本書很有點古怪。」萬震山轉過身來，問道：「甚麼古怪？」他內心早已隱隱覺得這本書突然出現，來得太過容易，恐怕不是吉兆，媳婦這麼一說，更增他的疑慮。戚芳道：「在這裏！」說著伸出手去。萬震山將書交了給她。

戚芳翻開書頁，取了那兩隻紙剪蝴蝶出來，道：「公公，你這書中，本來就有這兩隻蝴蝶麼？」萬震山將兩隻紙蝴蝶接了過去，細細察看，道：「沒有！」戚芳道：「這是甚麼意思？武林之中，可有那一個人外號叫做『花蝴蝶』甚麼的？江湖上有沒有一個『蝴蝶幫』？他們留下這本書，多半不懷好意。」

江湖人物留記號尋仇示警，原是十分尋常，萬震山生平壞事做了不少，仇家眾多，聽了戚芳的話，又見這一對紙蝴蝶剪得十分工細，不禁惕然而驚，尋思：「我有甚麼仇家外號叫做『花蝴蝶』的？有沒有一個『蝴蝶幫』？」

他正自沉吟，忽聽得戚芳喝道：「是誰？鬼鬼祟祟的想幹甚麼？」伸手向窗外屋頂上一指。萬氏父子同時向窗外瞧去。戚芳反身從牆上摘下兩柄長劍，一柄拋給萬震山，一柄拋給萬圭，叫道：「屋上有人！」萬氏父子接住兵刃，戚芳拉開抽屜，將那本唐詩擲了進去，低聲道：「莫給敵人搶了去！」萬氏父子點了點頭。三人齊從窗口躍出，登上瓦面，四下裏一看，不見有人。萬震山道：「到後面瞧瞧！」

三人直奔後院，只見牆角邊人影一幌，萬震山喝道：「是誰？」縱身而前，見那人是六弟子吳坎，問道：「見到敵人沒有？」

吳坎見到師父、三師兄、三師嫂仗劍而來，只道事發，嚇得面色慘白，待聽師父如此詢問，心中一寬，忙道：「有人從這邊奔過，弟子趕了過來查問。」他是為自己掩飾，卻正好替戚芳圓了謊。

四人直追到後門之外，吳坎連連呼哨，將魯坤、卜垣等都招了來，自是沒發現「敵人」的蹤跡。

萬震山和萬圭記掛著「連城劍譜」，命魯坤等繼續搜尋敵蹤，招呼了戚芳，回到樓房。萬震山搶開抽屜，伸手去取……

抽屜之中，卻那裏還有這本書在？

萬氏父子這一驚自然是非同小可，在書房中到處找尋，又那裏找得到了？問小女孩道：「有沒有人進來過？」小女孩道：「沒有啊！」轉頭向母親霎霎眼睛，十分得意。

萬氏父子明明見到戚芳將書放入抽屜，追敵之時，始終沒離開過她，當然不是她做的手腳。定是敵人施了「調虎離山之計」，盜去了劍譜！

萬氏父子面面相覷，懊喪不已。

戚芳母女你向我霎霎眼，我向你霎霎眼，很是開心。

# 第十一章 砌牆

萬門弟子亂了一陣，那追得到甚麼敵人？

萬震山囑咐戚芳，千萬不可將劍譜得而復失之事跟師兄弟們提起。戚芳滿口答允。這些年來，她越來越是察覺到，萬門師父徒弟與師兄弟之間，大家都各有各的打算，你防著我，我防著你。萬震山驚怒交集，回到自己房中，只是凝思著花蝴蝶的記號。仇人是誰？為甚麼送了劍譜來？卻又搶了去？是救了言達平的那人嗎？還是言達平自己？

萬圭追逐敵人時一陣奔馳，血行加速，手背上傷口又痛了起來，躺在床上休息，過了一會，便睡著了。

戚芳尋思：「這本書爹爹是有用的，在血水中浸得久了，定會浸壞！」到房中叫了兩聲「三哥」，見他睡得正沉，便出來端起銅盆，到樓下天井中倒去了血水，露出那本書來，她心想：「空心菜真乖！」臉上露出了笑容。

那本書浸滿了血水，腥臭撲鼻，戚芳不願用手去拿，尋思：「卻藏在那裏好？」想起後園西偏房中一向堆置篩子、鋤頭、石臼、風扇之類雜物，這時候決計無人過去，當下在庭中菊花上摘些葉子，遮住了書，就像是捧一盤菊花葉子，來到後園。她走進西偏房，將那書放入煽穀的風扇肚中，心想：「這風扇要到收租穀時才用。藏在這裏，誰也不會找到。」

她端了臉盆，口中輕輕哼著歌兒，裝著沒事人般回來，經過走廊時，忽然牆角邊閃出一人，低聲說道：「今晚三更，我在柴房裏等你，可別忘了！」正是吳坎。

戚芳心中本在擔驚，突然見他閃了出來說這幾句話，一顆心跳得更是厲害，啐道：「沒好死的，狗膽子這麼大，連命也不要了？」吳坎涎著臉道：「我為你送了性命，當真是心甘情願。師嫂，你要不要解藥？」戚芳咬著牙齒，左手伸入懷中，握住匕首的柄，便想出其不意的拔出匕首，給他一下子，將解藥奪了過來。

吳坎笑嘻嘻的低聲道：「你若使一招『山從人面起』，挺刀向我刺來，我用一招『雲傍馬頭生』避開，隨手這麼一揚，將解藥摔入了這口水缸。」說著伸出手來，掌中便是那瓶解藥。他怕戚芳來奪，跟著退了兩步。

戚芳知道用強不能奪到，一側身便從他身邊走了過去。

吳坎低聲道：「我只等你到三更，你三更不來，四更上我便帶解藥走了，高飛遠走，再也不回荊州了。姓吳的就是要死，也不能死在萬家父子手下。」

※※※

戚芳回到房中，只聽得萬圭不住呻吟，顯是蠍毒又發作起來。她坐在床邊，尋思：「他毒害狄師哥，手段卑鄙之極，可是大錯已經鑄成，又有甚麼法子？那是師哥命苦，也是我命苦。他這幾年來待我很好，我是嫁雞隨雞，這一輩子總是跟著他做夫妻了。吳坎這狗賊這般可惡，怎麼奪到他的解藥才好？」眼見萬圭容色憔悴，雙目深陷，心想：「三哥傷重，若是跟他說了，他一怒之下去和吳坎拚命，只有把事兒弄糟。」

天色漸漸黑了下來，戚芳胡亂吃了晚飯，安頓女兒睡了，想來想去，只有去告知公公，料想他老謀深算，必有善策。這件事不能讓丈夫知道，要等他熟睡了，再去跟公公說。戚芳和衣躺在萬圭腳邊。這幾日來服侍丈夫，她始終衣不解帶，沒好好睡過一晚。直等到萬圭鼻息沉酣，她悄悄起來，下得樓去，來到萬震山屋外。

屋裏燈火已熄，卻傳出一陣陣奇怪的聲音來，「嘿，嘿，嘿！」似乎有人在大費力氣的做甚麼事。戚芳甚是奇怪，本已到了口邊的一句「公公」又縮了回去，從窗縫中向房內張去。其時月光斜照，透過窗紙，映進房中，只見萬震山仰臥在床，雙手緩緩的向空中力推，雙眼卻緊緊閉著。

戚芳心道：「原來公公在練高深內功。練內功之時最忌受到外界驚擾，否則極易走火入魔。這時可不能叫他，等他練完了功夫再說。」

只見萬震山雙手空推一陣，緩緩坐起身來，伸腿下床，向前走了幾步，蹲下身子，凌空便伸手去抓甚麼物事。戚芳心想：「公公練的是擒拿手法。」又看得片時，但見萬震山的手勢越來越怪，雙手不住在空中抓下甚麼東西，隨即整整齊齊的排在一起，倒似是將許多磚塊安放堆叠一般，但月光下看得明白，地板上顯是空無一物。

只見他凌空抓了一會，雙手比了一比，似乎認為夠大了，於是雙手作勢在地下捧起一件大物，向前塞了過去，戚芳看得迷惘不已，眼見萬震山仍是雙目緊閉，一舉一動決不像是練功，倒似是個啞巴在做戲一般。

突然之間，她想到了桃紅在破祠堂外說的那句話來：「老爺半夜三更起來砌牆！」

可是萬震山這舉動決不是在砌牆，要是說跟牆頭有甚麼關連，那是在拆牆洞。

戚芳感到一陣恐懼：「是了！公公患了離魂症。聽說生了這病的，睡夢中會起身行走做事。有人不穿衣服在屋頂行走，有人甚至會殺人放火，醒轉之後卻全無所知。」

只見萬震山將空無所有的重物塞入空無所有的牆洞之後，凌空用力堆了幾下，然後拾起地下空無所有的磚頭，砌起牆來。

不錯，他果真是在砌牆！臉上微笑，得意洋洋的砌牆！

戚芳初時看到他這副陰森森的模樣，有些毛骨悚然，待見他確是在作砌牆之狀，心中已有了先入之見，便不怕了，心道：「照桃紅的話說來，公公這離魂症已患得久了。有病之人大都不願給人知道。桃紅和他同房，得知了底細，公公自然要大大不開心。」這麼一來，倒解開了心中一個疑團，明白桃紅何以被逐，又想：「不知他砌牆要砌多久，倘若過了三更，吳坎那廝當真毀了解藥逃走，那可糟了。」

但見萬震山將拆下來的「磚塊」都放入了「牆洞」，跟著便刷起「石灰」來，直到「功夫」做得妥妥貼貼，這才臉露微笑，上床安睡。

戚芳心想：「公公忙了這麼一大陣，神思尚未寧定，且讓他歇一歇，我再叫他。」

就在這時，卻聽得房門上有人輕輕敲了幾下，跟著有人低聲叫道：「爹爹，爹爹！」正是她丈夫萬圭的聲音。戚芳微微一驚：「怎麼三哥也來了？他來幹甚麼？」

萬震山立即坐起，略一定神，問道：「是圭兒麼？」萬圭道：「是我！」萬震山一躍下床，拔開門閂，放了萬圭進來，問道：「得到劍譜的訊息麼？」萬圭叫了聲：「爹！」伸左手握住椅背。月光從紙窗中映射進房，照到他朦朧的身形，似在微微搖幌。

戚芳怕自己的影子在窗上給映了出來，縮身窗下，側身傾聽，不敢再看兩人的動靜。

只聽萬圭又叫了聲「爹」，說道：「你兒媳婦……你兒媳婦……原來不是好人。」戚芳一驚：「他為甚麼這麼說？」只聽萬震山也問：「怎麼啦？小夫妻拌了嘴麼？」萬圭道：「劍譜找到了，是你兒媳婦拿了去。」萬震山喜道：「找到了便好！在那裏？」

戚芳驚奇之極：「怎麼會給他知道的？多半是空心菜這小傢伙忍不住說了出來。」但萬圭接下去的說話，立即便讓她知道自己猜得不對。萬圭告訴父親：他見戚芳和女兒互使眼色，神情有異，料到必有古怪，便假裝睡著，卻在門縫中察看戚芳的動靜，見她手端銅盆走向後園，他悄悄跟隨，見她將劍譜藏入了後園西偏房一架風扇之中。

戚芳心中嘆息：「苦命的爹爹，這本書終於給公公和三哥得去了。再要想拿回來，那是千難萬難了。好，我認輸，三哥本來比我厲害得多。」

只聽萬震山道：「那好得很啊。咱們去取了出來，你裝作甚麼也不知道，且看她如何。她要是不提，你也就不必說破。我總是疑心，這本書到底是那裏來的。只怕……只怕……只怕……」他連說三個「只怕」，卻不說下去。

萬圭叫道：「爹！」聲音顯得甚是痛苦。萬震山叫道：「怎麼？」萬圭道：「你兒媳婦……兒媳婦盜咱們這本劍譜，原來是為了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聲音發顫。萬震山道：「為了誰？」萬圭道：「原來……是為了吳坎這狗賊！」

戚芳心頭一陣劇烈震盪，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心中只是說：「我是為了爹爹。怎麼說我為了吳坎？為了吳坎這狗賊？」

萬震山的語聲中也是充滿了驚奇：「為了吳坎？」萬圭道：「是！我在後園中見這賤人藏好劍譜，便遠遠的跟著她，那知道她……她到了迴廊上，竟和吳坎那廝勾勾搭搭，這淫婦……好不要臉！」萬震山沉吟道：「我看她平素為人倒也規矩端正，不像是這樣子的人。你沒瞧錯麼？他二人說些甚麼？」萬圭道：「孩兒怕他們知覺，不敢走得太近，迴廊上沒隱蔽的地方，只有躲在牆角後面。這兩個狗男女說話很輕，沒能完全聽到，可是……可是也聽到了大半。」萬震山「嗯」了一聲，道：「孩兒，你別氣急。大丈夫何患無妻？咱們既得了劍譜，又查明了這中間的秘密，轉眼便可富甲天下，你便要買一百個姬妾，那也容易得緊。你坐下，慢慢的說！」

只聽得床板格格兩響，萬圭坐到了床上，氣喘喘的道：「那淫婦藏好書本，很是得意，嘴裏居然哼著小曲。那奸夫一見到她，滿臉堆歡，說道：『今晚三更，我在柴房中等你，可別忘了！』的的確確是這幾句話，我是聽得清清楚楚的。」萬震山怒道：「那小淫婦又怎麼說？」萬圭道：「她……她說道：『沒好死的，狗膽子這麼大，連命也不要了！』」

戚芳在窗外只聽得心亂如麻：「他……他二人口口聲聲的罵我淫婦，怎……怎麼能如此的冤枉人家？三哥，我是一片為你之心，要奪回解藥，治你之傷。你卻這般辱我，可還有良心沒有？」

只聽萬圭續道：「我……我聽了他們這麼說，心頭火起，恨不得拔劍上前將二人殺了。只是我沒帶劍，又是傷後沒力，不能跟他們明爭，當即趕回房去，免得那賊淫婦回房時不見到我，起了疑心。奸夫淫婦以後再說甚麼，我就沒再聽見。」萬震山道：「哼，有其父必有其女，果然一門都是無恥之輩。咱們先去取了劍譜，再在柴房外守候。捉姦捉雙，叫這對狗男女死而無怨！」萬圭道：「那淫婦戀奸情熱，等不到三更天，早就出去了，這會兒……這會兒……」說著牙齒咬得格格直響。萬震山道：「那麼咱們即刻便去。你拿好了劍，可先別出手，等我斬斷他二人的手足，再由你親手取這雙狗男女的性命。」

只見房門推開，萬震山左手托在萬圭腋下，二人逕奔後園。

戚芳靠在牆上，眼淚撲簌簌的從衣襟上滾下來。她只盼治好丈夫的傷，他卻對自己如此起疑。父親一去不返，狄師哥受了自己的冤枉，現今……現今丈夫又這般對待自己，這樣的日子，怎麼還過得下去？她心中茫然一片，真是不想活了，沒想到去和丈夫理論，沒想到叫吳坎來對質，只是全身癱瘓了一般，靠在牆上。

過不多久，只聽得腳步聲響，萬氏父子回到廳上，站定了低聲商量。萬圭道：「爹，怎不就在柴房裏殺了吳坎？」萬震山道：「柴房裏只奸夫一人。那賊淫婦定是得到風聲，先溜走了。既不能捉姦捉雙，咱們是荊州城中的大戶大家，怎能輕易殺人？得了這劍譜之後，咱們在荊州有許許多多事情要幹，小不忍則亂大謀，可不能胡來！」萬圭道：「難道就這樣罷了不成？孩兒這口氣如何能消？」萬震山道：「要出氣還不容易？咱們用老法子！」萬圭道：「老法子？」

萬震山道：「對付戚長發的老法子！」他頓了一頓，道：「你先回房去，我命人傳集眾弟子，你再和大夥兒一起到我房外來。別惹人疑心。」

戚芳心中本是亂糟糟地沒半點主意，只是想：「到了這步田地，我是不想活了，可是空心菜怎麼辦？誰來照顧她？」忽聽得萬震山說要用「對付戚長發的老法子」對付吳坎，腦袋上便如放上了一塊冰塊，立時便清醒了：「他們怎樣對付我爹爹了？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。公公傳眾弟子到房外邊來，這裏是不能耽了，卻躲到那裏去偷聽？」

只聽得萬圭答應著去了，萬震山走到廳外大聲呼叫僕人掌燈。不多時前廳後廳隱隱傳來人聲，眾弟子和僕人四下裏聚集攏來。戚芳知道只要再過得片刻，立時便有人走經窗外，微一猶豫，當即閃身走進萬震山房中，掀開床帷，便鑽進了床底。床帷低垂至地，若不是有人故意揭開，決不致發現她的蹤跡。

※※※

她橫臥床底，不久床帷下透進光來，有人點了燈，進來放在房中。她看到萬震山一對穿著雙樑鞋的腳跨進房來，這雙腳移到椅旁，椅子發出輕輕的格喇一聲，是萬震山坐了下來，又聽得他叫僕人關上房門。

只聽得大師兄魯坤在房外說道：「師父，我們都到齊了，聽你老人家的吩咐。」萬震山道：「很好，你先進來！」戚芳見到房門推開，魯坤的一對腳走了進來，房門又再關上。

萬震山道：「有敵人找上咱們來啦，你知不知道？」魯坤道：「是誰？弟子不知。」萬震山道：「這人假扮成個賣藥郎中，今日來過咱們家裏。」戚芳心道：「難道他知道賣藥郎中是誰，那人到底是誰？」魯坤道：「弟子聽吳師弟說起過。師父，這敵人是誰？」萬震山道：「這人喬裝改扮了，我沒親眼見到，摸不準他底細。明兒一早，你到城北一帶去仔細查查。現下你先出去，待會我還有事分派。」魯坤答應了出去。

萬震山逐一叫四弟子孫均、五弟子卜垣進來，說話大致相同，叫孫均到城南一帶查察，叫卜垣到城東一帶查察。吩咐卜垣之時，隨口加上一句：「讓吳坎查訪城西一帶，馮坦和沈城策應報訊。你萬師哥傷勢未痊，不能出去了。」卜垣道：「是，萬師哥該多多休養。」開門出去。

戚芳知道這些話都是故意說給吳坎聽的，好令他不起疑心。只聽得萬震山道：「吳坎進來！」這聲音和召喚魯坤等人之時一模一樣，既不更為嚴厲，也不特別溫和。

戚芳見房門又打開了，吳坎的右腳跨進行檻之時，有些遲疑，但終於走了進來。這雙腳向著萬震山移了幾步，站住了，戚芳見他的長袍下襬微動，知他心中害怕，正在發抖。

只聽萬震山道：「有敵人找上咱們來啦，你知不知道？」吳坎道：「弟子在門外聽得師父說，便是那個賣藥郎中。這人是弟子叫他來給萬師哥看病的，真沒想到會是敵人，請師父原諒。」萬震山道：「這人是喬裝改扮了的，你看他不出，也怪你不得。明天一早，你到城西一帶去查查，要是見到了他，務須留神他的動靜。」吳坎道：「是！」

突然之間，萬震山雙腳一動，站了起來，戚芳忍不住伸手揭開床帷一角，向外張去，一看之下，不由得大驚失色，險些失聲叫了出來。

只見萬震山雙手已扼住了吳坎的咽喉，吳坎伸手使勁去扼萬震山的兩手，卻毫無效用。但見吳坎的一對眼睛向外凸出，像金魚一般，越睜越大。萬震山雙手手背上被吳坎的指甲抓出了一道道血痕，但他扼住了吳坎咽喉，說甚麼也不放手。吳坎發不出半點聲音，只是身子扭動，過了一會，雙手慢慢張開，垂了下來。戚芳見他舌頭伸了出來，神情可怖，不禁害怕之極。只見吳坎終於不再動彈，萬震山鬆開了手，將他放在椅上，在桌上拿起兩張事先浸濕了的棉紙，貼在他口鼻之上。這麼一來，他再也不能呼吸，也就不能醒轉。

戚芳一顆心怦怦亂跳，尋思：「公公說過，他們是荊州世家，不能隨便殺人，吳坎的父親聽說是本地紳士，決不能就此罷休，這件事可鬧大了。」

便在這時，忽聽得萬震山大聲喝道：「你做的事，快快自己招認了罷，難道還要我動手不成？」戚芳一驚：「原來公公瞧見了我。」可是心中卻也並不驚惶，反而有釋然之感：「死在他手裏也好，反正我是不想活了！」

正要從床底鑽出來，忽聽得吳坎說道：「師父，你……要弟子招認甚麼？」

戚芳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怎麼吳坎說起話來，難道他死而復生了？然而明明不是，他斜倚在椅上，動也不動。從床底望上去，看到萬震山的嘴唇在動。「甚麼？是公公在說話，不是吳坎說的。怎麼明明是吳坎的聲音？」只聽得萬震山又大聲道：「招認甚麼？哼，吳坎，你好大膽子，你裏應外合，勾結匪人，想在荊州城裏做一件大案子？」

「師父，弟子做……做甚麼案子？」

這一次戚芳看得清清楚楚了，確是萬震山在學著吳坎的聲音，難為他學得這麼像。「公公居然有這門學人說話的本領，我可從來不知道，他這麼大聲學吳坎的聲音說話，有甚麼用意？」她隱隱想到了一件事，但那只是朦朦朧朧的一團影子，一點也想不明白，只是內心感到了莫名其妙的恐懼。

只聽得萬震山道：「哼，你當我不知道麼？你帶了那賣藥郎中來到荊州城，這人其實是個江洋大盜，吳坎，你和他勾結，想要闖進……」

「師父……闖進甚麼？」

「要闖進凌知府公館，去盜一份機密公文，是不是？吳坎，你……你還想抵賴？」

「師父，你……你怎麼知道？師父，請你老人家瞧在弟子平日對你孝順的份上，原諒我這一遭，弟子再也不敢了！」

「這樣一件大事，哪能就這麼算了？」

戚芳發覺了，萬震山學吳坎的口音，其實並不很像，只是壓低了嗓門，說得十分含糊，每一句話中總是帶上「師父」的稱呼，同時不斷自稱「弟子」，在旁人聽來，自然會當是吳坎在說話。何況，大家眼見吳坎走進房來，聽到他和萬震山說話，接著再說之時，聲音雖然不像，但除了吳坎之外，又怎會另有別人？而且萬震山的話中，又時時叫他「吳坎」。

只見萬震山輕輕托起吳坎的屍體，慢慢彎下腰來，左手掀開了床幔。戚芳嚇得一顆心幾乎停止了跳動：「公公定然發見了我，這一下他非扼死我不可了！」燈光朦朧之下，只見一個腦袋從床底下鑽了進來，那是吳坎的腦袋，眼睛睜得大大的，真像是死金魚的頭。戚芳只有拚命向旁避讓，但吳坎的屍身不住擠進來，碰到了她的腿，又碰到了她腰。

只聽萬震山坐回椅上，厲聲喝道：「吳坎，你還不跪下？我綁了你去見凌知府。饒與不饒，是他的事，我可作不了主。」

「師父，你當真不能饒恕弟子麼？」

「調教出這樣的弟子來，萬家的顏面也給你丟光了，我……我還能饒你？」

戚芳從床帷縫中張望，見萬震山從腰間拔出一柄匕首來，輕輕插入了自己胸膛。他胸口衣內顯然墊著軟木、濕泥、麵餅之類的東西，匕首插了進去，便即留著不動。

戚芳心中剛有些明白，便聽得萬震山大聲道：「吳坎，你還不跪下！」跟著壓低嗓子學著吳坎的聲音道：「師父，這是你逼我，須怪不得弟子！」萬震山大叫一聲：「哎喲！」飛起一腿，踢開了窗子，叫道：「小賊，你……你竟敢行兇！」

只聽得砰的一聲響，有人踢開房門，萬圭當先搶進（他知道該當這時候破門而入），魯坤、孫均、卜垣等眾弟子跟著進來。萬震山按住胸口，手指間鮮血涔涔流下（多半手中拿著一小瓶紅水），他搖搖幌幌，指著窗口，叫道：「吳坎這賊……刺了我一刀，逃走了！快……快追！」說了這幾句，身子一斜，倒在床上。

萬圭驚叫：「爹爹，爹爹，你傷得怎樣？」

魯坤、孫均、卜垣、馮坦、沈城五人先後躍出窗子，大呼小叫的追了出去。府中前前後後，許多人都驚呼叫嚷起來。

戚芳伏在床底，只覺得吳坎的屍身越來越冷。她心中害怕之極，可是一動也不敢動。公公躺在床上，丈夫站在床前。

只聽得萬震山低聲問道：「有人起疑沒有？」萬圭道：「沒有，爹，你裝得真像。便如殺戚長發那樣，沒半點破綻。」

「便如殺戚長發那樣，沒半點破綻！」這句話像一把鋒利的匕首，刺入了戚芳心中。她本已隱隱約約想到了這件大恐怖事，但她決計不敢相信。「公公一直對我和顏悅色，丈夫向來溫柔體貼，怎麼會殺害了我爹爹？」但這一次她是親眼看見了，他們布置了這樣一個巧妙機關，殺了吳坎。那日她在書房外聽到「父親和萬震山爭吵」，見到「萬震山被父親刺了一刀」，見到「父親越窗逃走」，顯然，那也是萬震山布置的機關，一模一樣。在那時候，父親早已被他害死了，他……他學著父親口音，怪不得父親當時的話聲嘶啞，和平時大異。如果不是陰差陽錯，這一次她伏在床底，親眼見到了這場慘劇，卻如何能猜想得透？

只聽得萬圭道：「那賤人怎樣？咱們怎能放過了她？」萬震山道：「慢慢再找到她來炮製便是。這可要做得人不知、鬼不覺，別敗壞了萬家門風，壞了我父子的名聲。」萬圭道：「是，爹爹想得真周到。哎喲……」萬震山道：「怎麼？」萬圭道：「兒子手背上的傷處又痛了起來。」萬震山「嗯」了一聲，他雖計謀多端，對這件事可當真束手無策。

戚芳慢慢伸出手去，摸到吳坎懷中，那隻小瓷瓶冷冷的便在他衣袋之中。她取了出來，放在自己袋裏，心中淒苦：「三哥，三哥，你只聽到一半說話，便冤枉我跟這賊子有曖昧之事。你不想聽個明白，因此也就沒聽到，這瓶解藥便在他身上。你父親已殺了他，本來只不過舉手之勞，便可將解藥取到，但畢竟你們不知道。」

魯坤一干人追不到吳坎，一個個回來了，一個個到萬震山床前來問候。萬震山袒露了胸膛，布帶從頸中繞到胸前，圍到背後，又繞到頸中。

這一次他受的「傷」沒上次那麼「厲害」，吳坎的武功究竟不及師叔戚長發。這一刀刺得不深，並無大礙。眾弟子都放心了，個個大罵吳坎忘恩負義，都說明天非去找他父親算帳不可，請師父保重，大家退了出去。萬圭坐在床前，陪伴著父親。

戚芳只想找個機會逃了出去，她挨在吳坎的屍體之旁，心中說不出的厭惡，又怕萬氏父子發覺，只是想不出逃走的法子。

萬震山道：「咱們先得處置了屍體，別露出馬腳。」萬圭道：「還是跟料理戚長發一樣麼？」萬震山微一沉吟，道：「還是老法子。」

戚芳淚水滴了下來，心道：「他們怎樣對付我爹爹？」

萬圭道：「就砌在這裏麼？你睡在這裏，恐怕不大好！」萬震山道：「我暫且搬去跟你住，只怕還有麻煩的事。人家怎能輕易將劍譜送到咱們手中？咱爺兒倆須得合力對付。將來發了大財，還怕沒地方住麼？」

戚芳聽到了這一個「砌」字，霎時之間，便如一道閃電在腦中一掠而過，登時明白了：「他……他將我爹爹的屍身砌在牆中，藏屍滅跡，怪不得我爹爹一去之後，始終沒有消息。怪不得公公……不，不是公公，怪不得萬震山這奸賊半夜三更起身砌牆。他做了這件壞事，心中不安，得了離魂病，睡夢裏也會起身砌牆。這奸賊……這奸賊居然會心中不安……那才真奇怪了。不，他不是心中不安，他是十分得意，這砌牆的事，不知不覺的要做了一次又一次……剛才他夢中砌牆，不是一直在微笑麼？」

※※※

只聽萬圭道：「爹，到底這劍譜有甚麼好處？你說咱們要發大財，可以富甲天下？難道……難道這不是武功秘訣，卻是金銀財寶？」萬震山道：「當然不是武功秘訣，劍譜中寫的，是一個大寶藏的所在。梅念笙老兒豬油蒙了心，竟要將這劍譜傳給旁人，嘿嘿，這老不死的。圭兒，快，快，將那劍譜去取來。」

萬圭微一遲疑，從懷中掏了那本書出來。原來戚芳一塞入西偏房的風扇之中，萬圭跟著便去取了出來。

萬震山向兒子瞧了一眼，接過書來，一頁頁的翻過去。這部唐詩兩邊連著封皮的幾頁都給血水浸得濕透了，兀自未乾，中間的書頁卻仍是乾的。

萬震山低聲道：「這劍譜咱父子能不能保得住，實在難說。咱們先查知了書中的奧秘，就算再給人奪去，也不打緊了。你拿枝筆來，寫下來好好記著。連城劍法的第一招，出自杜甫的『春歸』。」他伸手指沾了唾涎，去濕杜甫那首「春歸」詩旁的紙頁，輕輕歡呼了一聲：「是個『四』字！好，『苔徑臨江竹』，第四個字是『江』，你記下了。第二招，仍是杜甫的詩，出自『重經昭陵』。」他又沾濕手指，去濕紙頁：「嗯，是『五十一』！」他一個字一個字的數下去：「一五、一十、十五、二十……『陵寢盤空曲，熊羆守翠微』，第五十一個字，那是個『陵』字。『江陵』、『江陵』，妙極，原來果然便在荊州。」

萬圭道：「爹爹，你說小聲些！」萬震山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對！不可得意忘形。圭兒，你爹爹一世心血，總算沒有白花，這個大秘密，畢竟給咱們找到了！」突然之間，他將書掩上，一拍大腿，低聲道：「敵人為甚麼將劍譜送到我手裏，我明白啦！」

萬圭道：「那是甚麼緣故？我一直想不透。」

萬震山道：「敵人得了劍譜，推詳不出其中的秘奧，又有甚麼屁用？咱們的連城劍法，每一招的名稱都是一句唐詩，別門別派的人，任他武功通天，卻也不知。這世界上，只有我和言達平二人，才知道第一招是甚麼詩句，第二招又是甚麼詩句。才知道第一個字要到『春歸』這首詩中去找，第二個字要到『重經昭陵』這首詩中去尋。」

萬圭道：「這連城劍法的名稱，你不是已教了我們嗎？」萬震山道：「次序都是抖亂了的。」萬圭道：「爹，你連我也不教真的劍法。」萬震山微有尷尬之色，道：「我有八個弟子，大家朝晚都在一起，若是單單教你，他們定會知覺，那便不妙了。」

萬圭「嗯」了一聲，道：「敵人的陰謀定是這樣，他知道用水濕紙，便有字跡顯出，因此故意將劍譜交給咱們，又故意用水顯出幾個字來，要咱們查出了劍譜裏的秘奧，讓咱們去尋訪寶藏，他就來個『強盜遇著賊爺爺』。」萬震山道：「對了！咱們須得步步提防，別落得一場辛苦，得不到寶藏，連性命也送掉了。」

他又沾濕了手指，去尋第三個字，說道：「劍法第三招，出於處默的『聖果寺』，三十三，第三十三字，『下方城郭近，鐘磬雜笙歌』中的『城』字，『江陵城』，對啦，對啦！那還有甚麼可疑心的？咦，怎麼這裏癢得厲害？」他伸右手在左手背上搔了幾下，覺得右手也癢，伸左手去搔了幾下，又看那劍譜，說道：「這第四招，是二十八，嗯，一五、一十、十五……第二十八字是個『南』字，『江陵城南』，哈哈，咦！好癢！」低頭向自己左手上看去，只見手背上長了三條墨痕，微覺驚詫：「今天我又沒寫字，手背上怎麼有黑墨？」只覺雙手手背上越來越癢，一看右手，也是有好幾條縱橫交錯的墨痕。

萬圭「啊」的一聲，道：「爹爹，哪……哪裏來的？這好像是言達平那廝的花蠍毒。」萬震山給他一言提醒，只覺手上癢得更加厲害了，忍不住伸手又去搔癢。

萬圭叫道：「別搔，是……是你指甲上帶毒過去的。」

萬震山叫道：「啊喲！果真如此。」登時省悟，道：「那小淫婦將劍譜浸在血水之中，你的血中含有蠍毒……吳坎這小賊，偏不肯爽爽快快的就死，卻在我手上搔了這許多血痕。他媽的，蠍毒傳入了傷口之中，好在不多，諒來也不礙事。啊喲，怎地越來越痛了，哎唷，哎唷。」忍不住大聲呻吟了起來。

萬圭道：「爹，你這蠍毒中得不多，我去舀水來給你洗洗。」萬震山道：「不錯！」大聲叫道：「桃紅，桃紅！打水來！」萬圭眉頭蹙起，心道：「爹爹嚇得胡塗了，桃紅早給他趕走了，這會兒又來叫她。」拿起一隻銅臉盆，快步出房，在天井裏七石缸中舀起一盆天落水，端進來放在桌上。萬震山忙將雙手浸入了清水之中，一陣冰涼，痛癢登減。

那知道萬圭手上所中的蠍毒遇上解藥，流出來的黑血也具劇毒，毒性比之原來的蠍毒只有更加厲害，萬震山手背上被吳坎抓出的血痕深入肌理，一碰到這劇毒，實比萬圭中毒更深。他雙手在清水中浸得片時，一盆水已變成了淡墨水一般。墨水由淡轉深，過不多時，變得便如是一盆濃濃的墨汁。

萬氏父子相顧失色。萬震山將手掌提了起來，不禁「啊」的一聲，失聲驚呼，只見兩隻手幾乎腫成了兩個圓球。萬圭道：「啊喲，不好，只怕不能浸水！」

萬震山痛得急了，一腳踢在他腰間，罵道：「你既知不能浸水，怎麼又去舀水來？這不是存心害我麼？」萬圭痛得蹲下身去，道：「我本來又不知道，怎樣會來害你？」

戚芳在床底下聽得父子二人爭吵，心中也不知是淒涼，還是體會到了復仇的喜悅。

只聽得萬震山只是叫：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」萬圭道：「我樓上有些止痛藥，雖不能解毒，卻可止得一時之痛，要不要敷一些？」萬震山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快去拿來！」萬圭道：「是否有效，孩兒可就不知，說不定越敷越不對頭，爹爹又要踢我。」萬震山罵道：「王八羔子！這會兒還在不服氣麼？老子生了你出來，踢一腳又有甚麼大不了？快去，快去拿來。」萬圭應道：「是！」轉身出去。

萬震山雙手腫脹難當，手背上的皮膚黑中透亮，全無半點皺紋，便如一個吹脹了的豬尿泡一般，眼看再稍脹大，勢非破裂不可，叫道：「我和你一起去！可……可不能耽擱了。」將劍譜往懷中一揣，奔行如飛，搶出房門，趕在萬圭之前。

※※※

戚芳聽得二人遠去，忙從床底爬了出來，自忖：「卻到哪裏去好？」霎時間六神無主，只覺茫茫大地，竟無一處可以安身：「他們害死我爹爹，此仇豈可不報？但這血海深仇，卻如何報法？說到武功、機智，我和公公、三哥實是差得太遠，何況他們認定我和吳坎結了私情，一見面就會對我狠下殺手，我又怎能抵擋？眼下只有去……去尋找狄師哥，再作計較。可又不知他在那裏？空心菜呢？我怎能撇下了她？」一想到女兒，當即拔步奔向後樓，決意抱了女兒先行逃走，再想復仇之法。

在她內心，又還不敢十分確定萬氏父子當真是害死了她父親。萬震山是個心狠手辣之徒，那是絕無懷疑，但萬圭呢？對於丈夫的柔情蜜意，終不能這麼快便決絕的拋卻。

她奔到樓下，聽得萬震山嘶啞的聲音在大叫大嚷，心想：「這麼叫法，要將空心菜吵醒了！」想到女兒會大受驚嚇，便顧不得自身危險，輕輕走上樓去，小心不讓樓梯發出聲息。空心菜睡覺的小房便在她夫妻的臥室之後，只以一層薄板隔開。戚芳溜進小房，臥房中燈光映了進來，只見女兒睜大了眼，早已醒轉，臉上滿是恐怖之色，一見到母親，小嘴一扁，便要哭叫出來。戚芳急忙搶上前去，將她摟在懷裏，做個手勢，叫她千萬不可出聲。空心菜既聰明，又聽話，當下一聲不響，娘兒倆摟抱著躺在床上。

只聽得萬震山大叫：「不成，不成，這止痛藥越止越痛，須得尋到那草頭郎中，用他的解藥來治。」萬圭道：「是啊，只有那解藥才治得這毒，等天一亮，叫魯大哥他們大夥兒一齊出馬，去尋那郎中。我手上的傷口也痛得很。」萬震山怒道：「怎等得到天亮？啊喲，哎唷！受不了啦，受不了啦！」突然間腳下一軟，倒在地下，痛得打滾，叫道：「快，快！拿劍來，將我這雙手砍了！快砍了我的手！」只聽得房中傢具砰嘭翻倒，瓶碗乒乓打碎之聲，響成了一片。

空心菜嚇得緊緊的摟了媽媽，臉色大變。戚芳伸手輕輕撫慰，卻不敢作聲。

萬圭也是十分驚慌，說道：「爹，你……你忍耐一會兒，你的手怎能砍了？咱們快找解藥是正經。」萬震山痛得再難抵受，喝道：「你為甚麼不砍去我雙手，除我痛楚？啊，知道了，你……你想我快快死了，好獨吞劍譜，想獨自個去尋寶藏……」萬圭怒道：「爹，你痛得神智不清了，快上床睡一忽兒。我又不知劍招的次序，得了劍譜又有甚麼用？」

萬震山不斷在地下打滾，道：「你說我神智不清，你自己就存心不良。我……我痛得要死了……要死了……一拍兩散，大家都得不到。」

突然之間，他紅了雙眼，從懷中掏出劍譜，伸手一頁頁的撕碎。他十根手指腫得便如一根根紅蘿蔔般，動作不靈，但還是撕碎了好幾頁。

萬圭大驚，叫道：「別撕，別撕！」伸手便去搶奪。他抓住了半本劍譜，萬震山卻抓住了另一半，牢不放手。那劍譜在血水中浸過，迄未乾透，霉霉爛爛的，兩人這麼一拉扯，登時撕成兩半。萬圭呆了一呆，萬震山又去撕扯。萬圭不甘心讓這已經到手的寶藏化作過眼雲煙，忙伸手推開父親。兩人在地下你搶我奪，翻翻滾滾，將劍譜撕得更加碎了。

突然間聽得萬圭長聲驚呼：「哎唷……糟了……我傷口中又進了毒，啊喲，好痛！」兩人這麼你拉我扯，劍譜上的毒質沾進了萬圭手背上原來的傷口。片刻之間，萬圭手背又高高腫起，劇痛椎心穿骨。他久病之後，耐力甚弱，毒素一入傷口，隨血上行，發作奇快。父子二人在樓板上滾來滾去，慘呼號叫。

戚芳聽了一會，究竟夫妻情重，再也不能置之不理，從床上站起身來，走到門口，冷冷的道：「怎麼啦？兩個在幹甚麼？」

萬氏父子見到戚芳，劇痛之際，再也沒心情憤怒。萬圭叫道：「芳妹，快去找那草頭郎中，請他快配解藥，哎唷，哎唷……實在……實在痛得熬不住了，求求你……」

戚芳見他痛得滿頭大汗的模樣，心更加軟了，從懷中取出瓷瓶，道：「這是解藥！」

萬震山和萬圭一見瓷瓶，同時掙扎著爬起，齊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快，快給我敷上。」

戚芳見萬震山目光兇狠貪婪，有如野獸，心想若不乘此要挾，如何能查明真相，便道：「慢著，不許動！誰要動上一動，我便將解藥拋出窗外，投入水缸，大家都死！」說著推開窗子，拔開瓷瓶的瓶塞，將解藥懸在窗外，只須手一鬆，瓷瓶落水，再也無用了。

萬氏父子當即不動，我瞧瞧你，你瞧瞧我。萬震山忽道：「好媳婦，你將解藥給我，我讓你跟了吳坎，遠走高飛，決不阻攔，另外再送你一千兩銀子，讓你二人過長遠日子……哎唷，好痛……既然你心有他意，圭兒也留你不住……你……你放心去好了。」

戚芳心道：「這人當真卑鄙無恥，吳坎明明是你親手扼死了，卻還來騙人。」

萬圭也道：「芳妹，我雖然捨不得你，但沒有法子，我答應不跟吳坎為難就是。」

戚芳冷笑一聲，道：「你二人胡塗透頂，還在瞎轉這卑鄙齷齪的念頭。我只問一句話，你們老老實實的回答，我立刻給解藥。」

萬震山道：「是，是，快問，哎唷，啊喲！」

一陣風從窗中颳了進來，吹得滿地紙屑如蝴蝶般飛舞。紙屑是劍譜撕成的，一片片飛出了窗外。忽然，一對彩色蝴蝶飛了起來，正是她當年剪的紙蝶，夾在詩集中的。兩隻紙蝶在房中蹁躚起舞，跟著從窗中飛了出去。戚芳心中一酸，想起了當日在石洞中與狄雲歡樂相聚的情景。那時候的世界可有多麼好，天地間沒半點傷心的事。

萬圭連連催促：「快問！甚麼事？我無有不說。」

戚芳一凜，問道：「我爹爹呢？你們把他怎麼了？」

萬震山強笑道：「你問你爹爹的事，我──我也不知道啊。哎唷──我很掛念這位老師弟──哎唷！師兄弟又成了親家，哎唷，好得很啊。」

戚芳沉著臉道：「這當兒再說些假話，更有甚麼用處？我爹爹給你害死了，是不是？害死他的法兒，就跟你們害死吳坎一樣，是不是？你已將他屍身砌入了牆壁，是不是？」

戚芳連問三聲「是不是」，萬氏父子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，沒料想她不但知道自己父親被害，連吳坎被殺一事也知道了。萬圭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怎知道？」

他說「你怎知道」，便是直承其事。戚芳心中一酸，怒火上衝，便想鬆手將解藥投入窗下的一排七石缸中。萬圭眼見情勢危急，作勢便想撲將上去。萬震山喝道：「圭兒，不可莽撞！」他知道當時情景之下，強搶只有誤事。

忽然間，塌塌塌幾聲，空心菜赤著腳，從小房中奔了出來，叫道：「媽，媽！」要撲入戚芳的懷裏。

萬圭靈機一動，伸出左臂，半路上便將女兒抱了過來，右手摸出匕首，對準女兒的天靈蓋，喝道：「好，咱們一家老小，今日便一起死了，我先殺了空心菜再說！」

戚芳大驚，忙叫道：「快放開她，關女兒甚麼事？」

萬圭厲聲道：「反正大家活不成，我先殺了空心菜！」匕首在空中虛刺幾下，便向空心菜頭頂刺落。

戚芳道：「不，不！」撲過來搶救，伸手抓住萬圭的手腕。

萬震山雖在奇痛徹骨之際，究竟閱歷豐富，見戚芳給引了過來，當即手肘一探，重重撞在她腰間，夾手奪過她手中瓷瓶，忙不迭的倒藥敷上手背。萬圭也伸手去取解藥。戚芳搶過女兒，緊緊摟在懷中。

萬震山飛起一腳，將她踢倒，隨手解下腰帶，將她雙手反縛背後，又將她兩隻腳都綁住了。空心菜大叫：「媽，媽，媽媽！」萬震山反手一記巴掌，打得她暈了過去，但這一掌碰到自己腫起的手背，又是大叫一聲：「啊喲！」

那解藥實具靈效，二人敷藥之後，片刻間傷口中便流出血水，疼痛漸減，變為麻癢，再過得一陣，麻癢也漸漸減弱。父子二人大是放心，知道性命是拾回來了，見到房中的紙片兀自往窗外飛去，兩人同聲大叫：「糟糕！」撲過去攔阻飛舞的紙片。

但地下的紙屑已亂成一團，一大半掉入了窗外的缸中，有的正在盤旋跌落。萬震山叫道：「快，快，快搶！」二人飛步奔下樓去，拚命去抓四散飛舞的碎紙。但數百片碎紙有的飄飄盪盪吹出了圍牆，有的隨風高飛上天。二人東奔西突，狀若顛狂，卻那裏又能收集碎片、使得撕碎了的劍譜重歸原狀？

萬震山手上疼痛雖消，心中的傷痛卻難以形容，氣無可消，大聲斥罵兒子：「都是你這小賊，跟我來爭奪甚麼？若不是你跟我拉扯，劍譜怎會扯爛？」萬圭嘆了口氣，不再去追搶碎紙，說道：「孩兒若不攔阻，爹爹早將這劍譜扯得更加爛了。」萬震山道：「放屁！」他心中知道兒子所說是實，但還是不住的呼喝：「放屁，放屁，放屁！」

萬圭道：「好在咱們知道那地方是在江陵城南，再到那本殘破的劍譜中去查查，只要能再找到些線索，未始不能找到那地方。」萬震山精神一振，道：「不錯，那地方是在『江陵城南』……」

忽聽得牆外有個聲音輕輕的道：「江陵城南！」

萬氏父子大吃一驚，一齊躍上牆頭，向外望去，只見兩個人的背影正向小巷中隱沒。

萬圭喝道：「卜垣、沈城，站著別動！」

但那兩人既不回頭，也不站住，飛快的走了。萬震山待要下牆追去，萬圭道：「爹，樓上還有……還有那……那淫婦。」萬震山轉念一想，點了點頭。

※※※

父子倆回到樓頭，只見小女孩空心菜已醒了過來，抱住了媽媽直哭。戚芳手足被綁，卻在不住安撫女兒。空心菜見到祖父與父親回來，更「哇」的一聲，驚哭起來。

萬震山上前一腳，踢在她屁股之上，罵道：「再哭，一刀剖開你小鬼的肚子。」空心菜嚇得臉都白了，那裏還敢出聲。

萬圭低聲道：「爹，這淫婦甚麼都知道了，可不能留下活口。怎生處置她才是？」萬震山微一沉吟，道：「剛才牆外二人，你看清楚是卜垣、沈城麼？」萬圭道：「正是那二人，錯不了！只怕秘密已經洩漏，他們知道是在江陵城南。」萬震山道：「事不宜遲，須得急速下手。這淫婦嘛，跟她父親一般處置便了。」

戚芳早將生死置之度外，只是放不下女兒，說道：「三……三哥，我和你夫妻一場，你殺我不打緊，我死之後，你須好好看待空心菜！」

萬圭道：「好！」萬震山道：「斬草除根，豈能留下禍胎？這小女孩精靈古怪，今日之事都給她瞧在眼裏了，怎保得定她不說出來？」萬圭緩緩點了點頭。他很疼愛這個女兒，但父親的話也很對，若是留下禍胎，將來定有極大後患。

戚芳淚水滾下雙頰，哽咽道：「你……你們好狠心，連……連這個小小女孩也放不過嗎？」萬震山道：「塞住她的嘴巴，別讓她叫嚷起來，吵得通天下都知道了！」

戚芳想起女兒難保一命，突然提起嗓子，大叫：「救命，救命！」

靜夜之中，這兩聲「救命」劃破了長空，遠遠傳了出去。

萬圭撲到她身上，伸手按住她嘴。戚芳仍是大叫：「救命，救命！」只是嘴巴被按住了，聲音鬱悶。萬震山在兒子長袍上撕下一塊衣襟，遞給了他，萬圭當即將衣襟塞在戚芳口中。萬震山道：「將她埋在戚長發的墓中，父女同穴，最妙不過。」

萬圭點了點頭，抱起妻子，大踏步下樓，萬震山抱了空心菜。四個人進了書房。

戚芳瞧著書房西壁的那堵白牆，心想：「我爹爹是給老賊葬在這堵牆之中？」

萬震山道：「我來拆牆，你去將吳坎拖來！小心，別給人見到。」萬圭應道：「是！」奔向萬震山的臥室。

萬震山拉開書桌的抽屜，其中鑿子、鎚子、鏟刀等工具一應俱全，他取出來放在牆邊，瞧著那堵白牆，雙手搓了幾下，回頭向戚芳望了一眼，臉上現出十分得意的神情。戚芳不禁打了個寒噤。萬震山拿起鐵鎚和鑿子，看好了牆上的部位，在兩塊磚頭之間的縫中，將鑿子鑿了進去。鑿裂了一塊磚頭，伸手搖了幾搖，便挖了出來，手法甚是熟練。他挖出一塊磚頭後，拿到鼻子邊嗅了幾嗅。

戚芳見了他挖牆的手法，想起適才見到他離魂病發作時挖牆、推屍、砌牆的情狀，心中已是發毛，待見到他去嗅夾牆中父親屍體的氣息，又是害怕，又是傷心，又是憤怒，破口大罵：「你這奸賊，無恥的老賊！」只是嘴巴被塞住了，只能發出些嗚嗚之聲。

萬震山伸手又去挖第二塊磚頭，突然腳步聲急，萬圭踉蹌搶進，說道：「爹，爹！不好了，吳坎……吳坎……」身子在桌上一撞，嗆啷一聲響，油燈掉在地下，室中登時黑了，只有淡淡的月光從窗紙中透進來。

萬震山道：「吳坎怎樣？大驚小怪的，這般沉不住氣。」萬圭道：「吳坎不見啦！」萬震山罵道：「放屁！怎會不見？」但聲音顫抖，顯然心中懼意甚盛。拍的一聲，手中拿著的一塊磚頭掉下地來。

萬圭道：「我伸手到爹爹的床底下去拉屍體，摸他不到，點了燈火到床底去照，屍體已影蹤全無。爹爹房中帳子背後、箱子後面，到處都找過了，甚麼也沒見到。」萬震山沉吟道：「這……這可奇了。我猜想是卜垣、沈城他們攪的鬼。」萬圭道：「爹，莫非……莫非……吳坎這廝沒死透，閉氣半晌，又活了過來？」萬震山怒道：「放屁，你老子外號叫作『五雲手』，手上功夫何等厲害，難道扼一個徒弟也扼不死？」萬圭道：「是，按理說，吳坎那廝定是給爹爹扼死了，卻不知如何，屍體竟然會不見了？難道……難道……」萬震山道：「難道甚麼？」萬圭道：「難道真有殭屍？他冤魂不息……」

萬震山喝道：「別胡思亂想了！咱們快處置了這淫婦和這小鬼，再去找吳坎的屍首。事情只怕已鬧穿了，咱父子在荊州城已難以安身。」說著加緊將牆上磚頭一塊塊挖出來，他睡夢中挖磚砌牆，做之已慣，手法熟練，此時雖無燈燭，動作仍是十分迅捷。

萬圭應了聲：「是！」拔刀在手，走到戚芳身前，顫聲道：「芳妹，是你對不起我。你死之後，可別怨我！」

戚芳無法說話，側過身子，用肩頭狠狠撞了他一下。萬氏父子要殺自己，那也罷了，竟連空心菜也不肯饒，狼心狗肺，實是世所罕有。萬圭給她一撞，身子一幌，退後兩步，舉起刀來，罵道：「賊淫婦，死到臨頭，還要放潑！」

便在此時，只聽得格、格、格幾下聲響，書房門緩緩推開。萬圭吃了一驚，轉過頭去，慘淡的月光之下，但見房門推開，卻不見有人進來。

萬震山喝問：「是誰？」

房門又格格、格格的響了兩下，仍是無人回答。

微光之下，突見門中跳進一個人來，那人直挺挺的移近，一跳一跳的，膝蓋不彎。萬震山和萬圭都是大駭，不自禁的退後了兩步。

只見那人雙眼大睜，舌頭伸出，口鼻流血，正是給萬震山扼死了的吳坎。萬震山和萬圭同聲驚呼：「啊！」戚芳見到這般可怖的情狀，也嚇得一顆心似乎停了跳動。

吳坎一動也不動，雙臂緩緩抬起，伸向萬震山。

萬震山喝道：「吳坎小賊，老子怕……怕……你這殭屍？」抽出刀來，向吳坎頭上劈落。突覺手腕一麻，單刀拿捏不定，嗆啷一聲，掉在地下，跟著腰間一麻，全身便動彈不得。

萬圭早嚇得呆了，見吳坎的殭屍攪倒了父親後，又直著雙臂，緩緩向自己抓來，只想大叫：「吳師弟，吳師弟！饒了我！」可是聲音在喉頭哽住了，無論如何叫不出來，倒退了兩步，腿下一軟，摔倒在地。只見吳坎的右手垂了下來，摸到他臉上，手指冷冰冰地，沒半分暖氣。萬圭嚇得魂飛魄散，差一點就暈了過去。

突然之間，吳坎身子向前一撲，伏在萬圭的身上，一動也不動了。

吳坎身後，卻站著一人。

那人走到戚芳身邊，取出她口中塞著的破布，雙手幾下拉扯，便扯斷了綁住她手足的繩子，回過身去，在萬圭腰裏重重踢了一腳，內力到處，萬圭登時全身酸軟。

戚芳先將空心菜抱起，顫聲道：「恩公是誰，救了我的性命？」

那人雙手伸出，月光之下，只見他每隻手掌中都有一隻花紙剪成的蝴蝶，正是那本唐詩中夾著的紙蝶，適才飄下樓去時給他拿到了的。戚芳一瞥眼間，見到他右手五根手指全無，失聲叫道：「狄師哥！」

那人正是狄雲，斗然間聽到這一聲「狄師哥！」胸中一熱，忍不住眼淚便要奪眶而出，叫道：「芳妹！天可憐見，你……你我今日又再相見！」

戚芳此時正如一葉小舟在茫茫大海中飄行，狂風暴雨交加之下，突然駛進了一個風平浪靜的港口，撲在狄雲懷中，說道：「師哥，這……這……這不是做夢麼？」

狄雲道：「不是做夢，芳妹，這兩晚我都在這裏瞧著。這父子兩人幹的那些傷天害理事情，我全都瞧見了。吳坎的屍體，哼，我是拿來嚇他們一嚇！」

戚芳叫道：「爹爹，爹爹！」放下空心菜，奔到牆洞之前，伸手往洞中摸去，卻摸了個空，「啊」的一聲叫，顫聲道：「沒……沒有！」

狄雲打亮了火摺，到牆洞中去照時，只見夾牆中盡是些泥灰磚石，卻哪裏有戚長發的屍體？說道：「這裏沒有，甚麼也沒有。」

戚芳在萬震山床頭拿過一個燭台，在狄雲的火摺上點燃了蠟燭，舉起燭台，在夾牆中細細察看，哪裏有父親的屍體，誰的屍體也沒有。她又驚又喜，心中存了一線希望：「或許，爹爹並沒給他們害死。」轉身向萬圭道：「三……三哥，我爹爹到底怎樣了？」

萬圭和萬震山卻不知她在夾牆中並未發見屍體，只道她見了父親的遺體，便要動手復仇。萬震山昂然道：「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當，戚長發是我殺的，你衝著我報仇便是。」

戚芳道：「爹爹真的給你害死了？那麼……他的屍首呢？」萬震山道：「甚麼？夾牆裏的死人難道不是他？」戚芳道：「這裏有甚麼死人？」萬震山和萬圭面面相覷，臉色慘白，兀自不信。狄雲拉起萬震山，讓他探頭到牆洞中一看。

萬震山顫聲道：「世上真……真有會行走的殭屍？我……明明……明明……」忽地改口：「好媳婦，我……我是騙騙你的。咱師兄弟雖然不和，卻也不致於痛下毒手。你怎麼信以為真了？哈哈，哈哈。」他平時說謊的本領著實不錯，但這時驚惶之下，張口結舌，說出來的謊話牽強之至，誰也不會相信。要是他倔強挺撞，戚芳和狄雲還存著萬一的希望，他這麼一說，兩人只有更加確信是他害死了戚長發。

狄雲伸掌搭在他肩頭，說道：「萬師伯，你害得我好苦，這一切也不必計較了。我只問你：到底我師父是不是給你害死了？」說著運起「神照經」內功。霎時之間，萬震山全身猶如墮入了一隻大火爐中，似乎連血液也燒得要沸騰起來，片刻也難以抵受，想到戚長發的屍身竟會不知去向，心中驚疑惶恐，亂成一團，已全無抗拒之意，說道：「不……不錯。戚長發是我殺的。」狄雲又問：「我師父的屍首呢？你到底放在甚麼地方？」

萬震山道：「我確是將他砌入了這夾牆之中，是屍變……屍變麼？」

狄雲狠狠的凝視著他，想起這幾年來，自己經歷了無窮無盡的苦難，全是由他父子的毒害，此刻萬震山又親口承認了殺死他師父，如何不教他怒火攻心？若不是已和戚芳相會，心中畢竟歡喜多過哀傷，立時便要一掌送了他的性命。他一咬牙，提起萬震山來，砰的一聲，從那牆孔中擲了進去。萬震山身子大，牆孔小，撞落了幾塊磚頭，這才跌入。

戚芳「啊」的一聲，輕聲低呼。狄雲提起萬圭的身子，又擲入了牆洞，說道：「一報還一報，他父子這般毒害師父，咱們就這般對付他二人。」拾起地下的磚塊，便砌了起來，片刻之間，便將牆洞砌好了。

戚芳顫聲道：「師……師哥，你終於替爹爹報了這場大仇。若不是你來……師哥，這人的屍體，怎麼辦？」說著，指了指吳坎的屍體。

狄雲道：「咱們走罷！這裏的事，再也不用理會了。」戚芳道：「他二人砌在牆中，還沒有死，若是有人來救……」狄雲道：「旁人怎會知道牆內有人？咱們把吳坎的屍體移出去，旁人更加不會到這裏來查察。這兩人在牆裏活不多久的。」當下提起吳坎的屍身，走出書房，向戚芳招手道：「走罷！」

兩人躍出了萬家的圍牆，狄雲拋下吳坎的屍身，說道：「師妹，咱們到哪裏去好？」

戚芳道：「你想爹爹真的是給他們害死了麼？」狄雲道：「但願師父仍是健在。只是聽萬震山的說話，就怕……就怕師父已經遭難。咱們自該查個水落石出。」戚芳道：「我得回去拿些東西，你在那邊的破祠堂裏等我一等。」狄雲道：「我陪你一起去好了。」戚芳道：「不，不好！若是給人撞見，多不方便。」狄雲道：「我陪著你好些。萬家還有別的弟子，可沒一個是好人。」戚芳道：「不要緊。你抱著空心菜，在那邊等我。」

空心菜經了這場驚嚇，抵受不住，早已在媽媽懷中沉沉睡熟。

※※※

狄雲向來聽戚芳的話，見她神情堅決，不敢違拗，只得抱過女孩，見戚芳又躍進了萬家，便走向祠堂，推門入內。

過了一頓飯時分，始終不見戚芳回來，狄雲有些擔心了，便想去萬家接她，但生怕她不快，抱著空心菜，在廊下走來走去，想著終於得和師妹相聚，實是說不出的歡喜，但內心深處，卻隱隱又感恐懼；不知師妹許不許我永遠陪著她？心中不住許願：「老天爺保祐，我已吃了這許多苦頭，讓我今後陪著她，保護她，照顧她。我不敢盼望做她丈夫，只要天天能見到她，她每天叫我一聲『師哥』。老天爺，我這一生一世再也不求你甚麼了。」

突然之間，聽得祠堂長窗內瑟瑟作聲，似乎有人。狄雲一側身，站在窗下不動。過得片刻，長窗呀的一聲推開，有人走了出來。

黑暗之中，隱約見到是個披頭散髮的丐婦，狄雲便不在意下，只想：「怎麼芳妹還不回來？」

空心菜在夢中「哇」的一聲，驚哭出來，叫道：「媽媽，媽媽！」

那丐婦大吃一驚，縮在走廊的角落裏，抱住了自己的頭。狄雲輕拍空心菜的肩膀，安撫她道：「別哭，別哭！媽媽就來了？媽媽就來了！」

那丐婦見出聲的是個小女孩，狄雲對她也似無加害之意，膽子大了起來，站起身來，慢慢走近，幫助他安撫空心菜：「寶寶好乖，別哭，媽媽就來了！」她低聲向狄雲道：「一個人睡著了就會見鬼，有人半夜三更起身砌牆頭，不……不……你別問我……」

狄雲問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那丐婦道：「沒……沒甚麼。老爺趕了我出來。他不要我了，從前，我年輕的時候，他好喜歡我。人家說：一夜夫妻百夜恩，百夜夫妻海樣深……老爺總有一天會叫我回去的。是啊，一夜夫妻百夜恩，百夜夫妻海樣深……」

狄雲心中一動：「師妹對她丈夫，難道就不念舊情麼？」突然間胸口似乎充塞了一股悶氣，頭腦中一陣暈眩，抱著空心菜，便從破祠堂中衝了出去。

他決計猜想不到，這個滿身污穢的丐婦，就是當年誣陷他的桃紅。

# 第十二章 大寶藏

狄雲越牆而入，來到萬家的書房。其時天已黎明，朦朦朧朧之中，只見地下躺著一人，依稀便是戚芳。狄雲大驚，忙取火刀火石打了火，點著了桌上的蠟燭，燭光之下，只見戚芳身上全是鮮血，小腹上插了一柄短刀。

她身旁堆滿了磚塊，牆上拆開了一洞，萬氏父子早已不在其內。

狄雲俯身跪在戚芳身邊，叫道：「師妹，師妹！」他嚇得全身發抖，聲音幾乎啞了，伸手去摸戚芳的臉，覺得尚有暖氣，鼻中也還有輕輕呼吸。他心神稍定，又叫：「師妹！」

戚芳緩緩睜開眼來，臉上露出一絲苦笑，說道：「師哥……我……我對不起你。」

狄雲道：「你別說話，我……來救你。」將空心菜輕輕放在一邊，右手抱住了戚芳身子，左手抓起短刀的刀柄，想要拔了出來。但一瞥之下，見那口刀深深插入她小腹，刀子一拔出，勢必立時送了她的性命，便不敢就拔，只急得無計可施，連問：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是……是誰害你的？」戚芳苦笑道：「師哥，人家說：一夜夫妻……唉，別說了，我……你別怪我。我忍心不下，來放出了我丈夫……他……他……」

狄雲咬牙道：「他……他……他反而刺了你一刀，是不是？」

戚芳苦笑著點了點頭。

狄雲心中痛如刀絞，眼見戚芳命在頃刻，萬圭這一刀刺得她如此厲害，無論如何是救不活了。在他內心，更有一條妒忌的毒蛇在隱隱的咬嚙：「你……你終究是愛你丈夫，寧可自己死了，也要救他。」

戚芳道：「師哥，你答允我，好好照顧空心菜，當是你……你自己的女兒一般。」

狄雲黯然不語，點了點頭，咬牙道：「這賊子……到那裏去啦？」

戚芳眼神散亂，聲音含混，輕輕的道：「那山洞裏，兩隻大蝴蝶飛了進去。梁山伯，祝英台，師哥，你瞧，你瞧！一隻是你，一隻是我。咱們倆……這樣飛來飛去，永遠也不分離，你說好不好？」聲音漸低，呼吸慢慢微弱了下去。

狄雲一手抱著空心菜，一手抱著戚芳的屍身，從萬家圍牆中躍了出來。他本想一把火將萬家的大宅子燒個乾淨，但轉念一想：「這屋子一燒，萬氏父子再也不會回來了，要替師妹報仇，得讓這宅子留著。」

狄雲奔到當年丁典畢命的廢園中，在梅樹下掘了個坑，將戚芳的屍身埋了，那柄短刀卻收在身邊。他決心要用這柄刀去取萬氏父子的性命。

他傷心得哭不出眼淚來，只是不住自責：「為甚麼不將這兩個惡賊先打死了，再丟進牆洞？為甚麼這樣大意，終於害了師妹的性命？」

空心菜不住哭叫：「媽媽，媽媽！」叫得他心煩意亂。於是在江陵城外找了一家農家，給了十兩銀子，請一個農婦照管女孩。

他日日夜夜的守候在萬家前後，半個月過去了，沒見到萬家父子半點蹤跡。奇怪的是，連魯坤、卜垣、孫均、馮坦、沈城等幾人也都失了蹤，不再回到萬家來。萬家的婢僕亂得沒頭蒼蠅一般，有的開始偷東西了，有的在吵嘴打架。

※※※

江陵城中，卻有許多武林人物從四面八方聚集攏來。

一天晚上，狄雲聽到了幾個江湖豪客的對話：

「那連城劍訣原來是藏在一部『唐詩選輯』之中，頭上四字是『江陵城南』。」

「是啊，這幾天聞風趕來的著實不少。就是不知這四個字之後是些甚麼字。」

「管他之後是甚麼字？咱們只管守在江陵城南。有人挖出寶藏，給他來個攔路打劫。」

「不錯。就算劫不了，至少也得分上一份。見者有份，還少得了咱哥兒們的麼？」

「嘿嘿！江陵書鋪中這幾天去買『唐詩選輯』的人可真不少。今兒我走進書鋪，還沒開口，夥計就說：『大爺，您可是要買唐詩選輯？這部書我們剛在漢口趕著捎來，要買請早，遲了只怕賣光了。』我很奇怪，問他：『你怎知我要買唐詩選輯？』你猜他怎麼說？」

「不知道！他怎麼說？」

「他媽的。那夥計說：『不瞞您老人家說，這幾天身上帶刀帶劍、挺胸凸肚的練把式爺們，來到書鋪子，十個倒有十一個要買這本書。五兩銀子一本，你爺台不合式？』」

「他奶奶的，那有這麼貴的書？」

「你知道書價麼？你買過書沒有？」

「哈哈，老子這一輩子可從沒進過書鋪子的門，書啊書的，老子這一輩子最愛賭錢，買贏就好，買書可從來不幹。嘿嘿，嘿嘿！」

狄雲心道：「連城劍訣中的秘密可傳出去了，是誰傳出來的？是了，萬氏父子的話給魯坤他們聽了去，萬震山要追查，幾個徒兒卻逃走了。就這樣，知道的人越來越多。」

想起當年與丁典同處獄中之時，還有許多江湖豪士聞風而來，卻都給丁典一一打死了。「嗯，丁大哥的大事還沒辦。丁大哥的事可比我自己報仇要緊。」

※※※

凌小姐的父親是江陵府的知府。狄雲到江陵城中最大的棺材鋪、墓碑鋪一打聽，便查知凌小姐的墳葬在江陵東門外十二里的一個小山岡上。

他買了一把鐵鏟，一把鶴嘴鋤，出得東門，不久便找到了墳墓。墓碑上寫著「愛女凌霜華之墓」七個字。墓前無花無樹。凌姑娘生前最愛鮮花，她父親竟沒給她種植一株。

「愛女，愛女，嘿嘿，你真的愛這個女兒麼？」他冷笑起來，想起丁典和戚芳，忍不住淚水又流了下來。

他的衣襟，早就為悼念戚芳的眼淚濕透了。在凌霜華的墓前，又加上了新的眼淚。

山岡附近沒人家，離開大路很遠，也沒人經過。但白天總不能刨墳。直等到天全黑了，才挖開墓土，再掘開三合土封著的大石，現出了棺木。

經歷了這幾年來的艱難困苦，狄雲早不是個容易傷心、容易流淚的人了，但在慘淡的月光下見到這具棺木，想到丁大哥便是因這口棺木而死，卻不能不再傷心，不能不再流淚。

凌退思曾在棺木外塗上「金波旬花」的劇毒，雖然時日相隔已久，而且將棺木抬到此間下葬，料想棺外毒藥早已抹去，但他不敢冒險伸手去碰棺木，拔出血刀，從棺蓋的縫口中輕輕推了過去。那血刀削金斷玉，遇到木材，便如批豆腐一般，他不用使勁，便已將棺蓋的筍頭盡數切斷，右臂一振，勁力到處，棺蓋飛起。

驀然間，只見棺木中兩隻已然朽壞的手向上舉著。棺蓋一飛起，兩隻手便掉了下去，宛然會動一般。狄雲吃了一驚，心想：「凌小姐入棺之時，怎地兩隻手會高舉起來的？這真奇了。」只見棺中並無壽衣、被褥等一般殮葬之物，凌小姐只穿一身單衣。

狄雲默默祝禱：「丁大哥，凌小姐，你二人生時不能成為夫妻，死後同葬的心願終於得償。你二人死而有靈，也當含笑於九泉之下了。」解下背上包袱，打了開來，將丁典的骨灰撒在凌小姐屍身上。他跪在地下，恭恭敬敬的拜了四拜，然後站起身來，將包骨灰的包袱裹在手上，便去提那棺蓋，要蓋回棺木。

月光斜照，只見棺蓋背面隱隱寫著有字。狄雲湊近一看，只見那幾個字歪歪斜斜，寫的是：「丁郎，丁郎，來生來世，再為夫妻。」

狄雲心中一寒，一交坐在地下，這幾個字顯是指甲所刻，他一凝思間，便已明白：「凌姑娘是給她父親活埋的，放入棺中之時，她還沒死。這幾個字，是她臨死時用指甲刻的。因此一直到死，她的雙手始終舉著。天下竟有這般狠心的父親！丁大哥始終不屈，凌姑娘始終不負丁大哥。她父親越等越恨，終於下了這樣的毒手。」又想：「凌知府發覺丁大哥越獄，知道定會去找他算帳，急忙在棺木外塗上『金波旬花』的劇毒。這人的心腸，可比『金波旬花』還要毒上百倍。」

他湊近棺蓋，再看了一遍那兩行字。只見這幾個字之下，又寫著三排字，都是些「五十一、三十三、二十八」等等數目字。狄雲抽了一口涼氣，心道：「是了，凌姑娘直到臨死，還記著和丁大哥合葬的心願。她答應過丁大哥，有誰能將她和丁大哥合葬，便將連城劍訣的秘密告知此人。丁大哥在廢園中跟我說過一些，只是沒說完便毒發而死。師父那本劍譜上的秘密，給師妹的眼淚浸了出來，偏偏給萬氏父子撕得稀爛。我只道這秘密從此湮沒，那知道凌姑娘卻寫在這裏。」

他默默祝告：「凌姑娘，你真是信人，多謝你一番好心，可是我此心成灰，恨不得自掘一穴，自刎而死，伴在你和丁大哥身邊。只是大仇未報，尚得去殺了萬家父子和你父親。金銀珠寶，在我眼中便如泥塵一般。」說著提起棺蓋，正要蓋上棺木，驀地裏靈機一動：「啊喲，對了！萬氏父子這時不知躲到那裏，今生今世只怕再也找他們不著，但若將大寶藏的秘密寫在當眼之處，萬氏父子必然聞訊來看。不錯，這秘密是個大大的香餌，萬氏父子縱然起疑，再有十倍的小心，也是非來看這秘密不可。」

他放下棺蓋，看清楚數目字，一個個用血刀的刀尖劃在鐵鏟背上，刻完後核對一遍無誤，這才蓋上棺蓋，放好石板，最後將墳土重新堆好。

「這個大心願是完了！報了大仇之後，須得在這裏種上數百棵菊花。丁大哥和凌姑娘最愛的便是菊花。最好能找到『春水碧波』的名種綠菊花！」

※※※

第二天早晨，江陵南門旁的城牆上，赫然出現了三行用石灰水書寫的數目字。每個字都是尺許見方，遠遠便能望見，「四、五十一、三十三、二十八……」奇怪的是，這幾行字離地二丈有餘，江陵城中只怕沒那麼長的梯子，能讓人爬上去書寫，除非是用繩子縋著身子，從城頭上掛下來寫。

離這幾行字十餘丈的城牆腳邊，狄雲扮作了乞丐，脫下破棉襖，坐在太陽底下捉虱子。

從南門進進出出的人很多，只幾個時辰，江陵城中街市上、茶館裏，就有人紛紛談論，也有不少人到南門外來親眼瞧瞧。但這些數目字除了寫的地位奇特之外，並沒甚麼好看，一般閒人看了一會，胡亂猜測一番，便即走了，卻有好幾個江湖豪客留了下來。

這些人手中都拿著一本「唐詩選輯」，將城牆上的數字抄了下來，皺著眉頭苦苦思索。

狄雲見到孫均來了，沈城來了。過了一會，魯坤也來了。

但他們並不知道「連城劍法」每一招的次序，雖然手中各有一部「唐詩選輯」，雖然城牆上寫著大大的數字，又料到這些數字定是劍譜中的秘密，雖然偷聽到了師父和他兒子參詳秘密的法子，卻不知每一個數字，應當用在那一首詩中。

這世上，只有萬震山、言達平、戚長發三個人知道。

魯坤等三人在悄悄議論。隔得遠了，狄雲聽不到他們的說話。只見三人說了一會話，便回進城去，過不多時，三個人都化了裝出來。一個扮作水果販子，挑了一擔橘子，一個扮作菜販，另一個扮作荷著鋤頭的鄉民。三人坐在城牆腳邊，注視來往行人。

狄雲猜到了他們的心思。他們在等萬震山到來。他們參詳不透這秘密，但只要跟隨著萬震山，便能找到寶藏，就算奪不到，分一份總有指望。再和師父相見當然危險萬分，可是要發大財，怎能怕危險？

「連城劍譜」中頭上四個數目字早已傳開了，「四、五十一、三十三、二十八」，那便是「江陵城南」。「四、五十一、三十三、二十八」，以後還有一連串的數字，再蠢的人，也想得到那必是劍譜中的秘密。

在城牆腳邊坐下來的人越來越多，有的化了裝，有的大模大樣以本來面目出現。狄雲數了一數，一共有七十八人。再過一會，卜垣和馮坦也來了，他師兄弟不知為甚麼事爭得面紅耳赤，差點就要打架，但終於也安靜下來，坐在護城河旁。

等到下午，萬氏父子沒出現。等到傍晚，萬氏父子仍是沒出現。許多人已在破口大罵。萬家的祖宗突然聲名大噪，尤其是萬震山的奶奶。

天快黑了，一個教書先生模樣的人拿了一張紙，一隻墨盒，一枝筆，搖頭幌腦的，將城牆上這幾行字抄了下來。一條大漢正悶得沒地方出氣，一把抓住那人，問道：「你抄這些字幹甚麼？」那先生道：「老夫自有用處，旁人不得而問之也。」那大漢道：「你說不說？不說，我就打。」提起醋缽大的拳頭，在他鼻尖前搖來幌去。那先生嚇怕了，道：「是……是人家叫我來抄的。」那大漢道：「誰叫你抄的？」那先生道：「一位老先生，不……不瞞你說，就是本城大名鼎鼎的萬震山萬老先生，你……你可得罪他老人家不得。」

「萬震山」這三個字一出口，眾人便鬨了起來。狄雲更是歡喜，只是這份歡喜之中，混著太多的仇恨和傷心。

※※※

那先生戰戰兢兢的在前面走，一腳高，一腳低，跌跌撞撞的直向東行，一百多人遠遠的跟著。萬震山既然不來，便去找萬震山。只有他，才參詳得出其中的秘密。這件事已經揭明了，人多勢眾，要硬逼著萬震山去找寶藏。許多人稱讚那大漢：「幸虧你老哥聰明，我們怎麼沒想到萬震山會派人來抄數目字？要不是你老哥，大夥兒在城門邊等上三天三夜，萬震山卻早將寶藏起了去啦。」那大漢很是得意，說道：「這酸秀才鬼鬼祟祟，我料得他幹的不是好事。」似乎他自己幹的卻是好事。

狄雲混在人群之中，隱隱覺得：「萬震山老奸巨猾，決不會這樣輕易便給人找到。其中定然另有鬼計。」這時一行人離開南門已有數里，他回過頭來，又向城牆望去，一瞥眼間，只見一條人影從城牆邊飛快掠過，向西疾奔。

狄雲尋思：「這一群人盯著這個教書先生，決計不怕他走了。他們若是找到萬震山，決不會離開了他。偌大一座江陵城，要尋萬氏父子是十分艱難，但要找這麼亂七八糟的一大群人，卻是易過反掌，我何必跟在人群之中？」

他心念一動，閃身隱在一株樹後，隨即展開輕功，反身奔向南門，更向西行。循著那人影的去向急奔，不到一盞茶時分便追上了。那人輕功也甚了得，但比之狄雲卻又差得遠了。他絲毫不覺有人跟隨，只是快步奔跑。

狄雲見他奔到一間小屋之前，推門入內。狄雲守在門外，等他出來，過了一會，卻見小屋的窗子中透出了燈光。

他閃到窗下，從窗縫中向內望去，只見屋裏坐著個老者，背向窗子，瞧不見他的面容。

那老者在桌上攤開一本書來，狄雲一見便知是「唐詩選輯」，這本書近日在江陵城中流行極廣，居然這老者未能免俗，也有一本。只見他取過一枝禿筆，在一張黃紙上寫了「江陵城南」四個字，他口中輕輕唸著「一五、一十、十五、十六……第十六個字」，跟著在紙上寫個「偏」字。

狄雲大吃一驚：「這人居然能在這本唐詩中查得到字，難道他也會連城劍法？」瞧他背影，顯然不是萬震山。這老者穿著一件敝舊的灰色布袍，瞧不出是甚麼身份。

只見他查一會書，屈指計一會數，便寫一個字，一共寫了廿六個字，狄雲一個字、一個字的讀下去，見是：

「……西天寧寺大殿佛像向之虔誠膜拜通靈祝告如來賜福往生極樂」。

那老者大怒，將筆桿重重在桌上一拍，說道：「甚麼『向之虔誠膜拜，通靈祝告』，又甚麼『如來賜福，往生極樂』！他奶奶的，『往生極樂』，這不是叫人去見十殿閻王麼？」

狄雲聽這人口音極熟，正思索間，那人側頭回過臉來。狄雲身子一矮，縮在窗下，心道：「是二師伯，無怪他知道劍招。這卻又是甚麼秘密了？原來是戲弄人的。」心中忍不住好笑：「這許多人花了偌大心思，不惜弒師父、害同門，原來只是一句作弄人的話。」

他沒笑出聲來，但在屋中，言達平卻大笑起來：「哈哈，叫我向如來佛虔誠膜拜，通靈祝告，這泥塑木彫的他媽的臭菩薩便會賜福於我，哈哈，他奶奶的，叫老子往生極樂。我們合力殺了師父，師兄弟三人你爭我奪，原來是大家要爭個『往生極樂』。江陵城中這幾百條英雄好漢、烏龜賊強盜，爭來爭去，為的都是要『往生極樂』，哈哈，哈哈！」笑聲中卻充滿了悽慘之意，一面笑，一面將黃紙扯得粉碎。

突然之間，他站著一動不動，雙目怔怔的瞧著窗外。

狄雲想起自己所以遭此大難、戚芳所以慘死，起因皆在這連城劍訣的秘密，而這秘密竟是幾句戲謔之言，心下悲憤之極，忍不住也要縱聲長笑。

便在此時，只見言達平眼望窗外，似乎見到了甚麼。只聽他喃喃自語：「到了這步田地，去天寧寺瞧瞧，那也不妨。江陵城南偏西，不錯，確是有這麼一座古廟。」他一揮手，撥熄了油燈，推門出來，展開輕功向西奔去。

狄雲心下遲疑：「我去尋萬震山呢，還是跟言師伯去？嗯，那一大批人易找得緊，還是先跟著言師伯瞧瞧。」當下盯住言達平的背影，追了下去。

※※※

不到小半個時辰，言達平便已到了天寧寺古廟之外。他先在廟外傾聽半晌，又繞著那廟轉了一個圈子，聽得廟內廟外靜悄悄地並無人蹤，這才推門而入。

這天寧寺地處荒僻，年久失修，廟內也無廟祝和尚。言達平來到大殿，一幌火摺，便要去點神壇上的蠟燭，火光之下，只見燭淚似乎頗為新鮮，心念一動，伸手去捏了捏，果然燭淚柔軟，顯然不久之前有人點過這蠟燭。他心下起疑，吹熄了火摺，正要舉步出外查察，突覺背後一痛，一柄利刃插進身子，大叫一聲，便即斃命。

狄雲躲在二門之後，只見火光陡熄，言達平便即慘呼，知他已遭暗算，這一下事起倉卒，不及救援。他索性不動，要瞧傷害言達平的是誰。黑暗中只聽得一人「嘿，嘿，嘿」冷笑。這聲音傳入耳中，狄雲不由得毛骨悚然，這笑聲陰森可怖，卻又十分熟悉。

突然間火光抖動，有人點亮了蠟燭，燭光射到那人身上。那人慢慢的側過臉來。

狄雲險些脫口呼出：「師父！」

這人竟是戚長發。只見他向言達平的屍身踢了一腳，拔出他背上的長劍，又在他背心上連刺數劍。

狄雲見到師父殺害自己的同門師兄，手段竟如此狠毒殘忍，這句「師父」的呼聲剛到口邊，便硬生生的忍住了。

戚長發嘿嘿冷笑，說道：「二師哥，你也查到了連城劍譜中的秘密，是不是？嘿嘿！『江陵城南偏西，天寧寺大殿佛像，向之虔誠膜拜，通靈祝告』，哈哈，二師哥，劍譜中說：『如來賜福，往生極樂』，你現下不是往生極樂了麼？這不是如來賜福了麼？」他轉過頭來，望著那尊面目慈祥的如來佛像。他臉上堆滿戾氣，惡狠狠端詳半晌，說道：「你奶奶的臭佛，戲弄了老子一生，坑害得我可就苦了！」縱身上了神壇，提起長劍，噹噹噹三響，在佛像腹上連砍三劍。

一般佛像均是泥塑木彫，但這三劍砍在其上，卻發出錚錚錚的金屬之聲。戚長發一怔，又砍了兩劍，但覺著劍處極是堅硬。他拿起燭台湊近一看，只見劍痕深印，露出燦爛金光，戚長發一呆，伸指將兩條劍痕之間的泥土剝落，但見閃閃發光，裏面竟然都是黃金。他忍不住叫道：「大金佛，都是黃金，都是黃金！」

這座佛像高逾三丈，粗壯肥大，遠超尋常佛像，如果通體竟是黃金鑄成，少說也有五六萬斤，那不是大寶藏是甚麼？

他狂喜之下，微一凝思，轉到佛像背後，舉劍批削，見佛像腰間似有一扇小小暗門。他不住用力砍削，泥土四濺，只將長劍削得崩了數十個缺口，才將暗門四周的泥土都削去了。只見那暗門也是黃金所鑄，戚長發將劍伸進縫隙中去撬了幾下，喜不自勝、心慌意亂之下，拍的一聲，長劍竟爾折斷。

他提起半截斷劍，到暗門的另一邊再去撬。又撬得幾下，那暗門漸漸鬆了。戚長發拋下斷劍，伸手指將暗門輕輕起了出來，舉燭火一照，只見佛像肚裏珠光寶氣，靄靄浮動，不知這個大肚子之中，藏了有多少珍珠寶貝。

戚長發咽了幾口唾沫，正想伸手到暗門之內去摸出些珠寶來瞧瞧，突覺神壇輕輕一幌。他心知有異，縱身便即躍下，左足剛著地，小腹上一痛，已給人點中了穴道，咕咚一聲，摔倒在地。

神壇下鑽出一個人來，側頭冷笑，說道：「戚師弟，你找得到這兒，老二找得到這兒，怎麼不想想，大師兄也找得到這裏啊！」說話之人，正是萬震山。

戚長發陡然發見大寶藏，饒是他精細過人，見了這許多珠寶，終於也不免喜出望外，一疏神間，竟著了萬震山的道兒，恨恨的道：「第一次你整我不死，想不到終於還是死在你的手下。」萬震山得意之極，道：「我正在奇怪，戚師弟，我扼死了你，將你封入夾牆之中，怎麼又會活了過來？」戚長發閉目不答。

萬震山道：「你不回答，難道我就猜不到？那時你敵我不過，就即閉氣裝死，封入夾牆之後，居然能夠脫逃。了不起！好本事！當時我見封牆的磚頭有一塊凸了出來，心中一直覺得不大妥當，可說甚麼也想不到是給你掙扎著逃走時踢出來的。」萬震山那日將戚長發封入了夾牆後，次日見到封牆的磚頭有一塊凸出，這件事令他內心十分不安，這才患上了離魂之症，睡夢中起身砌牆──他一直在怕戚長發的「殭屍」從牆洞裏鑽出來，因此睡夢中砌了一次又一次，要將牆洞封得牢牢的。他又冷笑道：「嘿嘿，你也真厲害，眼睜睜的瞧著你女兒做了我兒媳婦，竟始終不現身。我問你，那是為了甚麼？為了甚麼？」

戚長發一口濃痰向他吐去。

萬震山閃身避開，笑道：「老三，你要死得乾脆呢，還是愛零零碎碎的受苦？」戚長發臉上露出恐怖之色，說道：「好，我跟你說。我女兒偷了我劍譜，藏在山洞之中，你道她是甚麼好人麼？我一直在暗中查察。姓萬的，你給我個痛痛快快罷！」萬震山獰笑道：「好，給你個痛快的。按理說，不能給你這麼便宜，只是你師哥沒功夫了，須得趕快用爛泥塗好佛像。好師弟，你乖乖的上路罷！」說著提起長劍，便往戚長發胸口刺落。

突然間紅光一閃，萬震山一隻右臂齊肘連刀，落在地下，身子跟著被人一腳踢開，正是狄雲以血刀救了戚長發的性命。

他俯身解開戚長發的穴道，說道：「師父，你受驚了！」

這一下變故來得好快，戚長發呆了老大半晌，才認清楚是狄雲，說道：「雲……雲兒，是你？」狄雲和師父別了這麼久，又再聽到「雲兒」這兩個字，不由得悲從中來，說道：「是，師父，正是雲兒。」戚長發道：「這一切，你都瞧見了。」狄雲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師妹，師妹，她……她……」

萬震山斷了一臂，掙扎著爬起，衝向廟外。戚長發搶上前去，一劍自背心刺入，穿胸而出。萬震山一聲慘叫，死在當地。

戚長發瞧著兩個師兄的屍體，緩緩的道：「雲兒，幸虧你及時趕到，救了師父的性命。咦，那邊有誰來了？是芳兒嗎？」說著伸手指著殿側。

狄雲聽到「芳兒」兩字，心頭大震，轉頭一看，卻不見有人，正驚訝間，突覺背上一痛。他反手抓住來襲敵人的手腕，一轉頭，只見那人手中抓著一柄明晃晃的匕首，正是師父戚長發。狄雲大是迷惘，道：「師……師父……弟子犯了甚麼罪，你要殺我？」他這時才想起，適才師父一刀已刺在自己背上，只因自己有烏蠶衣護身，才又逃得了性命。

戚長發被他抓住手腕，半身酸麻，使不出半分力道，驚怒交集之下，恨恨的道：「好，你學了一身高明的武功，自不將師父瞧在眼裏了。你殺我啊，快殺，快殺，幹麼不殺？」

狄雲鬆開了手，仍是不解，道：「我怎敢殺害師父？」

戚長發叫道：「你假惺惺的幹甚麼？這是一尊黃金鑄成的大佛，你難道不想獨吞？我不殺你，你便殺我，那有甚麼希奇？這是一尊金佛，佛像肚裏都是價值連城的珍寶，你為甚麼不殺我？為甚麼不殺我？」他高聲大叫，聲音中充滿了貪婪、氣惱、痛惜，那聲音不像是人聲，便如是一隻受了傷了野獸在曠野中嘷叫。

狄雲搖搖頭，退開幾步，心道：「師父要殺我，原來為了這尊黃金大佛？」霎時之間，他甚麼都明白了：戚長發為了財寶，能殺死自己師父、殺死師兄、懷疑親生女兒，為甚麼不能殺徒弟？他心中響起了丁典的話：「他外號叫作『鐵鎖橫江』，甚麼事情做不出？」他又退開一步，說道：「師父，我不要分你的黃金大佛，你獨個兒發財去罷。」他真不能明白：一個人世上甚麼親人都不要，不要師父、師兄弟、徒弟、連親生女兒也不顧，有了價值連城的大寶藏，又有甚麼快活？

戚長發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心想：「世上那有人見到這許多黃金珠寶而不起意？狄雲這小子定是另有詭計。」他這時已沉不住氣，大聲道：「你搗甚麼鬼？這是一座黃金大佛，佛像肚中都是珠寶，你為甚麼不要？你要使甚麼鬼計？」

狄雲搖了搖頭，正想走出廟去，忽聽得腳步聲響，許多人蜂擁而來。他縱身上了屋頂，向外望去，只見一百多人打著火把，喧嘩叫嚷，快步奔來，正是那一群江湖豪客，只聽得有人喝罵：「萬圭，他媽的，快走，快走！」狄雲本想要走，一聽到「萬圭」兩字，當即停步。他還沒為戚芳報仇。

這一群人爭先恐後的入廟，狄雲看得清楚，萬圭被幾個大漢扭著，目青鼻腫，已給人飽打了一頓，身上仍是穿著那件酸秀才的衣衫。原來他喬裝成個教書先生的模樣，故意將城牆邊的一群江湖豪士引開，好讓萬震山到天寧寺來尋寶。但在眾人的跟隨查究之下，終於露出了馬腳。眾人以性命相脅，逼著他帶到天寧寺來。

戚長發聽得人聲，急忙躍上神壇，想要掩住佛像劍痕中露出來的黃金。但遲了一步，眾人已見到他站在神壇之上，雙手去掩佛像的大肚子。這時數十根火把照耀之下，廟中有如白晝。各人眼見到金光，發一聲喊，搶將上去，七手八腳的，便去斬剝佛像上的泥土。各人刀砍劍削，不多時佛像身上到處發出燦爛金光。

跟著有人發見佛像背後的暗門，伸手進去，掏出了大批珠寶，站在後面的便用力將他擠開。珠寶一把把的摸出來。強有力的豪士便從別人手中劫奪。

突然間門外號角聲嗚嗚吹起，廟門大開，數十名兵丁衝了進來，高叫：「知府大人到，誰都不許亂動。」隨後一人身穿官服，傲然而進，正是江陵府知府凌退思。他在城內城外耳目眾多，這些江湖豪客之中便混得有他的部屬，一得訊息，立時提兵趕來。

但一眾江湖豪客見了這許多珠寶，那裏還忌憚甚麼官府？各人只是拚命的搶奪珍寶。

地下滾滿了珍珠、寶石、金器、白玉、翡翠、珊瑚、祖母綠、貓兒眼……

凌退思的部屬又怎會不搶？兵丁先俯身撿拾，於是官長也搶了起來。誰都不肯落後。戚長發在搶、萬圭在搶、連堂堂知府大人凌退思，也忍不住將一把把珠寶揣入懷中。

一搶奪，便不免鬥毆。於是有人打勝了，有人流血，有人死了。

這些人越鬥越厲害，有人突然間撲到金佛上，抱住了佛像狂咬，有的人用頭猛撞。

狄雲覺得很奇怪：「為甚麼會這樣？就算是財迷心竅，也不該這麼發瘋？」

不錯，他們個個都發了瘋，紅了眼亂打、亂咬、亂撕。狄雲見到鈴劍雙俠中的汪嘯風在其中，見到「落花流水」的花鐵幹也在其中。他們一般的都變成了野獸，在亂咬、亂搶，將珠寶塞到嘴裏。

狄雲驀地裏明白了：「這些珠寶上餵得有極厲害的毒藥。當年藏寶的皇帝怕魏兵搶劫，因此在珠寶上塗了毒藥。」他想去救師父，但已來不及了。

※※※

狄雲在丁典和凌姑娘的墳前種了幾百棵菊花。他沒僱人幫忙，全是自己動手。他是莊稼人，鋤地種植的事本是內行。只不過他從前很少種花，種的是辣椒、黃瓜、冬瓜、白菜、茄子、空心菜……

他離了荊州城，抱著空心菜，匹馬走上了征途。他不願再在江湖上廝混，他要找一個人跡不到的荒僻之地，將空心菜養大成人。

他回到了藏邊的雪谷。鵝毛般的大雪又開始飄下，來到了昔日的山洞前。

突然之間，遠遠望見山洞前站著一個少女。

那是水笙！

她滿臉歡笑，向他飛奔過來，叫道：「我等了你這麼久！我知道你終於會回來的。」

（全書完）

# 後 記

兒童時候，我浙江海寧老家有個長工，名叫和生。他是殘廢的，是個駝子，然而只駝了右邊的一半，形相特別顯得古怪。雖說是長工，但並不做甚麼粗重工作，只是掃地、抹塵，以及接送孩子們上學堂。我哥哥的同學們見到了他就拍手唱歌：「和生和生半爿駝，叫他三聲要發怒，再叫三聲翻觔斗，翻轉來像隻癱淘籮。」「癱淘籮」是我故鄉土話，指破了的淘米竹籮。

那時候我總是拉著和生的手，叫那些大同學不要唱，有一次還為此哭了起來，所以和生向來待我特別好。下雪、下雨的日子，他總是抱了我上學，因為他的背脊駝了一半，不能背負。那時候他年紀已很老了，我爸爸、媽媽叫他不要抱，免得兩個人都摔交，但他一定要抱。

有一次，他病得很厲害，我到他的小房裏去瞧他，拿些點心給他吃。他跟我說了他的身世。

他是江蘇丹陽人，家裏開一家小豆腐店，父母替他跟鄰居一個美貌的姑娘對了親。家裏積蓄了幾年，就要給他完婚了。這年十二月，一家財主叫他去磨做年糕的米粉。這家財主又開當鋪，又開醬園，家裏有座大花園。磨豆腐和磨米粉，工作是差不多的。財主家過年要磨好幾石糯米，磨粉的功夫在財主家後廳上做。這種磨粉的事我見得多了，只磨得幾天，磨子旁地下的青磚上就有一圈淡淡的腳印，那是推磨的人踏出來的。江南各處的風俗都差不多，所以他一說我就懂了。

因為要趕時候，磨米粉的功夫往往要做到晚上十點、十一點鐘。這天他收了工，已經很晚了，正要回家，財主家裏許多人叫了起來：「有賊！」有人叫他到花園去幫同捉賊。他一奔進花園，就給人幾棍子打倒，說他是「賊骨頭」，好幾個人用棍子打得他遍體鱗傷，還打斷了幾根肋骨，他的半邊駝就是這樣造成的。他頭上吃了幾棍，昏暈了過去，醒轉來時，身邊有許多金銀首飾，說是從他身上搜出來的。又有人在他竹籮的米粉底下搜出了一些金銀和銅錢，於是將他送進知縣衙門。賊贓俱在，他也分辯不來，給打了幾十板，收進了監牢。

本來就算是作賊，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罪名，但他給關了兩年多才放出來。在這段時期中，他父親、母親都氣死了，他的未婚妻給財主少爺娶了去做繼室。

他從牢裏出來之後，知道這一切都是那財主少爺陷害。有一天在街上撞到，他取出一直藏在身邊的尖刀，在那財主少爺身上刺了幾刀。他也不逃走，任由差役捉了去。那財主少爺只是受了重傷，卻沒有死。但財主家不斷賄賂縣官、師爺、和獄卒，想將他在獄中害死，以免他出來後再尋仇。

他說：「真是菩薩保祐，不到一年，老爺來做丹陽縣正堂，他老人家救了我命。」

他說的老爺，是我祖父。

我祖父文清公（他本來是「美」字輩，但進學和應考時都用「文清」的名字），字滄珊，故鄉的父老們稱他為「滄珊先生」。他於光緒乙酉年中舉，丙戌年中進士，隨即派去丹陽做知縣，做知縣有成績，加了同知銜。不久就發生了著名的「丹陽教案」。

鄧之誠先生的「中華二千年史」卷五中提到了這件事：

「天津條約許外人傳教，於是教徒之足跡徧中國。莠民入教，輒恃外人為護符，不受官吏鈐束。人民既憤教士之驕橫，又怪其行動詭秘，推測附會，爭端遂起。教民或有死傷，外籍教士即藉口要挾，勒索巨款，甚至歸罪官吏，脅清廷治以重罪，封疆大吏，亦須革職永不敘用。內政由人干涉，國已不國矣。教案以千萬計，茲舉其大者：

「……丹陽教案。光緒十七年八月……劉坤一、剛毅奏，本年……江蘇之丹陽、金匱、無錫、陽湖、江陰、如皋各屬教堂，接踵被焚燬，派員前往查辦……蘇屬案，係由丹陽首先滋事，將該縣查文清甄別參革……」（光緒東華錄卷一○五）

我祖父被參革之前，曾有一番交涉。上司叫他將為首燒教堂的兩人斬首示眾，以便向外國教士交代。但我祖父同情燒教堂的人民，通知為首的兩人逃走，回報上司：此事是由外國教士欺壓良民而引起公憤，數百人一湧而上，焚燒教堂，並無為首之人。跟著他就辭官，朝廷定了「革職」處分。

我祖父此後便在故鄉閒居，讀書做詩自娛，也做了很多公益事業。他編一部「海寧查氏詩鈔」，有數百卷之多，但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（這些雕版放了兩間屋子，後來都成為我們堂兄弟的玩具）。出喪之時，丹陽推了十幾位紳士來弔祭。當時領頭燒教堂的兩人一路哭拜而來。據我伯父、父親們的說法，那兩人走一里路，磕一個頭，從丹陽直磕到我故鄉。對這個說法，現在我不大相信了，小時候自然信之不疑。不過那兩個人十分感激，最後幾里路磕頭而來當然是很可能的。

前些時候到台灣，見到了我表哥蔣復聰先生。他是故宮博物院院長，以前和我二伯父在北京大學是同班同學。他跟我說了些我祖父的事，言下很是讚揚。那都是我本來不知道的。

和生說，我祖父接任做丹陽知縣後，就重審獄中每一個囚犯，得知了和生的冤屈。可是他刺人行兇，確是事實，也不便擅放。我祖父辭官回家時，索性悄悄將他帶了來，就養在我家裏。

和生直到抗戰時才病死。他的事跡，我爸爸、媽媽從來不跟人說。和生跟我說的時候，以為他那次的病不會好了，也沒叮囑我不可說出來。

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裏。「連城訣」是在這件真事上發展出來的，紀念在我幼小時對我很親切的一個老人。和生到底姓甚麼，我始終不知道，和生也不是他的真名。他當然不會武功。我只記得他常常一兩天不說一句話。我爸爸媽媽對他很客氣，從來不差他做甚麼事。

這部小說寫於一九六三年，那時「明報」和新加坡「南洋商報」合辦一本隨報附送的「東南亞周刊」，這篇小說是為那周刊而寫的，書名本來叫做「素心劍」。

一九七七‧四‧